平望志（三种）

吴江市平望镇人民政府
吴江市档案局 编

上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望志：三种 /（清）翁广平等撰；吴江市平望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 --扬州：广陵书社，2011.6
ISBN 978-7-80694-704-3

Ⅰ.①平… Ⅱ.①翁… ②吴… ③吴… Ⅲ.①乡镇—地方志—吴江市—清代 Ⅳ.①K29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3492号

书　　名　平望志（三种）
著　　者　（清）翁广平等撰
　　吴江市平望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　编
责任编辑　刘　栋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704-3
定　　价　60.00元（全二册）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册

序一 …… 1

序二 …… 3

点校说明 …… 5

平望志原序 …… 1

平望志原目 …… 2

平望志卷首 …… 4

平望志卷一 …… 17

沿革 …… 17

界域 …… 19

形胜 …… 19

景物 …… 20

水泉 …… 24

乡都图圩 …… 30

土产 …… 31

平望志卷二

街坊 ……33
塘路 ……35
桥梁 ……37
官舍 ……44

平望志卷三

义学 ……47
汛地 ……50
急递铺 ……50
京报房 ……51
水栅 ……51
坊表 附凉亭 ……51
凉亭 ……52
居第 ……52
墓域 附义冢 ……59
义冢 ……60

平望志卷四

寺观 ……62

平望志卷五

祠庙 ……89
众善堂 ……97
古迹 ……98

平望志卷六

官制 ……104
职官 ……107
科第 ……113

武科第 …… 116
贡 …… 116
荐辟 …… 117
特授 …… 118
例仕 …… 118

平望志卷七
名臣 …… 121
孝义 …… 129

平望志卷八
文苑 …… 139
隐逸 …… 156
艺能 …… 160

平望志卷九
列女 …… 169

平望志卷十
列女 …… 187
附后妃闺秀 …… 200

平望志卷十一
寓贤 …… 204
别录 …… 208
释道 …… 219

平望志卷十二
崇尚 …… 227
生业 …… 228
礼仪 …… 230

节序 …… 232

平望志卷十三

祯祥 …… 235

灾变 …… 236

平望志卷十四

集诗 …… 244

平望志卷十五

集诗 …… 252

平望志卷十六

集文 …… 271

平望志卷十七

集文 …… 299

平望志卷十八

旧事 …… 327

杂记 …… 332

重刻《平望志》后序 …… 338

下 册

平望续志原序 …… 339

平望续志原目 …… 343

平望续志凡例 …… 345

平望续志卷首

宸翰 …… 347

图 …… 348

平望续志卷一 疆土

风俗 …… 358

沿革 …… 360

景物 …… 361

乡都图圩 …… 362

物产 …… 363

平望续志卷二 营建一

营汛 …… 364

桥梁 …… 366

官舍 …… 368

仓储 …… 369

电线 …… 370

平望续志卷三 营建二

义学 …… 371

坊表 …… 373

居第 …… 373

墓域 义冢附 …… 374

平望续志卷四 营建三

寺观 …… 375

祠庙 …… 377

善堂 …… 380

古迹 …… 382

平望续志卷五　职官

巡检 …… 385
平望营千总 …… 386
淞南营千总 …… 387
管带太湖水师营官 …… 387
名宦 …… 388

平望续志卷六　选举

科第 钦赐附 …… 390
武科 …… 391
恩岁贡 重游泮宫附 …… 391
荫袭 …… 391
例仕 军功附 …… 392

平望续志卷七　人物一

人物 …… 394
艺能 …… 404
忠义 …… 406
流寓 …… 409

平望续志卷八　人物二

寓贤 …… 412
列女 …… 417
释道 …… 425

平望续志卷九　灾祥

灾祥 …… 427
兵事 …… 429

平望续志卷十　艺文一

集诗 …… 434

集文 …… 455

平望续志卷十一 艺文二

书目 …… 470

金石 …… 474

平望续志卷十二 杂录

旧事 …… 483

杂记 …… 485

后叙 …… 496

平望镇志原序 …… 499

平望镇志原目 …… 501

平望镇志卷之首

凡例 …… 502

舆图【原缺】 …… 504

原序 …… 513

平望镇志卷之一

沿革一 …… 519

疆域二 …… 524

城池三 …… 526

官舍四 …… 535

胜迹五 …… 540

桥梁六 …… 547

坊亭七 …… 553

序 一

平望镇位于吴江市腹地。自汉武帝通闽越贡赋，沿太湖开河漕后，平望即在沿海南北交通网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晋吴兴太守殷康开荻塘，隋炀帝凿江南运河，唐苏州刺史于頔修荻塘岸、刺史王仲舒筑运河岸，平望更是四通八达。现在，纵贯南北的江南运河、227省道、苏嘉杭高速，横亘东西的申湖航线、318国道、沪渝高速更是在这里交汇互通。

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断带给平望繁荣，但同时也使之连遭战乱之苦。平望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抗金、元明征战、明代抗倭、清末太平天国战争，甚至近代的江浙军阀之战、日寇侵华战争，都给平望带来无尽的骚扰和祸害。明嘉靖年间，吴江知县杨芷、参将任环的唐家湖、莺脰湖之战，让倭寇闻风丧胆，从此销声匿迹，平望之名更是远播。衰败密，兴盛快，这就是平望的历史特征。虽然平望之名甚古，文化底蕴深厚，但如今只有流经的江南运河，镇中的长老桥、安德桥，才是留在平望土地上的真正古迹。

现在，川流不息的汽车、轮船，通宵达旦的汽笛声、喇

叭声，静静流淌的大河，宽阔旖旎的莺脰湖，梵音缭绕的九华寺，镇北的玫瑰园花卉市场、商贸城，古镇区林林总总的超市和店铺，中部的游览区，镇南的工业区，将平望规划得繁花似锦。这里正在改造兴建华能天然气热电厂，这将是吴江历史上唯一的央企。所有这些，都向南来北往的过客展示平望的新貌和富足，向世人展现平望兴旺发达的未来。

人们在丰衣足食的时候，向往拥有大城市的生活水准。平望的群众文化独树一帜，新世纪广场文艺在全国享有声誉。平望有小学到高中完全的基础教育机构和设施，偏远农村学生享受专车接送的上学条件；有二级乙等医疗单位，这是除城区松陵、丝绸重镇盛泽之外，吴江镇级中首屈一指的。文化需要传承，挖掘前人的文化遗产，使之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解源远流长的过去，可以激励我们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旧方志整理工作正是为着这个目的。

在三部旧《平望志》点校合集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上面这些话，真诚祝愿平望在新的征程中取得更大成绩，平望的人民继往开来，过上更加舒适愉快的生活。

二〇一一年三月

（作者为吴江市副市长）

序 二

平望镇位于吴江市中部。据载，隋唐时以隐约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故名平望。便捷的交通是平望发展的基础。历史上，纵贯南北的京杭运河、烂溪塘、运河塘路，横亘东西的頔塘河、黎泾港在此交汇。水路来往于苏杭间，从湖州可直达出海口，平望是此交通的枢纽之地。风光秀丽的莺脰湖，微波簇拥的平波台，磬声阵阵的小九华寺，高桅可过的安德桥，让过客流连徜徉，文人墨客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

湖畔樯桅林立，街市上熙熙攘攘。不少客地人迁居于此，带来各地生产技术，繁荣了平望的经济。莺脰湖中的金睛细体银鱼、蚌、蚬、蟹、菱，湖畔的桔，俱久负盛名，更有鲍氏辣油辣酱、小黄瓜，闵姓薄荷糕、胜墩丝网、北湾上赶网，是途经平望时可供捎带的上乘佳品。

现在，苏嘉公路、沪湖公路、太浦河、苏嘉杭高速、沪渝高速相继通行，平望的交通枢纽地位更显突出。平望是仓储热地，太浦河岸边煤码头、储油罐鳞次栉比，公路旁大型加油站相距甚近。

改革开放以来，轻纺工业的兴起和集群，农村多种经

营的迅速展开，为平望单一的农业模式寻找到持续发展的新路。合理的市政建设布局，新型住宅小区的兴起，为古镇迈向新型集镇，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过上城里人的优质生活创造了条件。

平望之名甚古，但真正设镇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吴元年（1367），部将常遇春打败吴王张士诚之婿潘元绍，毁所筑土城后。至今近650年，沧海桑田，这块沃土养育了千千万万品德高洁、勤劳聪慧的人民。他们为这块土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留下了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这次点校合刊的三部平望旧志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向后人展示了平望的历史进程，独特的风土人情，是我们了解平望历史的最好教科书。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不了解前人为这块土地作出的贡献，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不了解历史上的落后与苦难，就不能激励起建设美好前景的志向与力量。希望有心人仔细一读手中经标点的旧志，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为建设新平望作出努力。

平望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我作为平望的一任负责人，愿意同全镇人民一道，为把平望建设成经济实力强、环境优美的乐居新平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全镇人民一起去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2011年4月

（平望镇党委书记）

点校说明

本书包括翁广平的道光《平望志》、黄兆柽的光绪《平望续志》、雍正里人公辑《平望镇志》，定名为“《平望志》（三种）”。

平望修志始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陈克礼的《莺湖八景志》，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的曹孚，崇祯时（1628~1644）的潘凯、杨桢各有《志》。只是到清代康熙时（1662~1722），数种志书已不见踪影，惟有陈克礼所云：“隋唐以来，此地森然一波，居民罕少，自南而北，止有堤路鼎分，葭苇之间，四顾渺然，无高山深林隔绝眼界。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所以得名”，被广泛引用。

雍正中（1723~1735），邹焕续修《平望志》。同时，又有王樑、王藻、潘昶、张栋等里人公辑的志书。现在能搜集到的只有光绪十三年（1887）黄兆柽重刊的翁广平《（道光）平望志》、黄兆柽的《（光绪）平望续志》、里人公辑《平望镇志》三种。前两部志书体例较完备，尤其是翁广平的志书堪称是镇志的范本。卷首“凡例”附“问答”，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内容，单独列出作考证。这是其他志书所没有的，可称为独创。

里人公辑志是一部残本，仅有卷首和第一卷。但它的

白描《莺湖全图》、《平望八景》，给读者产生了无穷遐想。

陈克礼，号雪轩。硕德清修，下帷教授，从游者众。与松江陶育、桂林屠允为知交。

王樑，字绍曾，号茧庭，国子生。少孤，事母孝。母卒，在月湖筑丙舍于墓旁，名噪一时，文人雅士倡和不辍。著有《月湖赓稿》、《读画录》等。

王藻，字载扬，号梅泬，国子生。雍正元年（1723），游京师，参与修《一统志》。晚客维扬。著有《莺脰湖庄集》等。

潘昶，字景昶，号涤汀。参修乾隆《吴江县志》。著有《家礼居行录》、《求生录》、《志学编》、《四书质疑》等。

张栋，字鸿勋，一字玉川，号看云，国子生。六应乡试不中，遂专力于诗画。晚寓维扬。著有《看云吟稿》。

翁广平（1759~1842），字海琛，号海邨。47岁补府学生。道光元年（1821），举孝廉方正。攻诗文外，尤喜搜奇。著日本国史《吾妻镜补》，撰《世系表》10卷，地理、风土、食货、职官、艺文、兵事20卷。受知县唐仲冕之邀参修县志，唐去职，事搁浅，遂独自编成《平望志》。另著有《听莺居文钞》、《杵臼经》等。

黄兆柽，号子眉，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著有《凤辉堂集》。

点校采用简体字，除人名、地名、书名外，异体字、通假字一律改为标准字。补充的字用（ ）表示，改正的字用[ ]表示，注释用【 】表示。

由于点校者学识有限，敬请识者指正。

平望志

（清）翁广平　撰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序

松陵翁叔均出其尊甫海邨先生所辑《平望志》，问序于余。余惟郡县皆有志，而村镇则无专书，以村镇附于郡县也。平望为吴江巨镇，非县志所能详载。自先生纂辑是书成尺，镇之地舆、沿革、官署、建置、风土、物产、梵宇、贝宫，无不搜罗考核。其所以信今而传后者，岂第侈骋博雅、综核名实云尔哉？则是书洵足以补邑乘之所未备。为弁数语于简端而归之。先生曾为《吾妻镜补》，仅刊数卷，行将与是书次第付梓，亦艺林之幸也。先生年逾八旬，著述不辍。余在京师耳其名于许珊林刺史。守郡四阅月，深以未式其庐为憾。叔均与其兄小海，皆能绍其家学，先生之业愈不朽矣。

道光廿年岁在庚子三月既望，赐进士出身、江南盐巡道、知苏州府事、诸城李璋煜撰。

平望志原目

卷首　宸翰　凡例附问答　旧序　图【原缺】
卷一　沿革　界域　形胜　景物　水泉　乡都图圩　土产
卷二　街坊　塘路　桥梁　官舍
卷三　义学　汛地急递铺、京报房、水栅　坊表凉亭　居第　墓域义冢
卷四　寺观
卷五　祠庙　众善堂　古迹
卷六　官制　职官　科第　武科第　贡　荐辟　特授　例仕
卷七　名臣　孝义
卷八　文苑　隐逸　艺能
卷九　列女
卷十　列女
卷十一　寓贤　别录　释道
卷十二　崇尚　生业　礼仪　节序

卷十三　祯祥　灾变

卷十四　集诗

卷十五　集诗

卷十六　集文

卷十七　集文

卷十八　旧事　杂记

平望志卷首

宸翰

圣祖仁皇帝御制诗 康熙二十八年

入平望 并序

平望为江浙界，长吏以画舫五百来迎，恐劳民力，却之不御。

锦缆无劳列彩舰，轻桡自爱倚船窗。勤民不惮舟行远，早又观风向浙江。

御书赵孟頫《鱼乐楼》诗，赐翰林院检讨潘耒 康熙四十二年

楼下南来水，清泠百尺深。菰蒲终夜响，杨柳半溪阴。日月驱人老，江湖动客心。向来歌舞宴，达晓看参横。

御书临董其昌字，赐翰林院检讨潘耒 康熙四十四年

御制：虎跑泉

松林带馀雪，空山啼百舌。石溜响涓涓，寒泉自清洁。

高宗纯皇帝御制诗 乾隆二十六年

莺脰湖词

极目烟波天四围，莺湖正值早莺飞。渔人贾客皆欢喜，帆饱还兼春水肥。

网丝风信是催漕，吴人名东南风为催漕风。雨后蓑衣晒处高。棹指垂杨轻傍岸，绿云枝上挂银刀。

春草碧色水绿波，遥看吴岫濯青螺。此间谁是相宜者，闻道前人有志和。

平望

景霁风微湖似镜，轻帆十里畅人心。楼台远近称吴望，老幼扶携渐越音。泽满鱼虾船作市，地多桑柘树成阴。吾民庶矣思藏富，惟有祈年志倍钦。

凡例

一、《平望志》始于前明里人陈克礼《八景志》。徐师曾《吴江县志》云：《平望八景志》，陈克礼所定是也。后曹孚有《平望志》，见《县志·书目》，今不传。崇祯时，潘凯、杨桢各有《志》。潘较详，沈彤多采入《县志》。国朝雍正中，邹焕续修《平望志》，其体例似未尽合。同时又有里人公辑《志》，不署撰述姓名，当是王樑、王藻、潘昶、张栋诸公所辑，殆以正《邹志》之讹也。以上诸《志》皆未付梓。先君子亦曾纂辑而未竟。平不揣固陋，续成是编。其体例仿潘、杨二《志》，而《邹志》、《公辑志》中亦采录焉。

一、平追忆先君子庭训时尝曰："儒者不出户知天下，况桑梓之地乎？"故凡于地舆之沿革、官署之建置、人物之出处，与夫荒祠古冢、断碣残碑、故老传闻、缁流谈往，靡不搜罗。凡数阅寒暑而成，非敢问世，聊以备郡县志之采访，且以成先君子未竟之业云。

一、人物，旧志所载毋庸更改。其于略者，则加详焉。在国朝者，则从省志、郡县志、名人别集、杂记、家乘、墓志、行状录出，又访之舆论，然后载入。

一、人物遵"盖棺论定"之例，故存者不载。其载者，科第、仕宦之年而已。其贞节，年例合者亦载焉。

一、风俗，于邑中无甚异同，只载其略。灾祥，旧志自前明始，今仍之。土产，载平望所独有者，或他处同有而平望尤美者，亦载焉。

一、旧志所载艺文甚多，《八景诗》多至二十馀人，兹

仅存里中四人之无专集行世者。其古迹、寺院、土产等之诗文,即附于各门之后。其著述之序跋与赠答、题咏之作,分诗、文各二卷。

一、艺文,仅载已往之人。至祠庙、园亭记文之已刻石者,与孝义、贞节之序记,虽存者亦载焉。

一、平一人之见闻有限,颇得亲友之相佽,终不能无遗漏。兹自镂板后,如有见闻,即当补刻。

附问答

或问:作志于"沿革"一门,悉遵旧志。今子独有所更定,何也?余曰:非敢更定也,以考据之不可不详也。即如《潘志·沿革》有"汉建初三年,封北海王基弟毅为平望侯",余考《汉书·地里[理]志》,此乃北海郡平望县,非吴江也。况平望侯与地名平望者不一,如《汉书·王子侯表》有"平望夷侯赏",伏琛《齐地纪》:"平寿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县也。岂可以有"平望"二字即引之乎?余之更定,盖有考据也。

或问:旧志有曰:"汉建平中,钱林为谏大夫。王莽专政,弃官隐于平望乡陂门里。"见《湖州府志》。故潘、杨二《志》以林入"隐逸传"。《邹志》、《公辑志》以林为"寓贤",因林实徐州人也。乾隆吴江县《沈志》亦以《平望志》为确,且以引唐陆羽《经钱林故里》诗为可证,则平望之名之始于东汉,断然无疑矣。今子之志平望沿革,仍断自东汉始,而不为钱林立传,何也?余曰:此所以必当考据也。《西吴里语》云:"林隐于长兴陂门里,其故宅在

子山。”《万姓通谱》曰：“林隐长兴陂门里。”湖州府《劳志》：“陂门里即上阁步。”湖州府《胡志》：“上阁步，在长兴县北十里吉祥乡。”又《胡志·寓贤传》：“林隐平望乡陂门里。”下注云：“平望乡，今属吴江县，唐以前属乌程县。”此则《胡志》自相矛盾，由于地里[理]沿革之界限叙述不详也。盖汉之平望，西至湖州，南至秀州，北至苏州，为地甚广，非若今之数里而已。《胡志》之曰“长兴县北”者，乃汉时平望之西偏，是钱林所寓。曰“今属吴江县”者，乃汉时平望之东偏，非钱林所寓也。按陆羽诗曰：“子山之阳百百塘，宦隐先生庐其旁。寄语莽儿休再妒，好将骸骨到平望。”明系汉时之长兴、子山，皆平望乡所属，而平望之地之广益可见矣。观此，知林之隐实在长兴，不当列平望寓贤，而平望之名实始于此也。故《平望志·沿革》断自东汉始。

或问：《吴兴统记》：唐开元时，割太湖洞庭三乡易乌程之平望，则平望已属吴县矣。而郑芷畦《湖录》、朱竹垞《曝书亭集》载：天宁寺石幢于乾符六年仍称“乌程县平望驿南”，二者必有一失乎？余曰：皆是也。开元时所易之平望，王守溪《姑苏志》曰：“自平望驿西至南浔五十里，皆易之”，此则驿西属吴县，而驿南仍属乌程也。故乾符时仍称“乌程县平望驿南”。《县志》虽载易地之事，而不引郑、朱等书，于“沿革”一门殊嫌脱略。

或问：范文穆《吴郡志》载“殊胜院”云，丞相蔡京趋朝，道出平望，因观寺僧书《华严经》，僧以寺额为请。蔡问：“书经至何品？”僧云：“至‘殊胜功德品’。”蔡笑曰：

"当以'殊胜'为额。"已而蔡当轴,遂得"殊胜"敕额。《一统志》、省、府、县志皆仍之。今子改《华严经》为《金光明经》,其有所据乎? 余曰:《华严经》无"殊胜功德品"。周永年尝辨之云:《华严经》八十一卷,始"世主妙庄严品",终"普贤行愿品",四十品中从无以"殊胜功德"为品。见《县志》。惟《金光明经·四天王品》有"殊胜功德"句。考宋咸淳七年孙锐撰《重建殊胜寺碑记》云:建中靖国元年,大臣取道南征,纵步至院。适遇昇师书《金光明经》,至"殊胜功德品",一时投合,欣然洒翰,许以回京当奏以"殊胜"为额。又案徐崧著《百城烟水》云:"昇师书《金光明经》,见蔡京,以寺额请。京问书经至何品,云至殊胜功德品。京笑曰:'是宜名矣。'京当国,奏赐今额。"则宋人碑记与《百城烟水》皆云《金光明经》,未尝云《华严经》也。文穆云《华严经》,偶未考核而误耳。

或问:平望诸志与钱霑《续县志》,皆有史惟则兄弟列传,今子删之,何也? 余按诸志,惟则溧阳人,仕晋为集贤院学士,工八分、飞白二书。唐以八分书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与惟则也。宋兴,以曹彬荐,诏起之。惟则匿平望之堆字小湾。弟怀则,唐末进士,仕集贤院学士,以曹彬荐,召掌史局,赐绯鱼袋,进三品秩。不受,隐于浮屠,卒谥静宪。余谓此当是五代时人,与盛唐之史惟则同姓名者。然岂有姓名同,官爵同,书法亦同乎? 即皆同矣,而与韩择木四人齐名,仍是盛唐之史惟则也。如果即盛唐之史惟则,至宋初尚存,已有二百馀岁矣。此必无之事也。其谬本不待辨,但不知此说何自而来。又考《宋

史》，曹彬平蜀回，太祖询官吏善否，对曰："军旅之外非臣所闻也。"固问，始荐随军转运使沈伦，廉谨可任。则知彬不敢以荐人为己责矣。兹惟则兄弟皆云以曹彬荐，则尤谬也。

或问：宋恭圣仁烈杨皇后，郡县志俱不载。杨桢《平望志》载之，下注曰："不知何据以为平望人也。"潘凯《平望志》引《灌园记》为证，则后之为平望有可据矣。然与《宋史》不符，何也？余按《宋史》："后少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有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遂姓杨氏，盖疑辞也。按《灌园记》事，杨郡王讳懿，世居平望里，流徙临安。妻张氏，隶德寿乐部，诞女仙韶后院。后膺宁庙，贵进位正宫，迎懿至京，与其二子亲承显册，分封茅土，实发轫于此，即恭圣仁烈皇后也。又《四朝闻见录》：慈明杨太后，越人，母张氏以乐部被宪圣幸。宪圣常因乐部不协，顾左右曰："我记得张家安在？"左右对："已死矣，有女颇聪慧。"召后入，侍晏长乐。宁王目后有意，宪圣晏宁王，赐之。所载事迹与《灌园》相符，而曰越人者，盖既由平望徙临安，何不可更徙越耶？孙锐《耕闲集》有《杨郡王还乡》诗，潘凯采入《平望志》。志中有"杨郡王第在下塘"，则后之为平望人凿然无疑也。书画题跋，杨皇后题朱锐册，赐大少保，即兄次山《四部稿》。后兄子石，位太师，称大两府。书两府者，即石也，则后实次山妹也。

旧序

由姑苏而南四十里，曰松陵。循长桥以南，聚而为落，曰平望。地濒于水，右带具区，南经苕霅，东接吴淞，北达荆扬、淮泗、齐鲁之域。衍而为通津，坦而为要途。甍栋鳞次，商舶之走集无虚日。廛市憧憧，罗络旁午，实东吴之胜地。始，予曾大父中书舍人尝为郡志，而松陵之胜已登载于其间。今年春，予忝科名，以恩赐归。访旧兹邑，而佳士陈克礼氏欢然延致，谓予曰：昔先曾大父没若干年，而郡志之传信于今者，有足征矣。松陵之地，土宜物产。唐宋以来，民物富庶，逮我国朝，尤为蕃阜。求其名观伟迹，见咏于文人才子，岂特如是而已哉？若夫元真之祠，于頔之塘，莺湖之月，殊胜之钟，其他若驿楼览胜、远浦归帆，与夫渔家野市，依约隐见，恍若画图。士大夫喜幽寻，而乐胜游者往往吟眺其间。而“平湖八景”之胜，已入题咏久矣。予每裒集成编，总若干卷，将锓诸梓，用附其志之末，愿丐一言弁其端。予惟天下名胜不能自传，必因人而后传，必托诸文以永其传。故兰亭不遭右军，则激湍清流芜没于荒榛矣。今松陵胜概已载于志文，而八景篇什复修于文士，俾后之来者谈松陵之胜，必曰平湖；举平湖之胜，必拟八景。即事以验其人，亦犹昔之有征于今。我见兹胜之传，其名永存，必由克礼始也。

宣德五年正月，赐进士吴郡卢瑛书。

天下之广，大而山川、郡邑、古迹、陵坛，小而乡庐、闾巷、桥梁、市廛，莫知几千万焉。不有前人志之，后世

安知何由始？故咏沣水者必思禹迹，观河洛者必思禹功。苟不考其志，而念其人，我恐虚劳创始，徒费造端，非传信之道也。雪轩陈公克礼世居平望，欲知其地因何事而得名，自何时而肇始，由何人而辑志，可谓甚盛心矣。惜载籍无闻，不无憾焉。乃述父老相传，以为此地略无山林间隔，四望皆平，故名平望，若可近乎理矣。然虑其相传之舛谬，又引颜鲁公《登桥题驿》诗以实之，则平望之名可据，足以遗后世而不泯矣。又恐世远年湮，不无变迁，复记桥梁、寺院之创始，大川、人物之显奇，隐仙、异迹之胜概，衙门、仓库之存革，宣咏歌以赓次，取八景以联诗。将以永其传而不朽，虽变迁而可征也。呜呼！其草创之心，可谓劳矣；其垂远之虑，可谓深矣；其遗后之名，公实始矣；传之后世，足有据矣；搢绅诗章，发明备矣。后之人览斯志，而知其由来者，亦将有感于斯人。爰书之志右，以期同天地而永终也。天地不终，则斯志亦不终。斯志不终，则克礼芳名亦随而不终。讵不信夫？

正统戊辰秋八月望日，前兵科给事中云间陶育序。

今上之初建元也，中丞曹公甫下车，便以纂修郡乘为诸生言。尔时邑侯熊公实董其事。余惟平望为吴江巨镇，民风土物纪载已久，旧有里人陈雪轩克礼、曹枫江孚相继辑志，惜乎梓本不传。先王父隐泉公锦尝手录数则，以当掌故。余从游有年，习之深，乃祖述遗志，稍以己意附益之，共六卷，献之邑侯。未几，曹以召对领司马，而熊又给事黄门，余前所编遂散轶弗存。友人潘岂凡数为余言，平

望一志非郑重厥劳，详核厥始，无以快舆喙而不朽。余愧未能文，且悔成书之蚤。复设局于莺湖悟珠庵，综核故实，则岂凡任之，采访则史义维册、赵素民秉彝，订补则沈徵仲潜，校订则李云，取裁则王氏鏊《姑苏志》、莫氏旦、徐氏师曾《吴江志》，以至《图经》、史集、野老纪闻，城池、署宇之沿革，桥塘、人物之兴亡，鲜弗孜考[孜]搜剔，檃括殆遍，总若干卷。视向之疑而未晰，阙而有待者更加精祥[详]。初，余未属稿。时里中某某相与诽而笑之，谓古人五十始著书，何自苦乃尔？且士得时则驾，否则蓬累而行垂世之业，当俟诸稗官者流若何为者？时余亦自诧为迂，阁笔者再，而诸友毅然请成胜事。嗟乎！古云："履句者识地，不出户知天下"，况有践其土，而弗能举其籍综览之谓何？而况桑梓情深，弓冶传永者乎？夫豪杰之士，以经纶拓皇图，以著述光千古。出其山川风物奇古灏森之胜，使世之采风谣者，得以按籍而知繁简所在，厝注所宜，则《平望志》虽小乘，未必非皇图之少补也。余本布衣，躬耕湖畔，每于当世之故，若名贤，若古迹，若断碑荒宇，以迄足之所历，目之所睹，常不敢以度外置之，徘徊瞻顾间颇有苦心焉。故于是编因革取舍、离合异同处，调停之功倍多。中丞讳文衡，号薇垣，梁唐县人，丙辰进士。邑侯讳开元，字元升，号鱼山，楚嘉鱼人，乙丑进士。潘君讳凯，字仲和，一字岂凡。其先以名进士起家，博学善属文，通经术，为一方冠冕，自号为农山居士云。

崇祯四年辛未阳月既望，莺湖小史杨桢字贞木题于东塘之仙蠹阁中。

士未遇而思有以易天下，其道何从？言行，我身闲也。雍穆，我家政也。“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道行自近。首善于乡，然而乡之人莫信焉，则当取乡所已信者传之。述往事，称先民，溯流离以示防，谭农桑以饬惰，谁谓蕞尔地可任湮没者？称文约而行义大，纪载近而为虑长，君子不病其偏也。吾郡之为邑者七，吾邑之为镇者四，平望居其中。邑固水国，镇尤滨莺湖，车、黄、烂、穆、急五溪之水潴于是。湖之北，具区在焉，折而东为娄、为泖，天目亘其乾，海盐位乎兑，钱塘列乎坤，不竟日可四达。故往者徐海之乱，于此入，亦于此歼。苟缉比未可忘，此洋洋者，敢忽诸？我闻在昔有建议立县者，即不果，而为寨、为场、为所、为务、为城，前此罔不列，则亦不县而称强藩矣。其在于今，铺司、驿传具，顾未闻有建学教弟子者，何古人之财赋详而经术略也？镇多贾少儒，财伸而文诎。以进士起家者，观察少翁潘先生为之，昉后乃骎骎焉。观察内行醇挚，廉而不刿，乡之人化之。一人而教乎人人，一世而概乎世世。镇往迹，其堂构；镇英贤，其师友也。镇之兴革而建置，前者其缵绪后者。其诒谋也，实维烈祖，爰启文孙。我友岂凡氏，取镇事详志之。譬以家人谈家事，详核周确，而无取于夸视。夫据牒钞传，葩实莫辨者有间矣。岂凡端身范慎，取舍有人伦称，言出而人重之，且历稽广询，识济乎才。岂凡更有以自重，使都市所聚，地各有贤，贤各有志。风土眉列，利弊胪陈，即剧邑可卧治也。邑广之郡，郡广之天下，圣天子亦宁烦宵旰哉？由是观之，遇不遇皆有乡之责焉。若夫身历而心

筹，目览而手述，则遇者反有所未遑言。斯信斯征，职方让详，太史让博，在吾党今日矣。余志震泽，稿具而未敢出。先以岂凡之《平望志》行之，知我辈为此非务博，非好事，非求名。居先人之乡，而不欲其无传，诚不得以未遇委也。事谢于退，成于任，吾将以告天下之善任者。社弟吴允夏。

地志有四，曰一统志，曰通志，曰府志，曰县志。就中惟县志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然至村若镇，亦岂能纤悉备书？则村镇之有志，所以补邑乘之阙也。按，平望镇在吴江长桥之南，西连具区，东接吴淞，南指嘉禾，北走淮扬，盖四达之要津，估帆百货之争集也。汉建平中，钱林为谏大夫，弃官隐平望乡，而其名始见。自唐以来，四方文士词人经行流连，寄情题咏，而平望之名益著。南宋都临安，其地为三辅要冲，尝以重臣镇之。元末，张士诚据吴，筑城平望，砖石坚厚，周三里馀，为中山王徐达所毁。使其尚在，岂不屹然偪阳之固也哉？且其地历尘劫者屡矣。方其被割据，困倭寇，争战流离，人烟萧索，直一荒墟而已。洎今日而风土物产之美，民居市廛之稠密，仙宫佛刹之壮丽，并为松陵生色，何其盛也。盖我国家承平日久，海内富庶，故虽一镇之地，犹足称雄吴越间，可无以传示天下后世哉？吴江旧有莫氏、徐氏《志》。今平望里中诸君子，邹焕《志·序》与此雷同，惟此句不同，曰“今在文邹子”。按，《邹志》作在前，《公辑志》又未必剿说改窜，大约储公以一篇序两志耳。复专就平望一镇之地，辑成一书。观其纪载，不必步頔塘，

泛莺湖，已若身历其地，周览所谓“平望八景”者。余虽不文，窃喜此志之非苟作也，遂为之序。

赐进士出身、苏州府学教授、宜兴储元升撰。

平望志卷一

沿革

平望在吴江县城南四十五里。考其得名所始，汉建平中，钱林为谏大夫，王莽专政，弃官隐于平望乡陂门里。《湖州府志》。其说详卷首《问答篇》。自吴至唐，并为嘉兴县，属苏州。晏殊《要类》。晋元帝初，镇江左振威将军陆晔以讨华轶有功，封平望亭侯。《晋书》晔本传。宋废帝江后母封平望乡君。陈克礼《志》。隋罢嘉兴县，以其地属苏州。《清类天文分野书》。唐建驿，兼水马二站，属湖州府乌程县。陈克礼《志》。开元二十八年，苏州耆民请于刺史吴从众，割太湖洞庭三乡，易乌程之平望。《吴兴统记》，参卢熊《苏州府志》。盖自平望驿西至南浔五十里，皆易之，王鏊《姑苏志》。属吴县，而驿南仍属乌程县。郑元庆《湖录》载，湖州天宁寺石幢题"浙西道乌程县平望驿南芮文琛立，乾符六年"，则驿南之属乌程无疑。《曝书亭集》亦载此幢云："平望驿，时属乌程。张承吉诗'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斯其证矣。"陈克礼云：相传隋唐以来，此地森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自唐置驿亭于堤之旁，民居稍集，往来始有憩足之所。西抵吴兴，苕、霅之水奔流激湍，堤

遂中断，因济以渡。大历间，创为桥梁焉。潘凯《志》。后梁开平三年，从吴越王钱镠请，割吴县南地置吴江县，《吴越备史》。分嘉兴之北境与焉，而驿南亦属吴江矣。《嘉兴府志》。县之置，自此始。平望之属吴江，亦自此始。宋兴，海内一统，东南富庶甲于天下。平望地虽迫隘，而大商巨舶，物货充溢。熙宁间，乃置军垒以儆寇盗。建炎南渡，遂为三辅要冲，诏以重臣镇之，愈加葺治。佛刹岳祠、管库道院相继聿兴，而平望改观矣。潘凯《志》。元元贞元年，吴江例升中州。《元史·地理志》。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有平江路，筑城于平望下塘，属隆平府。陈克礼《志》。明太祖吴元年，士诚婿潘元绍率赤龙船兵屯平望，常遇春追袭之，焚其船，俘获殆尽。《明太祖实录》。毁其城为镇，属苏州府。按，《致身录》吴復诗有“平望城南雨乍收”之句，疑是时城址未尽夷也。洪武二年，仍改县，例为望。卢熊《苏州志》。按《元和郡县志》，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平望仍属吴江县。当是时，兹地为八省通衢，冲繁最剧。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成、弘以来尤盛。嘉靖间，水荒、倭难相仍，庐舍人烟荡焉欲尽。嗣后数十年，海宇承平，耕桑食货，熙攘盈繁，屹为吴江巨镇。万历中，置关以榷商，未几而罢。惟莅符之警时闻，寻设水哨，以杜不虞焉。杨桢《志》。皇清定鼎以来，所属仍明之旧。雍正四年，分吴江、震泽为两县，平望下塘与上塘安德桥以南属吴江，安德桥西与北属震泽。居民数千家，物产毕陈，商贾辐凑，比于苏之枫桥，时人呼曰“小枫桥”。且人文炳蔚，景物清华，地虽一隅，可与通邑大都等量齐观也。**唐颜真卿·登平望桥**：登楼试长望，望

极与天平。际海蒹葭色，终朝鸟雁声。近山犹仿佛，远水忽微明。更览诸公作，应高题柱名。**张籍（吴江县《沈志》亦作颜真卿）·过平望：**茫茫菰草平如地，渺渺长堤曲似城。日暮未知投宿处，逢人便向问前程。**宋杨万里·过平望：**小麦田田种，垂杨岸岸栽。风从平望住，雨傍下塘来。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谁言破书箧，担取太湖回。**又·夜泊平望终夕不寐：**船中新热睡难成，听尽渔舟掠水声。不问雨窗窗外月，如何不为别人明。○樱桃湖里月如霜，偏照征人寸断肠。醉里不知家尚远，梦回忽觉路初长。○一生行路便多愁，落得星星两鬓秋。数尽归程到家了，此身犹未出苏州。**国朝吴江令张寿崮·平望劝农：**平望从来号盛都，厥田惟上尽膏腴。石塘迢递通南越，烟水苍茫趋下湖。谷出檀丘种最美，鱼生莺脰品尤殊。何堪比岁逢荒歉，民困于今尚未苏。**包咸·和韵：**由来杭稻美吴都，破敌楼南土更腴。雨溢桃溪侵荻岸，波摇乌戍接莺湖。望君望岁心同切，忧国忧民道不殊。膏泽即今江邑遍，三年灾祲力应苏。**无名氏·过平望：**平望临河市，估帆落照斜。取鱼才一寸，晒网几千家。见《四野堂诗集》。

界域

平望为吴江、震泽两邑首镇，广袤三里，方十里。东至六里舍，西至六里桥，南至上沈，北至盛墩，东南至落苏兜，东北至莲花兜，西南至烂溪，西北至韭溪。

形胜

明陈理曰："长桥诸亭，莺、石二湖胜甲天下，岂特雄冠一邑而已。"徐师曾曰："平望，邑之屏蔽也。雄据东南，战守咸宜。"国朝徐养浩曰："吴江乃江浙之要冲也，东南有事，水陆之师所必至焉。"又曰："南之陆路曰平望

镇，其从嘉兴来者由此，右为莺湖，左为雪湖，百夫守之，千万骑不能前也。”沈彤曰：前明御倭贼于胜墩，亦以右为唐家湖，左为张王荡，故设敌楼于此。然不如平望之为尤要，且可以兼顾荻塘。张士诚筑城于平望，实为有见。即盛墩之役，亦以兵扼平望，故贼从梅堰入唐家湖也。

景物 潘凯曰：平望四景诗，出自宋人。宣德中，里人陈克礼为八景诗。咏积既多，汇而成帙。今亦多成陈迹，如“驿楼溪桥”，仅可想像其概矣。

宋孙锐·四景诗序：予家水滨农村，渔市倡和，雅有会心，而四时胜概，尤堪入辋川数幅。西塘杨柳，袅娜欲舞；寺沼品莲，灼灼袭人衣裾。湖中夜色如玉如冰，驿后沙矶积雪又如匹练横江。宜鲁望于此盘桓，元真于此跌荡者也。友人无近为肖四景图，置之屏间。予作四诗识之。

荻塘柳影。**孙锐**：日出烟销春昼迟，柳条无力万丝垂。韶光新染鹅黄色，偏爱东风款款吹。**元赵时远·和韵**：午天云淡日迟迟，水面长条带影垂。不是纤腰浑不定，自缘无力受风吹。

禅院荷风。**孙锐**：碧筒注酒晚风凉，浇得新诗字字香。吟罢临风开佛座，撚花笑指浴鸳鸯。**赵时远·和韵**：荷风细细晚生凉，暑气氤氲入座香。饮尽碧筒人笑语，花边惊起睡鸳鸯。

平湖秋月。**孙锐**：月浸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白蘋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赵时远·和韵**：楼台两岸枕长流，日落行人竞艇舟。清夜湖光平似镜，冰轮冷浸玉壶秋。

仙矶晴雪。**孙锐**：湖天雪影弄朝晖，清彻如云散羽衣。凡骨已随风景化，元真仙去竟忘归。**赵时远·和韵**：敛尽彤云放日晖，寒光凛凛透重衣。扁舟侵晓寻溪转，仿佛王猷访戴归。

明桂林屠允·八景志诗序：去松陵一舍远，其地曰平望。林树稠密，居

民栉比，修衢石梁，琳宫梵宇，金碧辉映。具区、吴淞之流映带左右，俨然城郭气象也。吾友陈克礼居焉。克礼清修硕德，有学有文，下帷教授，而从者翕然。佔毕之暇，幅巾藜杖，轻衣散步于闲旷之地，以适清兴。即其所居之处，揽秀探奇，遂获“八景”，曰莺湖夜月、殊胜晓钟、溪桥野店、远浦归帆、驿楼揽胜、頔塘跃马、桑磐渔舍、元真仙迹。昕夕之间常得游目骋怀，搢绅先生能言之者，每造其庐发为声诗，吟咏胜概。积而成帙，未有序其简端，特征予言以弁其首。予惟古之畸人硕士，恒放浪乎山水之间，驰骋平日所抱负，舒豁所抑郁。或吟啸于清风明月之下，以陶写性情。虽遐陬僻壤，人咸仰其高风，必著显所居之处，故其地因人而得名焉。如子厚之愚溪，知章之鉴湖，庚桑子之畏垒是也。矧平湖当苏、湖、秀之腹心，土地膏腴，风景明媚。且克礼襟怀冲淡，德业昭著，其八景芳名必因克礼传于悠久，岂下于先哲而已哉？惜予椎鲁，汲汲涉历于艰险之途，每见幽岩岑寂之境，欲一步憩，不能遂愿。今虽归老丘园，骎骎衰迈，见克礼之高情雅趣，不觉有动于中。故不辞其请，而才识肤陋，僭厕群玉之冠，如鼓缶于黄钟之侧，岂不贻大雅之诮哉？

明嘉禾刘稽：大江之南风景雄，平川一望连鸿濛。万级虹桥占断水，云里但见琼涛玉浪日夕如奔龙。我尝遨游泛文鹢，眇视乾坤一壶窄。天风拂衣清兴生，欲效衔杯展瑶席。手招仙人张志和，何当与我同酣歌。绿蓑青笠已尘土，空留仙迹鸣烟波。望中殊胜夸三岛，金碧楼台倚云杪。尝闻梵呗杂秋潮，时听鲸音吼春晓。湖西水阔通溪桥，萦纡野店青帘招。杏花风香引狂客，痛饮岂惜悬金貂。桑村正迩湖之浒，茅屋连云住渔父。家家活计在鱼虾，斜日腥风生网罟。买鱼沽酒登驿楼，凭栏抵掌穷冥搜。山川胜概豁胸次，风帆第见奔归舟。石塘绵延枕淞曲，车马从教任驰逐。于公一去不复来，千古苕山空自绿。颜公题诗何壮哉，长歌绣锦非凡才。登临正好纵吟目，须臾皎月从空来。玉光一色连莺脰，浙水吴山如白昼。兴阑返棹舣苏门，又听严城角三奏。**张孝山：**山寺声传漏尽钟，元真仙去觅遗踪。湖心波漫一轮月，浦口

帆悬数幅风。野店青帘招过客，峤塘彩辔跃花骢。渔家晒网斜阳下，总在凭栏一望中。**释宗式：**远浦扬帆趁急湍，鲤鱼风里望桑磐。石坛埋草灵踪在，野店临桥酒价宽。钟叩幽关妨睡鹤，马驰古道学飞翰。徜徉晚上梅花驿，莺脰湖边月色寒。

莺湖夜月。**陈旻：**湖平如镜水如天，月映金波天水连。素魄涵莹同上下，清光晃漾斗婵娟。身轻似濯冰壶净，目眩犹看玉鉴圆。安得袁宏同泛渚，满奁风景醉觥船。**释希復：**夜朗波逾白，秋高气益清。大都方受昧，奇赏向谁评。光将珠散布，明以镜磨成。未必瑶京胜，能齐湖月并。**王克谐：**波平开一镜，潋滟望中迷。独泛扁舟去，浑疑是剡溪。**马天闲：**渔歌杳杳入云轻，宕漾寒光喜有声。野色空濛烟树杪，水天何处不空明。

殊胜晓钟。**陈旻：**古刹岩峣占上方，鲸音叩动彻穹苍。声传谯鼓争先后，韵叶栖鸡互抑扬。定出竹房惊老衲，利牵茅店起征商。听来百八敲残处，梦破西窗月尚光。**释希復：**犯霜鸣晓月，迥矣出寒塘。在物俱承旦，何天独闭光。当知万石响，不易五更扬。莫自迷行役，将同听景阳。**王克谐：**万井月将落，悠然惊梦回。一声催客棹，齐向五更开。**马天闲：**殿影沉沉碧汉低，涛声寂寂白云迷。偶欹一枕松窗畔，漫听疏钟过水西。

溪桥野店。**陈旻：**迤逦长溪跨板桥，数椽矮屋覆青茅。甑分白雪吹风糯，石压黄封滴小槽。绿水一泓涵外户，青帘三尺写香醪。寻常有客来沽酒，只说侬家滋味高。**释希復：**离离列两岸，户户覆垂杨。岂尚双扉饰，惟牵一水长。青帘惯深贶，新酿索高偿。每到溪桥晚，罏前拥客樯。**王克谐：**古岸断桥边，依稀酒帘见。远客沽一壶，村醪未云贱。**马天闲：**南湖一镜野桥平，斜插青帘稽客程。几树好花临古岸，买鱼沽酒听仓庚。

远浦归帆。**陈旻：**极浦茫茫水接天，行人争趁泛归船。风头正喜一帆顺，樯顶从教三两偏。水鸟骇飞移别渚，沙禽惊起破昏烟。到家遥指无多路，楼阁参差烟树边。**释希復：**天际竞高悬，风来易后先。岂同江上杂，

似向剡中连。但少青山色，殊多夕照鲜。何边是归处，日乱广川前。**王克谐**：沙际起眠鸥，轻舠疾于骏。片帆挂长风，万顷应一瞬。**马天闲**：水阔天空飞落晖，征帆片片逐风归。一湾疏树烟初暝，两岸人家半掩扉。

驿楼览胜。**陈旻**：莺脰湖边古驿楼，巍峨偏称众凝眸。具区雨过蓝光涨，天目云开翠色浮。寺观参差皆浙地，楼台佳丽是苏州。四围风景应无限，倚遍阑干看不休。**释希復**：欲穷平望胜，上此驿楼来。霅水西川接，吴山北地开。蒹葭迷市巷，凫雁杂渔隈。几度登高眺，月明尊俎催。**王克谐**：平湖净堪鉴，远山青可即。静观楼下人，纷纷尽凭轼。**马天闲**：驿楼高敞自当年，此日风华已渺然。试听渔舟仍唱晚，云山满眼起苍烟。

頔塘跃马。**陈旻**：于頔当年筑此塘，春来游子纵腾骧。挥鞭踏步敲金镫，放辔争驰奋玉韁。垂柳暗迷双袖绿，落花乱扑四蹄香。追游得意从归晚，不惮迢遥百里长。**释希復**：吴越繁华地，古今游戏多。佳人紫骝马，春风白玉珂。驰骋无虚兴，时年重易过。不知筑塘者，辛苦事流波。**王克谐**：古道直如发，春郊旷游览。彼美静者姝，驰驱一何敢。**马天闲**：韶艳春情不自持，芳塘走马欲何之。当年捍水堤成后，此日少年行乐时。

桑磐渔舍。**陈旻**：几家渔舍住林阿，绿水萦纡桑柘多。世业不曾耕陇亩，生涯全仗在烟波。门悬撒网高于树，篱系扁舟大似梭。留得鲜鱼归买酒，醉馀父子共欢歌。**释希復**：倚桑开绿水，岸曲户俱斜。尽有桃源趣，还连处士家。窗俯磐陀石，阶周芦荻花。谁识天然境，深藏湖水涯。**王克谐**：湖干隐茅屋，早暮浪涛春。时闻欸乃声，荻花遮数重。**马天闲**：桑阴遍野水南村，隐者盘旋且漫论。渔艇生涯烟浪里，日斜挂网对柴门。

元真仙迹。**陈旻**：下湖桥畔旧渔矶，共指元真自此飞。苔石恰如青箬笠，斜风难觅绿蓑衣。烟波钓艇人何处，流水桃花鱼自肥。今日我来因吊古，惘然惆怅立斜晖。**释希復**：张公去已久，灵迹至今存。事异谁无仰，身轻未得门。沧桑同莽阅，朝代共沤论。湖上纷纷者，去来徒浩繁。**王克

谐：昔人已仙去，渺焉不可望。偶来一凭吊，沧洲翻白浪。**马天闲**：豹屐棕屩在钓船，当年从此得飞仙。重寻旧迹今谁是，紫蟹红虾浅水边。

水泉

莺脰湖，以其形似莺脰，故名。又名樱桃湖。杨万里《泊平望》诗，有“樱桃湖里月如霜”之句。又名莺铁面。俞焯诗：“铁面莺湖破水痕。”徐崧曰：“若东南风急，舟行下浪，最为危险，故名。”又名莺斗湖。孙锐曰：莺斗名湖，义理乖舛。题咏之士至有“莺去湖存事渺茫”之句，以为二莺相斗，陷而成湖。夫以禽鸟之微，纵使斗狠，宁有蛟龙之力，能致是哉？此殆柳柳州所谓铁鑪步者欤？嘉熙庚子岁，以旱告，湖底龟坼，有废井街陌之址存焉。岂果所谓高岸为谷者耶？或曰洲回水转，环若莺脰，其理可取也。湖之北与寺相枕，沿湖之堤，寺僧甃以巨石以捍波涛。堤之内蓄而为池，池有坻岿然，建一亭于其上，而通以石桥焉。若夫天朗气清，水光上下，而徜徉其间者，不觉飘飘然有出尘之想，此真松陵之胜概也。范蠡乘舟五湖之一。《吴兴掌故集》：范蠡乘舟五湖，吴江莺脰湖亦其一。按：莺脰湖之名，唐以前无考。太湖之亚也，其流有二：一自湖州霅溪东流，一自乌青镇东北流，俱发源于天目山。按：天目山有二，西者入太湖，东者分入莺脰湖。水甚清澈，分纳頔塘，全纳烂、车、黄、穆、急五溪之水，潴而为湖。东西适均，吞吐枢要。四顾无高山大陵，茫然泽国。风樯浪楫之往来，渔歌农唱之响答，盖一方之佳境也。其为泄水者五，北曰泄水、太通二桥，俱北驰为后溪；东曰百星、下湖、安德三桥，俱入前溪，北折为运湖[河]，东流为雪湖。环河[湖]有九圩，曰六镇地、大育圩、古字圩、玩字圩、磨字圩、大乙圩、大娄圩、锤字圩、独字圩，东面土塘。**明周大韶·三吴水利考**：莺脰湖在平望

镇，北抵县治四十里，南接嘉兴六十里，西至湖州一百馀里，其东则通于松江焉。诚四战之地也，故诸郡之水由此潴，亦由此泄。若所泄之水，使之复由太湖，则转折既烦，而太湖之受纳亦多，必须多开石窦，竟达于松江，则太湖之势可以少杀，亦出海之捷径也。其沿湖塘岸风浪冲毁，所当时加修葺，以障湖水可也。**林应训·东南水利考诗·莺脰湖**一章云：中潴苕霅水，宣泄赖云川。南北麻溪会，东西鸾荡连。荻塘看跃马，桑舍聚渔船。殊胜多仙境，鸢鱼满镜天。**宋马思道·莺湖赋**：咸淳辛未仲春之初，主人携客泛舟游于莺脰之湖。晴日迟迟，暖风徐徐。浴澄波之鸳鹭，飞远渚之鸥凫。水花昼荣，岸柳春舒。望雁塔于烟际，来渔歌于坐隅。其湖则南连槜李，北跨吴淞，西接天目之源，东朝沧海之宗。当舟楫之交会，实车马之奔冲。驿楼翠飞，比屋穹崇。山色挹洞庭之苍翠，水光与银汉以相通。开图画于四时，张锦绣于无穷者也。客乃举觞而献主人曰："今日之游乐乎？"主人歌曰："荡桂桨兮泛兰舟，载笙歌兮渡中流。望美人兮思悠悠，奈何兮山川阻修。"客有援琴而和，其声清泠然。如松风奏壑，而寒涧出泉；舞潜蛟于渊底，出巨鱼于舟前。主人置酒改容曰："方今风尘蔽天，兵革满地，豺虎骄而道路绝，蛟鼍横而海波沸。万民困于涂炭，诸侯弭于述职。壮士穷边，白骨山积。吾党乃以酒遨游，不思寸长报效万一，诚何心哉？"客曰："岂忘于此，盖以才谫语疏，动必由三王之道，行欲循周孔之辙，内无姻连，外无盟结，所以与时枘凿不合。今兹在位，负匡国之忠，树盖世之烈，玉貌朱颜，锦心绣舌，堆粟成丘，视金如铁。乃吾与子渔樵为邻，江汉为家，形容憔悴，须发半华。刚肠劲直，好正嫉邪，而黜屏不加者，兹非全乐耶？"主人于是口无异词，面有惭色。闻义则退，心有所服。举酒谢客，献酎翼翼。颓然就醉，不知日之既人。**又赋**：是岁之秋，八月既望，取道吴淞，将归秀水。有客从余过平渚之上，问道故旧。莺湖主人倒屣而出，登堂夸玩。已而夕阳坠影，明月浮光。跫然出户，携琴命觞。邀姮娥于清府，访冯夷于沧浪。驾兰舟以夷犹，

据蓬席而慨慷。主人起曰："今者薄暮，云离离，树依依，可观惟水与月耳。若夫春融气淑，景丽日迟，移舟柳外，送日沙湄，野花啼鸟，水竹交翳。渔浦汪洋，长堤晒网罟之巨细；禅宫掩映，淡烟锁台殿之高低。近泛水光之翠色，远观山气之蛾眉。欸桂桨而歌焦尾，游鱼听而离鸿随。盖唱和忘形，淋漓生感者矣。方今风尘四起，猰貐横肆。弭文教，抚壮士。一将功，万夫毙。余乃远锋避世，使斥苍头，坐延朱履，以遨以游，于渚于沚，歌咏以陶情，酣饮以适意。与渔樵而为邻，访湖山之佳致。每怀忧国之心，空负泽民之志。客有行高而言清者，叹在位之骄矜，惜年华之迅疾。教仆情辞，真诚悽恻，知邪正于几先，免刑辱于叵测，而仆犹未有得也。虽然，持危扶颠，圣贤同忧，洁身乱伦，仁者不由。伊何幡然，孔何周流，此出处之毋必，惟与道而相优。当是时也，或策名于清庙，或抗志乎林丘。今古如斯，夫复何求？乃歌曰：秋风清兮爽飒，秋月皎兮辉光。驾桂棹兮水中央，思美人兮天一方。慨良民兮罹殃，安得羽翰兮翱翔。披胸臆兮君王，致宇宙兮虞唐。民欣欣兮乐康，思悠悠兮湖山之兴长。

唐陆龟蒙：月落西林欲曙天，莺湖风静水如烟。前朝废寺无僧在，犹有钟声警客船。**元赵时远：**莺去湖存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四围烟树浪涛阔，六月桥亭风露凉。远近征帆归别浦，高低渔网挂斜阳。翠微深处一声笛，惊起眠沙鸥鹭行。**明陈樗老：**闻说莺湖旧得名，飞湍泻碧响春声。纤鳞雪点银花细，大舶风生竹叶轻。西塞元真留胜迹，东林白社有闲情。我来半日溪亭坐，吟得新诗信笔成。**曹孚：**雨过湖光一望平，泛舟如在镜中行。扣舷自笑无长调，也对沧浪和濯缨。**凌震：**莺湖诗景好，放棹喜重过。地僻尘嚣迥，人闲乐事多。云开微见月，风定静无波。欲和沧浪调，其如归兴何。**史鉴、张渊、曹孚、僧月舟联句：**水光一击玻璃碎，山色四围图画开。载酒人于天上坐，结缘僧自社中来。**汤显祖·寄岳元声：**莺脰湖南烟雨悭，吴江夜语孤舟闲。山僧薄酒易醒醉，天远轻鸟难往还。作县其如悬度国，迁官欲似飞来

山。公子帝城能忆否，下马常眠双树湾。**释希复·莺湖中秋**：湖迴波逾白，天空气益清。百年当此夕，几度畅平生。胜景良难践，佳宾未易并。通宵宁拒醉，华月独欢情。**王骥德·阻风莺湖**：两日莺湖渡，依然宿柳根。白波千片立，黑雾半江屯。浊酒柴桑里，青裙水竹村。客愁难更遣，烧烛话黄昏。**王忠**：先人素业莺湖边，湖中之水清于天。迢迢古刹云间起，片片飞帆镜里悬。好是天高秋气爽，万顷澄波涵月上。此际壶觞兴不孤，急呼小艇飞双桨。顾客无非旧酒徒，直向中流临潋滟。坐听渔舟欸乃声，绝胜画舫笙歌响。湖南村落号桑磐，曲迳纡回路几盘。春深处处桑麻茂，秋杪家家橘柚寒。总道此中堪避世，桃源空向画图看。僧寮白足频来往，宴坐焚香尘外赏。惟将觞咏共赓酬，恰笑人寰徒攘攘。水天空阔寺门前，一笑掀髯何慨慷。为问王生身后年，风流何处求吾党。百年身世良悠悠，有酒且酣湖上楼。形骸愿作陶家土，魂魄还从湖上游。**卜舜年**：莺湖日暮波逾紫，青翰舟留白沙嘴。半夜潮生枕簟间，遥林月到篷窗里。呼出渔郎张志和，瓦盆白酒发高歌。平明共尔升元圃，回首湖山青一螺。**潘有功·莺湖春雨**：隔岸烟凝望若无，濛濛水影没鹈鹕。欲从渡口寻芳信，遮莫渔郎戴笠呼。**李天植**：孤舟贪水宿，苇曲更清阴。对月且高酌，无人自薄吟。野烟归棹冷，残火夜渔深。此地谁相识，沙鸥有梦寻。**国朝王士禄**：湖岸茸茸幽草生，长桥渔艇望纵横。八尺苎麻缝作网，网得银鱼似雪明。**朱彝尊·寄周吉亥**：莺脰湖边水，临流好结庐。桑麻深杜曲，鸡犬扰秦馀。红叶层层树，银花寸寸鱼。耦耕兼有伴，暇拟著丛书。**陈维崧**：携李重游人画图，清江一望更踌躇。黄鹂欲语春潮急，紫燕将归夜月孤。森森丘墟纷雁鹜，萧萧泽国乱菰蒲。故园花落行将半，独对东风莺脰湖。**徐钪·竹枝词**：酒店溪桥护浅沙，长堤衰柳点栖鸦。莺湖一片寒烟织，半是芦花半雪花。○万家潭口银鱼美，滑似纯丝味更鲜。堪笑江东老张翰，只将鲈脍向人传。**张尚瑗**：西湖莲叶苏台柳，曾否平川芰占多。若据日华题品后，竹枝歌合改菱歌。自注：李君实《紫桃轩杂缀》云，吾地小青菱四

角而芒，味极甘美，即屈到所嗜芰也。此物西不至斗门，北不过平望，止百里内耳。○平望桥头望欲平，颜公题句至今存。由来遗迹须人重，羞说殊胜署蔡京。**释寂朗·鹭湖杂感**：澄湖千顷势汪洋，怒若奔雷静镜光。跃马堤空溪店冷，钓鱼仙去驿楼荒。风帆今古烟云集，钟鼓晨昏岁月长。数里芦花秋似雪，独馀鸥鹭向斜阳。**周廷谓**：平川芰占碧潺潺，西到斗门百里间。秋半沿街夸压担，何须尽出白洋湾。○四腮缩项著江南，那及银鱼尾恰三。细逐浪花看不见，打来只在万家潭。**李重华**：横塘十里带平芜，闲柳遮桃总画图。筑得湖心亭子样，教人唤作小西湖。○湖南村落是渔家，绿树阴中密网遮。一自烟波蓑笠远，仙人不见见桃花。**张栋**：漫言米价似乘潮，客至湖头不用招。闹市自应称第一，阿谁浪说小枫桥。○卖龙桥畔水沄沄，聚土为墩水自分。生得能文多少辈，尽将才笔拂烟云。

雪湖，纳土塘河、莺脰湖之水，周围数里，东流为杨家荡。东过黎里，又东入于汾湖。

草荡，分纳峴塘之水，周围数里，东流出南泗、螽斯、石家、邝字四港，入于后溪。

西塘河，即荻塘。西受霅溪之水，自南浔而东，至平望五十三里。自梅堰而下，朱家、六里、泄水三桥界其侧，而莺脰湖在焉。北出太通桥，为后溪。东出安德桥，与南塘之水合而为运河。

南塘河，即土塘，至嘉兴五十四里。南受嘉兴运河之水，北流合闻店、三里、六里诸桥水，稍西迤逦至下湖桥，莺脰湖之水入焉，是为前溪。

北塘河，即官塘，至县治四十七里。合荻塘、土塘二水北流，出通安、安民二桥，循石塘，经长老桥，又北十里至盛墩，袅腰桥之水入焉。又北十里至八斥[坼]，大浦桥

之水入焉，是为运河。

前溪，受莺湖之水，汇而为万家池。一作潭。分而东为翁苏路，为战河，为窯汇，为兴平桥港，为城濠，为湾里港，俱东流为雪湖。

后溪，当莺脰湖之湍。一由泄水桥，一由太通桥，过开泰桥，合草荡四港之水出长老桥，入于运河。北流为沟渎，即耕读村。西分韭溪，出太湖。东分出唐家湖。**沈氏·水考**：运船遇旱，为震泽、梅堰积瓦阻浅，改从乌镇白米荡，由烂溪出平望。平望市中前溪复浅，改[多]从后溪行。迩来后溪日受侵占，窄狭难过，运船多远出翁苏路。路甚僻，舟人辄毁桥坏舫，小民苦之。国朝雍正六年，浚深官河，重运仍从前溪行。【《吴江水考》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三年，“运船遇旱……多从后溪行”，录自卷一“水道考”。以后文字为《平望志》作者所记。】

桑磐泉，在桑磐村。《百城烟水》曰：“桑泉在莺湖东南水中，以其近桑磐土地祠之后，故名。下有巨潭，净滑无泥，水面周广二三丈，洄漩清驶。”又曰：“里人酿酒者，乘无风时湖平如镜，此泉上涌如烹水铛内，蟹眼四散，即汲取之。不独味甚甘冽，每担比傍水重六斤。昔周怀虚先生每邮此泉，而沈潜有‘水[桑]泉湛湛净无沙，此独安流少浪花’之句。”相传品于陆羽。**宋孙锐·桑磐赠赵隐君**：湖南茅屋里，避世隐墙东。渝茗知泉味，栽桑助女工。高歌牛背笛，稳棹艇头风。忆昔天随子，相逢乐在中。**明陈良模·过桑磐**：昔有桑苎翁，烹茶碧水中。农家真淡泊，神宇何玲珑。桑树垂莺脰，于磐无渐鸿。谁栽四古柏，犹有晋唐风。**王克谐·桑磐秋泛**：雀食稻粱饱不飞，木奴千头摘欲稀。芦花摇雪望中白，枫叶映霞分外绯。遥想曲迳几时尽，恰愁路纡何处归。村翁村酿应时熟，甘菊正黄蟹正肥。**徐崧**：湖明如镜碧如天，况近桑磐更有泉。水面漾洄将几丈，潭心涌出自多年。轻舠载取思周祖，好句题成爱沈潜。今日问谁为韵事，中泠虽在

也徒然。

乡都图圩 注中所云“旧”字，乃从明万历时吴江知县霍维华《履亩清册》。今所定者，从吴江知县刘定国《鱼鳞清册》。

平望为范隅乡。按《西老集》，唐元和四年，范传正刺湖州，奉敕开平望官河，士民德之，名其地为范公隅。驿以南为澄源乡。按《湖录》载，天宁寺石幢曰“澄源乡宜阳里平望驿南”，斯其证矣，而《县志》则概为范隅乡云。

领都二：曰三都，旧二十四都。曰十七都。旧二十四都。

领图五：曰十八图，旧十四图，属三都。曰一图，旧十一图。曰二图，旧十二图。曰三图，旧十三图。曰四图，旧十六图。以上四图属十七都。

领圩十五：十八图所属，曰邝字圩，曰南骸圩。以上在上塘，隶震泽。一图所属，曰声字圩，曰一镇地。二图所属，曰东乙圩，曰二镇地。以上在下塘，隶吴江。三图所属，曰三镇地，曰奎字圩。四图所属，曰娄字圩，曰西乙圩，曰璧字圩，曰室字圩，曰常熟圩，曰虚字圩，曰六镇地。以上在上塘，隶震泽。按：三镇地与六镇地相连，以姚家衖分界。衖北半圩为三镇地，南半圩与驿地与西塘为六镇地，驿地隶吴江。

村落之近镇者，其南曰五渡港，曰东至浜，曰俞家兜，曰铁店兜，曰万扇浜，曰青龙港，曰磨字港，曰五景村，曰上昇村。其北曰南泗港，曰螽斯港，曰石家港，曰邝字港，今此四港人居稠密，不得云附矣。曰耕读村，曰东首港。其东曰陆家扇，曰翁苏路，曰翁家浜，曰湾里港，曰施家垛，曰沈家扇，曰潘家兜，曰陈家坝。其西曰东漠港，曰爻田。凡

二十五处。

土产

银鱼，环莺脰湖数里内皆有之。万家池产者，金睛三尾。《博物志》：吴王江行，食脍有馀，弃于中流，化为鱼，名为脍馀。按，即银鱼也。邓元曰："出吴江者良，暴为脯可以致远。"金嘉谟：洁白从微弱，银条净不如。夫差一脍罢，残缕竟为鱼。

蚌，出莺脰湖者佳，烂溪次之。孙锐·水菜吟：湖中蚌甚佳，村妇调羹，名曰水菜。余珍嗜之，作《水菜吟》曰：春风一夜浪花起，大蚌小蚌浮湖泚。渔蓑撒网喈嘍声，满载论斗不论斤。寄语庖厨煮白汤，脱壳击肉和椒浆。烂蒸鲜美波臣选，倾壶泼面供早膳。调羹娘子善刀藏，尚方滋味何分辨。不须更设鼋与鼍，江南水菜人知少。总道奇哉侬善烹，明日饷君君当扰。

蚬，出莺脰湖者佳，口青。馀皆口黑，名潮蚬。

蟹，出烂溪者佳，莺脰湖次之。又有紫蟹，惟问莺馆前有之。相传元真子升仙时，弃熟蟹于此所化。

红虾，亦出问莺馆前。元真子以食馀弃水所化。

菱，出莺脰湖者小而角尖，味佳。他处大而角圆，味稍逊。

橘，产桑磐村味甘美。产韭溪者，名唾花甜。周永年：桑盘霜后摘金柑，似豆似丸价尽添。不向洞庭怀绿橘，韭溪还种唾花甜。

豆豉，以黄豆、杏仁、榛仁、瓜子、橙皮、姜丝等浸酱中，最能耐久。

薄荷糕，以粳米水浸数日，碓粉和白糖入甑。甑底用薄荷，同蒸熟，亦能耐久。闵姓造者佳，又有杨姓者。乾

隆乙酉年，高宗纯皇帝南巡，浙江巡抚熊学鹏曾备以充御膳。熊为书“雪糕”二字赠杨。**汪璟**：莺脰湖边春潋滟，红栏雪浪浮孤舫。停桡为问闵家糕，照眼生花璧月晃。薄荷舌底涌清凉，扑面江风海雨香。一滴中边蔗和蜜，软匀滑饱快初尝。我闻佛说供养乳汁美，钵里莲开功德水。兰浆桂露浸吴秔，玉碓金杵劳月姊。君不见，蘸猫同器飞蚊乐，肥牛割炙屠门嚼。娈童歌妓闹如云，蜂屯蝶恋纷驰逐何似。水米交成滋味永，冰轮印出秋珪玉。携归赠我素心人，意淡情长趣弥足。清言茗战牙颊芬，相逢漫遣斟醽醁。片片真疑贝叶经，高斋拟伴罽昙读。**金粟·逸人逸事**：嘉禾张生艺堂，至平望市闵糕一瓿，馈龙泓丁徵君。徵君以奉母，作歌略曰：闵姓名糕深雪色，到眼团团秋半月。张生携馈登我堂，径尺浅浅疏筠筐。镜花绛纸相掩映，招人牓子看几行。兰馀斋专殊胜寺，久专此斋无别房。慈颜倚桯见莞尔，婆娑鹤发神扬扬。淡然无味天人粮，黄庭有语义允臧。老人食之寿而康，感生之馈足慨慷。揽笔作歌嗟学荒，独立矫首风吹裳。逸人录歌一通付市寿梓。今市闵糕者，人人得读徵君歌矣。

平望志卷二

街坊 他处街坊一地一名，平望坊名即加于某街某衖之上，故于此篇叙街名后，又叙坊名焉。

以街名者四：巡检司署前，曰司前街。太通桥西至殊胜寺前，曰扇子街。安德桥直北至安民桥，曰前街。日晖桥至小娘浜，曰横街。

以衖名者九：巡检司署迤东，昭灵侯庙北，曰姚家衖。又北，曰中当衖。又北，曰钮家衖。又北，曰小安衖。又北，曰铺基衖。又北，曰浴堂衖。西塘至小桥，曰寺浜衖。日晖桥西，曰日晖衖。宝印庵前，曰庵衖。

以塘名者五：安德桥南，曰南塘；安民桥西堍北，曰北塘；合南北，曰上塘。太通桥西，曰西塘。运河东岸自城濠桥以南，曰南下塘；城濠桥以北，曰北下塘。

以地名者二：驿前，曰教场地。千总署傍，曰衙门地。

以埂名者二：殊胜寺东，曰猢狲埂。一作护僧。万家池东岸，曰万家埂。

以亭名者一：兴龙桥北堍东，曰半路亭。

以栅名者一：兴龙桥北堍西，曰东栅。

以河名者四：新桥西堍南，曰南河西；北，曰北河西 。

教场对岸，曰前河。文星桥对岸，曰后河。

以港名者五：新桥西堍北，曰鲁斯港、石家港；桥西，曰石家港。安平桥西北，曰邝字港。观音桥两岸，曰南泗港。荷花池北首，曰横港。

以汇名者三：驿北，曰竹行汇。竹行汇对岸，曰西汇。兴龙桥南堍，曰窯汇。

以浜名者三：殊胜寺后，曰寺浜。兴平桥北堍东，曰小娘浜。文星桥北，曰战河浜。

以湾名者五：殊胜寺后东北岸，曰油车湾。西乙圩草荡滩，曰姚家湾。南下塘之南，曰冲水湾。北下塘之北，曰羊毛湾。一作扬帆。长老桥南堍西，曰蓼塘湾。

以溪名者一：市河东岸，曰后溪。

以池名者一：寺浜西，曰荷花池。

以濠名者一：东栅北折至下塘，曰城濠。

以坊名其街道者二十有四：潘、杨二《志》十八坊，今增八坊，更名者三，并为一者二。自巡检司署前至西汇，曰太通坊。亦名安泰坊。太通桥至西塘，曰八景坊。寺浜衖，曰景福坊。南河西，曰开泰坊。北河西，曰添善庆坊 增。石家港至邝字港，曰添寿坊 增。太通桥至姚家衖口，曰宁泰坊 增。姚家衖，曰永嘉坊 增。衖口直北数武，曰馀庆坊。又北数武，曰南甲里仁坊。又北至中当衖，曰德胜坊 增。中当衖北数武，曰老里仁坊。又北至小安衖，曰中甲里仁坊。又北至新桥，曰恒泰坊 增。又北数武，曰北甲里仁坊。又北至蓼塘湾，曰拱辰坊 增。以上八坊俱在后溪。画眉桥西堍直北至南骸圩，曰太平坊。旧志曰：又折东而左，曰福安坊。《邹志》更名安德

坊，今皆并入太通坊。安德桥南，曰仁义坊。旧志名驿南坊，亦名仙迹坊。画眉桥东循前、后河至横街，曰声寿坊。旧志有集庆坊，今并。小娘浜北至城濠桥，曰永安坊。城濠至安民桥，曰城濠坊增。安民桥至羊毛湾，曰积善坊。东栅，曰常泰坊。日晖桥东，曰东安坊。旧志有庆元坊，今并。

塘路

西塘，即荻塘，一名頔塘，以塘筑于于頔也。徐崧曰："自平望西至湖州曰荻塘，晋太守殷康所筑。俗传于頔所筑，非。頔刺湖州，其所浚在长兴西湖。"《潘凯志》：晋吴兴太守沈嘉重开荻塘，后人改名吴兴塘。按：史称于頔刺湖州修复堤闸，未几改苏州，浚沟浍，端路衢，则称頔塘亦得。唐贞元中，苏州刺史于頔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沈彤志》。元和四年，范传正刺湖州，奉敕开平望官河。《西老集》。宋庆历元年，秀州通判李云庆修荻塘，通湖州，凡九十里。《宋史》。治平三年，知县孙觉大修荻塘，始叠石为岸，壅土为坡。宣和后，开江营兵废，塘亦日坏。元天历二年，知州孙伯恭益土以葺，古塘、土塘、荻塘皆完之。《史志》。明崇祯八年，巡抚都御史张国维同巡按御史王一鄂檄知县章日炌，勘核石塘平望西诸家铺水缺，筑内外塘七百六十丈。《府志》。国朝乾隆三年，巡检孙泰来详请上宪，加石岁修。**唐释皎然·同颜真卿送李侍御萼赋得荻塘路**：落日车遥遥，客心在归路。细草暗回塘，春泉萦古渡。遗踪叹芜没，远道悲志住。寂寞荻塘空，行人别无数。**宋沈与求·舟过荻塘**：野航春人柳牙塘，远意相传接渺茫。落日一篙桃叶渡，薰风十里藕花香。河回遽失青山曲，菱老难容碧草芳。村北村南歌自合，悬知岁事到金穰。**明徐**

师曾·荻塘赠纪二尹：彭泽归来迳未荒，芦花深处结茅堂。每乘野艇裹鲈脍，闲傍篷窗数雁行。霜露相鲜秋寂寂，水天交映晚苍苍。何时能跃西塘马，长忆伊人水一方。

南塘，即土塘。唐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始筑松江堤。韩愈撰《仲舒神道碑》。按《徐志》谓彻浦桥以南，王江泾以北，皆仲舒所筑，则平望正介其中也。宋天圣初，苏州大水。八月，诏转运使徐奭、江淮发运使赵贺督治之。闰九月，敕入内供奉官张永和相度，自市泾以北，《史志》曰，市泾在平望南二十里，今积庆塘也。赤门以南，《史志》曰，郡城旧门。筑石堤九十里。奭又奏开江营兵一千二百人并修塘岸，南至嘉兴百馀里。《沈志》。按：李云庆自平望至吴江为石堤五十里，则官塘已皆用石，而徐奭筑石堤九十里，则土塘、古塘亦多有用石者。明正统十年，巡抚周忱议修石塘。其土塘三十里，间亦以石固之，费出于官，但日役千夫而已。成化二年，知府邢宥再修之。委任非人，水道多废，不能如旧日之固矣。国朝康熙十三年，巡抚马祐、布政使慕天颜、分守道方国栋、知县金国柱捐俸倡修土塘。里民输银六千两，增益以石。因水势冲激，究不能固。本钱、屈二《志》。雍正中，准督理江淮水利郎中鄂礼条奏，修筑苏、常府属塘路。巡抚尹继善委官督修。知县陈兆翱支库银，修所辖塘路。北自元和县界起，至大浦桥震泽县界止；南自平望镇安德桥起，至秀水县王江泾界止，共长七千七百四十一丈，阔一丈二尺，高六尺、七尺不等。《沈志》。

北塘，即官塘。唐王仲舒筑，见前。宋通判秀州李云庆筑。见《王安石墓志》。按《秀州志》，云庆为秀州通判，自平望至吴江为石

堤五十里，以除水患，至今赖之。明万历元年，平望官塘运河挑深八尺。陈仁锡《八编图》。万历三十三年，知县刘时俊修筑石塘，自秀州县界起，至长洲县界止，共塘八十八里。内除土塘坚固不用石者十里，又除有石塘年久崩坏，量行扶砌者九里，实修筑塘六十九里，长一万二千丈皆用巨石。刘时俊《居官水镜》。国朝雍正中，巡抚尹继善委震泽知县邓圭，动支库银修所辖塘路。自八斥[坼]大浦桥起，至平望镇安德桥止，长三千一百六十三丈九尺。《沈志》。明钱士晋·理漕条议：崇德河身甚高，倾泻易涸，重运可虞，则由五杭含山而达平望。虽无纤路，颇饶利津。仁和首帮，业已取道于此。今当暂驻关门，尽督武林未竣之兑。然由苕溪而出平望，平望为三郡重艘所必经。予当驻足此中，尽趱出境。时崇祯六年也。

桥梁

安德桥，一名平望桥，在巡检司署前。唐大历间建。宋淳熙十二年，陶庄民陶氏重建。《徐志》作"庆元三年，邑人陶庄建"。一境之内，桥之高峻无逾此者。杨万里诗：乱港多穿市，高桥过得桅。明成化十九年，知县陈尧弼重建。里人费永膺舍地立碑亭，董工者民王赞赞有迎秀楼在桥旁，今并废。国朝康熙初重建，后圮。五十七年，吴江令叶前率里人募建。叶前记。乾隆二十九年，吴江令沈名掞、震泽令赵德基率里人程国樑等重建。五十四年，吴江令龙铎、震泽令孟芮率里人孙绍英、吴文燮等重建。**重建安德桥记**：吴江邑乘所载平望之安德桥，建自宋庆元时，阅七百馀载，其间圮而修整者凡几。盖此桥南接禾中邮递，西通苕霅运道，农舟商艇，昼夜不绝，而水势冲荡，过者每于桥下引缆而上，见

之股栗。余尝以公事经其处，思欲整葺。会城东垂虹桥坍毁，复为修筑，工费浩繁。方与邑之人共筹之，而平望绅耆复以募修安德桥请矣。余因倡捐俸三十金，随有程君国栋、王君锡年、金君乾宇与数善士孙惟茂、范道生、王开岐、凌永修、朱玉昇、沈灿章、杨君实、陈惠卿、陆洪甫、吴来侯、戚彦章、吴廷章、赵虞芳等共相劝募，鸠工庀材，经几月而桥始成。余思修理桥梁，牧民者之责，而诸君为行旅计，不惮劳，不吝费，得以就斯胜举，且见好善有同心也。昔蔡端明知平海，闵民之苦，建万安桥，桥长三百六十丈，广丈有五尺，费金钱一千四百馀万，迄今永赖焉。余虽不敢自比于忠惠，忧乐同民，未尝不景慕之。今邑之人喜桥落成，请勒石以记，爰述其事，俾来者得以知津梁道路之损且坏者，处处可以利济，可以作福。得如诸君好善，何患不成。余以今年六月，膺天子命擢守润州。因邑之人惓惓于余，故不辞而泚笔书此。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既望，楚黄叶前记，里人邹焕书。

下湖桥，一名下虹桥，一名蚂蝗桥，见《吴门杂咏》。在安德桥南。水势奔涌，虽风波不起，而桥下谾谾，常如落涧声。初建无考，宋淳熙十年再建，更名百星桥。明正统六年，巡抚周忱重建。嘉靖三十四年毁，今以木为之。

张仪桥，在下湖桥南，今仅如一窦。

长老桥，在北塘，初建无考。明成化八年，知县王迪重建。嘉靖三十四年毁。《县志》作三十三年，误。隆庆四年，僧德慧、里人孟霖重建。潘志伊记。**重建长老桥并关侯祠碑记：**嘉靖乙卯，倭夷煽乱，震惊内地。民不安土，各徙其居。惟岁六月，适有谍报，虏自槜李驾百馀艘，乘胜北向，官军莫敢谁何。邑侯杨公思为捍御，计不可得，乃断平望长老桥以遏其冲，旁筑敌台以为之犄角。俄而寇至，狼兵贾勇，丑类就歼，而桥北无一矢之患。戊午而后，瀚海息氛，境宇宁谧，而桥之缺者犹故也。邑侯李公谋所以新之，而苦于费巨，未克速就。乙丑，余始释褐

承乏中山，闻里中庐舍日渐稠密，而向之苦于兵燹者，骎焉日返其故，窃以为桑梓幸。隆庆戊辰，获转留漕，便道归谒。比入境，见桥之废者复兴，圮者复续，环桥数十丈，堤岸俱葺。而昔之敌台，改建关侯庙以镇之，增无创有，栋宇巍峨，恢恢燿燿，屹然一镇之巨观也。余窃伟之，适浙人童仁请记其事。余观平望固吴越之冲，舟车之所走集也。其地涣漫多水，无城郭沟池以为之固，无崇山峻岭以为之限。江南有儆，兹地必为骚然。是平望之盛衰，实东南气运之候也。方其无事也，舳舻相绎，商贾并凑，平衍蕃庶，甲于一邑。时乎登桥远眺，四望靡及，挹莺湖之澄清，览天目之苍翠，固有一瞩天空万景俱集者矣。一旦有变，大都广邑废为丘墟，古刹华堂化为煨烬。虽欲一朝安其居而不可得，而况于斯桥岂能独存乎？是桥梁之兴废，又一邑盛衰之候也。夫东南之气运，观之一邑可知，而一邑之盛衰，即桥梁之兴废可见。则今日之建立，岂特崇观美、便济涉而已哉？嗟乎！变无常形，弭之贵豫。当倭夷之窃发也，岂尽海岛之孽耶？而中土之民相胥以助夷也，又岂其甘心于逆耶？毋亦民不聊生，而势有所不暇顾耳。方今沿海诸郡，惩往鉴来，棋布星列，封守慎固，足以峻华夷出入之防，而长民者当能平其赋役，顺其欲恶，使民欣然有乐生之心，无幸变之志，则凡兹率土，孰有狡焉启封疆之思？而斯桥之建，宁不与穹壤同敝也欤哉？隆庆庚午腊月朔，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潘志伊撰，邑人沈电书丹。万历四十六年，僧无隐重修。国朝康熙三十七年重建，改为三徹。嘉庆二十四年，吴江令傅廷兰、震泽令牟钊率里人重建。

通安桥，跨塘河，三徹。一名赛安桥，郡县志误作两桥。俗呼南渡桥，又名画眉桥。相传桥初成，藏一石画眉于内，舟有画眉经其下者辄无声，知者携笼从岸而过。《坚瓠集》。宋政和元年建。明成化八年，里人王玑修。天启元年，地震圮，二年重修。国朝康熙五十一年，僧果圆偕里人募建。

张寿崮记。乾隆四十七年，里人张廷衡、廷敕重修。重建通安桥记：松陵平望镇为吴越孔道，凡商贾之往来，漕艘之运行，皆经其地。又震泽、霅溪诸水，自莺湖而下，属之运河，以达于吴淞。两岸居民约数千家，一水相隔，褰裳为劳，而数百年间卒不病涉者，以有南渡一桥。其所由来旧矣。粤自南宋以迄于今，六百馀载，此桥之由兴而坏，坏而复修，不知其几。则因时而经理之，不可谓其无人也。余于戊子春奉调兹土，经过桥下，见石梁倾圮，思为修补，而以时多灾祲，有所未遑。康熙五十一年春，戒僧果圆等将事募捐，佥来请告，余于是为疏以导其始。适是岁之八月，余卸县事，而居人众相鼓舞，乐观厥成。至今夏而功告竣，复来请余为之记。且曰："公之不可不记者有三：是役也，公发之，公未去而目睹其成，一也。民不忘公之志，而趋事如子来，二也。勒石以传之后世，使人知桥之大有利于众，宜修而不宜废，三也。"余既嘉众心之勇于为义，而又感其言，知有所不可辞也，于是乎书。张寿崮记。

安民桥，跨塘河，俗呼北渡桥。明嘉靖三十四年，僧圆真建。崇祯二年，里人钮明达、孙谏臣重建。

太通桥，跨后溪。宋庆元三年建，端平元年毁。元大德十年，范月池重建。明正统六年，巡抚周忱重建，加高大以出运船。嘉靖三十四年，御倭毁。万历二十六年，僧德平重建。国朝康熙五十四年，里人募建。邮馀庆记。太通桥记：平望一镇也，当江浙之冲道，远近商贾莫不辐凑，虽都会无以逾此。其仰藉于桥梁者，不诚急欤。太通桥者，建自宋庆元三年，毁于端平之际。元大德丙午复建。明正统六年，浙省漕艘俱经其下，是以巡抚周公重为宽广，而一时登临眺望，莺湖之胜豁然在目，诚一镇之大观也。嘉靖间，狂倭寇镇，时出没湖滨，居人相谋御寇而毁焉。未几，邑侯杨公平之，而桥亦落成。噫！一桥也，虽经屡毁而依然便人利涉，向非贤士大夫后先继轨，何以

得此？大清康熙五十四年二月之望，桥之东遭回禄，而桥亦被毁。八月，里中善士十三人解囊倡捐，更募在镇诸士庶与夫往来乐善之徒赞勷而图成之，俾大有惠于行旅。是岂同于创修庙院之仅求福利，而于褰裳深涉者毫无补益也？然善士之勤劳未可殚述，故郡县执事往往给扁奖励，当与周、杨二公鼎峙于千秋，有必然而无疑者。余忝同里闬，又安得以不文辞，而不乐道其好善之心也哉？十三人者：陈惠卿、王开岐、凌永修、张维佐、徐子荣、朱玉升、沈灿章、徐君耀、范道生、杨君实、翁祥发、吴来侯也。邹馀庆记。

积善桥，在殊胜寺前。宋淳熙十年建。明正统中，僧清修重建。景泰三年，里人费昕再建。嘉靖三十四年毁。万历中重建，更名一步桥。今毁。

望仙桥，在殊胜寺前，即寺桥。《徐志》误作两桥。初建无考，明正统十三年僧昙芳重建。成化八年，驿丞崔胜重建，因前有望仙亭，即以名桥。万历四十五年重建，更名香花桥。国朝康熙四十三年，僧超序重建。

圆明桥，在真武祠前，一名三元桥。宋淳熙十四年建，明万历中重建，今毁。

大明桥，在泄水桥东。宋绍兴中建，明嘉靖三十四年毁。

泄水桥，在圆明桥西。宋淳熙十四年建。元至正中，邑人孙五重建。

漏风桥，在泄水桥西，今塞。

升恒桥，一名观音桥，在刘王庙前。

百岁桥，在升恒桥西。

春华桥，在百岁桥西。

永宁桥，跨螽斯港，通娄字圩。

开泰桥，跨后溪，一名新桥。明万历四十三年建。国朝嘉庆中重修。开泰桥南曰中木桥，北曰北木桥，皆以木为之。

永福桥，跨螽斯港，通璧字圩。

永寿桥，在永福桥西。

迎旭桥，跨石家港。国朝康熙中建，乾隆十五年修。

济南桥，在迎旭桥西。国朝雍正中建。

安平桥，俗呼三官桥，跨邝字港。国朝乾隆四十二年，里人顾永年等募建。沈宗骞记。**安平桥记**：平望镇之邝字港，跨奎、邝两圩，有石桥曰安平桥。乾隆丁酉新秋，余过老友挹峰赵君邝字圩新居，适是桥于前二年乙未岁鼎建，亦甫落成。桥当其门，登桥眺望，白水四围，绿杨两岸，蟹簖渔庄，掩映在目。百步以西则曰西草荡，烟波渺漾，远山如屏。桥之东有湖，曰弃韭湖，亦名韭溪，低徊彳亍，如入画图，令人未忍遽别。挹峰为余绵述始末曰："昔日此桥之材，从木不从石，凡作五徙。行人即不遇风雨，已为之危。朔风积雪，经由者深虑颠蹶，哀呼百出。今易以石，乃里人顾君永年鸠同人四出募捐，两阅寒暑，不辞劳瘁，始克有成。凡用白金二千五百两零，此千百世之利。昔之经行于此者，今则日称颂于途。其额首庆幸，似有胜于我人之俯仰流连也。桥未有记，盍为记之？"是夜月白如昼，复与挹峰偕二三里老徜徉桥畔，益共叹顾君之勇于义。以视富贵显荣，尊居宴安，置浅深厉揭漠然无欣戚于心者，其相去何如也，能不重有所感耶？爰书此以质挹峰，并质之里老云。吴兴沈宗骞芥舟氏记。

大通桥，旧名兴平桥，在下塘小娘浜口。国朝乾隆中建。

兴隆桥，俗呼卖龙桥，在东栅。明嘉靖二年，提督水利郎中林文沛建。旧系木桥。国朝乾隆二十一年，游方

僧某誓愿易石，募化至二十四年，里人张兰佩、沈端揆等襄其事乃成。

永安桥，俗呼城濠桥，在兴平桥北。明万历四十一年建。

祥福桥，在城濠桥南。明万历四十年建。

东安桥，俗呼石灰桥，跨战河。明正德中，王嵓建。

文星桥，在声字圩。

登云桥，在小云台。国朝康熙中，王氏建。

溪桥，在荻塘大育圩，今废。

延寿桥，在荻塘，俗呼六里桥。初建无考，后圮。里人贸庶安桥石以修之，故今额镌“庶安”，实因旧刻而未改耳。

竺光桥，在莺脰湖南，跨烂溪，一名南溪桥，又名浙江桥。明嘉靖三十四年，以御倭毁。

大棋桥、朝阳桥、青龙桥，俱在莺脰湖南。

大通桥，在盛家荡口。

庄桥，一名惠风桥，在大通桥南。

长生桥，在耕读村。

韭溪桥，在三都西。明永乐十七年，里人吴思诚建。

有泳桥，俗呼黑桥，在三都西。建置未详。

东林桥，在三都西韭溪。初建无考，明嘉靖中重建。国朝顺治三年，秦之简再建。嘉庆三年，秦清锡质中偕僧月江募捐重修。

盛墩桥，在盛墩北。元至正中建。

袅腰桥，五硔，在唐家湖东北。元至正中建。明嘉靖

三十三年，倭夷入寇，凿堤御之，因毁。崇祯十四年，知县叶翼云重建。国朝嘉庆中，知县王翼堂又建。

官舍

巡检司署，在安德桥北堍西，初建无考。地基三亩九分三厘六毫。明洪武二年，巡检王信重建。国朝康熙二十一年，巡检王之佐重建。

平望驿，在安德桥南。唐时建，兼理水、马二站。宋因之。元分水站，设安德桥南，马站设通安桥西。潘、杨二《志》曰，前溪街有饮马池，今无考。演武场旁亦有饮马池。明洪武元年，革马站，存水站。驿丞孟德重建驿舍。正统三年，驿丞田景义再建。天顺五年，驿丞蓝溶修。嘉靖三十一年，知县钟崇武修。四十一年，知县李迁梧重建，中有皇华堂。吴邦桢记。天启元年，知县晏清修。国朝顺治六年，知县李德淳详请移驿舍，置城东门外。今平望仅有驿马。**重建平望驿皇华堂记：**去吴江县治南四十里，曰平望。驿道当南北往来之冲，宾旅之命，殆无虚日。建始于唐，仍于宋，元为水、马二站。至我朝洪武初年，革二站，即其址设水驿焉。历正统、天顺间，咸经修饰。前令郭溪钟公复因其旧而新之。嘉靖甲寅，夷虏入寇，而平望实受战之地，民居以空，驿与失焉。更二尹，未治也。宾旅之至，如失所归。若监临道经，必须预备浮宇以徯所须，竹木类悉取诸其地之民，竣而给之，废几半矣。民甚苦之。今李侯继至，则躬阅百务，睹厥遗址，询所以废兴之由，及其不便于民之故，乃慨然叹曰："是乌可废哉？是乌可重劳吾民哉？是诚在我。"越明年，惠化流行，大纲毕举，爰相地宜，鸠工度材，召其属驿丞刘世科董其事，勗之曰："是役也，实非获已。尔其善承此意，毋扰民，毋侈观，毋废规，惟经久是务。"居

民环驿者，悉令以均，更番服役，民欢以趋。经始于嘉靖辛酉五月，至七月而落成，不百日焉。其地前临运河，后枕莺湖之浒为亭。亭之内为正门，为仪门。又其内为堂，扁曰"皇华堂"。堂之东西为两庑。事疾而不费，制宏而不侈。宾以有归，民以无困，一举而两善兼焉。嗟乎！吾乡素号饶庶，政化易敷。迩来赋役繁夥，重以兵变，民困极矣，而又洪水肆虐。则是役也，宜民之弗堪，而又欢趋若是哉。劳也而以为逸，非所谓至愚若神者耶？侯之德为可征矣。若其政事文章，自当存之去思，载之史册，予何以赘为？侯讳迁梧，己未进士，凤岗其别号云。吴邦桢记。**唐张祜·平望驿**：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路遥经几日，身去是孤云。雨气朝忙蚁，雷声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处重离群。**又·平望驿寄吴兴徐使君元之**：故人为作郡，百里到吴兴。藻思江湖满，公平道路称。包山方峻直，霅水况清澄。伫听司空第，遥知下诏征。**李郢·平望驿感先辈李从实、处士周鉷二故人**：芦叶风多驿堠长，昔年携手上河梁。青云才子鹓鸿秀，白石山人芝术香。华骥欲陪先道路，大川思济戢舟航。少微星动桂枝发，重整孤帆过水乡。**罗隐·秋日泊平望驿寄某太常、裴郎中**：蘋洲重到杳难期，徙倚邮亭忆往时。北海尊中常有酒，东阳楼上岂无诗。地清每负生灵望，官重方升礼乐司。闻说江南旧歌曲，至今犹自唱吴姬。

千总署，在一镇地。国朝顺治三年，设千总一员。初无署，康熙三十年，千总韩进忠买民房改建，凡十一间。《县志》作十九间，误。经制外委，居北口汛，国朝雍正七年设。

平望寨，未详其处。《潘志》曰：即巡检寨。宋建炎中设，后革。按《宋史》，"寨"作"砦"。又《宋史》，建炎后，砦兵平江府凡八砦，其一吴江。郡县志所载平望寨即此。又《宋史》，砦官与巡检分列，此寨或当时以巡检兼之也。

平望营。吴江《沈志》曰无署。明万历三十八年，设水哨

官一员。崇祯间，设守备一员。国朝顺治十五年，守备张志成于吴江县城东门内买民房改建衙署。《府志》，顺治十一年，守备郑国梁买民房改建。

千户所，《潘志》曰：即巡检司地。元时设，后革。

平望务，在长老桥南，俗呼小陵关，谓亚于松陵也。又名新关。宋元并置，明万历间革。明李应徵·吴江新关：关月冷萧萧，枫林叶正凋。万艘艰孔道，一木假通潮。望泽忧如毁，占星畏揭杓。莼鲈当日地，无计傍渔樵。

盐仓批验所，在一镇地。元时设，隶两浙都转盐运使司，有奏差一名领其事。明洪武年革。

盘盐厅，在东乙圩，始建未详。国朝康熙中圮，雍正五年，浙闽总督李卫建头门、官厅、书楼。

抽分场，在兴平桥北。元至正中设，明景泰中革。

安塘官无署，赁居民房。国朝康熙十三年设，寻革。

平望志卷三

义学

一在虚字圩。乾隆十一年，知县陈和志奉知府傅椿谕劝设。里人赵日新、张廷衡等请以吉祥庵改建，费银二百馀两。潘昶记。四十年，张廷衡、赵思敬又于西辟艺英书屋，又西北为湖山平远阁，颇饶泉石之胜，诸生肄业其中。地基共一亩四分。里人赵连出资，于明文昌阁基在画眉桥西堍。造楼房，收租以作脩脯。嘉庆十二年，里人赵筠重修。李福记、陆俊记。道光四年，于养正堂后楹设立三贤祠。贺长龄记。**平望义学记**：平望属吴江，为巨镇。县既分，其地大半属震泽，震泽之分设义学，于兹叻焉。其始假馆于僧舍，历十馀年，而学徒之来者甚少。乾隆十一年，邑侯陈公和志政修事举，既新其义学之在邑者，次将及于乡。会郡守傅公椿仰承圣教，加意宣布，侯亟谋其地之宜者。平望人士乃图吉祥庵旧址，以请于傅公。公属侯劝行之，咸踊跃佽助，以成其事。庵旧有堂三楹，颇宏敞，仍之。其门塾之卑陋者，新之。又为屋于堂之后，深广如堂，而空其旁地以为圃，凡诵读、游息、斋庖之所皆备。师席既设，傅公暨侯后先莅止，以光宠之。由是来学者日众，至不能容。而侯且更谋其经费所出，将增设师席，以遍录来学之徒，其加惠寒畯，宁有涯哉？是役也，创议于丙寅七月，讫工于丁卯七月。请于官者：赵日新、张廷衡、孙莹、范

遇、徐谐、宋尚栋也。告于众而成之者：程南溟、陆得楩也。教其事者：赵扬、范章洊也。费不必巨，而其事实有益于人，故凡尽心力于是者，皆得附书焉。里人潘昶记。**重修平望镇义学记**：苏州府震泽县之平望镇，旧有吉祥庵址。乾隆丁卯岁，里人醵金改建义学，中设朱子位，其课蒙之所曰"养正堂"。嗣后，里中赵太学名思敬与其弟邑诸生名雄，偕其友张太学名廷衡，于堂后增建艺英书屋三间，东西偏各一间，庭前凿池、叠石、莳花木。又于西北隅建湖山平远阁，可眺洞庭东、西两山，波光烟影，迷离入画。春间菜陇作花时，平畴数十里，灿若云锦。士夫诗文谦集于此，遂为里中之胜，而所课学童亦屡有升其秀者矣。至嘉庆十有二年，距改建日甲子刚一周，太学之孙赵子名筠重葺而新之。黎里翰林院待诏徐君名达源，赵子受业师也，与余交最深，属余为之记，且告余曰："是举也，不特赵子能承祖志为可嘉，盖其亡妻亦贤女也。赵子妻姓徐氏，名慧，其淑行多可述。临没时，欷歔谓赵子言曰：'里中义学为君大父捐资增建，日久渐芜。箧中稍有积金，可助修理，慎勿为儿女妄费。'今重葺之费即箧中金也。"余闻之而有慨焉。慨夫世之拥厚资者，类皆积千累万，为子孙计。必且惴惴焉，惟恐其或散。而其散也，多由于子孙之饮博荒淫，侈荡无节，不崇朝而先人之槃磐焉。即其中之贤者，又或广启梵宫，营造道观，究之缁衣黄冠，何补风教？求其如赵子用财之当者本鲜，而况巾帼中人能识此意，以成其夫之美，可不谓贤乎？赵子恂恂儒雅，好学不倦。今由太学援例将出山，则余之望于赵子者，又不仅里中童子之薰其教而沐其德也。吴县李福撰，长洲顾元熙书并题额。**湖山平远阁记**：不坐其地，不思其人。坐其地，而一树一石、一几一榻，皆令人留憩不置。何处无几榻？何处无竹石？独于此而流览深焉，岂别有所寄托与？夫地，一也。六十五年之前，一吉祥庵耳。僧不能守，里人庐其庐以祀朱子。旁有隙地约五十弓，水分其半，而水为亭，曰"艺英"。亭后叠石为山，疏清为涧。涧上筑小楼一楹，四望皆墟，树木翁郁。湖州沈宗骞颜之曰

"湖山平远",盖其西则两洞庭之爽气在也。花影欲浮,炉烟半烬,诗人文客斗伎于此。日月既久,窗棂、几榻渐渐欹侧。岁戊辰,赵子静芗独攫橐中金,重为修葺。一树一石,必使疏密有致。一几一榻,必使浏滑如拭。拓其涧,崇其岭,显其奇石,立其美竹,鸟声如醉,蝶梦欲沉。赵子于此兴复不浅,或浮绿蚁,或瀹红梅,品诗读画,自写胜情。夫赵子何不移其情以自寄傲于南窗,而必欲拉我同人,以共乐其乐耶?噫!惟赵子,我不能度其元远矣。夫以吉祥庵之为湖山平远阁,阁之又化而为廊为榭,两有不知。而一几一榻、一树一石,凡所以凝我神而息我意,与二三野老一周旋于此者,非今日之奇福也哉?微赵子则不能引此清机,微野老则赵子亦不能不孤其乐也。是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之欣欣,皆欲献伎于赵子。而我人之脉脉不绪一言者,真花鸟之忘情也。与钟子午峰曰:"善为图其意。"退,余为之记云。里人陆俊记。**三贤祠记**:天下郡县之学,率有乡贤、名宦等祠,所以崇德报功也,而风世励俗之意,即于是乎在。震泽县平望镇向有义学在虚字圩,道光三年水灾,屋宇倾圮。越明年秋,里人请于宋令锡麒,量拨土赈羡金,缮葺一新。复将旧所谓"养正堂"者,改为三贤祠,祀前明苏州府同知任公环、吴江县知县杨公芷暨明诸生张先生起元。任、杨二公俱以御倭乱著绩平望。张先生,平望人,国朝薙发令下,里民不知制度,发如故,按法当诛。先生出而白其故,得解。夫捍一方之大患,脱万人之重辟,功亦伟矣。《祭法》:有功烈于民者则祀之。然则三贤今日俨然食报于斯土者,宜也。御倭始末具详《明史》及郡县志,张先生事仅见徐崧《百城烟水》录李黄一诗。迄今相距各数百年,而里之人闻风慕义,犹拳拳不忘,相与感慨而尸祝之,盖三贤遗泽之人人深矣。多士当肄业之馀人其祠,想见其为人,低回激发,一以古人经世之学为学,达则为当世有用之才,穷亦不失为乡党依赖之身,则养正之易为三贤祠,正风世励俗之微意。教学之道不外乎是,岂徒崇德报功而已哉?祠既成,里人赵录事笏请余一言为重。余嘉其意,故乐为记之。至义学创

修之由，襄有里人潘昶、郡人李福先后为之记，兹不赘书。江苏承宣使者善化贺长龄撰。

一在殊胜寺。雍正十三年，邑人倪兆鹏捐田，以作脩脯。按《震泽县志》，兆鹏捐本邑田九十九亩一分二毫，吴江田二十二亩二分二毫，岁入租以给平望、震泽两义学脩脯诸费。县详宪：照学田例，归儒学经管。乾隆元年奉旨，义学田仍听本人经理，不可交官收管，以致吏胥侵蚀。巡抚顾琮因饬县牒，学将原田归兆鹏经理。

汛地

东口汛，借居僧房，巡兵五名。

西口汛，借居民房，巡兵五名。

南口汛，汛房三间，烟墩五座，瞭台一座，巡兵六名。

北口汛，汛房六间，三间外委所居。烟墩五座，瞭台一座，巡兵六名。按《沈志》，诸汛之建皆在分县前，顺治四年后。又《震泽县志》，诸汛旧设者，其烟墩、瞭台建自雍正二年。

急递铺

在长老桥南，不知所自始。明洪武九年，知县王进建。今所称铺基衖，即其故址也。二十六年定制，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或十名，或四五名。成化间，平望设铺长、铺司各一名，铺兵六名。嘉靖间行均徭法，铺司兵皆给工食。每名银六两。国朝仍万历四十八年制，长老铺铺兵八名。每名给工食银七两二钱。康熙初，每名加给银一两二钱。北往袈腰铺，南往黎泾铺，西往朱家铺。

京报房

初设未详。拨兵二名，传递浙闽京报。每名大建月支银一两一钱八厘五毫二丝八忽，小建月支银一两七分一厘五毫七丝七忽，日支米一升，闰月照加。

水栅

一在安德桥，一在安民桥。乾隆四年，吴江知县陈王言、震泽知县刘士观同领帑建。十一年，吴江知县邹玉章支帑修。

坊表 附凉亭

外翰坊，在驿前。明洪武中，为吴江训导曹谨立。

登云坊，在驿前。正统九年，为中式驿丞郑温立。

荣贵坊，在三都西韭溪。景泰七年，知县刘彪为举人吴璠立。

登科坊，在三都西韭溪。成化二十二年，知县孙显为吴鎏立。

进士坊，在三都西韭溪。成化二十三年，知县孙显为吴鎏立。

进士坊，在烂溪。弘治十五年，为周用立。

内翰坊，在驿前。正德末，为翰林院待诏史永龄立。

按：内翰坊即镌于外翰坊北面。正德末，知县温濡葺外翰坊。重史永龄之为人，即于北面镌之。本《史氏家谱》。旧志名外翰坊、内翰坊，盖未见《史谱》耳。

进士坊，在驿前。其北面曰臬宪。嘉靖中，为山东提学副使史臣立。按：嘉靖中，学使某欲为史臣建坊，臣止之，遂于外翰坊两面改为之。后为倭毁。本《史氏家乘》。县志云内翰、外翰坊，误。

元天宫坊，在西塘。乾隆中圮，今以砖为之。

节孝坊，一在西乙圩，为施尔英妻潘氏建。一在声字圩，为王元玑妻陆氏建。一在南塘，为施凤来妻张氏建。一在壁字圩，为邹逢吉妻王氏建。一在北女字圩，为王有明妻曹氏建。一在前街，为范君礼妻李氏建。一在前街，为徐鼎爵妻王氏建。一在南骸圩，为吴德贞继妻唐氏建。一在南骸圩，为顾舜文妻高氏建。一在东漠港唐氏祖茔，为唐济臣妻张氏建。一在东乙圩，为潘茂昭妻唐氏建。一在平字圩，为张治圻妻王氏建。一在鸣字圩，为秦铠妻倪氏、秦镳妻黄氏妯娌双节建。一在烂溪，为吴廷伟妻王氏建。一在荒字圩，为王凤岐妻金氏建。一在归字圩，为秦佐臣妻袁氏建。一在归字圩，为秦岚妻黄氏建。一在驿地，为徐孔嘉妻钱氏建。

凉亭

一在仁济渡，一在竺光桥溪西，一在溪东，一在南虚字圩，一在南塘，一在北塘，一在盛墩桥北。

居第

宋杨郡王第，在二镇地。详《列女·杨皇后传》。孙锐·喜杨郡王还乡：貤恩乘传别金銮，老大门楣翠凤冠。咫尺玉阶沾露后，尚方丹诏落云端。新谐甥舅瞻蒲璧，世笃明良洒紫翰。遥拜圣明归 梓里，望风父老

笑歌欢。

水竹居，在西汇，元曹谨所治也。居有水竹，故名。倪瓒、徐贲皆为绘图。六世孙孚有声佳楼，今俱废。元俞焯记：《洪范》五行，其一曰水。其所以相生者，不曰金耶？然浮天载地，水之为物至巨也。世言河源与天汉接，所以泄于闾尾，涸于沃焦者，抑岂五金所能生哉？惟蒸而为云，沛然以雨也。实乾以气化之，故乾为金。而凡火日形气丽于天者，多由金光而变幻之，雷电亦然耳。故金而在镕，化而为水。水非火，所以制范而合之，非如水、火、木、土，著坏相也。植物在震，曰苍筤竹。一切草木率由子种而生，惟竹虚中而有筠，骤长而不积于渐，抱箨而乘气，犹胎也。走根而生，不择地也。雷以声之盘结而聚处之区，别于草木之中。其性其情化木之走者，受气于天者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也，受命于地也独，故既斩而不复萌焉。无求生以害仁也，移根必南枝也。凝阴而不受暑也，义也。谓其乘震长男之气，一以清凉而却俗尘者，竹耳，勉之曹君以之名其居。所以得机而止者德，日以新体圣之清，如见成、汤与夷、齐也，岂惟一室格物。由是而知至圣贤，日有以进之耳。然则火烈不可近也，金厉凉而近于杀也。惟水木为真元生气之机，而竹为非木之木，尤为有清直之操者，脩然，泠然，余将迳造而从其所乐也。一勺之多及其不测，不知还润千亩否？至正十五年正月望后记。**曹谨**：溪头缚屋苦不多，奈此绕溪修竹何？天光云影忽颠倒，翡翠琉璃相错摩。方丈幽居原自好，寻常俗驾少经过。主人领客穿深窈，白日惟闻击楫歌。**高恒吉**：曹家池上绝尘氛，潇洒相看只此君。降渚已成苍玉佩，临池还洗翠绡裙。朝阳凤下春初浴，秋雨龙吟夜每闻。欲借一竿长钓此，扁舟何日棹溪云。**倪瓒**：吴下人家水竹居，俞公染翰笑谈馀。记文固已澜翻甚，啸咏应当雨霁初。篇什漫劳成组绣，园池无复有禽鱼。即今萧散南湖上，种玉疏清孰侮予。**徐迪**：此地风云久郁盘，何人临水种琅玕。波涵秋影苍龙舞，风散晴烟白鸟寒。把钓莫辞

巢父去，题诗还共子猷看。更须斩绝开渠溜，莫放源头活水干。**陆讲**：为爱曹徵士，幽居发兴新。乾坤得清气，风月属闲人。已有双溪竹，浑无半点尘。平生随所寓，取适任天真。**王雨**：屋枕澄湖地自偏，水光竹色满虚檐。风摇翠雨香浮席，月送金波影入帘。闲拂玉琴和凤吹，怒吹铁笛起龙潜。春时有酒无馀事，笋熟芹香味可兼。**陈述**：结庐修竹里，阑槛俯清流。六月不知暑，四时浑是秋。波明金镜皎，雨集翠云稠。濬仲今还见，应陪阮籍游。**张纬**：高人何所适，水竹乃真赏。仰瞻翠檀栾，俯爱清滉瀁。雨点玻璃碎，风击琅玕响。濯缨心自远，避暑神先爽。深存渭滨志，欲继山阴往。幽踪亦同好，无由脱尘鞅。**练子宁**：高人结宇修篁里，轩户玲珑瞰流水。庭高月转翠阴生，溪上风回清浪起。翠阴清浪映窗扉，曲迳苔深客到稀。林下移床挥麈坐，沙头系艇钓鱼归。柴门无事临流敞，高卧支颐听清响。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箨龙长。几席清幽俗事疏，波光尽日映图书。何年得遂辞尘鞅，杖策相从此卜居。**崔澈·声佳楼即事**：北来山历历，南望草芊芊。驿路交穿市，津桥多泊船。渔歌烟水外，鸟散夕阳边。回首白云令，思亲意渺然。

早间亭、烟波万顷楼，在声字圩。明鸿胪寺序班王嵓所筑，今废。见文徵明书《墓志》。

观察第，在二镇地。明潘志伊归老处。子理问锡祚为“彦会阁”，延致群彦吟诵其中，为文社胜地，今废。**王忠**：华构开新宴，薰风送晚凉。紫箫谐度曲，翠袖引飞觞。野旷遥通窦，云闲欲近床。才情君不浅，聊此寄徜徉。**周宗建·宿阁中喜霁**：积雨声满夜，乍喜晨光微。栖乌出相语，早风吹未归。梦杂馀醉后，懒忘深睡非。时闻窗叶堕，凉气未侵衣。**王骥德**：湖上闻高会，经年水一方。尊罍今夜卜，旗鼓乍登场。酒政檐花落，谈锋烛晕黄。不须频看剑，遮莫引杯长。**俞安期**：市喧虽不远，入户隔尘凡。径蘚厚堪履，庭葵冗不芟。县灯吹短剑，覆酒污轻衫。美味无停箸，甘鲜任老馋。

王氏郊居，在声字圩，明别驾王忠所治也。其名胜有八，皆名人题署。**王忠·自题川观堂：**曲巷少人过，茅堂隐薜萝。开扉一以望，极目渺烟波。机息亲鸥鸟，情闲答棹歌。自来尘事少，岂必卧岩阿。**挹翠轩：**苍翠挺幽姿，琅玕宛在兹。凉生炎暑际，色表沍寒时。素节贫无忝，贞心老自持。世情纷可识，永矢结相知。**悬榻斋：**夙有林泉癖，归来狎隐沦。击壶歌烈士，悬榻迟高人。竹树周遭密，图书左右陈。无烦问蔪轴，聊以任吾真。**芙蓉槛：**小槛浸池岸，幽芳近袭人。澄波涵影净，零露挹妆新。水气消烦暑，仙标隔世尘。纳凉科跣处，鱼鸟自为邻。**三杨阁：**樗散原无用，幽栖合退藏。宅边无五柳，阁外有三杨。植记少年日，柯今百尺强。征西空有泪，物理固其常。**慈云庵：**筑室礼金仙，皈依岂偶然。自应酬夙愿，亦以息尘缘。未悟三乘教，聊参一味禅。大云能覆地，随分毕馀年。**双槐径：**旧是我家物，婆娑惬素悰。团栾张雨盖，偃蹇卧虬龙。色倍雨馀绿，阴偏夏正浓。经过无二仲，一任碧苔封。**独笑亭：**小筑事冥搜，希心静者流。绕庭花影乱，尽日鸟声幽。迹与渔樵混，神惟竹素留。有时成独笑，不是学谯周。

古风庄，在唐湖滨。明诸生叶继武栖隐处。子敷夏筑环碧堂，与弟敷棻吟咏其中。

町庐，在桑磐村。明诸生戚勋所居。

遂初堂，在烂溪。国朝翰林院检讨潘耒所居。

秀野山房，在唐湖滨。国朝布衣张世炜所居。**张世炜·自题：**年来抱影息寒庐，多病曾经十载馀。岁晏风霜催妇织，夜凉镫火课孙书。满枰黑白观刘项，一架丹黄校鲁鱼。眼底豪华都是梦，破窗老屋复何如。**王藻：**湖干野色绕幽庐，门外霞看散绮馀。啼鸟踏低风磴竹，飞花点乱石床书。人如和靖惟招鹤，心企元真且钓鱼。他日岂辞烟水阔，兴来一棹剡溪如。

莺脰湖庄，在二镇地。国朝徵士王藻所居。

月湖丙舍，在爻田。国朝赠南昌府通判王樑筑。其名胜凡二十，嘉定张宫詹鹏翀、秀水张徵士庚绘图。**沈德潜记：**王子覲庭少孤，事母尽孝。既卒，合葬于月湖之滨，筑室墓傍，相依不忍去。秀水张徵君庚写图以赠，重其行也。古来以庐墓闻者，如李充、王裒见于史传，盖孝子不忍忘其亲，欲使亲之体魄时时相对，且亲得依己为安也。然六朝以后，或藉以应孝廉之举。苏子瞻曰："上以廉取人，则士皆敝车羸马。上以孝取人，则士皆割股、庐墓。"古人后贤，有同行而异情者矣。然则欲视行之诚与不诚，惟于有为而为、无为而为辨焉。覲庭至性诚笃，惟思立身行道，以不辱其亲。则亲在爱日，虽三公不与易；亲忘哀痛，虽五鼎不为荣。窥其用心，若父母而外举非所重者，是得人爵以显扬其亲，覲庭所不辞。而藉孝行以徼求人爵，非覲庭所深鄙者耶？则徵君之图丙舍，徵君好是懿德之诚，聊以当式庐之敬者也。余尚泛舟莺脰湖，绿杨罨画，清波縠起，鸣榔渔唱，时闻于空濛烟霭间。意必有高人硕士隐居自乐于此。窃愿赋《考槃》以美之，而岂知仁人孝子，如李充、王裒者即在其中也耶？爰展图作记，见余之好是懿德者，犹徵君之诚也。乾隆五年庚申冬日，长洲沈德潜撰。**云中鲍鉁：**著论由来乐志宜，依然誓墓比羲之。别传书法钟繇帖，自补笙诗束晳词。五字辋川赓胜事，一区莺脰记当时。溯游不远伊人在，秋水蒹葭我所思。**王樑·自题丙舍二十首·白华堂：**白华名我堂，歌声聚族也。斯义慎旃哉，亦以告来者。**瞻云阁：**孤阁凌青空，檐题欲腾翥。勿作台榭观，孤儿呜咽处。**深柳读书堂：**既雨晴亦佳，绿烟上吟袖。支颐未能眠，一镫取虚窦。**微尚轩：**筠屏张麂眼，萝壁写龟腹。戴月诵逍遥，锄云栽苜蓿。**云俱步：**疏雨滴芭蕉，负手此延伫。帘箔窅未开，绿云飞不去。**稻香亭：**夙昔著农书，能辨瑯琊稻。自筑此亭来，禾苗逐年好。**观刈所：**农人告西成，一壶我自把。非曰课惰勤，聊以劳劳者。**松间草屋：**扫叶煮茯苓，就苔掬残雪。

寒籁人宵空，床头剩微月。**静寄东轩**：藤萝走罘罳，苔藓绣檐樀。犹有明月来，照此青绿石。**清凉塔**：邻老携酒来，啧啧话茗霄。恰指石桥西，个是清凉塔。**爻田**：杨柳带菰蒲，阴阴锁阡陌。中有褴褛人，闭门读《周易》。**偃仰桥**：日夕梯乱霞，独立绝尘想。凉飔动微澜，空林答遥响。**指月庵**：明月初无心，何盈又何缺。欲谛是因缘，疏钟杳然歇。**龙溪**：痴龙与先生，结伴是乡老。力耕谅未能，藉尔种瑶草。**月湖**：扁舟载新月，汲云煮春茗。长线曳微风，沿堤弄秋影。**金石局**：故纸埋我身，古香浮我几。茶馀甲乙之，泷岗表其始。**贸墅**：云归袅寒清，鸟逝落苍雪。城中花乱开，岂敢较优劣。**磐池**：月华盎然流，云景苍然注。疏钟水面开，笑拾清圆句。**楝花阡**：三日溪上阴，浓阴遂如许。席帽侧清风，蕉衫糝红雨。**饮犊滩**：初旭翳平沙，柔风披细草。不见饮犊人，烟波静瀰瀰。

汪氏寓庐，在娄字圩。国朝附贡生汪栋所治。**汪栋·自题春雨楼**：小楼每爱雨中天，环槛濛濛雾锁烟。最是梦回喧客枕，千林春思晓窗前。**澹虑堂**：天下山惟黄海奇，故园久别系人思。何时得遂岩栖志，常咏韦公五字诗。**百城阁**：年来废学似寒竽，空对残编列坐隅。抚腹将军真负汝，开函应愧蠹鱼无。**宾影亭**：一池澄碧浸疏櫺，鉴水闲来上小亭。漫说妍媸谁近似，凭栏只合影知形。

垂柳堂，在璧字圩。国朝徵士张栋所居。其吟眺涤尘楼为名流觞咏之处。**王鸣盛**：管领词场五十年，古稀才届返林泉。华严弹指楼居现，明月清风自在禅。○鲈乡南去接莺湖，蟹舍鱼庄趣独殊。莫讶沧波虹贯月，米家书画此中储。○抗尘不待北山移，雪艇风栏任我之。宏景三层高卧稳，底须举扇障元规。○几度蒲轮到野坰，春衫依旧草同青。天留此老非无意，好应江湖处士星。**袁枚**：君庆七旬还笠泽，我从弱冠遇长安。新诗遍听诸公诵，旧事真同隔世看。百尺高楼归后稳，五湖生计老来宽。白头兄弟重相见，三月扬州正牡丹。

哑羊庵，在璧字圩。国朝附贡生吴载所居。**孙晋灏·记：**馀庄明经于舍之西偏筑室五楹，以“哑羊庵”颜之。庵中之石，高者、卑者，如牛、如马、如虎、如观音、如寿星、如鹦鹉，皆以羊也而哑之，谓其无声也。后辟小池，时闻鱼跃作泼剌声，其有声也，亦复哑。由石迳而上，有半亭，湖光山色，青翠可挹。春时，油菜作花，遍地布金，可作西方观。癸酉春仲，余偕山民待诏、静芗臬掾过馀庄。酒半，请余书是额。坐中或讶其词之谦，余曰：不然。夫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有感于中，谁能缄口？且也诗酒交游，谬推襟抱，狂言绮语，结习难销，非所谓当哑不哑，不哑犹哑者欤？面池而筑者，曰鱼背三千。大千世界，循环牵制，烦恼因缘而有人焉。高立鱼背之上，即是莲华九品。非绝大学问、绝顶见识，乌能及此？濒半生奔走，虚妄难除。以视哑羊庵主之闭门诵经，嗒然默坐，真无上慧业。哑不哑，无之不可也。因为之记。

采柏园，在室字圩。国朝州同知凌坛筑。**郭麐·记：**平望去吴江城一舍而远，具占烟水之胜。莺脰湖光澹滟，闾里圆葭涩芰、游鳚潜鳞，云霞相鲜，鸥鹭如养。往时名人胜流往来吴会间，皆载酒以游，见诸题咏其夥。而相地卜宅，有园亭之胜，如玉山瓌庵辈者，独未有闻。岂居是土者无高情逸韵，未暇以为，抑虽有之而无文章翰墨以传之永久，遂湮没而不之记也？今岁七月，凌君苇裳请余为采柏园记，而疏其题目之境以来：曰采柏山房者，以庭有古树也。曰宛委书堂，曰疏虫鱼馆，曰晤研斋，曰针孔庵者，琴书文酒之地也。曰披襟阁，曰烟波洞天者，高可见洞庭诸山，近可挹全湖也。曰寸寸秋色廊者，植丛桂也。曰奉饴楼者，奉亲之居。且言曰：“其地不足当诸名园之十一，而疏泉帖石，种树艺华，面势高下，位置曲折，皆目营而心度之，聊以适吾意焉。苟得文字以传之，或不泯没于后，庶几自忘其陋可矣。”余曰：“君之高情逸韵，固已度越流俗，而偿余宿昔未满之愿。他日扁舟过访，挈鹭提鹇，登君之堂，而遍揽此园之胜，作为诗歌，以助欸乃

之声。虽不足追踪昔贤，亦藉手以酬君见属之雅意焉。”遂书以为记。

墓域 附义冢

吴将军盛斌墓，在三都西，其地名盛墩，以此。

宋进士江西庐州佥判孙锐墓，在桑盘[磐]。乡进士江西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沈义甫志，本县主管劝农公事兼督平望弓手寨军正周申书，权理绛州醴泉观徐宁篆盖。

明处士王玑墓，在娄字圩。子赞衬。邑人吏部尚书周用志。孙赠徵仕郎普亦衬，邑人舞阳知县崔南阳志。

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吴璠墓，在三都西北亢圩。副史[使]范纯志。河南郑州同知銮衬，吏部尚书杨一清志。

布衣曹孚墓，在莺脰湖滨，今无考。王云·过曹枫江墓：诗史名还在，蜚蜚远近闻。残碑千古在，荒草百年坟。夜月莺湖景，晴川陇树云。椒浆倾藉草，恍欲接修文。

兵部武库司郎中吴鎏墓，在二十四都大兴圩。大学士王鏊志。行都司断事元陈衬。

封鸿胪寺丞吴鉴墓，在卯字圩。邑人吏部尚书周用志。

吏部尚书周恭肃公用墓，在十八都西亢圩。朝廷遣官营葬，吏部左侍郎徐阶志。

赠定州知州潘云墓，在二十四都羌字圩。邑人给事中徐师曾志。

广西布政司参政潘志伊墓，在秋泽村庸字圩。

封兵部车驾司主事潘应翼墓，在北乙圩。吏部郎中

金丽兼志。

礼部祠祭司主事王孝墓，在声字圩。

陕西布政司参议潘有功墓，在低字圩。相国瞿式耜志。

楚府长史叶绥墓，在飘字圩。太常典簿龙、举人天叙邑志作叶叙。俱祔。

举人吴莶墓，在四都象字圩。礼部主事杨循吉志。

福建福州府照磨吴鑑墓，在大兴圩。

国朝仕明祠部员外郎杨秋墓，在雪湖东南羌字圩。子县学生一宁祔。

赠翰林院检讨潘凯墓，在莺脰湖南翫字圩。秀水朱彝尊志，罗浮陈元孝隶书。

望江教谕赠南昌府通判王维翰墓，在北女字圩。

江西高安县知县沈祖惠墓，在常熟圩。

王有明妻曹烈妇墓，在月湖滨。

姚娘坟，在大育圩，名妓姚湘云葬处。张世炜·吊姚娘坟：舞衣歌扇旧因缘，蔓草荒坟几岁年。昔日风流消歇尽，虎丘山下剑池边。许文铭：一坟临水更悽然，无树清明挂纸钱。身世未知谁误汝，舞衣歌扇廿馀年。

义冢

千人坑，在大育圩。明末，五渡港沈某捐设，以掩埋饿莩。

室字圩义冢，地一分四厘。国朝康熙五十七年，僧智远捐设。

南骸圩义冢，地共三亩九分三厘七毫。雍正十一年，里人贡生汪栋捐设。里人训术邹焕又募置辅德田十六亩，给大王庙住持，主出纳完赋收息，以备埋葬祭祀之费。

知字圩义冢，地一亩。乾隆三十四年大水，里人监生张廷勅捞棺千馀具，捐设此地以掩埋之。

北骸圩义冢，田六亩四分。乾隆三十九年，里人监生张廷勅、赵丕承等捐设，分男女二冢。后里人训导吴士坚复于其傍捐田二亩五分，以备掩埋。

北角圩义冢，地十二亩二厘七毫。道光三年大水，众善堂董事王廷臣、张大纶、孙鸿祖、赵筠等捐设，捞葬浮棺二千五百九十八具。

北角圩义冢，田地八亩六分五厘。道光三年，里人州同凌坛捐设，捞葬浮棺。

平望志卷四

寺观

殊胜教寺，在莺脰湖滨北岸。宋治平四年，僧如信开山。元丰七年重建，政和中奏赐今额。建炎三年毁，如信徒法昇闭关十五年，诵《金光明经》，日三百部，积五十万部，法昇诵经偈曰："吾诵《光明经》，自得三昧力。举起便周圆，何用高声觅。一日三百部，日轮犹未没。见者总生疑，吾心自坚实。"乃克再建。孙锐记。元时，有舍田者。无名氏记。明正统元年，僧宗式重建。吴镇记。嘉靖三十四年，毁于倭兵。万历二十八年，僧希復、守约重募建，太学生周应僖塑像庄严钜丽。沈琦记。时有舍田百亩。冯梦祯记。崇祯三年，僧巢松等修。国朝康熙八年，僧性炳修。三十九年，僧大木修，时日邻僧与大木俱舍田寺中。潘耒记。六十一年，僧古修等重修。乾隆八年，重修。四十七年，里人吴文燮等倡捐募修大殿，并修前殿等处。唐仲冕记，吴文燮记。嘉庆二十一年，重修。

宋·重建殊胜寺记：能仁氏以慈云覆大地，以法雨润众生，烛迷途于已迷，航苦海于胥溺，甚有功于人。报其功，必宏其教。祇园、鹫岭、台馆之制，由是兴焉。且夫绀殿崔峨，金容赫奕，天宫宝所化出尘寰，孰不曰人之愿力所致也？岂知佛之神力变化莫测，随感辄应。事会方来之时，佛若运其力，潜

驱隐率，俾人之愿力勇猛精进，无复退转，天顺人信而迄有成功，此平望殊胜寺所以建也。国朝治平四年丁未，有如信师来自云间，游憩兹地，瞻奇览异，澹然忘归。复梦神扶师而告之曰："此师之住地也。"寤而异之。居无何，乡之人亦若有感，诘朝请见，合辞献谋，谓："吾邑控三辅，郡十方，云水皆出此途。酷暑隆冬，无条椽锥地以驻足，道人出家者所当用心，师可已乎？"师听佥言，发宏愿，卜地湖东，创立精舍，延纳缁徒，规模仅就。元丰六年癸亥，被旨毁撤无额寺院。师所经营，荡无存焉，其址亦废为戎师讲武地矣。师志不遂，挑包欲行，稚耋挽留，不听。其去未逾月，诏许寺院已废者复存。元丰七年甲子，师请于绣衣朱公公，从师请迁于湖西之地。其地前控平湖，环若莺脰；后坐大溪，萦如龙尾。弁岭借翠屏之色，松江分霜练之光，天造地设，胜绝罕丽。当其地未属师，旛影常见于澄波之上，观者咸以为异。师获此地，如获至宝，越从卓锡，人辄运斤，轮奂一新，壮丽逾昔。师有弟子七，法昇、法安其尤也。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时国大臣取道南征，纵步至院，适遇昇师书《金光明经》，至"殊胜功德品"，一时投合，欣然洒翰，许以回京当奏以"殊胜"为寺额。未几召还，昇师两叩光范不遇，至于三叹曰："事不谐矣。"誓投汴水。一日，寓相国寺，大臣偶饭僧，遂获见。从容道旧，果践宿约，奏赐今额。法安继之，广率众缘，乃建大殿，绘七躯，山门、法堂始克周备。建炎三年己酉，虏骑纵横，烈焰纵焚，一夕焦土。师遂闭关十五年，阅《金光明经》五十万部，诵毕功圆。檀信翕至，富者施财，贫者助力，栋宇复立，丹垩重施，变煨烬为莲宫，易瓦砾为金地，继踵流传，式至今日。呜呼！机之不偶也甚矣，缘之难成也至矣。此寺肇于治平，废于元丰，复于元丰，焚于建炎，屡仆屡兴，益昌益大，信师之与弟子愿力可谓深固矣。至于神梦告符、空中旛影见像，迁胜地，锡佳名，谓非佛之神力有以使之，吾不信焉。古人云："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真不诬也。院自元丰甲子至咸淳七年辛未，一百九十五年，未有碑志以记其实。比丘净明爰念佛之神力、祖师愿力，能济于泽国，建此伽蓝，

俾我苾芻安享成烈。恐后之嗣法不用其力而毁废之，乃纂序颠末，勒于坚珉，揭于永鉴，百世之下庶几不陨其美。咸淳七年三月□日，乡贡进士孙锐记，朝散大夫、主管华州云台观方洪书，中散大夫、永嘉县开国、赐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高不俦篆额。

元·饭僧田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佛何言哉？传无穷而施罔极。佛之为教，与天地同其永，与日月并其明。天地有时否泰，随时全功，日月有时薄蚀，随时复明，吾佛之教亦如是矣。大元士马南来，乙亥冬杪驻师于吴。平望冲要处，夹塘室庐，荡为烽烬之场，独殊胜院据塘之傍，俨然独存，如鲁灵光殿。无何，将军驻师于院。越一年，劫数莫逃，亦罹丙丁之厄，独山门屹立，大士殿堂仅能自保。院之始末，旧有里人孙锐为文以记之。不幸玉石俱焚，院之徒众朝斯夕斯，念兹在兹，求毋坠上人之业，铢积黍累，撙节求化，聚毛成毡，积丝作绢，期以复还旧观。今廊庑粗备，使北燕蓟、南闽越挑云担月之士，午而膳，宵而憩，其至如归。昔所谓造僧寺而续如来之命，修桥梁而济行旅之人，以为第一等方便事。今远近向化，如水鉴形，如谷应声，不谋而同，沛然如江海之流，莫之能御。诚虑后之守成者，弗知夫创业兴复之劳，大负檀施心。睹斯文也，精思熟虑，砥节砺行，于是乎在。今将檀越舍到田土，镌于坚珉，庶几传于无穷而施罔极。而吾佛不言，而人自化，此宣尼所以有西方圣人之谓也。旧碑已毁，今院僧裒资易石而新之。土田顷亩刊于石阴，庶几阅岁月而有考，供粥饭而知自。规制复旧，轮奂益美，春透榴香，云生午甑，是碑因得以增重焉。无名氏记。

明·重建殊胜寺记：佛氏以慈爱为心，以形象设教。慈爱为心，故人悦而乐从；形象设教，故人睹而自化，此普天率土咸向慕而信之也。去吴江县治南五十里，有墟曰平望。宋治平年间，僧初创精舍，延纳缁流。政和年间，奏赐今额。厥后沿革之故可见者，有里人进士孙锐之记具存，兹不录。元氏以来，旧有殿宇卑陋偪窄，不足以动人敬信之心。国朝正统改元初，山之老宿

源翁、浹海有聿新之志。写其衣钵，授其法嗣吴山用中式公，俾经营之。用中遂退席而归，谋于众曰："凡大江南诸名刹，莫不创于前代，至今为盛。上自王公大臣洎百执事，下逮黎庶，靡不向风。禅林法窟，秘宇灵宫，废者起，缺者完，巍峨雄壮，缁侣所集，往往蒙休。而我殊胜丛林，当闽浙大藩，南北冲要之地，香灺灯光，相续不绝，而规模低狭，廊庑荒凉，自非吾党不惮寒暑，戮力尽心，其何能与众颉颃哉？"于是告诸豪宗右族，并割己之所有，复募众缘。越二年，乃徙旧殿宇于东，装圆通胜境一所。遂择材召匠，诹日庀工，仍于旧基重加甃石。首建大殿，高以尺计者七十有五，广袤称之，可谓远嚣烦而近亢爽者也。正统丁巳落成，中奉灵山一会，后塑大士三身，复肖阿罗汉、诸天神环侍其傍。若夫危檐广霤，崇阶邃宇，金碧丹垩，则炯烂盈目矣。东西廊庑，则吾徒谦逊堂任其事。方丈，则吾徒芳古林佐佑之。与凡庖湢库庾，皆井井可观。由是日与诸上善人，发宏愿以修净行。上以尊崇睿算，下以扶树教基，为后世无穷之计。爰识重建之由，俾某叙其岁月，用诏来者，庶几有考云。景泰五年甲戌正月，纂修书籍总裁儒士吴镇扬稽记，朝正大夫修正庶尹、广西按察使司致仕佥事三山郑观篆额，里人陈旻用文书丹，吴山住持、本山比丘宗式立石。

明·重兴敕建殊胜寺殿宇碑记：吴江平望殊胜寺者，首创于有宋治平丁未，落成于元丰甲子，而重建于皇明景泰甲戌。其地海陆会和，封疆跨蹑。北弥岩邑，里闬星罗；南控澄湖，波流云委。潮平岸迥，烟霞润日月之光；滩嶂涛惊，风雨挟雷霆之势。天与开兹泽国，地偏酿彼川灵。涤性攸宜，会心不远。开山信师祯符吉梦，影起神旛，乃建丛林，聿承佳号。螺宫映浪，连蛟室于岷江；鱼梵迎风，震蜃楼于渤海。屏罗列嶅嵬峨，持清静之身；虹亘长堤坦易，辟慈悲之路。尔其帆樯之所凑集，艑舶之所回旋，晓甸榔鸣，合霜钟而赴节；宵汀渔唱，随飚铎以宣音。云霭上方，摇飐初华。霁景月高，远渚纷披。返照晴辉，皆可藻雪神襟，清疏视听。倾三吴而称隽，环四序以标奇者

也。夫何魔孽犹缠，妖氛倏儆，永劫厄于罗睺，法守荡于祈尼。插汉虹梁，类空中之阿閟；凌波鹢舫，怆云表之浮图。像貌既已陵夷，僧徒亦从凋落。漫言业火，孰树宗风。有住山禅师二人復公、约公，道行俱淳，理怀并邃。腾烛龙于慧炬，俯鉴重昏；奏鸣凤于天歌，下清群籁。爰及无方之智，未遗有相之能。乡望磁州别驾王君，萧条江海之情，磊落冰霜之操。排四门而独往，攀十地以遐征。遂探通途，直趋觉海。与二师阐扬法教，商榷因缘。悲慧日之向沦，冀弥天于再造。特申重愿，言缉宏图。值前邑侯后观风御史雍丘徐公、邑侯黄冈孙公，并莅名区，式临胜会。是二公者，早膺清贵，宠践崇轩，嘉猷迥发于天朝，善政果行于期月。修菩萨行，则仰之弥高；见宰官身，则诲人不倦。思广西来之微旨，用赞南暨之神功。转正法轮，作大檀越于是。僧众德遐、德平、宗衍等，澄什随肩于岭右，林远结辙于江东。共启灵模，载拓遗址。乃复公津梁告阕，先证真常，而约公山簣维勤，益坚誓愿。寸鸠铢累，手拮口瘏。虽鸠构非不日之功，若门庑，若桥道，尚须次第。而象设系十方之仰，若丹臒，若庄严，业耸瞻观。复树文闺，俯临电宇；重楹画栋，坐出烟霄。绀殿晨融，若对流霞之阙；朱甍夕朗，似游明月之宫。辉煌色界仙都，璀璨世间净土。端严八十二，再睹如来之法容；林总亿万千，重履阿兰之香境。解忧驻锡，彬彬白版蒲团；演法传灯，的的黄花翠竹。信足济慈航于将坠，拭佛镜于常明者矣。不佞琦，吾生未了，彼岸方赊，远谢元琳之舍宅皈依，近愧摩诘之阖门持诵。千秋赫奕，宜传江令之词；一片崚嶒，敢效寒陵之颂。道之存矣，文在兹乎，聊托楮毫，用识梗概云尔。徐公讳元，万历庚辰进士。孙公讳大壮，万历乙未进士。王君名忠，復师名希復，约师名守约。而不佞琦，则徐公门下士、孙公同年生也。礼部郎中沈琦记。

明·饭僧田记：佛言："一切功德，饭十方僧功德第一。"盖以十方僧能续诸佛慧命故也。今之僧，非古之僧矣。而十方圣贤出没于大悲海中，现顺现逆，岂可以凡情测量乎哉？但法衰福薄之世，众生视一米一粟与头目脑髓

等，而市鱼肉悦妻子，买田宅娱倡优，则相劝为之。其颠倒如此，宁恤夫为法忘躯之士流离道路耶？善男子某某等，兴大慈悲，捐自受用置田百亩，舍殊胜寺，岁取其息，饭十方僧。寺在平望镇，苏秀之交，十方僧往来之中路也。某某等业已请于官，给帖二，一付某等，一付住僧。为世守计，而因僧仁广告真实居士，乞文记其事，以欣十方之同是愿者。居士方点笔，时萧山来斯行从旁鼓赞，而为之颂曰："众僧剃头，即名佛子。吃饭受供，不识佛字。腹饱则行，腹饥则住。檀越脂膏，岂是容易。一粒不消，便堕阿鼻。南无佛陀，愿力所至。不吝身体，供诸一切。我不见佛，何食佛体？佛亦在水，佛亦在米。殊胜之田，供佛无数。一佛二佛，以至万亿。食我佛粮，证第一义。"尔时，居士闻是颂已，重宣前义，而说偈言：一切功德，饭僧第一。续佛慧灯，便无穷极。莫谓今僧，薄劣可忽。大悲海中，圣贤出没。现顺现逆，凡情莫测。惜哉众生，颠倒慳啬。与脑髓等，一米一麦。惟市鱼肉，而贪酒色。法流饥饿，恬不知恤。以此轮回，无有了日。惟善男子，作大饶益。施田百亩，节身口食。岁取其租，饭僧不息。苏秀之交，平望古驿。寺曰殊胜，功德所集。给帖立户，世守勿失。记其事者，居士真实。萧山来生，助我点笔。踊跃作颂，同勒诸石。以上功德，诸佛能悉。冯梦祯记。

国朝·舍田记：余生平多空门友，而日邻师最旧爱。其天怀坦率，落落自可，不为苟同，晤语未尝不移日也。师乃娄东张受先先生之侄。既受室，为诸生，忽弃家学道，遍参尊宿，在大觉国师门下最久。大觉辞世，不屑受人牢笼，隐我邑之蒹葭庵。单丁枯坐而目空诸方，多所贬削。间谈艺文，亦时破的素明青乌家言。穷交子弟不能葬者，辄为卜地，既不受酬，或反有所助。晚无定居，时寓殊胜。终于永乐，有偈"辞世自作，封龛人塔"语，属归骨于道峰。将钵资百金，置运字圩田拾亩，遗命归殊胜大殿。以《大智度轮》一部贻余，托识数言，垂诸永久。余观世之秉白拂坐匡床，其识见品格有不及日师者。惟师气刚骨劲，不肯随俗委靡，故宁不出而隐。临化时洒然脱去，遗制

井井，非有所得者不能。遗产不归族眷，而归名蓝，尤为卓识。夫世相无常，良田美宅不旋踵而屡易其主，惟法产为可久，檀施为不磨。殊胜大殿得此数亩，则三期佛事圆满。敦请耆老硕德设放焰口，使大地饥虚均沾福泽也。即使他产有变，而此田必无移动，日师功德，当与斯刹同不朽矣。又东南房大木师亦舍常熟圩田三亩零于大殿，以作公用，视贻诸徒孙者度越百倍，其殆见贤思齐者欤？后之人效二师之舍施，则禅林之兴正未艾也。是为记。康熙丙戌孟冬月，止止居士潘耒撰。

重建殊胜教寺大殿记：古之教民者，儒而已矣。自佛者创为象教，而寺院之建殆遍天下。梵王之殿，上拟王居，虽一乡一村，必有丛林兰若巍焕其间。而我儒仅一邑立一学焉，何其教之广狭若是欤？盖儒者之教，凡衣冠子弟，幼则有父兄之督率，长则有师友之提撕，又能入学校以仰慕先圣先贤之遗范。即或有不帅教者，未必大背乎伦常也。若夫穷乡僻壤之愚夫愚妇，既无父兄之督率，师友之提撕，又不能入学校以仰慕先圣先贤之遗范，苟非有象教一法，广设寺院以耸动之，其不善者必至流于悖乱也。平望殊胜教寺创自宋治平中，殿宇宏敞，环殿列僧房八，僧徒以数十计。历元、明至今七百年来，屡有兴废。溯自乾隆丙申后，日渐倾颓，于是八房僧众特发宏愿，募化重新。持诵经忏，以报十方。里中诸绅士皆各捐资为倡，自是善男子善女人之施舍，日凡数十百辈。如是三年，积钱数千缗，乃撤旧殿而新之。而三大士则丈六金身也，十八阿罗汉则庄严有象也。且以馀钱葺其前殿，而四大王亦辉煌金碧也。瞻仰之间，如入化宫，如登金阙，轮奂壮丽，顿还旧观，洵乎阿兰之香境，尘世之秖园也。余尝论儒者之教，孝弟忠信而已，诗书礼乐而已，未有奇闻壮观也。然使执愚夫妇而教之以孝悌，进之以诗书，必有讶为迂阔者。惟佛者以福田利益、天堂地狱之说，欣悚于其际，则虽极不良之人，见金刚之怒目，未有不化暴戾为慈悲者；见菩萨之低眉，未有不转疾妒为欢喜者；见创修寺院，崇饰佛相，未有不破悭吝为慷慨者。夫能化暴戾为慈悲，

转疾妒为欢喜，破悭吝为慷慨，佛之为佛，当必有神通广大，潜移默运，以悦服乎愚夫愚妇之心。而吾儒顾欲以孤撑之力，觝排而攘斥之，夫固有所不必矣。工既告竣，里中翁子海琛识其始末，请余作文记之。余深嘉夫众僧之宏愿，绅士之倡捐，善男子善女人之施舍，以成此盛举也，敢以不文辞而不识其岁月耶？是役也，创始于壬寅八月，落成于甲辰四月。属余记者，越十年，甲寅七月三日也。善化唐仲冕记。又记：《增一阿含经》云："世尊说四梵福，若能补理故寺，是为二梵之福。"诚以僧迦水滨，波斯创兹禅地；醍醐山顶，含那肇其梵域，将使历劫胜因，净界无亏，法身常住，则成就功德，仰藉庄严。虽一方古刹，非若金地珠林，特标壮丽。而恢宏象教，即故为新，亦有有基勿弃，有举莫废之义焉。吾镇殊胜教寺，始于有宋治平四年，历元丰、建炎，以逮元明，徙筑重建，载废载复，前人之述备矣。国朝康熙年间，屡加葺治。迄今岁月寖久，风雨漂摇，大殿、栋宇、象设陊剥日甚。过者周览咨嗟，虑其因循修举，倾圮不支，无以饬瞻礼而敦信向也。文燮生长兹土，载考往牒，追惟开山古德，神梦感通，宝旛示现，师仰慧觉，勿替前规，则赓续补缉，程功虽钜，又何可以已哉？爰偕里人管鸿、凌树本等协同释侣，各以愿力设局募修。时和年丰，人乐檀施，缁至而辐凑。于是鸠工庀材，诹吉从事。经始辛丑，越二年，癸卯落成，都计白金七千缗有奇。凡梁桷瓴甋、砖填设色之类，无侈初制，焕若改观，缁俗瞻仰，莫不欢喜赞叹，以为此寺四墉而外，民居鳞次，市廛栉比，晨钟夕梵，时时启牖庸愚，激发其斋心向善之诚。今之询谋佥同，乐观厥成，亦固其所。虽然，缓急者，人之情也；赢绌者，物之力也。成毁兴废，适然而然者，则惟其时为之也。兵燹扰攘之际，民间阖庐骊畎，所以为保聚衣食计者且荡为丘墟，芜秽不治。及其乂安无事，民物雍熙，虽非情所甚急，力所甚赢[赢]，亦不烦期会，鼓舞集事，此其故可深长思矣。方今圣天子，群生在宥，湛恩汪涉，与吾民休养生息，百有馀年，即一乡一井无不推此。康乐和亲，以修举废坠于阖庐骊畎之外，则睹兹绀殿聿新，金容永妥，岁时和会，相

与宣扬梵筴，顶祝圣寿，于是乎在。岂徒崇奉莲宇，沾沾福田利益之说哉？乾隆四十九年三月，里人吴文燮撰。嘉庆十一年十月，敕授修职郎、处州府学训导、乌程温纯书，乡进士、江阴县学训导、里人吴士坚立石。

孙锐·殊胜院柬悟霄禅师：百年萧寺古云间，五夜焚修昼掩关。雪岭衣传方丈室，虎丘石点可中山。天开罨画成仙境，地接琉璃映佛颜。我亦挂冠为弟子，同参肯许是耕闲。**杨岚·殊胜寺访僧：**湖边古寺寺边僧，日夕相看罢不能。惟与东林玉峰老，一尊闲向小楼凭。○莺脰湖边水正清，爱他兰若日空明。年来两度寻僧去，茗椀香炉亦有情。**皇甫汸·殊胜寺留别：**野寺随林建，幽扉水上开。上方今夜月，千里故乡台。酒为闻鸡散，帆应逐雁回。佳期迷后会，含意问如来。**又·赠吴医隐殊胜寺：**闻尔禅房结隐居，斋心终日对真如。长明万叶青莲火，为照窗前五色书。○宛转金河接上池，祇园亦有杏花枝。门前自施迷方药，何用长安市里知。**殳丹生·殊胜寺：**湖边殊胜寺，风景自然殊。近寺云千顷，看山水一区。人家当驿路，烟火簇桑榆。向夕波光动，应怜神女珠。**陆崖：**莺脰湖边寺，无惭殊胜名。面吞苕霅水，背控阖闾城。远近分村落，东西辨驿程。平波台更好，涛响和钟声。**释性炳·两殿倾危感而赋此：**暖雨寒风日易徂，百年胜事叹蹉跎。已知一木难支敝，须藉秖园称远图。湿渍残垣生熠燿，声倾败瓦下鼯鼠。几回梦想肠如结，轮奂何时映绿湖。**僧普闻·雨中殿前闻蛙鸣：**阴阴夏雨浸丹墀，正是蛙鸣适意时。人耳宛然成鼓吹，忘情何必问公私。偶来宝地宜无虑，傥遇渔郎恐亦危。为语贪残当此世，只应缄口放生池。

其为房者八：东曰化城，西曰潮音，东南曰圆通，西南曰碧云，西北曰含云，东北曰北山，方丈曰瑞芝，北曰松月。**周用·潮音堂：**片月开慧心，孤云度清影。老宿怀妙观，山中有真境。**王叔承·含云房幻巢阁：**好事得旻公，禅栖野色中。湖浮莺脰碧，楼幻鹤巢空。竹叶杯能供，莲花社可通。归帆期晚泊，烟雨佛镫红。**庄元臣·题化城**

房璧：烟市千家簇簇，云涛万倾[顷]茫茫。远树遥天齐碧，疏星渔火争光。○落月暗淘黑浪，孤帆远送白鸥。萍叶芦花十里，钟声佛火千秋。**王忠·空明阁**：携我盈尊酒，眺君湖上楼。水清寒藻出，天阔野云流。僧舍依林静，人烟夹岸稠。傍涯镫数点，十里见渔舟。**陈继儒·照公帆影阁**：此地诗僧在，林扉尽日闲。夕阳鸥背外，秋色树声间。竹密疑无路，钟声如在山。不因帆影过，谁道水西湾。**殳丹生·题英上人空明阁**：古寺名殊胜，门临莺脰湖。往来成陆海，坐卧见冰壶。浩荡鱼龙舞，苍茫雁鹜呼。更将高阁倚，千里一平芜。**又·同徐璞宿空明阁**：高阁三秋水，扁舟二老人。登临知不厌，羁旅自相亲。月照芙蓉渚，潮通杨柳津。几番携樸被，住此独逡巡。**又·莺湖春雨坐空明阁有怀徐璞**：湖边高阁放春晴，细雨香飘绕化城。尽日凭栏来独坐，有时把酒得同倾。花飞水面银鱼小，风急帘前燕子轻。向晚迷离堪极目，烟波无际倍含情。**马天闲·化成[城]房钓青阁饮月**：一阁殊疏畅，回风入暮栏。开尊云影碧，坐啸魄光寒。笠泽青峰杳，莺湖白水宽。举头试长望，不隔此檐端。**僧元昂·空明阁**：放眼湖光曲槛前，窗明犹傍绿阴边。长空云涌千家月，远浦帆飞百里船。贝叶静翻临佛火，诗篇夜读照藜烟。何当风木伤心处，一榻依然那忍眠。

圆通禅院，即圆通房，在殊胜寺左。明正统三年，僧宗式撤寺旧殿建于此，名圆通胜境。又有莺湖竹所，徐一夔记。万历乙巳，僧宗衍重建。崇祯己巳，僧海讷开建期场，自成一院，中有禅寂斋、荻崖书舍。今仍归殊胜寺。

莺湖竹所记：具区之水，浸淫滥漫，势就杀而后墟聚出焉。昔予过其处，望见树木蔽亏，室庐阴映，心尝悦之，未暇即陆以领其胜。秀之招提寺住持行公，吴江产也。一日为余言，出州门而西，水行四十里至莺湖，水清驶而远其上，有胜境焉。有式上人性雅嗜竹，环居植竹千竿，上干清霄，与云气合；中林昼阴，至者莫不恋嫪。州境之胜，莫逾是矣，因号曰竹所。会行公亦为

上人请记，遂诘之曰："植物之清修，固莫如竹。不遇时之士，退处荒闲，寂寞之表，或藉以怡情适意。上人佛之徒，究竟实迹，将举世相而空之，奚竹之好哉？"行公曰："我法初不离相，苟我灵明者不昧，视一切相皆一切法。故雨之晨，竹之色，跃跃然人皆以为色也，我则以为非色。风之夕，竹之声，泠泠然人皆以为声也，我则以为非声。即色非色，即声非声，竹与我何有？上人历参名师硕德，以参教观之妙。深居修竹之下，将以证所修习，夫岂物于物哉？"予谢之曰："元哉言也。为释氏好，固异于人哉，予则未之知也。"顾时艰虞，未克竟造竹所，叩上人之所得，笔其说以为之记。至正丙午七月，始丰徐一夔书。**张世昌**：林下高人勤种竹，万竿苍翠蔚成阴。生憎秾冶矜时态，独爱清虚养道心。三迳烟飞晴冉冉，四檐风雨夜沉沉。何时拄杖敲门去，净拭琅玕写醉吟。**陈樗老**：上人卓锡湖边寺，万竹丛深绝四邻。春水雨添莺脰绿，晴稍烟袅凤毛新。卷中佳句看前辈，石上清阴蔽俗尘。仿佛已公留客处，还寻支许赋诗频。**僧净行**：曾过竹所记幽寻，莺脰湖边玉一林。千亩同阴风月富，三江积翠水云深。或经春雨观龙化，时得朝阳听凤吟。此地居僧上清节，最能留客洗烦襟。

通济禅院，俗呼斋僧堂。周十二亩，在莺脰湖滨。明万历十七年，僧维端 号碧潭 建，当湖陆冢宰光祖题额。里人张明广、王真觉募置田百亩。王孝记，冯梦祯记。冯碑失。万历四十二年，绅耆复置田二百馀亩。沈珣记。徐崧曰："此碑文与王江泾寿生庵记雷同。"天启中，僧维端重建。国朝顺治初，僧心融 号懒愚。建大悲坛。康熙二十二年，僧密中建客堂，重建殿宇。自天启中至康熙初，绅耆共置田二百馀亩。吴翻记。康熙四十年，僧牧庵、法嗣智远重建禅堂，修理斋厨、两庑，并修岊塘道路。雍正十二年，住持闻徙、监院实悟、实彻创建药师宝阁。道光元年，住持悟彻偕里人重建大

悲殿。七年，又修云水堂。**明·新建饭僧斋堂记：**平望当吴越往来之冲，四方缁流经斯地者络绎不绝。于近年遇饥馑之岁，风雪之朝，乞食无门，投宿无所，往往流离道路，甚至遂作饿莩者。于是吴兴浮屠氏维端，及里中善男子张明广等发大慈悲，募化共田三百亩，岁收其息，饭十方僧。创造斋堂三所，一在平望，一在嘉兴，一在皂林。既乞当代钜公立田碑，作募疏，详哉其言之矣。其斋在平望者，以余为里中人，遂介余为方外友。复上人属为文以记，余何敢以不文辞？余惟佛言“一切功德，饭十方僧功德第一”，窃尝疑之。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以了悟为功，见性为德。供佛、饭僧种种上天有漏之因，何名功德第一？及闻教典云“十方贤圣出没大悲海中，现顺现逆，不可凡情测量”，乃知饭僧功德与饭佛等。尝观国家厚禄养士，其间纡朱拖紫之流，岂尽公尔忘私，能为国捍患难、福苍生者哉？然间有一二能为国捍患难、福苍生者出于其间，则凡大烹之典，匪颁之式，俱不得为虚费，何者？推恩于众，而收效于独，国家养士之报，大较若此矣。余往参缁侣，岂敢谓尽皆真参实悟，为法忘躯之士？然间有一二能若此者出于其间，则续佛慧命，端赖斯人。即使尽大地化作珍宝供养，奚足酬其功德哉？此诸善信捐资饭僧之意，所由来深远也。余尝奉使历齐、鲁、燕、赵、周、秦之墟，传飧传舍，有弗以时给者。即以时给，有若束于方法不得已而应其求者。今披缁削发之流，不绾寸符，不衔尺一，诸善信亦非奉有敕命。纡朱拖紫之流，而概以买田构室，施恩不报之人。此岂所以结胜因、资冥福哉？良以佛性人人本来具足，偶触善缘，即兴慈运悲，欣然乐为而不能已。夫欣然乐为之心，是真实之心，以此心饲虎救鸽，尚可成佛道，况今之缁流道侣号称吾佛弟子者哉？以此心供一比丘，有益无损，况其间不无真参实悟，续佛慧命者，受我供奉哉？其为功德第一，何疑也？呜呼！使诸善信捐此取助饭僧，真实一念，勇猛精进，尽可悉证菩提。使诸比丘鉴此善信，最初真实，实念思勺水粒米亦难消受。以祈报佛深恩，便可悉登觉位。若曰

藉以结胜因，祈冥福，此但人天有漏之业，如影随形。虽有非实，何名第一功德，岂余所以记斯堂之意哉？堂之前为观音殿，后为堂若干楹。地在室字圩之南，去殊胜禅寺西九十步。经始于万历壬辰十一月初十日，落成于癸巳七月十二日。悉记之石，垂永久云。赐进士第、修职郎、行人司行人、里人王孝撰，赐进士出身、文林郎、九江府推官、嘉禾李日华篆额，赐进士出身、工部都水司观政、槜李乐和声书。

明·续置饭僧田记：我邑之为镇，独平望为东走禾、西走苕者之所必经。云水之流有欲近寻两目三竺，远礼普陀、天台诸胜境者，每恐肩无所暂息，钵无所从乞。万历己丑，有善信张明广、王真觉与禅客维端、维福首创胜缘，构一庵于殊胜寺之西，榜曰通济，以为行脚者授餐之所。圆顶方袍，听斋钟而至者，趾日相错，虽指囷而施，亦苦不继，于是共谋置恒产以给岁费。先后诸外护，若平湖则冢宰陆公光祖，乌程则祭酒朱公国桢，秀水则宪副包公桱芳、公之子孝廉世傑、孙湘潭令鸿逵孝廉诸君大猷，我邑则封工部沈公令模、子水部正宗，中丞沈公季文及仲子孝廉锳，刺史陈公良模，武康令周君宗建，余兄佥宪瓒，宪副珑，暨不佞珣，以及诸现居士，身修优婆塞之业者，捐资矢力，共置田二顷五十亩有奇，岁收子粒以供香积主者。禅僧智公规范清整，誓愿宏深，粒米寸薪，不昧因果。云水之流，至者如归，庵虽小刹，俨然成一丛林矣。惟是有田则有役，而以饭僧之田应公家之役，其不便未易缕指，试举其概。则田之所入，悉充锡飞杯渡者之朝爨夕飧，而俾主者一人受事县门，一不便也。凡作十方粥饭，主人者类皆力行四等六度之耆德，而俾携杖拥衲奔走俗务，二不便也。且主者又皆云行鸟飞，东西南北去住自由之人，而困以世法，则彼有拂袖去耳，三不便也。况主者更皆邑里檀信，所为具瓣香、虚函文以礼致之者，而欲其往役，岂所以明崇异乎？四不便也。有是数端，故前富顺刘侯、慈溪冯侯当编差时，皆为豁免。今正将合请于邑侯，立为定则，永蠲其役。而会景陵魏侯以慧业文人，现宰官身，行菩萨行，岂弟之恩覃于封

内，而因以渐被于方外。尝缘公务至平望，弭节斯庵，随因主僧及诸外护之请，慨然许免其应役，且为给帖以垂后。于是瓶锡所集，无待乞食舍卫之城，借饭众香之国，而人尽安然得饱。禅悦之味，皆不啻侯之捐廪倾粟以济之矣。主僧暨众法侣，谓是事不可不勒之于石，乃远征余文以为记。余虽不敢饰华词以侈贞珉，特为著置田之由，表免役之利，昭示十方，远揭来禩，且使后之继魏侯而为邦君者，亦有所览观焉。资生无畏于法施，共维于永永，即鄙言亦幸无贻辱于福田矣。万历乙卯孟冬，山东道监察御史沈珣记。

国朝·饭僧田记：我邑平川一区，为苕、禾两郡之邮道，吴越往来者所必经。则夫南能北秀求宗问道之徒，杯渡锡飞结辙肩随之侣，至于斯也，叩香积而无从，投蒲团而无地，栖皇大千，缁侣同悯。于是湖澄莺脰，台霁平波，相福地于临川，叩伽蓝而卜址。善信张明广、王真觉、僧维端、维福共为薙草崇基，开林表刹，佛殿僧寮，俄然巍焕，以待十方贤圣之所憩息。诚哉五衍之轪，拯溺逝川之真境也，因额其庵曰通济。嗣是圆津初枻，宝筏无迷，法侣胜游，于焉向集。资粮无储，盏饭是藉，而风雨之交，饔飧或乏。张、王两居士复募置恒产百亩，岁收以资饭僧。告县给帖，俾僧端世守，请槜李冯太史为文勒石，事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法盛时，奔走禅衲、信宿挂褡者众，担石不足以充一饱。先后法护，禾中陆太宰光祖、朱太傅国桢，邑则沈中丞季文、武康令周宗建、沈佥宪瓒等，各同其子弟暨上庠里耆，捐置斋田二百亩，通前三百二十亩，复请之县令魏公士前给帖，以免其田之役。又请沈侍御珣为之勒石，详善信爵里姓名于文，事在万历四十二年。自是厥后，历光、熹、怀三朝，迄今皇帝御极之十有四年，历已一周甲子。绅士先后捐置，为数复二百亩有奇，通前为五百三十亩。疆理既广，岁收亦盈，量人为出，无虞匮乏。前住持僧明夏短于才略，积成凋敝，逋负孔多，前后檀护功德几置乌有。而院之金碧辉煌，竟颓置不收拾，厨无束薪斗粮之储，云水遂失如归之望。由是王真觉之孙含辉不忍坐视，乃斥厥僧。我邑封大夫金公世濂、世渼佥云："灾祲荐臻，军兴

孔亟，时当废坠之秋，凡百补苴，需金大块。创造于承平之日易为力，修复于多事之时难为功。非贞节苦心如云栖圣翁老法师者，不足以胜斯任。”遂偕翻同舍弟佥宪之纪，并诸绅士等，以礼请翁偕令嗣密公来住此庵，维新旧业，时则康熙十有四年之闰五月也。尘突未黔，禅堂履满，未沾五百三十亩之一粒。而旧税新征，一时并急，输将稍懈，鞭笞之费过其武矣。而二师殚厥心以给支求，家师之克艰克勤于斯者，宜其速赴壑林而示寂也。庚申之劫，师既不免，今密公法师以绅士之请，继主斯席。持其愿力，行以真实苦行，恒升坐说法已。复亲拮据，时不遑处，而撙节爱养，尤无不善。不数年，而其师之因公致累，实繁私负，释其八九。又不视斯庵如传舍，而百坠修举，堂构依然，此王简栖所以归美，僧勒昙珍也。又有众姓置田五十亩，捐之常住，通前共五百八十亩有零。《晋纪》以司马懿能支孔明节制之师，而边鄙无亏，为晋肇基之始。今二师之父子勤劳若此，而复能相继廓其东南，难矣。师将刻斋田捐募姓名与田之坵圩，并勒于石，以志不朽，则数十年诸善人物化者过半，使其功德长获炳耀耳目者，赖是举矣。而沈侍御珣从孙高陵令永令偕翻，尤重师之美意，乐为倡首，且以事足传，遂序其始末如此。康熙二十九年岁次庚午孟冬朔有三日，赐进士出身、前知湖广汉阳府汉川县事、历知广东琼州府澄迈县、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事、邑人吴麒撰，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邑人潘耒篆额，通济住持云栖五世教观沙河川成伊同嗣法门人等信书丹立石。

僧海湛·宿通济庵：深院云常护，窗虚生夜凉。秋光团讲座，竹影照绳床。雨歇钟声杳，风生莲叶香。明朝归兴促，不及引支郎。**徐崧：**明末，乳峰澡禅师住持，顺治初退院。是日，拜辞堂中诸佛，击磬者三，自白曰：“某自进院以来，如有一毫欺者，生遭王法，死入地狱。”孑身而出，殊胜西房焕若屡为余言之。余有诗曰：飘然一笠别丛林，击磬从教说有心。自省住持能不负，旁观莫谓少知音。**吴震先·送祖宪禅师：**主席平川上，三年倍苦辛。维持经废后，曲体浪游人。遭际禾田薄，偏逢朔马频。送君离此地，转盼欲伤

神。**僧性炳·通济法华期解制**：收拾瓢囊出化城，迢迢前路已分明。麦花香远风初暖，药木阴重雨乍晴。稳坐春风曾割席，漫移箬笠本如萍。应知聚散原无定，忍向湖干怅远行。**文觉禅师·喜震泽邑侯邓公过访不值赋赠**：秋风一棹泊僧庐，剧欲谈元两度虚。父老相从说贤令，不胜南望挂帆馀。

清真道院，即真武祠，一名元天宫，在殊胜寺西。宋建炎四年，里人陈省元建。明洪武十年，天师张宇初题今额。正统十年，县丞侯贵重建。景泰五年，里人费文进修，赵兰立碑。今不存。嘉靖二十六年毁，二十八年浙人童儒重建。钱用商记。三十七年，烂溪致仕知府周款江等酾银为完税费。吴涵记。万历十八年，巫言真武欲广其宫殿，有龟蛇自出之异，于是远近奔走，殿宇加崇，又筑堤于湖中，建灵官庙于上。时堪舆家以为来龙壅遏，不利居民。然事成于愚夫妇，竟不可止。国朝康熙四十年，道士黄鹤鸣修，又增建三元殿。乾隆二年，道士沈仙期修，又重建灵官殿。五十二年，大殿毁，道士巴纯一募建。吴士坚记。

重建清真道院记：成祖文皇帝践阼之初，首以明道术、敦教化为务，而典礼章程，一皆尽举。自郊庙以下，神之当祀者咸秩而祀之，盖格人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故也。独于真武之神，尤竭其材力建庙宇，崇祀不与他类。溯其时，大统虽集，群雄未殄，据土怙恶，以逞雄骜之气，未即帖服者，实繁有徒。帝乃亲自出剿灭，不用交兵而贼势溃散，人心慑然，天下平定。此固圣人神武不杀之威所致，而真武默相之功居多。商幼历陕西及近至京邑，几名山要地，皆立庙祀之。据所见如此，天下可知矣。吴江之镇曰平望，逶迤湖有八景之胜。自宋立清真道院奉祀真武，与殊胜寺相并。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以不戒之故，日中辄火。有浙人童儒于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发心行募起造，并出金数百金，历八年落成，名元天宫。随铸文曲、武曲铜像二尊，且纠

本邑赵文义等各捐己资，择置大育圩义田一十八亩，为圣降费。一方之人，虔诚供奉，岁月靡懈。频年以来，倭寇为害，所过无不残煨，而此宫独存。然宫之存犹不足异，吴江为南北要冲，东寇横行于苏松江湖地方，吴江必受其害。幸蒙大巡周公如斗、兵宪任公环率邑侯杨公芷奉命徂征，举人周大章参赞其内，于是励兵平望，相拒数次，彼皆南北望而不能越。既而倭众突人，意欲挠害境上。忽天雨夺魄，任所斩获，靡有孑遗。嗣后数犯竟不得志，而此则尺兵寸铁，一无所损。其成功若是，皆德在人心，布于传颂，难以殚述。或以为吴江据险之故，则彼之所行未必无险也。盖皇明气运适当隆盛之时，而真武之灵与天心相为感应，是潜孚默佑于其间，而诸臣协力前驱，贼氛望风丧败，若非出于兵力之所及。不然，则寇乱已非一处，何独至此而辄溃耶？是真武之灵不特保障一方，而江南以来无复受害，皆得享其乂安之泽。则不惟功在朝廷者甚宏，其有德于斯民者亦不浅。《记》曰："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吴民之受灾患何如，而捍御若是。其阴骘神功较之劳定国而捍大患者，有甚焉矣。由今验古，于是益信，而世之奉祀不衰也亦宜。钱用商记。

存留清真道院记：平望四通八达，名曰钜镇，且居民稠密，市廛辐凑，鱼米充盈，甲称松陵。镇有清真道院，唐元真子乐居于此，因以是名。两浙守巡之饯迎，三府公移之委勘，吴越帆樯之要会，骚人墨客之道经，必于此少憩，或览胜寻幽，为一行窝，是亦胜概也。烂溪致仕知府周款江等以院旧有田为香灯费，今乃不忍废前功，醵银若干以完官税，存祠址，留庙貌，为一镇观瞻。岁时伏腊，雨旸疾病，祈祷辄有灵应，以庇斯境，是地神而胜也。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平望一镇，藉神贶以胜之，不可谓斯理之无也。昔郑子产不忍除庙，曰"礼无毁人以自存"。狄梁公虽毁淫祠，尚存伍员庙。况真武元灵翊运奉天征讨，佑辅国朝，宏济大矣，于吾民荫庇厚矣。伏睹成祖登极时，爰记功宗报秩，敕建太和诸宫，极一时壮丽。今我

苏人连樯结舸，望名山进香独盛，民心仰戴若是。涵生今之世，为今之民，兹因道士沈元辅之请，守望之义不能辞。敬以是说复之莅兹土者，当念国朝钦崇之意，士民肃将之诚，山川风物之胜，不鼓于爱憎而胥动浮言，斯境受惠多矣，则百姓里居不有所感仰也夫。嘉靖戊午季夏，吴涵记。

国朝·元天宫重建正殿碑记：岿然面莺湖而为佛刹、仙宫者有二焉，曰殊胜教寺，曰元天宫。案邑志，宫创于宋建炎中，视寺建置差后，规制亦杀。初名清真道院，洪武间，真人张宇初改题今额。自是而圮而建而修，其岁月无考。迨毁于嘉靖二十六年，浙人童君儒等倡助重建，易铜像，设义田，则里人钱孝廉用商志石之文，其事详矣。夫以一隅之地，一宫之立，经数百年兴废之变，而谋之惟恐不及，且踵事而益增，岂真武神灵参造化、亘古今，祠宇遍天下名山、都会间者，区区在一方之崇奉乎？亦将以福善祸淫之理，正人心，厚风俗，与圣贤教人之道，国家治民之政相辅而行焉，则是宫之建于吾土，又乌可已也？岁在壬寅，譟出告灾，正殿毁。当是时，里人方更新殊胜寺，草创未就。父老子弟奔走聚谋，惧庙貌不复，无以妥神明、严对越也。而又虑并力合作无备者之犹拾沈也，乃收合馀烬，卜日庀材，衍衍施施，输将麇至。经始于乙巳，阅三年丁未，而告成事。凡栋楹、瓴甋、丹臒、像设、几筵之属，都计白金三千缗有奇。工既讫功，住持黄冠巴纯一来告曰：《礼》有"举莫废事，无征不信"，且故碑铄于郁攸，无以垂示。愿志颠末，伐石以诒来者。予惟先王教民美报之义，自名山大川，下至坊庸郵表畷，与夫马蚕猫虎之灵，苟利于民，咸在祀典。况真武之驱除寇患，默佑潜孚，如故碑所记赫赫明明者乎？抑闻之曾子固有言曰："尽己之智以听于人，尽人之智以听于神。"其叩之无端，测之甚难，而尊而信之者皆圣人之法也。吾里人士俱晓然于福善祸淫之理，人心以正，风俗以厚。而后瞻庙貌致明禋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何有于土木丹垩之侈观美也哉？乾隆五十有四年岁次己酉季春之月，里人吴士坚记，顾涛书。**孙锐送汪炼师还山：**君为物外友，话乃世中情。采药知心苦，烧丹

代舌耕。赤松曾不老，白石已逃名。出岫云无意，飞来梦欲惊。

古观音堂，在太通桥西堍。相传其石像浮至此，乃建。

青莲庵，在璧字圩。

西观音堂，在璧字圩。国朝雍正六年，尼明亮募建。

万寿庵，在虚字圩。俗呼王家圣堂，以地基舍自王氏也。国朝康熙中，僧嵩三建寮房、厨房。嘉庆九年，里人范瑞麟募修。

守老庵，一名积善庵，俗呼栲栳庵，在虚字圩。初建无考，国朝雍正中尼□□重建。

雨珠庵，在虚字圩。国朝康熙中，尼云林募建大悲阁。乾隆十四年，尼青林重建正殿。**净德碑记：**雨珠庵创自弘光朝。天启甲子，原名青莲庵，供养大士像，乃里民陈计安始为檀越。迨弘光乙酉罹兵燹，已成砾土。顺治戊子，计安同诸善人捐资重建前殿，延比丘尼云林为熏修宝所，十方鉴其严净而敬信之。辛丑，云林遂矢心殚力，恢宏胜业，募建大悲阁。而殿后西北隅地，昔属陈氏旧址，其子子晌能继其父之志，悉舍为兰若地。功绩既圆，时称盛事，请予作文以记。陈氏父子慈孝两全，奕世皈依三宝，永贻福德云尔。康熙癸卯孟春吉日，邑人周廷祚熏沐拜撰。

水瓶庵，在奎字圩。国朝顺治初，有香像浮至湖滨，因建正殿、山门。康熙四十二年，住持僧归舆，建后殿、寮房。雍正中，僧允明移过正殿，改建厨寮。嘉庆初年，里人赵丕承等移建殿宇于西偏。道光七年，范用源募修。**范用源记。**

香像庵，俗呼北茶亭，在三镇地。明季建，国朝乾隆年间重修，嘉庆十年重修。

太平庵，在三镇地。国朝建。嘉庆五年，尼果成重募

建。

永施庵，俗呼南茶亭，在三镇地。明季建。国朝乾隆十四年重修。嘉庆十二年毁，里人改为五路神祠。道光七年又毁，募缘重建。

祥福庵，在东乙圩，俗呼东观音堂。明万历十七年，僧月庵募建。国朝顺治年间，里人顾卫兰舍基地，增建后寮。康熙十七年，里人杨成道偕僧性洽重建。乾隆十五年，僧□□募建。

清机禅院，俗呼小云台，在万家池中。四面临波，一桥通道，颇称胜境。内奉泰山碧霞圣母之神，故又名泰山行宫，又称娘娘庙。明初建，万历四十五年，海宁许令典令无锡，道出平望，得神梦，乃重建，后圮。国朝康熙三十五年，里人张维伦、邹太环同僧照方募建。乾隆三十六年，僧鑑渊重修。

洪顺庵，俗呼大庵，在一镇地。明万历初，尼法空建。国朝乾隆中，尼智先重募建。

宝印庵，在一镇地。国朝顺治中，王氏舍基建。乾隆三十□年，尼□□重募建。

定福庵，在一镇地，今名大智禅院。明万历二十八年，唐道本募建。国朝雍正十年，僧以耕募建伽蓝殿。乾隆四年，僧眉光增建东西厢房。

弥陀殿，在安民桥东堍。明万历辛丑，里人潘赍、王琯募建，陈光赞记。前有三元阁。隆庆三年，僧海聚建。国朝顺治初，又于桥上建关帝阁。乾隆五年，僧慧广又增建文昌阁于其内。嘉庆十五年，僧宏仁重募建山门。明·弥

陀殿香火记：古师云："善恶报应两途，非吾佛谆谆晓谕，大事几乎扫地矣，千载下法众何所皈依。"《易》曰："积善馀庆，积不善馀殃。"可见儒释无非使后世仁人君子明其道，寡其过。乌可以善为不足积，而甘自没于苦海哉？本镇善士潘赍、王琯日夕兢兢，累丝毫之善，消山岳之僇，共出己资，捐募善友，建一弥陀宝殿，修举净业期场。犹虑事难久远，复鸠众信置稼字圩腴田如干，为主持香灯之费，使后世有皈依三宝者入室悟因，不致坠前人创立之始，如登九折坂难也。时数兴衰不可测，而昭示将来亦不可不早为告戒。至于廊庑基地轮广之数，且列碑阴，永垂不朽。於戏，诸善士之心，可谓至良且苦矣。傥有他变，神明其鉴护焉。陈光赞撰文，殊胜寺沙门希復书并篆额。万历岁次辛丑季夏立石。

车溪庵，旧名观音亭，在烂溪东亢字圩。宋建炎中建，前有莲花漾。**僧善住·车溪道中：**苇白茅黄溪水清，倚篷闲看浪鸥轻。板桥横处人家小，修竹参天落照明。○客里蹉跎岁欲阑，水边杨柳尚平安。夜来已作还乡梦，满目西风客棹寒。

浮碧庵，在十九都。宋绍兴中，普向教寺僧祖瑛建。明时废。国朝顺治十三年，僧影石重建。**潘耒记。浮碧禅院碑记：**松陵当具区之委，水潴而为泽者以百数，麻湖最大。环湖而为邑聚者以十数，秋泽村最远而秀，望之郁然。村故有普向寺，南宋为巨刹。元祖瑛禅师，本邑陈氏子，薙染其中。参方得法于径山晦机，为妙喜五世孙，四住大道场。投老普向，于寺南半里南洲湾筑精舍居之，名曰浮碧，此庵之所由创也。明初，寺与庵俱废。今寺墟尽为民田，而庵独有败瓦数椽，一伽蓝像存焉。岁在戊子，影石长老自古南来，里人徐履祥、周存仁相与结茅居之，缁素瞻仰。旋拓故址，增造像，设为田饭僧，此庵之所由复也。影石化去，吾方外友迂庵、逋庵居之。迂庵故为儒，蒙难不死，削发参玉林国师，命掌记，入室为高座弟子。逋庵精通教观，嗣法云栖。宗教异门，两人特以同产兄

弟相依栖隐，人比之无著天亲。又吾友石邻，为迁老同参，时来驻锡。三公并以名流为禅伯，而庵之为地，适当麻湖绝胜，水云芊绵，葭荻无际，绿树丹苞，缘缀篱落，风帆去来，枕上可数。迁公兄弟仰睹霄汉，俯濯清溪，日与鸥凫相狎。吾党二三高蹈之士，时操小舠叩门，涤苦茗啜之，缘境触机，谈禅赋诗，此庵之所由著也。夫所贵于学道者，以淡泊恬愉之心，处萧远闲旷之地。吾人且然，况于方外。是故一瓢一衲，山巅水湄，道人之家风，出世之本行。在昔瑛师法席遍吴越，而必归隐秋村，又不居普向，而居浮碧，其高致可以想见。今迁、逋二公久为法社尊宿，宜居精蓝名刹，扬槌振拂于其间。顾甘逃虚空，屑麦而饭，掬水而饮，夐绝人器，壁立万仞，后先媲美，真可羡也。以普向之宏敞富盛，三百年来化为蔓草。兹庵顾得修复于劫灰之馀，金碧烂然，废兴之际，岂不以人哉？虽得于心者，相忘于境，而地之幽旷，亦足助人之清高。吾愿迁、逋之长居是庵也。吾愿嗣居斯庵者，皆迁、逋之俦而可也。潘耒记。

乾元庵，在二十三都爻田村。元至正中，僧祖善建。明正统五年，僧宗鼎修。国朝康熙三十年，僧愍度重建。

徐崧·过爻田庵访契周、尔飞二上人：蜿蜒龙坡路，徜徉日已斜。看风过水寺，问菊到村家。客聚难禁酒，僧闲惯煮茶。云山秋色远，清兴绕天涯。○碧浪西风起，沿洄一径斜。临湖看野寺，觅渡问渔家。月色溪边树，灯光雨后花。秋宵移一榻，与子把青霞。

仁济庵，在仁济渡口。明成化二十一年建。嘉靖三十四年，工部郎中吴涵重建。天启三年毁，四年重建。

圆明道院，在玩字圩圆明村。

应潮庵，在耽墅。

悟珠庵，在莺脰湖南。万历十九年，僧守约建。岳元

声·过悟珠庵颇有风涛之险：一叶逍遥听所之，惊涛怒浪勿差池。湖南更

有东林社，习静观心或在斯。**潘有功**：青山湖外远，醉看片帆轻。鸥鸟窥闲户，鱼罾湿短棚。树头新沐出，岸脚旧痕平。濯足鱼来玩，溪声答啸声。又：绿树层层暗薜萝，暑中还觉冷云多。当窗鸟语呼人住，拍岸涛声带雾过。乍好喜晴倾浊酒，莫教吹湿上轻罗。醉来且趁凉生处，同听农夫信口歌。堤柳垂条系小船，宜人况复雨如绵。娇歌不厌鸣鸠怒，蛙鼓还将缓板传。暑色全祛三迳草，凉风欲动一溪烟。尽教载酒如前约，醉读蜗残短壁篇。**沈潜·和韵**：暴涨仍浮载酒船，溪鸥点点白于绵。笑歌不厌尊前合，挝鼓何劳醉后传。庭树尚含经宿雨，野帆遥趁远村烟。山僧爱客还如昔，壁上犹存属和篇。**王克谐**：野水新蒲长，荒村古木齐。松涛雠雪浪，花瓣醉红泥。鸟语昏将定，炊烟湿欲低。莫愁归棹缓，残照在西溪。

朝阳庵，在莺脰湖南。

莼香庵，在西乙圩。国朝顺治初，僧圆声建。**徐崧**：过**莼香庵赠元道法师**：别业平川上，高飞忆采莼。疏篱秋水入，小艇白鸥轻。煮茗邀溪月，谈经施野人。中峰能退隐，独处不嫌贫。**僧性炳·送元道法师**：芙蓉香老叶声乾，一棹烟云去路宽。且喜到庵秋未尽，芦花十里待君看。

太应庵，在西乙圩。国朝康熙间，僧玉鑑建。

蒹葭庵，在草荡西。**僧照影·题溯闻蒹葭庵**：螺庵半隐水云湄，风露萧萧雁下迟。独抱禅心照明月，白芦花底夜深时。

圣寿庵，一名西庵，在东漠港。初建无考。国朝康熙五十二年，里人邹馀庆舍地拓基，偕僧明隐重建。

万寿庵，一名东庵，在东漠港。初建无考。国朝康熙五十二年，僧明隐重建。

谢天福善庵，在耕读村土地庙左。元泰定元年，里人震泽学官范国华舍基地募建。**张天英记**。**元·谢天福善庵记**：五湖之浸汇，东南为范浃。其民淳，其地多沃壤，以耕稼业者无虑数十百家。

乡士范公国华蚤岁尝为学官震泽，志在归养里居，时时语乡老曰："惟天惠民，惟民曷敢弗敬。民有善，天必报之以福。天既福我民于兹土，无札凶之患，惟有历年我民恶能致反始哉？吾闻在昔，晋诸贤百有二十人，同社于庐山。今我亦用劝尔，百有二十人同于里社，日相与以为善。凡经营施与，在我之为，无为诸公愿。"众皆惟义之从，唯唯出钱谷惟恐后。伯兄楚山氏亦多其志而赞成之。爰自泰定元年甲子始，岁执事者十人，掌祷祠具修之事，总其事者二人。及仲秋报成之日，无远迩咸致齐来，会读大乘经，共盍盛荐，修如浮图法。岁终，则会其出入之馀，以贷于民。民与其息，则儹田。有田则财用足，财用足则岁时得以取给焉。周十有二岁，以复如初礼，盖欲合乎天道之不已也。后七年，当至顺元年春正月，攻位于土神，开潮王庙之左。越八月乙亥，位成，奉西方圣人象于堂，奉父兄之祠东序。凡室屋、用器、名物之宜有者，靡不毕备，遂署其门曰"谢天福善之庵"。命居士吴善缘为之主，及相以神仕者之礼于庙。庙成于古，不识始于何代。州里神之，抑亦有功德于民者欤。庙基与庵接，广袤际涯，皆自范公己出，故乡人德之，不敢忘。合辞请书其事于石，以遗后人。君子曰："夫礼必本于天，不忘其本。事天如事亲，非贤者不能也。"是宜书人某某田若干区，则有碑阴在。前太子说书、开城州判官、清河张天英为文，国子助教、天台林希元书，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东杨柳贯篆额。至正二年龙集壬午春二月丁未，范世仁、世昌等立石，洞庭金亮镌。

竹林庵，在邝字圩。其地基查氏所舍，故俗呼查家庵。明天启中，僧静远建。国朝康熙五十八年，住持僧日灿、月溶重建。乾隆□年，改建范文正公祠。

正宗庵，在三都西。元皇庆中，僧福海建。明正统八年，僧宗鼎修。万历间，僧心涵重建。国朝顺治中，僧镜水修。康熙十年，僧幼莲、指月增建。六十一年，僧志皋

重修。

东林庵，在韭溪归字圩。元时建，明嘉靖中重建。国朝乾隆十年，里人募资重建。

太平庵，在平字圩。明永乐间，里人募建。崇祯戊寅，潘凯捐资重建。

珊瑚庵，在六里舍。明万历中建。国朝康熙丙寅，王顺川重建。乾隆辛亥，王震寰募建，王擎天助金董其事。

宝慧庵，在六里舍。

粟隐庵，在金家潭。徐崧·同霞隐、梅章、苍谷重过粟隐庵：平川破驿马蹄多，风雨舟中问雪河。旧隐金潭原不远，水烟秋暝喜同过。僧慧裔·前题：夜叩秋烟里，邻翁识故人。重过秋雨暗，相见一镫新。盏饭浮香雪，庭花照客身。孤村人语寂，潭月隐青蘋。

鹿野庵，在浑水河。

福德道院，一名上昇观，在上昇村。元至正四年，道士金悟真建。明宣德四年，道士戴克真重建。杨復记。国朝乾隆四年，道士沈仙期修葺正殿，重建弥罗宝阁及客堂、厨房。四十年，道士巴纯一增建养素堂。范来宗记。

福德道院记：洪惟国朝，崇奉道教，其来盛矣。而于元帝真君尤深敬礼，常遣使武当，追尊本始，加上徽，称元天上帝。盖□□□□神而明之，章示灵庆，震动宇内，俾知所寅奉欤。是故京师以至四方郡县之中，莫不各有祠庙以奉祀之。吴江之南，平望之东，福德道院则其一也。稽之郡乘，肇建于元至正甲申道士金悟真。迨今□□□□□宣德甲寅，住院戴南公以旧宇隘陋，欲广而新之，即命善士沈志宗与其徒黄崇理，共勷实心劝募。有史公原弼、盛公復善、沈公德誉等辈，悉皆捐资乐助，以赞其成。遂乃鸠工庀材，择日启建大楼一座。上供九天三元诸神，下塑元天梓潼帝君、老祖天师。将吏翊卫，

气象威严。左右两壁，悉图入山修持成道事实，旛幢、花灯无不备具。朔望元腊，则与其徒宣敷玉笈之典，上朝金阙之尊，于以祝延圣寿，茂振元风，阐其教也。其前法堂则仍其旧，旁构从屋，翼以两楼，昭其明也。功既成，轮奂尊永，翼翼巍巍。兹道院之改观，闾里为之悚瞻。于是闻者见者莫不稽首作礼，祗敬寅畏，赫乎有灵。既又施以□□□□□□□□甓，由是气概高明，潇洒虚敞。登其堂，入其室，若寘身于蓬壶仙馆之中。琅音振响，香馥纷纭，仿佛衣染烟霞，紫气上属，于空皆耿耿。祉哉，南公之功大矣。事既竣，实命其徒孙吕祖阳来京，求文刻石，以贻永久。余惟天虽高而听卑，神聪明而正直，故能禋福下民，无幽不察，无微不显。是以古先哲王教民，使其荐德报功，载诸祀典。人若能尽诚敬之心，庶几感格此天人孚应之理，不可诬也。矧南公为吴之得道之士，运值熙明，是院之兴，诚光□光也，殆非偶然哉。吁！后之来者，尚当以南公之心为心，以答天庥，则其福德之来，□可量哉？《诗》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传》曰："敬恭神明，无有怨悔。"其斯之谓欤？南公尝师事道会华阳沈真人，法名克真，号虚白，得五雷秘传。凡遇水旱疫疠，恳请祷祈，无不灵验，故为人所倾信，积有年矣。因其请并记。南京大理寺少卿、吴兴杨复遂初撰，工部员外郎、吴郡钱博守约书，钱塘儒士雪斋王宗显书额。正统十四年岁次己巳冬十一月吉辰，本院住持戴南公立石。**重建福德道院碑记**：距吴江五十馀里，曰平望。平望东数里，曰上沈。上沈有清游观者，即福德道院也。按其碑，元至正甲申，道士金悟真开山。明宣德甲寅、天顺癸未，住持戴南公、黄崇理、吕祖阳相继重修。迨国朝雍正间，嗣席无人，院宇亦陊剥圮危矣。乾隆己未，院中铁树忽花，人以为异，乃有平望元天宫道士沈虚白入院住持，毅然以振兴为己任。绅士踊跃，乐为之助，仅一载，而玉皇阁、三元殿成。山门及斋寮、厨湢之所不可无也，遂次第营之，并置斋田五十亩。其徒杨春芳、唐士元、杨本源戮力赞勷，以藏厥事。岁乙未，徒孙巴纯一增建养素堂，以待宾客之往来，院之规模备矣。庚戌秋，纯一以记来请，

且曰："吾师虚白沈公复兴此院，而前明兴此院者戴南公，师事华阳沈真人，亦号虚白，又一异也。不为之记，何以告诸方，垂来者？"余嘉其志，爰叙本末，俾勒诸石。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兼三通馆纂修、国史馆提调、前内阁中书加一级、吴郡范来宗撰，蔚蓝洞天袁守中书丹。

平望志卷五

祠庙

元真子祠，旧在钓矶旁。祀唐张志和，年久荒废。国朝康熙中，诸进士嗣郢移其像于平波台东偏。嘉庆十四年，里人重建祠西偏。潘柽章：千载高风霅水寒，荒祠犹枕荻芦滩。时平尚欲辞金马，世乱终无问钓竿。已向渔樵留姓氏，犹从祠宇见衣冠。扁舟莫信江湖大，今日烟波路更难。

岳庙，在元天宫右。宋淳熙二年九月建，今废，其基归入元天宫。

金城王庙，一在桑磐。初建无考，宋嘉定甲申重修。见石鼎款。一在吴泾村。

任公祠，在关帝庙东庑。祀明苏州府同知环，今废。

刘公祠，向在东岳庙，南临莺脰湖。祀明知县刘时俊。万历三十三年，刘公筑石塘成，邑民德之，乃建甘棠亭，立碑以颂德，周道登撰。又建祠祀之。国朝顺治中废，后无遗址。《沈志》潘学诗云："祠初废，像附岳庙，祠址犹存。后以修塘工急，有司折祠址石用之，其土遂为水啮尽矣。"康熙五十三年，里人陈国栋等重建于岳庙内西向，知县王前题额曰"甘棠遗迹"。嘉庆五年，苏州府知府任兆炯改建东向。刘邑侯新筑石塘记：

上之三十有三禩五月朔，邑侯刘公新筑石塘成。塘修九万九千八百一十四尺，为桥十有三，为窦三十有七，南连槜李，北接茂苑，为里八十有三。其石约二而成丈，博一尺有八寸九分，籥其博之一以为厚，四其厚以为塘之崇，倍其崇以为基，和之用灰，支之用木，每尺而支之者三。以石之厚为木之围，三其围以为修，水递深而递加。率一木而为五支，薪其本末，以当庸直，计木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三分其木，加一以为石之数；二分其石，加一以为石之工，佐者居三之一。灰三千有四百石，铁炭索绹，直二百五十馀金。凡费二万七千金有奇。役始于癸卯正月十七日，主其议而捐俸以倡者，曹中丞也。邑二尹西蜀李中程则督视，邑人王郡倅忠则劻勷，沈方伯季文则协议，沈寺丞璟、沈佥宪瓒、沈孝廉令名与不佞登则出纳，父老屠大化等十人则宣力。公率千尺而视其三，仞之以视其崇也，析之以视其砥也，度之以视其修也，数之以视其木之稠也，揆之以视其木之中程也。凡再阅岁，而工竣。于是荐绅先生构亭莺湖，属不佞记其事。夫以塘之积圮，岁岁修而圮日益甚。天子出内帑，赡修筑，卒未睹片石寸土之绩。今公不烦官，不强民，竭情筹画，杯酒讽劝而事忽大集，为邑永利。方事之始，有讽以佛诱者，公大笑，格其议。美哉斯举，其始事也，能持正也。其劝相也，能设诚也。其图功也，能永赖也。一举而三善备焉，可以颂矣。公讳时俊，字恒甫，别号勿所，蜀富顺人。戊戌进士，历庐江、桐城，再调吾邑，治行皆第一。中丞讳时聘，获鹿人，辛未进士。吾邑之得有刘公，中丞力也。颂曰：繄我松陵，实惟龙宫。震泽腾西，吴淞磅东。砅硪电击，滃渤烟讧。憯兹行旅，谁呼鞠穷。遹有石堤，隐隐隆隆。如栝斯比，如塘斯崇。金汤绵亘，坦道遐通。遇风不波，未雾而虹。爰戢冯夷，式济艨艟。其来熙熙，其乐融融。云谁之赐，曰我刘公。于万斯年，缵禹之功。翰林院编修、邑人周道登撰，乡贡进士、长洲张凤翼书。

元坛庙，即问莺馆基。旧志云，神姓赵，名朗，字公

明，三国时赵云从弟，其像自水浮至。明万历三十年，徐应魁建。国朝康熙十八年，里人徐时茂重建。乾隆元年又建，三十七年毁。嘉庆元年，郡人范学志感神佑重建。道光六年毁。

东岳庙，一名小九华，在驿南，祀东岳泰山之神。明万历四十四年建。国朝康熙二十四年，里人吴国忠偕僧通运，募建后殿，奉祀幽明教主。四十三年，国忠子昌运偕僧朗涵，募建大士殿。乾隆三年，僧实恒建药师殿。四年，建关帝殿、刘公祠。五年，监院僧蕴山建山门、客堂、斋堂、厨房等。香火特甚，自七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远近毕集，游人填咽，谓之香市。**重铸地藏殿香炉记：**里之南有九华禅院，中奉地藏像。康熙间，高伯祖蕃宣公铸炉于庭。乾隆初，先祖春涛公同族人重铸。嘉庆二十四年，以僧之请，又改为焉。既衅立庭，叔父命光奎记其事。夫一炉也，何足记？不在炉，而在所以为炉也。佛之教清净寂灭，无论香火庄严，非其所欲。即所谓福善祸淫者，其真能与人为祸福，亦非君子之所惧。况祸福之在己求，而岂佛之所能为哉？然则是炉之铸也，曷以故？孔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世俗之识，非动以祸福，不足以惊愚而觉聩。于是为福田利益，因果报应，以开斯人迁善改过之门。所以先人之倡于前，继于后，而今之复为此者，正欲以香火庄严，动斯人劝惩之念。虽一炉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小补云。族之人金曰善，乃退而为之记。吴光奎记。

昭灵侯庙，俗呼城隍庙，在巡检司署左，祀唐曹王明，《吴郡图经》：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明善飞白、鸟迹书。调露中为苏州刺史，有惠政。与《太平寰宇记》所载同。香火独盛。初建无考。明万历四十四年，周之轼改建，稍移西南。四十六年，里人徐

应举、杨珍募建神座。国朝康熙四十年，里人费国荣、张士修募建大殿、头门、仪门、后宫、书楼、东西鼓亭，又于西偏建随粮王、游巡司二殿。乾隆十三年，殿前建一轩。三十二年，建五峰园，颇有泉石之胜。嘉庆十二年，大殿、后殿、书厅、后宫毁，里人重募建。道光七年，里人重募修。

文昌阁，在画眉桥畔。明嘉靖四十年，里人吴礼募建。万历十三年，礼重建。潘志伊记。天启五年，医官周梦芝改建。周道登记。今圮，文昌像移于南茶亭。其基，里人赵连造楼房二间，收租作义学脩俸。嘉庆十二年毁，里人赵筠重造。**文昌阁记：**平望距邑四十里而遥，民生浩穰，阛阓揉杂，且居吴越之冲，为冠盖之所走集，固东南一雄镇也。而家逐末业，户鲜诗书，非独其天性，亦习尚使之然矣。故自胜国以来，罕有文学之士兴起其间者。熙朝文教日辟，风气渐开。毅皇帝时，有钱君廷佐始应乡荐。空谷足音，此其一振。而嗣后几五十年，又落落无闻。嘉靖辛酉，有吴生礼居卜肆，谈星命有奇中，而雅好文，尝谓文昌星主持文柄，祷之当有神应。而里中向乏崇祀之所，将谋所以新之。一时好事为之怂恿，遂得地于通安桥之隅，鼎建一阁。阁之左更辟一室，吴生居其中卜筮，且以便皈依于神所。阁成三年，为甲子，而不佞叨荐乡书，明岁获第南宫。吴生漫自喜其言之中，而不佞窃自愧碌碌无文，不足以当神明之佑也。又阅二十年，而阁渐颓圮。吴生复图葺之，卜曰“吉”，谓当有嗣者。而乙酉之秋，王君子顺复荐于乡，己丑策名天府。吴生则又喜其言之再中，信卜筮之不爽，遂更加修缮。谓不佞当有言以记其事，因介于别驾王君子良为请。不佞尝闻王武子自叙其土地、人物之美，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平望无崇岗峻岭，古称一望皆平。而其水当苕霅之汇流，受槜李之川浸，风气所钟，隐然称一胜概，非独神明

猷相之。而兹地固当有伟人、烈士杰出其间，为之应者。且也士以文名，殆将树掀揭之业于宇宙，岂徒拾青紫、窃荣施，以博名高之为文哉？顾不佞行能浅薄，人仕二十馀年，上之不能润色皇猷，下之不能宣布德泽，而株守尺寸，方贻鳏旷之诮，安敢自附于兹文。今世际清时，人文宣烺，豪杰之奋，声应气求，安知不有特达之士翕然嗣起，以为文昌应，为吴生验哉？里人潘志伊记。

重建文昌阁记：平望有文昌阁，不知创自何年。旧与昭灵侯祠檐霤相接，里人徙侯祠，而阁欹仄欲仆。余友周徵卿家前溪，生长识此阁。念文昌佐南斗注，生司人间，允嗣桂禄，士民无不崇奉。而阁乃圮，不觉心动，慨然捐资，撤其旧而更新之。同志数辈，咸亦有助。肇于今上之四禩甲子十月二日癸未，六阅月，始落成。阁凡三层，崇四寻有四尺，视崇袤四尺以为之广，视广袤四尺以为之从。北倚飞梁，南面澄湖，左旁通川，右邻神宇。四窗玲珑以延爽气，文星灿然，上逼帝座，而下薄凡间也，非平望之伟观哉？平望，水中一洲耳。舟车四会，烟井繁稠。寺有殊胜，观有元武，庙有东岳、关侯，绕文昌之南北西三面，东则松江之支流，直奔云间。祥福庵僧欲构药师楼于江上，未逮也。殆东方之胜阙而有待乎？余闻莺脰湖在昔为颜真卿、张志和、陆鲁望、皮日休、陆羽、罗隐辈燕游之所。志和号元真子，仙举湖滨，真卿送之。今文昌阁矗立市中，呼吸通湖。风清月朗之际，志和诸人能无蹑空乘虚，凌湖波而直上，歌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句乎？斯时谓文昌阁为主，志和辈为客可也。徵卿讳梦芝，号瑞庵，精小儿医功，能再造云。周道登记。

刘王庙，在璧字圩观音桥旁，祀宋淮南江浙制置使锜。事实见《怡庵杂录》。明嘉靖三十一年，里人募建。国朝顺治中，里人修。康熙三十一年，里人范芷、邹逢年等增建。西泠卢锜记，碑剥蚀。雍正四年，奉旨修葺，又增建后殿。伍斯瑛记。八年，里人张人傅舍地拓基，陈廷模、唐於野、程邦

亿、姚元英等募建大殿、书厅。嘉庆二十三年，里人徐正心增建殿前一轩。二十五年，里人翁丽原募建东西鼓亭、辕门。**重建刘王庙记**：古圣王之制祭祀也，自圜丘方泽而外，即首重社稷，而配以始平九州，首植百谷者。他若句芒，若蓐收，亦春祈秋报，弗替明禋。讵不以民为邦本，食乃民天？草昧以来，惟兹数圣人肇启嗇事，率育蒸民。至于今粒食之功，其敢忘美报乎？然苟旱潦之至，螟螣之生，不有御大灾捍大患者，何以致我田之臧，农夫之庆？此刘猛将之列祀于谷神也，是由其驱蝗除螟之功，百谷之御灾捍患者也。是神农、后稷总其成，句芒、蓐收分其任，而刘猛将军则辅相左右，以戒不虞者也。方今圣天子轸念民依，敦重民事，凡有裨于百谷之神，罔不追崇祀典，用昭报赛。爰于雍正三年，督臣颁布明诏，令民间修葺刘王庙宇。而在邑中之平望镇者，亦以例举行。既成，董事衿生吴自豫、金乾、翁敏政、张世珍请记于余。余既肃将殿额，俾僚吴俊玉、邹焕以特牲奉享，而复为之记。考诸邑乘，明世宗时，官军作堡于镇之北隅以御倭寇。知府林懋举、知县杨芷，见金甲神披发红巾于云表助战，而倭始败北。此二公戴神威德，遂捐俸立庙于兹土。则神灵之赫濯[耀]，不独驱蝗除螟，有功嘉谷，即安国宁民，莫非神力，宜邑民之爱敬无已。第庙介在璧字圩畛隰之间，恐妨沃土，聊就褊隘。迨康熙三十年，孝廉范芷、秀才王永享、张天禄、邹逢年，施地醵金，增创前殿，具载学士卢锜记中。惜碑已漫灭，不可复睹，今则循例鼎新，殿庭廊庑，俱奕奕改观。于此见圣朝太平景象，有废皆举，无坠不修。自兹春秋时享，迄用康年，则神之福民与民之答神俱有，永无疆矣。雍正六年孟夏月，特简试用礼部进士、署理震泽县事、南州伍斯瑸撰文，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李重华篆额，县学生宋华钟书丹，平望巡检司吴俊玉、阴阳学训术邹焕立石。

金龙四大王庙，在南骸圩。《浙江通志》：王，会稽人，姓谢，名绪，行四。初为诸生，隐钱塘之金龙山。宋亡，痛哭赴水死。明太祖伐元，

阴助破敌，敕封金龙四大王。本朝加封显佑通济等号。今所称黄河福主是也。国朝雍正七年，商民建。乾隆元年，里人马襄成、张雄臣等重募建。

关帝庙，在长老桥北，即敌楼故址。明隆庆元年，浙人童儒募建。万历四十年毁，四十二年重建。旁有佛阁三层，雄峙河干。崇祯二年修。国朝康熙三十八年，里人相景炎募建大楼五间，并建山门。楼上奉文昌，楼下奉关帝，其旁奉五方贤圣像。《震泽县志》：雍正十年二月，总督尹继善严禁师巫邪说，并毁淫祀。平望关帝庙前庑有五方贤圣像，投诸鹭湖中。按：五方贤圣，相传是蘧伯玉当时所以毁之者，误以为五通圣也。乾隆三十二年毁，里人钱渼等募建。

施相公庙，在前街，明季建。

顿基王庙，一在清真道院西庑，一在东乙圩祥福庵旁。

八蜡庙，在声字圩。

龙王庙，在一镇地大智禅院旁。

财神庙，在大育圩。

盛将军庙，在盛墩墓旁，祀吴司马领濛寨斌。《姑苏志》曰：按《图经》，吴赤乌初，命上大夫倪让、将军徐傑、司马领濛寨斌，分拨地界建渭作田。《松陵文征》云：沈潜曰："渭、圃同，即今田圃。"今按，渭乃圃之误字。而斌有功于吴江，既卒，邑人即其墓置庙。

苏王庙，在三都西，今废。

唐塔庙，在拜字圩。初建无考。国朝乾隆四十六年，住持僧及里人募建。嘉庆十五年，僧及里人募资重修。

土神开潮王庙，在范渎。初建无考。明成化十九年，里人潘景芳、张珮、范良润等重建。杨廷宾记。重建土神庙记：

天地以二气五行生万物。土在五行，无正位，无成性，无专气，不过寄王于四行之中。而土均、土会、土宜之法，所以制地利，充国用，富养民生，厥功其至大矣乎。此土神庙所由作也。惜乎祀典不载，惟范氏国华谢天福善庵旧碑有云“至顺元年春正月，攻位于庙左”，得有所考据者。其兴废不知其几变矣。乃成化癸卯，境人潘景芳辈敬其神之有感，慨其庙之久倾，乃具状于邑大夫，许其重建。而宂[冗]费繁剧，故请于乡之业耕稼、好施与者，以资给之。初靳不应，乡之开士张珮独资银为众先，由是众遂争助。得与国华世孙范良润，里钜姓仲丕、范得成，虑财用，量其事而经营之。其庙落成于是年之春矣。夫土者，所以吐生万物也；神者，非阴阳不测之谓乎？以土而运其灵，使其五气顺布，六沴不作，百谷用成，万民乐业，共享太平之治。于亿万斯年之永顾不显欤，是亦神之助也。其于血食，岂不宜乎？尚其鉴之。成化癸卯秋九月吉日，四川泸州署吴江县学事杨廷宾撰文，里人沈玑书。

五路神祠，在马家港口。国朝乾隆初年建。道光七年，僧道祥重修。范用源记。**重建五路神祠记：**平望五里亭东岸有神祠焉，曰五路。神灵显奕，香火繁盛。创自乾隆初年，厥后修废不一，俱无可考。道光癸未夏，淫雨不止，河水泛溢，神祠在巨浸中，半皆倾圮。住持僧道祥竭力告募，越四年，丁亥夏五月，始克修葺，而河岸之坍塌者亦加整理。事既竣，属余记之。余惟五路之名不见经传，而五祀之说则载在典礼。考《月令》：冬祀行。《注》：行在庙门外之西。为軷祀之，北面设主于軷上。夫軷为行神之坛。今庙在运河之旁，凡漕艘之往来，商船之出入，必于此祭之。其殆五祀中，祀行之一证欤？乃世皆不察，以为神姓杜，司五路之财，商旅者祷之，必获重利。此皆未知五祀而附会其说，不足信然。余亦不深辨，姑以神力之呵护，及岁月之缘起，并乐输之姓名，记其大略如此。道光丁亥仲秋，里人范用源撰，金璆书并篆额。

众善堂

众善堂，在关帝庙东庑。嘉庆中，里人赵筠等设。杨桂记。众善堂记：国家久道化成，重熙累洽。圣皇驭世，益广仁慈，惠遍灾甿，泽逮枯骨，海隅臣民，沐浴醲化。虽一乡一邑，莫不有好施之士，集义捐金，推仁利物。休哉！风俗之隆也。嘉庆四年，诏天下穷民死而未葬，无亲属收瘞者，官择隙地，多设义冢，随时掩埋，毋使暴露。仰见圣德如天，无不丕冒。十馀年，海内遵行弗替。震泽所辖平望镇，向有绅士公捐义冢。始乾隆三十九年，张君廷敕、孙君师夏、赵君丕承，捐置南骸圩田六亩四分，请于官，奏免其赋。近广文吴君士坚复捐田二亩五分，与前捐地毗连，以备续埋之所，共计捐田八亩九分。于里中关帝庙东偏，葺治办事公所，名曰众善堂。庙当江浙孔道，其地为南北要津。前明平倭寇时，曾于此建瞭敌台。今生逢盛世，寰宇乂安。岁时伏腊，士民相与聚会歌舞，而因得以升平暇日，乐善不倦。昔春秋晋栾武子曰："善，众之主也。"今众而皆善，其为善也不亦大乎？余莅兹县四年矣，喜邑之人皆向善。由此踵而行之，有举无废，将与郡城同善、同仁各堂并垂永久，故乐得而记之。抑余又有说焉。古者士庶人逾月而葬，无财不能备礼，则敛手足形还葬，县棺而封。盖葬者藏也，鬼者归也。鬼以归土为归，若久暴于外，犹人之日夜露处而无所庇以栖也，岂可哉？近世东南惑于风水之说，卜地迁延，家多停柩。或始富而终贫不能举，或好奢而不知称家之有无，遂因循废事，甚非孝子慈孙之用心也。邑士之明理者，当时以语人劝之早葬，挽积习而返之淳古，益以推广圣天子泽及枯骨之恻隐，是尤司牧者之厚望也夫。嘉庆十有九年岁次甲戌孟冬吉旦，知震泽县事、新乐杨桂撰并书。

仁善局，在通济禅院西偏。道光三年，郡人马纯久，里人唐君仁、君振、凌坛设。

古迹

驿楼，一名霁月楼。唐时建，相传颜鲁公登眺其上。今遗址尚存，题咏之士犹以为胜概焉。**刘善**：一上危楼眼界宽，满襟诗思浩漫漫。烟笼吴岫青螺髻，天醮莺湖碧玉盘。萍水望中思范蠡，莼鲈尝处忆张翰。古今不尽登临兴，拍碎风前十二栏。

放鸭滩，俗呼鸭脚浜，在驿后。《钓鳌集》曰："户逸鸭闸开驿舍"，则滩在驿后无疑也。相传唐陆龟蒙养鸭处。《吴兴掌故》曰："龟蒙，吴江人，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辟以自佐。"张昶《人物志》曰："历苏、湖二郡佐。"按《谈苑》曰："龟蒙性多智，居笠泽。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出舍下小童驱群鸭出，内养弹其一，折颈。龟蒙大呼曰：'此鸭善人言，适将献状本州贡天子。'内养甚惊骇，以金帛遗之，因问此鸭何言。龟蒙曰：'常自呼其名。'其巧捷如此。"叶茵曰："甫里在松江之东，去驿程百数十里，使者无由过也。自武宗暨昭宗，未尝遣内养使杭州，信其为诬。"据茵说，则龟蒙未尝至平望驿，而使者不当经甫里也。然今考放鸭滩，惟平望驿后与震泽镇西偏而已。夫韵事流传，不必故为穿凿。当龟蒙养鸭时经历之处，后人即为名胜，使必生长其地而始为故居焉，亦迂甚矣。善夫。潘柽章之言曰："自唐湖州刺史于頔筑塘后，此为吴越孔道。"皮日休云："入震泽，穿松陵，抵杭适越，亦此道也。"内养事有无虽不可知，独怪茵以一隅之见，谓使杭不当经甫里，是未知《谈苑》所言之笠泽即今之震泽，而先生固非局促为一乡之士耳。**张世炜**：溪头泛泛浪轻翻，倦憩平沙莎草繁。中贵不来时代远，已无金弹打能言。**吴雷发**：吴中高士著贤声，游戏何妨俗客惊。今日滩头芦荻里，一群新鸭尚呼名。

元贞钓矶，在下湖桥北。相传唐张志和钓鱼处。**孙锐**：仙非胜地仙不升，地非仙迹地不灵。古今绝胜天下景，多为羽客梯云躋。松

陵之南平望驿，千古佳名垂载籍。遗基废井虽不存，依旧湖光接天碧。我闻在昔张元真，平生活计一钓纶。浮家泛宅戏人世，龟鱼为友蒹葭邻。故人分符刺苕水，东游遍历溪山美。翩然联璧至此乡，回视尘凡如敝屣。酒酣水嬉身甚轻，席行水面同舟声。祥云瑞鹤欻然至，从此凌空归太清。西塞山边飞白鹭，其中尽有朝元路。绿蓑青笠恣遨游，何忍临岐弗相顾。争知万顷玻璃中，清都紫陌遥相通。故来成此一奇事，俗将名姓传无穷。风帆过后沙鸥坠，灵迹虽存人不记。白蘋红蓼自争妍，谁识此为真福地。何人好事来挥金，结庐绘像湖之阴。寒泉一盏荐秋菊，往来不负诗人心。元真正在天何处，独立河梁望飚御。丹台玉籍若相容，携手凌云共归去。陈旻：神仙白日能飞升，只因功行多精灵。等闲稳步蓬莱路，不劳王母迎云軿。蓬莱阆苑神仙驿，地位清高载仙籍。三十万里弱水东，芙蓉高耸凝天碧。志和遗世能陶真，遨游四海周纷纶。烟波渺渺长自绿，沙鸥水鸟相为邻。三月桃花泛流水，因思紫鳜多丰美。绿蓑青笠何相亲，反视功名如敝屣。渔童收钓丝纶轻，芦中鼓枻喧秋声。斜风细雨不归去，恰笑沧浪歌矫清。弃将西塞山边鹭，来向平湖上仙路。云鹤相随去不还，鲁公一骇惊瞻顾。飘飘渐入清冥中，仙凡异路难为通。下湖桥畔留陈迹，至今千载传无穷。风景依然人物坠，巨浸茫茫不堪记。惟有飞蚊夜不鸣，相仍人说因仙地。可怜好事如兼金，废闲不辨陶为阴。我来吊古增感慨，风景触目偏伤心。欲访元真在何处，怎奈空虚莫凭御。湖边伫立徒惘然，彷徨彳亍忘归去。

望仙亭，一名平望亭。相传张志和于此升仙，故名。宋咸淳中建。明成化中，殊胜寺僧宗式重建。下临莺脰湖，景物颇胜。嘉靖十三年，知县张明道扁以“洗天浴日”。倭乱寺毁，亭岿然独存。万历中，寺僧毁亭为屋，以收租息，其扁移置山门。此扁与明道所书寺中“鸢鱼飞跃”扁及蔡京所书殊胜寺额皆不存。王世贞·洗天浴日亭月夜与周天球诸友弟世懋饮别：湖

光天色淡相和，今夜离筵乐更多。云作翠屏装宝镜，风为金斗熨青罗。尊前鹦鹉知衡在，曲里樱桃奈郑何。一水峭帆归便得，不须低首怨骊歌。○为尔狂歌思欲飞，壶中天地到应稀。玉山偏软乌程酒，银露徐欺白苎衣。月色总依双旆在，风流俱逐片帆归。西湖自好谁行乐，始信浮荣有是非。

耀武亭，在平望寨前。宋建炎中建，今废。**孙锐·耀武亭别周团练申：**湖光一片绮筵开，老矣将军去复来。漫说风尘轻似叶，岂教笳鼓动如雷。悲歌气愤三河少，武略功高八阵才。平望寨亭曾耀武，汉家空数单于台。

演武场，在驿前。宋建炎中，寨官教习土军处，今名教场。

饮马池，在演武场旁。

将台，在大育圩。相传元百花公主点将处，今废。**周芳：**漫夸家世本卢龙，谈笑登台巾帼中。事去台空遗旧迹，至今犹复仰英风。**吴雷发：**弓刀千队拥蛾眉，巧啭莺声正誓师。惭愧书生成底事，台前恍睹旧英姿。

平望城，在下塘。元至正中，张士诚筑。周三里，东旱门，南、北、西水陆并通。明初毁，今所称城濠即其遗址也。**杨岚：**孤城三里近，一望水云平。棹破莺头月，旗开雉尾城。烽烟卷暮气，铙吹沸涛声。何日安江左，秋风醉步兵。**陶振：**平望桥东舣画舟，江空天阔称冥搜。渺漫烟树村墟晚，浩渺云涛泽国秋。户逸鸭阑开驿舍，旗摇雉尾见谯楼。圣恩优老身康健，许著羊裘狎海鸥。**僧蕉室：**风静寒塘起暮烟，数声秋雁客程前。湖波东下青山尽，客路南来彩鹢连。霸国城空惟燐火，升仙祠古有题篇。夜深何处渔歌发，明月芦花野水边。

问莺馆，在驿旁。明成化十七年，巡按御史刘世魁、知县陈尧弼建。弘治九年，进士徐忱再建。栏槛临湖，风

帆沙鸟、农村鱼市如画中然。嘉靖间毁。万历三十年，忱孙应魁改建元坛庙。**瞿衡：**懒于篷底阅青编，来望亭前一镜天。识我鸱闲如昨日，问人莺斗不知年。半竿落日收鱼网，几树西风系客船。邂逅花边须酌酒，囊中剩有卖诗钱。

仁济渡，在峴塘，为溪桥故址。**曹孚记。仁济渡记：**峴塘之水，其源先出宣歙，经苕、霅东注于塘。至平望乃折而北，循塘而南为莺脰湖，去西百馀武为仁济渡焉。旧有溪桥，亘于南北，圮自六朝时兵燹，而行者始病涉矣。然溪南一带，地方数里，居民稠密，贸易于市者必由于此，往来绎络，非舟不渡。里中施君忧人之忧，建舟而渡，置田以食司者。且创草庵供奉真武，其旁即居渡人，而深厉浅揭之患无有矣。昔子产济人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此渡非溱洧比，而施君又非为政者，其一念可谓济人而及物矣。成化乙巳春立石，曹孚记。**僧希復：**野人多幽兴，乘春日出游。出游不欲远，西郊南陌头。小憩仁济渡，恰得同心俦。悠然遂忘返，明月高中流。

敌楼，在长老桥北。明嘉靖三十四年，知县杨芷御倭夷而筑，后圮，其址改建关壮缪庙。

平波台，明天启六年，道人周妙圆筑于莺脰湖中。**崇祯己巳，里人顾佩助大楼宇圩田一亩九分五厘。国朝乾隆二年，巡检司孙泰来同里人铸指迷钟一座。**国朝嘉庆中重建。**平波台记：**波涛万顷，俄见空中楼阁，一奇。六十五岁老人创此巨因，何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谓无成理而有成事，二奇。老农不识一丁，南海移于几席，风波安于覆盂，不募而募，非因而因，宁具六道，何当缩地，三奇。何以故？是缘孤起，无所缘故。一念万年，与佛肩故。大士慈愿普遍，一切妙理妙义妙因妙应非关文字故。工部侍郎沈演撰。**平波台记：**闲居无事，峭远荒寒。千绪交生，都无顿置。每从意中妄结一境，谓名场胜概，历览颇多，总非快意，须向无可著

脚处，如蛟市蜃楼，幻出一段奇景，使问踪者目远心空。尔时，当笑篷莱弱水浪隔三千里，此景一到，飘飘正不减飞仙耳。然必能弱水洋中泛得铁船，方可就空中打势，虚处呈工。莺湖之内，忽有筑台之举，创之者道人妙圆也。余闻之不觉拊手大快，曰："此我意中之境也。"期台成而吾登焉。澄波万顷，而波心一点，天地俱轻。呼元真共语，亦应悔如此快事，冷落千秋，徒从蓬莱问渡。乃铁船在弱水洋中，正须人力。道人其勉之。吾意中之境，尔铎中之心也。山可移也，何况此台；海可填也，何况此水。自此气志坚久，不惜精神，不计时日，不问远近，不较多寡，如坡公所谓胸有成竹，下笔一挥。不然，吾侪之见岂出愚公、精卫下邪？谓余不信，君其问诸水滨。中书舍人潘有功记。**潘有功·登平波台：**才觉身轻眼便空，狂涛声里起长风。千家晚市疏钟外，一点孤村远树中。浅濑有船轻趁鸟，断桥不雨欲成虹。收将八景供杯酒，为问烟波古钓翁。○浩淼光中一芥浮，天风吹散白蘋秋。凭虚槛外无尘世，浪迹人间有钓舟。绡出波心都是泪，蜃来海上欲成楼。醉横双眼长歌里，疑泛蓬莱清浅流。**钮应斗：**积水明于镜，中流峙此台。云从湖岸落，浪涌寺门回。柳外千帆去，沙边一鸟来。昔年题咏处，古壁满莓苔。**马天闲·诸勿庵送张志和仙像于平波台，次和徐臞庵韵：**神仙闻说住丹丘，胜迹何当此处留。青笠不题西塞雨，绿蓑应泛霅溪秋。化工妆点成新像，水殿安排胜旧游。乘兴登临时极目，危阑倚遍更回头。**僧元昂·和韵：**波心恰喜有林丘，此处相传仙迹留。一棹匏尊歌皓月，半竿箬笠钓清秋。风规潇洒瞻遗范，笔墨淋漓纪胜游。记得蓼花芦荻里，夕阳归路重回头。**僧性炳·和韵：**万顷烟波涌一丘，当年仙迹至今留。碧连荇草鱼吹浪，白乱芦花雁入秋。旷达何人追往事，风流羡尔续前游。莺湖森森重生色，把酒高吟最上头。**翁纯仁：**暑气清以凉，棹入烟波里。烟波何浩渺，为访元真子。忆昔肃宗朝，雍容被青紫。廊庙忽江湖，君自此远矣。苕霅任往来，莺脰足烟水。铜斗醉后敲，踏歌聊复尔。当年重高风，后世犹仰止。荒祠峙波心，泛

宅差相似。谒罢转徘徊，何人荐蘋芑。

一株松，在唐家湖滨，大四十围，高百尺，千年物也。远视形似壶，口鼻皆具。今即以一株松名其地。其事迹详杨秘传。

平望志卷六

官制

唐

副戍一员。按《唐书·宰相世系表》，王逸，秘书丞添之子，文宗时任平望副戍。《浙江通志》亦引之，盖唐时未置吴江县，平望尚隶嘉兴也。

宋

巡检一员，掌土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捍御盗贼。本《宋史》。岁支俸米一百六十八石九斗五升。

驿丞二员。秩、俸无考。

寨官一员，掌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本《宋史》，秩、俸无考。土军二百四十四名，每名日给米二升，钱百文。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义兵。岁以十月聚而教之，至二月罢。后革。

元

巡检一员，秩九品，本《元史》。职田一顷，俸钞一十两。司吏一名。禄米六斗，俸钞三十两。

水马二站提领二员。秩、俸无考。站史二人，房夫二十四名，管船三十只，马五十五匹。

千户一员，秩、俸无考。兵二百名。

税务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秩、俸俱无考。攒典一名，拦头五名，办钞一千贯有奇。

抽分场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秩、俸俱无考。抽分竹木、柴炭、茅芦等。

明

巡检一员，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本《明史》。每月支俸米五石，《史志》曰，本色二石五斗，折色钞五十七贯。岁六十石。吏一名，弓兵三十名。每名银十两，后革二名，银七两二钱。《赋役全书》：每名扣小建月银一钱。辖十八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四都。

驿丞一员，未入流，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值于县，而籍其出入。本《明史》。月支俸米二石，《史志》曰，三石，本色一石二斗，折色钞二十七贯。岁二十四石。攒典一名，驿库子二名，每名岁支银二十两。斗级二名，每名岁支银一百两，闰月、朝觐、开科之年各加一名。祗应馆夫十二名，每名岁支银四十两，闰月、朝觐、开科之年，各加一名。嘉靖三十五年，知府温景葵行均徭法，改编，每名银三十三两一钱。造饭馆夫六名，嘉靖三十五年，改编八名，每名岁支银六两。水夫一百名。每名岁支米十五石六斗。站船十只，每只造银二十两，叠造银十四两，修船米四五斗有奇。铺陈三副。原设上等十二副，中等十八副。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议革，止存中等三副。以上见《赋役册》，与莫、徐二《志》不同。

平望营水哨官一员，万历三十八年设，月支俸银一两五钱。队长二名，每名月支银九钱。水兵四十六名，每名月支

银二分五厘。哨船两只，万历四十八年设。哨长四名，队长十二名，陆兵一百二十三名，水兵九十六名。见《赋役全书》。

平望营守备一员。秩、俸无考。崇祯间，设总水陆兵。陆兵号靖塘营，水兵号靖溪营，共四百名。

税务官一员。无专官。元时，有提领等三员，明初革。万历四十一年，复设关于长老桥南。检校吴有师、州判王三揖相继领其事，寻以不便撤。

抽分场官一员。秩、俸无考。洪武仍元之旧，十三年革。景泰间复设，寻罢。

国朝

巡检一员，从九品，职掌与明同，敕授登仕佐郎。岁支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此与驿丞俸，并顺治十三年定，今同。雍正六年，增支养廉银六十两。攒典一名，吏，无工食。皂隶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弓兵一十八名。每名工食银七两二钱。以上役。国初，所辖与明同。雍正四年分县，改所辖二都、三都、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八都、十九都、二十七都。

驿丞一员，未入流，职掌与明同，俸与巡检同。攒典一名。顺治六年，移置吴江城东门外，平望有驿无丞。按《沈志》，顺治初，驿马十五匹。康熙六年，裁存六匹，每匹岁支麸料银二十八两八钱。

平望营游击一员。顺治三年设，七年改设守备。十五年，守备张成志建衙署于吴江城大东门内。

千总一员。顺治三年设，从六品，按《会典》，康熙元年，题准正六品。三十四年，改从六品。敕授忠显校尉。岁支俸银一十四两九钱六分四厘八毫四微，薪银三十三两三分五

厘一毫六微，马乾银二十六两四钱。按《会典》，营千把总旧止支廉给。康熙元年，改称俸薪。雍正五年，增支养廉银八十四两，米一十八石。按：武官向无养廉银米，自收随丁名粮。雍正五年，始给。随粮有定额，然尚为诡名。乾隆八年，去随丁诡名，称养廉。书识二名，食守兵饷。辖兵八十名，内除书识二名、随丁六名、接护差使三名外，存六十九名。随巡兵四名。巡船一只，坐马二匹。

经制外委协防千总一员。雍正七年设，报部，给八品顶带，仍食马战兵饷，岁支养廉银一十二两，米三石六斗。随兵一名。

盘盐厅。无专官，惟上官所委。雍正五年，奉文令平望营千总、分湖司巡检每日会同驻厅，查验各商过门引盐，并督巡船水手查缉私贩。嘉庆六年革，道光初年复设。按：所委员皆浙省来，以苏郡食盐皆浙盐也。

安塘官一员，以满洲人任。康熙十三年军兴设，十八年革。十九年复设，二十三年革。披甲一名。

职官

巡检

明洪武□年　王　信
弘治十二年　刘　茂
十七年　石　确
正德三年　庄　敏
四年　段　云
六年　宋　铎
九年　王叔通

十二年　宋　敏
十六年　李　秀
嘉靖二年　李　槃
五年　魏　杰
八年　李　鼎
十年　胡咸勤
十四年　韩　仪
十七年　周　桂
二十年　董文英
二十四年　高　锦
二十五年　王　钺
二十八年　潘　怀
三十一年　梁　钺
三十二年　高　雷
三十三年　李守信
国朝顺治三年　沈可进　浙江会稽人。
八年　徐超年　山东益都人。
十一年　陶元瑛　浙江会稽人。
十二年　陆灿年　浙江山阴人。
　　魏　绩　直隶沧州人。
十八年　鲍士英　顺天宛平人。
康熙七年　卫　琦　浙江绍兴人。
十一年　张必达　浙江诸暨人。
十五年　顾　翥　浙江会稽人。
十八年　申伯玉　奉天辽阳人。

二十一年　王之佐　顺天遵化人。

二十八年　范树臣　河南鲁山人。

二十九年　高　昇　山东东昌人。

三十三年　沈之琦　浙江杭州人。

四十一年　童青选　浙江湖州人。

四十九年　姚文华　甘肃宁夏人。

五十六年　李德刚　顺天人。

以上分县前属吴江县，后属震泽县。

雍正三年　吴俊玉　顺天宛平人。

八年　章方来　顺天宛平籍，江苏常州人。内阁供事，升吴县主簿。

十三年　孙泰来　浙江仁和籍，会稽人。

乾隆十一年　石承章　陕西富平人。

十九年　王秉鑑　四川成都人。

二十六年　裘允玉　江西新建人。

三十七年　韩希孟　四川苍溪人。

三十八年　郦世颛　浙江诸暨人。

三十八年　高玉佩　河南新郑人，监生。五十三年三月，卒于官。

五十三年　任其睿　字拙庵，四川铜梁人，增监生。以州吏目借补。嘉庆四年正月丁忧去。

嘉庆四年　马孔集　顺天人。未到任卒。

余　源　字涵堂，浙江山阴人。供事，以震泽司兼署。

四年　武廷柱　字湘云，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人，户部供事。

五年　孙　瀛　字仙洲，湖南巴陵人，监生。廷柱出差，以试用从九（品）委署。七年正月，廷柱回任。

七年　武廷柱　十年闰六月罢去。

十年　宋学濂　字霁堂，江西新建人，监生。以吴江主簿兼署。

潘　煓　顺天大兴人，监生，以试用从九品委署。

十二年　贾秉懿　字菊溪，山西太谷人，监生。十八年告病去。

十八年　李德纯　字崑圃，浙江秀水人，监生。四月委署。

周　铸　河南祥符人，监生。委署。

十九年　周良玓　字鹤亭，直隶清苑人，监生。题补。

陈毓秀　浙江绍兴人，监生。良玓出差，委署。二十年七月，良玓差竣回任。

二十年　周良玓

二十二年　魏邦鲁　字春煦，湖南宝庆人，监生。良玓出差，委署。十二月，良玓差竣回任。

周良玓　道光三年十月罢去。

道光三年　李衍礼　字亦痴，河南济源人。委署。

四年　李长庆　汉军镶红旗人。委署。

田承武　字西源，顺天大兴籍，直隶临榆人，监生。六年十一月出差。

六年　费福柱　字晴岩，浙江归安人，监生。委署。

驿丞

明洪武元年　孟　德

某年　史　泰　李梦阳《集》有《送平望驿丞史泰序》。泰，安化人。其祖史仲成，永乐中御史。

正统三年　田景义

天顺五年　蓝　溶

八年　孙　麒

弘治五年　许　鸾
正德某年　陈　煜
　　段　旸
　　宋　兰
嘉靖某年　王　輗
　　汤　山
　　房起凤
　　郑　玺
　　李　冠
　　张廷正
　　戴　辰
　　苏世豪
　　王福龄
　　郭计宗
三十一年　王　桢
三十八年　刘世科　此以下俱无考。
国朝顺治三年　赵国栋　宛平人。顺治六年，移驿丞于吴江城东门。

千总

国朝顺治某年　陈□□
　　尤□□
康熙三十年　韩进忠　字文斗，号春阳。买民房建署。
　　王云从　字名显，苏州人。以下年分无考。
　　康得胜　松江人。
　　陈应龙　松江人。
　　石　佩　陕西人。

	马如虎	字振公，松江人。
雍正十年	宋世德	
	徐　升	松江人。
	赵明亮	字雄海，松江人。乾隆六年，俸满去。兵民德之，立去思碑。
	刘□□	
乾隆十三年	朱以临	字群瞻，武举人，寿州人。
	耿廷斌	行伍，无锡人。
	吴大纲	武举人，绍兴人。
	韩□□	
三十四年	姚圣嘉	行伍，松江人。四十三年，罢去。
四十三年	姜　浩	行伍，镇江人。五十一年，罢去。
五十一年	叶绣园	字芳林，行伍，松江人。嘉庆七年，升直隶保定城守营中军守备，卒于任。
嘉庆七年二月	王国祥	江宁人，武举人。委署。
七年三月	沈　洲	字岳圃，行伍，昆山人。由松江城守营右哨千总调任。九年六月，罢去。
九年六月	朱时傑	靖江人，武生员，行伍。由平望营巡湖把总委署，十一月卸事。
九年十一月	刘士魁	字清柱，号兰峰，丹徒人。武生员，行伍。由松江营左哨把总拔补。十五年正月，调松江城守营千总。
十五年正月	何玉华	丹阳人，武生员。由松江城守营千总调任。十六年五月，仍调松江。
十六年五月	刘士魁	仍回平望。十八年十月，护理都司印。

十九年五月　崔　陞　吴江人。士魁引见，以外委署。十月，士魁回任。

二十二年五月　吴廷香　字□□，江宁人。武举人。士魁赴省考验，以本营把总委署。八月，士魁回任。

道光三年六月　吴廷香　仍委署。七月，士魁回任。

四年十一月　吴家珙　□□人。士魁告假葬亲，以把总委署。一月，士魁回任。

六年七月　吴廷香　士魁赴省，仍委署。八月，士魁回任，即委署常州营中军守备。

六年八月　凌庆鳌　字苏桥，句容人。武举人。以效用千总委署。

七年　刘士魁

吴廷香　士魁赴京引见，仍委署。

科第（编者按：原为表式，今依类条列整理）

举人

明景泰七年丙子　徐　清　肃宁卫籍。顺天中，御史谪知县。

吴　璠　详“名臣传”。

成化十年甲午　徐　祐　清子。详第。

十三年丁酉　吴　鋆　详第。

二十二年丙午　吴　蓥　鋆弟，字汝器。

弘治五年壬子　吴　金　璠子。字南仲，浙江海盐县知县。

八年乙卯　徐　忱　清孙。字克心，号东庄。肃宁籍，顺天中。详第。

十四年辛酉　周　用　详第。

正德八年癸酉　吴　涵　鋆从子。字德容，例贡。北雍中，仕至工部郎中。

十四年己卯　钱　卿　详“文苑传”。

嘉靖七年戊子　沈　瀚　字原约。详第。

二十二年癸卯　钱用商　卿从子。字从江。山东肥城县知县。

二十五年丙午　钱于邻　用商族侄。字震卿。浙江嘉善籍。详第。

三十一年壬子　陶　锐　字公抑，例贡。

四十三年甲子　潘志伊　详第。

隆庆元年丁卯　赵　炜　字文明，浙江籍。后改名赓光，字望湖。

四年庚午　钱学宏　用商子。字毅庵。浙江嘉善籍。河南新野县知县。

万历十三年乙酉　王　孝　详第。

二十八年庚子　钱名世　用商孙。字子孟。福建邵武府推官。

四十三年乙卯　钱名寓　用商孙。字仲堪。武冈县知县。

四十六年戊午　吴　铸　详第。

天启元年辛酉　潘有功　详第。

四年甲子　陶廷烨　锐元孙。字英人。浙江秀水籍。详第。

国朝顺治十一年甲午　金世治　字二水。浙江湖州籍。

吴源起　铸子。详第。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　程国栋　详“名臣传”。

五十六年丁酉　潘其灿　详“文苑传”。

雍正十年壬子　程　誌　国栋弟。字玉峪，浙江籍。榜姓沈，壬戌明通榜，含山县教谕。

乾隆十七年壬申春万寿恩科　沈祖惠　浙江解元，榜姓李。详第。

四十四年己亥恩科　吴士坚　详“文苑传”。

嘉庆六年辛酉　程邦宪　字穆甫，号竹盦。详第。

九年甲子　程际韶　邦宪兄。字夔九，号箭庭。详第。

十八年癸酉　程庆龄　际韶子。字锡兹，号紫桓。广西布库大使。

二十二年戊寅　沈福清　字思谦，号香雪。详第。

进士

宋咸淳十年甲戌黄龙泽榜　孙　锐　详“隐逸传”。

明成化十四年戊戌曾彦榜　徐　祐　大仆寺卿。

二十三年丁未费宏榜　吴　鋆　详“名臣传”。

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　徐　忱　翰林院庶吉士，转兵科给事中，升浙江参议。

十五年壬戌康海榜　周　用　详“名臣传”。

嘉靖十四年乙未韩应龙榜　沈　瀚　由翰林院庶吉士，仕至广东按察司副使。

三十五年丙辰诸大绶榜　钱于邻　福建邵武县知县，升四川佥事。

四十四年乙丑范应期榜　潘志伊　详“名臣传”。

万历十七年己丑焦竑榜　王　孝　详“别录”。

天启二年壬戌文震孟榜　潘有功　详“名臣传”。

崇祯七年甲戌刘理顺榜　陶廷烨　吏部郎中。

十年丁丑刘同升榜　吴　铸　详“名臣传”。

国朝顺治十八年辛丑马世俊榜　吴源起　详“名臣传”。

乾隆十七年壬申秋秦大士榜　沈祖惠　详“文苑传”。

嘉庆七年壬戌吴廷琛榜　程邦宪　以编修为江西道监察御史，转鸿胪寺少卿。

十三年戊辰吴信中榜　程际韶　详“名臣传”。

二十四年己卯恩科陈沆榜　沈福清　刑部额外浙江司主事。后改名彦芳。

武科第

武举人

国朝康熙五年丙午　钱克治　用商孙。字若兹。甘肃岷州卫守备。

康熙二十年辛酉　范　芷　详“别录”。

二十九年庚午　王　浩　字式闾，虚字圩人。

三十五年丙子　王　栋　浩从子。字隆吉。浙江籍。

五十六年丁酉　王　斌　浩子。字维宁，榜姓俞。浙江嘉兴籍。详第。

雍正元年癸卯　赵　扬　详“别录”。

七年己酉　钱　渼　字名川，虚字圩人。

乾隆元年丙辰恩科　吴文靖　字拱宸，西塘人。

武进士

国朝康熙六十年辛丑林德镛榜　王　斌　苏州抚标中营守备，升松江柘林营都司。

贡

恩贡岁贡

明永乐三年乙酉　费　昇　字彦平。

景泰某年　徐　清　详科第。

宣德九年甲寅　马　骥　字德良，湖北襄阳府推官。

成化十年庚子　钱　瀛　字润民，由麻溪迁平望。浙江湖州府知事。

嘉靖五年丙戌　钱　相　瀛子。字廷辅。广东新宁县知县。

万历二十七年己亥　陶彦瀛　锐子。字懋登，改名效贞。宁都县知县。

四十二年甲寅恩贡　秦之策　字公献。浙江布政司经历。

四十六年戊午岁贡　吴文英　府学，字伯雄。安徽泾县训导。

崇祯某年　吴天锡　署浙江乐清县教谕。

国朝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李　琮　详“孝义”。

乾隆元年丙辰恩贡　潘其炳　详“孝义”。

三年戊午岁贡　潘学博　详“文苑”。

二十一年丙子岁贡　秦　彬　详“艺术[能]”。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贡　秦清锡　详“别录”。

拔贡

国朝雍正七年己酉　沈祖惠　详科第。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徐　赋　详“文苑”。

副贡

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吴士宏　字元任，号中柱。

国朝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程　炜　字彤九，三镇地人。

荐辟

元至顺某年　范国华　以人材，举为震泽镇学教谕。

明洪武四年辛亥　曹　谨　详“别录”。

成化八年壬辰　吴　涝　字德容，工楷书。荐授中书舍人，迁鸿胪寺丞。寿九十四。

正德某年　王　嵓　详“别录”。

国朝康熙十八年己未博学鸿儒科　潘　耒　详“文苑传”。

乾隆元年丙辰博学宏词科　王　藻　详“文苑传”。

道光元年辛巳孝廉方正科　翁广平　字海邨，府学生员，钦赐六品顶戴。

特授

国朝康熙二十七年己巳　李　绶　字紫臣。入京师，授太医院御医。详“艺能”。

四十四年丙戌　王正宗　浩子。字维周。由监生考授州同知。康熙丙戌，圣驾南巡，正宗至济宁接驾。内大臣乾清门头等侍卫马武荐举弓马娴熟，引见御舟，上命随驾至嘉兴。后送驾浒墅关，命来京候旨。己丑二月，马武引见畅春苑，命在乾清门行走，屡赐克食。四月，随驾行围，给俸为三等侍卫。庚寅二月，请假南还。命未下，忽疾作，卒于京邸。赐内帑二百两，归葬。

例仕

明　吴　銮　字和仲，三都西人，例监生。河南郑州同知。

吴　鉴　字汝明，三都西人，例监生。福建福州府照磨。

嘉靖某年　吴元陈　鎏孙。字道敷，县学生。云南盐运司提举，终行都司断事。

吴之栗　涝子。字仲敬，三都西人。鸿胪寺署丞。

吴承鲁　字质甫，生员，莲花兜人。陕西苑马寺武安监正。

王之邻　嵓子。字瀛湖，监生。浙江慈溪县县丞。

万历二十七年　秦　权　详“名臣传”。

国朝康熙二十四年　王维翰　详“文苑传”。

某年 顾施祯 详“文苑传”。

三十三年 周 贞 字维念。山西山阴县知县。

三十五年 程逢源 详“孝义传”。

三十七年 王 统 字大一，号泰园，声字圩人。监生。浙江西安县县丞。

四十一年 秦永昌 字禹言，归字圩人。例贡生。镇江府训导。

范 钊 字文曾，一镇地人。监生。直隶晋州吏目。

秦仕廉 永昌子。字巨功，监生。广西广昌县典史，升贵溪县县丞。

雍正八年 范君智 字元珍，号松涛，三镇地人。监生。湖南长沙府通判。

乾隆十二年 陈武敏 字宁州，奎字圩人。监生。效力河工，委署河南郑州水利州判，授江西吉水县典史。

十五年 张祖彭 字鹤千，号介堂，一镇地人。监生。湖北沔阳州州同，卓异，升广东佛山同知。

二十三年 汪 琥 字玉符，号友苓，栋子，监生。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

三十年 王 燕 字健夫，号舟斋，棵子，监生。江西南昌府盐粮水利通判，终湖北荆州府沙市管粮通判。

某年 陈锡龄 字彭年，奎字圩人。山东鱼台县知县，升东昌府上河水利通判。

五十二年 张兑孚 字龄度，号兰江，三镇地人。监生。直隶河间府北魏村巡检。

五十三年 程国樑 字以宁，监生。湖北黄陂县县丞，赴任卒于途。

五十三年 程廷塝 字德夫，监生。直隶天津县典史。

五十四年　汪鸣珂　详“文苑传”。

五十九年　程毓坤　字象舆，监生。湖北孝感县马溪河巡检，调汉阳礼智司巡检，以军功一等保举卓异，旋归。

陈锡璋　字文若，奎字圩人。监生。山东阳谷县主簿。

嘉庆元年　汤秉钺　字有虔，奎字圩人。监生。安徽亳州吏目。

七年　程绍墩　炜子。字孕篁，监生。乾隆丙午顺天乡试誊录，直隶倒马关巡检，清苑县典史。嘉庆七年，升按察司司狱。

十年　程　锷　字试可，监生。分发陕西，署乾州吏目。

道光五年　程凤坡　字穆如，乌程县监生。甘肃皋兰县典史，升肃州嘉峪关巡检。

程　铣　字晖吉，监生。广东东莞县中堂司巡检。

吴德瀛　字铭勋，监生。分发广西，署桂林府经历、平乐府经历。

汤　沐　字吟香，秉钺子。分发浙江。

平望志卷七

名臣

明

吴璠，字朝用，韭溪人。为人严毅，有干局。景泰七年领乡荐，卒业太学，选书《英宗实录》。成化三年，授中书舍人，奉命颁诏山东，册封韩王。王享之，嘉其无违礼，赠以币，固辞不受。旋丁外内艰。服阕，久之迁工部营缮司员外，董神木六厂，掌六营造。厂又有中官主之，役大工繁，诸奸猾多窟其中，部曹往往为所钳制。璠独抉摘径窦，令奸人无所容，中官陈某亦稍自戢。二十一年，陕西大饥，人相食。命总督侍郎李衍振之。廷议以为，河南偃师东有孙家湾，即隋唐之洛口仓地故窖，犹存留漕米之未过淮者四十万石，从清河口往输之，移陕西民就食其间。而漕船不习河事，往者多覆溺。又议选廷臣先往相水道，疏浅浚淤，复征沿河水手分布挽送，使避河险。遂命璠与户部郎中许楫同往。已而河水浅涩，漕船迁延，久不能达，乃延父老问利病。璠建议曰："河水之生有时，方今七月瓜蒂水生，犹浅涩若此。将秋深水减，舟愈濡滞，米何时而得至？其病一。秦民壮者已散四方，弱者饥困成疾，顾

恋老稚势难转移，即勉强以行，关隘崎岖，必多颠踣，其病二。米储舟中，久不输卸，蒸浥侵盗，耗失必甚，其病三。夫救荒利速，今既有所阻，当权宜以济之。近来米商多从河南贩至陕西，故河南米腾贵，贫民又苦之。今漕船之米宜减价以粜，赍银至陕，令彼自籴，无挽送迟留之苦，利一。贩者贱籴贵粜，坐获厚利，不烦劝督，米自多至，则陕中米价亦渐就平，利二。米减价以粜，河南贫民亦沾其惠，利三。若坚守前策，不用变通，将必公私俱困，进退失据矣。”众以为然，即具疏闻。上以持论不一，夺楫、璠俸各二月。先是，李衍上言，秦汉都关中，自河入渭，并通舟楫。漕运转输以给京师，遗迹俱在。但三门集津河水悍急，请差官相度疏凿，以通转运。上并以命璠。璠躬自按行，浮汴入河，历浑池，履硖石，抵陕州，循底柱，观三门，考隋唐转运遗迹，上疏言：“昔禹凿龙门，河流束注，横截其中，冲波蹙涛，震荡天地，南曰鬼门，中曰神门，北曰人门。鬼门、神门最险恶，人门稍通木筏。人伏筏上，与涡俱入，与波俱出，一遇崖石，立为齑粉，故隋唐以来皆不能通。唐人但于水次置仓，转相灌注。河阴置河阴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陕州置太原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运输扬州，汴船之运输河阴，河船之运输渭口，渭船之运入太原。又于三门两山之间刊通十八里，河船既输于东仓，而陆运转输于西仓，以避三门之险。复以舟漕西至太原仓，渭船始从受之。水陆之值，糜耗不资，故当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岂好为是劳费哉？良以天险不可以人力胜也。夫隋唐所不能通

者，今欲创行之，其亦难矣。况漕废已久，河不行舟，岸崩木夥，所在断绝，若欲通漕，并须修治。今关陕之民死亡略尽，萧条千里。河南之民困于供馈，凋瘵未瘳，复驱以劳役，何异追而纳之水火中也。望陛下毋兴役以重其困。”疏上，得允。明年，有监抽芜湖竹木之命，还朝，卒于邸舍，年六十。

吴鋆，字汝砺。父璩，璠之兄也，有诗才。鋆少逸越不羁，务苦吟，格律高古，与赵宽齐名。书法遒美。成化十三年举于乡，会三原王恕巡抚南畿，闻其名，召与语。鋆极陈民间利弊，恕甚重之，赠鋆诗，期以大用。鋆复以诗讽，恕益器重之。二十三年成进士。守部时，尝治大臣葬事，闻母丧，遂委所事而归。当事者难之，鋆曰：“安有舍母之丧而勤人之丧者乎？”终不为夺。后拜官，当得文选司主事，会恕为吏部尚书，同年杨某欲得之，乃扬言鋆先事受贺。恕闻，不得已改鋆武选，而以杨代之。恕数召见鋆，鋆终不言。后恕悟受欺，欲改鋆，未及而去。鋆竟以常格进员外郎，又进武库司郎中。以病乞归，未至家卒，年四十八。鋆与人交，不立崖岸，当官清慎而无废事。所著有《嫩溪集》。

周用，字行之，烂溪人。少有异质。既长，辞家力学，寒暑不解衣。弘治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正德初，选南京兵科给事中。丁外艰归，起补礼科，改南京兵科。武宗遣中官迎佛乌斯藏，用上疏切谏。又疏谏，以中旨迁黜尚书、都给事等官，且请治镇守江西中官黎安罪，侃侃出北台省之上。迁广东左参议。番禺盗起，用监军龙川，擒斩九百

馀级。故事，岭南捕贼首功千以上者，升俸一级。用不妄杀，又以馀功让同事者，故不及格受赏而已。嘉靖初，转浙江按察副使。丁内艰归，补山东临清兵备副使，升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代监司鞫南阳滞狱，狱为之空。值大旱，发帑振饥。用自请摄汝宁分守事，躬行阡陌，户署振字，令民自赍以来，即出所储米物给之。于是民沾实惠，里胥不得为奸，所全活不可胜计。嘉靖八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军事。有剧盗久不获，用察其党有悔悟者，召至，谕以威福，结以恩信，遂擒斩来献。用以治盗当塞其源，乃汰赃吏，令郡邑均平徭赋，缓征科，抚流移。逾年，盗遂屏迹，四境帖然。召入，佐院事，迁吏部右侍郎，转左。以诖误，左迁南刑部右侍郎，就迁右都御史、工部尚书。时有所市物，吏受赇，率先给直，而故缓其人，黠贾因以为利。用令民得自输物，输即与之直，弊遂绝。改刑部，九庙灾，坐自劾免。中外皆惜之，频有推荐。十五年，以工部尚书起，督河道数月，改漕运。未上，召拜左都御史。以二品满九载，考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转吏部尚书。往时，吏部诸郎中职专权重，尚书至不得有所可否。左右侍郎相顾噤不发言，郎中以意上下之，智力困，又尽以委吏。用司大计，有黜陟独与两侍郎谘度。两侍郎亦乐为之尽，而诸郎中遂恪职，吏不得上下其手。当是时，相言、相嵩势相轧，用处之坦如也。年七十二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恭肃，赐祭葬，列乡贤祠。所著有《读易日记》、《楚辞注略》及《文集》十六卷。

潘志伊，字伯衡，一字嘉徵，号少东。父云，见“别

录”。嘉靖甲子举于乡，乙丑成进士，授定州知州。州号冲疲，丁粮外旧有门银千两。志伊曰：“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安用门银为？”遂罢之。达军数千，自成祖时内徙，设都司领之，桀骜难制。志伊曰：“华夷均赤子，军瞒吾民，治勿贷。”民有诟斗者，亦绳以法，境内大安。三载，数膺卓异荐。而乡显者构蜚语，转南京刑部郎中，寻以忧去。万历二年，起为刑部郎中。先是，有指挥周世臣者，故庆云侯寿之裔孙也，居东城小巷。家止一婢，曰荷花。世臣夜为盗所杀，《献集》注：按《实录》及《冯少室集》，俱书周世臣先曾祖；《不遇记事》作周伟。今从《实录》诸书。巡捕张国维坐是住俸，乃执其奴王奎，诬以与荷花奸，谋杀世臣，下法司讯。志伊曰：“疑狱也，姑缓之。”会左侍郎翁大立署部事，国维以狱未成，俸不得复，阴结大立左右为言。司官受贿，留狱。大立信之，促具狱，志伊持不可。强之，乃请移他司会勘。而他司郎中徐一忠等承指，拟奎等俱辟。是秋当决，志伊力争得止。四年冬，恤刑山东，遂不得预部议，而奎等竟决矣。寻出知九江府。而京师获大盗朱国臣等，自言“我杀世臣，与奎无与”。于是给事中周良寅等劾大立失入之罪，坐削职。而志伊请移他司，有规避之情，亦降补陈州知州。岁大祲，发廪振救，出所节省丁粮千金，全活甚众。十一年，稍迁知南康府。宋白鹿洞书院先为当事所毁，学田三十馀顷悉废。志伊复之。又五年，迁按察副使袁州兵备。会岁旱米贵，民采蕨食。志伊预计仓库之羡，酌被灾轻重差次给之，民始获苏。十九年，迁陕西行太仆寺卿。甘肃马政久弛，志伊亲阅马高下，定

值盈缩，综核有法，人不敢欺。二年，改广西参政。初，志伊在陈州，州人好盗。有诸生掠其族孤寡，志伊以白督学孙丕扬。丕扬怒，释诸生不问，而内嗛之。至是，为吏部尚书，竟以考察论罢，犹坐王奎旧事云。按吴去盈《康庄日涉》云，公在陈州时曾忤学使者，后学使者晋冢宰，掌计事，据拾王奎旧事，中以考功。距为郎时已三纪，去被谪亦十有八年矣。忽为索瘢，世有此黜幽之典邪？按，乙未冢宰，孙丕扬也。所著有《山东问刑条议》、《不遇纪事》诸书。本《献集》，参《沈志》。按：《明史》志伊附翁大立传中，云志伊历官有声。

秦权，字懋衡，肖湖其自号也。少警敏倜傥，有大志。初游国学，大司成叶文忠公甚器重之。在学五年，升率性堂，试辄一分，由积五分，考授福建汀州府连城县知县。邑滨海，编户仅二十馀里。民情浇悍，风俗刁敝。权下车首谒文庙，见殿宇颓敝，两庑倾圮，饬士人共为修理，并名宦、乡贤两祠，由是连邑蒸蒸向学。厘奸剔弊，不畏强御。问民疾苦，不便者革之，废弛者振之，远近畏服。又兼摄都司事，立队伍，申法令，而部勒以阵法。声称籍甚，上台亦交章荐誉之。会权贵奉使至，州郡悉遗重贿。权曰："吾治连六载，惟饮连邑水耳。"遂移疾归。归之日，绅耆攀辕者甚众，并为立祠，林小仙绘图以饯行。居家蠲租振荒，不惮再三。时出家帑，以代贫民之不克完赋者。时国家多事，赋敛烦急，里中独鲜追呼之扰，至今犹感道之。天启壬戌年卒，年六十三。

潘有功，字臣伯，一字金城。天启辛酉举于乡，壬戌登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三年，迁兵部车驾司主事。五

年,迁职方司员外郎。明年,晋郎中。素习武事,在枢曹以练达称。擢陕西参议,至则摄关内守道事。七年八月,流贼犯渭南,有功奋曰:“渭南富庶,且当会城之冲,万一不守,全秦动摇矣。”遂单骑驰入城。众以贼新盛,请固守。有功曰:“不挫其锐,何守之能?固闻贼劲,惟塘马近在二十里外,而老营遥为声势。若歼其塘马,则老营不战走矣。”下令蓐食,夜四鼓,戎服乘马而出,军民遮道阻之,不可。乃躬巡诸营勉慰之,皆踊跃直前袭贼,斩首百馀级。比晓,大奔溃。无何,徙靖虏道。以贼屯塞邠州,乃南趋凤翔,而贼复阻汧陇。月馀,闻北道稍通,复改从北。会参将浦国忠之官芦塘,即与俱行。十月,抵泾州。城新破无人,野宿郊外。会贼骑大至,登山自守。凡一昼夜,众皆饥困,已乃结队前行,遇贼伏,众惊溃,有功堕马伤胁,仅得至官。会冬防方急,羽书旁午,力疾视事。八年二月,始解严,有功竟以劳瘁卒于官。为人旷达,不事威仪,诗文皆有清裁。少时,梦至一城郭,榜曰金城,因以自号。及官陇右,行部至靖卤卫,为古金城地,果符所梦,未几而终。本《献集》。

吴铸,字鼎吾,《苏州府志》作鼎陶。世居六镇地,秀水籍。崇祯丁丑进士,广信司理。铅山峒寇薄城,铸用间设奇,斩其渠魁张普微等,馀悉就抚。己卯,分校乡闱,拔刘渤为第一。壬午,应南畿聘,得士陈俶、吴颖诸人。平反疑狱,如夏贵州后裔、艾南英受诬,俱赖昭雪。升礼部主事,归。《嘉兴府志》。

国朝

吴源起，字准庵，铸子。顺治辛丑进士，为洛阳令。时江南告警，奸民乘机为乱。源起擒其首，党遂散。洛阳赋重，力请抚军具疏减赋。擢工部主事、礼科给事中。时举博学鸿儒，荐平湖陆陇其。或谓陆深于理学，辞翰非其所长，源起曰："理学为文词根本，可二视乎？"其他慷慨直言，皆似此。性喜游览，尝游岱、华、嵩、衡，作《四岳游记》。后登恒山，又有《北岳游记》。归老于家，年近九十。著有《砚山吟稿》。《嘉兴府志》，参《梅里诗辑》。

程国栋，字玉亭，吴江籍，补乌程诸生。康熙五十二年举人，历嘉定、盐城、沛县知县。丁父忧，服阕补范县，调滕县，寻罢去。国栋自少留心经世之务，凡系民生休戚，知无不为。试用江南，尝运谷振宿迁。在嘉定，率先捐米煮振，全活六十馀万口。民感其德，为绘振济图。会诏以大理寺汪灉等理淮阳[扬]水利，国栋陈议去壅塞，筑堤坝，宣泄海道，灌溉田亩，皆切实可施行。灉等据以实告，疏导七邑，至今蒙其利。所著有嘉定、盐城两《县志》，诗文集若干卷。《苏州府志》。

程际韶，字夔九，一字箫庭。嘉庆戊辰进士，以知县分发甘肃，署崇信县，大旱，祷雨有验。补清水县。甲戌正月，陕西凤翔匪民扰害数郡。际韶修兵器，设卡房，募乡勇千人，分十队，以武生为队长，昼夜轮流守城，贼不敢入境。调宁夏县，日决数十事，案牍一清。中卫县渠堤屡筑屡圮，大吏委修焉。至则伐堤柳数百株，编堤外以杀水势。不匝月工成，费数百金而已。升兰州循化同知。循化番回杂处，蒙古每畏黑番。际韶戮其渠魁，蒙古得安处。

地多风少雨，不生五谷，仅种青稞，岁恒不丰。际韶莅任后，祷于河源庙，雨泽常足，近城有种黍者。道光元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著有《番寨柳枝词》、《留诗阁稿》若干卷。《苏州府志》。

孝义

明

王元茂，字子林。天性友爱，兼好施与，自奉则布衣蔬食。值凶岁，有不举火者，赠以斗米。家非素丰，每以周急为念。后黎里兵至，元茂令嫂及三侄女逃避，而自后以御贼，身被数创，堕水死。嫂与侄女得脱。

潘应元，字善长，号仁台。幼丧父，哀毁骨立。事母以孝闻。父有遗产，命诸子襄葬事。及葬，应元独任之，以产让二兄。兄不友，事之益恭。读书尚实学，教弟子以德化。密友金怡川遭诬，家几破，应元为控于当事而直之。遇盗瓜者，慼然慰谕，其人改行。子有忠，字宗禹，能文而孝。应元病中风，愈，思食野鸟。时春仲难得，忽一鸟自空堕人牖，犬衔以献。沈徵仲潜为作《孝感篇》。

王之钺，字凤溪，虚字圩人。好施与，事继母冯无异所生。母疾，割股以疗。巡抚周国佐奖曰“孝行允懋”。

张起元，字贞仲，县学生。国初，大兵过平望，以远近多未归顺，将加屠僇。起元以身捍卫，出见某将军，力言镇皆良民，无异志也。将军即令其招安，一镇赖以保全。遂欲挈至杭州见亲王而予之官，起元以母老，恸哭力辞，乃止。嗣后，足迹不入城市。卒于家。《韭溪杂咏》。

国朝

王鼎臣，字禹门；鼎谟，字海门，皆之钺子。兄弟俱尚义。崇祯十四年，蝗，减价平粜米一千斛。顺治九年，大水，出米六百五十斛振济。巡按御史秦世桢嘉其行，奖鼎臣曰“孝义两全”，奖鼎谟曰“尚义可嘉”。后鼎臣举乡饮宾。吴江《董志》。

范敬，字敬甫，虚字圩人，王鼎谟仆也。鼎革时，湖盗缚鼎谟子有明去。敬往盗窟探之，盗索千金为赎。鼎谟使妻弟沈渊如持千金同敬往，不知渊如之易伪银也。盗觉，将有明投诸湖，持矛刺之。敬号泣求代，不许，亦被害。《震泽县志》。

杨秧，字硕甫，号雪湖，一镇地人。性纯孝，幼时父疾，刲股和药以进，愈。父远客遇盗，被刃者三，不死。秧闻之，亦引剑自斫其臂者三。家酷贫，或延以课子，岁得八金。其从母死，秧丐四金为买棺，主不可。忽遇一叟歌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烂却芒鞋此是踪。”秧从之往，得金敛。先是，有豫章宗室乞食来吴，居秧祖家，后学仙得道，指松为姓，盖即此叟也。秧访见之，遂从之游，尽得其术，决人祸福，无不奇中。本《烂柯记》、钱云《狂山人集》。乙酉春，常熟瞿式耜巡抚粤西，挟秧以行。定靖江王暨郝永忠之变，皆出秧计画。以功授祠部员外郎。庚寅十月，桂林陷，式耜被执。秧周旋羁绁四十馀日。十一月，式耜殉难，秧麻衣徒跣，哭于定南王孔有德门。请殡葬，不许。哭四日，欲继以死。王义之，听棺敛瘞于北门风洞山，并瘞从死总督张同敞、致胜将军徐高、参将陈世贤、幕僚陈科烈。

时营帅李养性劫式耜家属，大索财货。秧叱释之。本钱蔫《志》。巡抚王一品重秧节概，时枉车骑。遇有剧病，秧疗之，常与饮酒论古今事卧榻前。壬辰四月，预知粤西有变，教一品致仕。七月，安西李定国帅雄师直入桂林，孔王自刎。时秧已护瞿家属及式耜骸骨归矣。瞿氏感其德，以式耜孙女配其子诸生一宁。本《殉国汇编》、《三藩纪事本末》，参《昭文县志》。当式耜之被难也，奏疏、诗文百馀卷仅存十一，惟临难诗四十首、张同敞和诗并遗表，秧密藏之无失，即今所传《浩气吟》也。本《浩气吟·后记》。秧通天人之学与医家言，性落拓不羁。其在粤西也，念父母远隔，未能奉养，乃刻木为像，朝夕上食。人有遗赠，随手散于贫乏。晚年方袍古冠，往来虞山以自适。或以事问之，笑而不答。书法遒劲，诗信口而吟，出人意想。尝自号二痴，又号不了道人。康熙甲子卒，年七十九岁。本《狂山人集》。所著有《雪湖诗集》，陆清献陇其为之序。

黄元叔，字叔猷，号息庵。先世居震泽，鼎革时所居被盗毁，迁平望螽斯港。为人慷慨好义，于书无不读，凡天文、地舆、河渠、律数诸书，无不研习，盛湖钮应斗深器重之。国初，弃举子业，隐于市，而吟咏不绝口。泰兴汪澹思、宜兴徐虎文，豪侠士也，避兵来吴，元叔闻而订交焉，遂同贾于泰州，三年获利千金。分财利，元叔谓虎文曰："子二丧未举。"谓澹思曰："子一子未婚，所馀千金，敢为二子赠。"仅取其本而归。后之浙东贸木充商，所贸俱巨木。时耿逆叛，大兵南征，平望为浙闽通衢，塘路坍毁，骑兵难进，邑令皇急。元叔具呈曰："土非石不存，石

非土不固。欲以土石成塘，非朝伊夕也。元叔有木若干，可取以筑。愿批照，俟大兵凯还，将木归元。”令从之，塘工立竣。及凯还而归之，卖之获利五倍。庚申，大兵征台湾，平望设安塘官。满洲屠公已至郡，邑令郭琇欲赁民房为署。民皆闭户逃匿，令无措，诣元叔商之。元叔曰：“我有边塘屋十五间，可作官署。”令大悦，立券付之，民心始定。里民唐姓者以女鬻屠公为婢，得银十二两。甲子，撤安塘官，屠公将归旗。唐夫妇痛女无相见日，泣向元叔。元叔以情告屠公。屠公雅重元叔，许之，即奉身价。屠笑曰：“君欲独为君子邪？盍分其半与我？”乃取六金，令唐率女归。其生平好义类如此。

王有章，字其容，鼎谟长子。顺治戊子就试武林，泊舟唐[塘]栖陆锡庵之侧。夜闻少妇哭甚哀，询之，妇言：“夫久客不归，传闻已死。姑老子幼，俯仰无依，族党将我嫁远商，得三十金以养姑，明日即行，是以悲耳。”有章恻然，即以三十金畀族还商。试毕归，再询之，其夫已归矣。同学生嘉兴钱其任坐其戚金某亏帑，诬生曾贷二百金，系狱追完。有章知其贫且冤，为代完钱。出狱，不知有章为之也。闽中林忠顺宰台之某邑，以清介闻，直指杨公以事劾罢之。林之子闻有章有德于杨，叩头乞援，因力为之请，得开复，又助其需次之资。即补温之景陵，遣子来迎，不往。

张蓼，字莪卿，娄字圩人。幼失父母，号泣终身，四时祭祀，事死如生。督学柯世堪旌之曰“孝思维则”。

吴流隆，字天佑，全孝翁七世孙，徙居三镇地。善事

父母，饮食必进所欲。父锬，县学生，喜放生，尤爱玩器，流隆必得之以悦其意。子植慎在母腹而孤，童时痛不见父，每遇岁时祭享，凄怆感悼，逮老勿衰。伯仲两兄早析居，植慎奉养母氏极诚尽孝。仲兄年老贫，无子，以长子为之后，迎养于家。没后，命子孙与仲兄合葬，以仲兄主穴。节录谭书撰传。

程士弼，字仲直，举乡饮宾。父病笃，祷天割股肉以进，寻愈。素友爱，兄弟共财无私蓄。以子允谐，遵例急公，赠儒林郎。《程氏族谱》。

陈铢，字润侯。其先业儒，既服贾。事父至孝，见父有愠色，虽在一哄之市会计拉杂中，必伏地请故，伺色霁乃起。父诣市见货物，苟手摩目注者，辄重值购之以进，其先意承志类如此。没后数十年，里人犹称道焉。

姚荣官，逸其字。父有一妻一妾，荣官庶出也。父早没，家贫。嫡母性严厉，令生母改适。荣官稍长，思慕不已。会生母之后夫卒，并无所出，荣官竭力营资，赎母归，克尽孝养。咸谓以至性而出于未尝学问之人，尤可敬云。

赵士奇，号胜隆。家綦贫，贸布为业。父病，刲股作糜以进，寻愈。士奇素有操行。一日，见女子踉跄遗物于地，有荷担者以担压其物。士奇亟呼女，女已远。顷之，女哭于市，盖以女卖之富室，将出其夫罪于狱也。因为劳荷担者以银，而立使还其遗。又晨出汲水，见有客舟窃其客银，藏于岸，竟扬帆去。士奇买舟追其客，而还之，其行义类如此。同里潘鹤赠诗云："刲股啖生我，至性何拳拳。还金感路隅，宁必轻刀钱。"年七十四卒。子四，思敬、思

义、曰雄、曰睿。思敬、曰雄自有传。

陶元明。母有心痛疾，于剧发时，元明为咬舌椎膺，以分其痛。一夕危甚，乃长跽祷于北极前，誓割肉以疗。比抽刀，有童子持药至，亦不诘其奚自，奉饮即愈。

陆蘋湖，三镇地人。素好善。年八十无子，将给产于族，思为方外游。有相者曰："君阴骘文现，主得子。"蘋湖笑曰："年将就木，尚望子乎？"相者力劝置妾，乃娶俞氏。越三载，果举子世德而卒，咸谓其种德之报云。《钱志》。

徐圣嘉、友嘉、茂嘉，同母兄弟也，居下塘。少孤，事母俱尽孝。康熙十二年，母年四十四，得危疾，医祷罔效。三人同吁天，愿各减十年，以益母寿。茂嘉刲股以进，遂愈。后十年，母复病，圣嘉刲股，又愈。后十年，母复病，友嘉同妻姜氏俱刲股，又愈。后十年，母年七十四，病剧。圣嘉祷于神前，刺胸取心，血涌如泉，昏绝于地。忽闻异香满室，遂苏，而母卒竟符益寿之数。《钱志》。

翁桂芳、芝芳、兰芳，同产兄弟也，居一镇地。早失恃，事父瑞吾能竭其力。瑞吾好施与，凡亲知之穷乏者，必周其急。三子每不待父命而周之无吝，故里中称翁氏三孝子云。三子中，芝芳尤豪迈，喜与贤豪、长者交。幼读书不屑事帖括，惟日观诸史，内有事关伦纪者，摘录成一编，行坐不释手。后以家计萧条业贾，辄至数千金，桂芳、兰芳亦致数十百金，共藏一椟，每取用，不以多寡分尔我也。康熙初，有官军过平望。家有耕牛，忽渡水逾塘，触其战马死之。瑞吾许偿三百金，领军官不可，竟被絷。

三子争代絷，不许。于是三子百计营救，讼稍缓。安塘官戴公元督兵平望，重三子孝友，相与为莫逆交，力解得免。后数年，瑞吾又为平望营某千总诬以私贩浙盐事，几罹罪辜。时戴公元已提督浙江。三子求援于戴，遂得释。三子既两构讼狱，家产荡尽，自奉皆布衣粗粝，而养父之旨甘无或乏也。父没，哭泣尽哀，营窀穸则亲持畚锸。葬后，迭至墓所，月必三四次，至老无间云。节录周南撰《三孝子传》。

李琮，字兹佩，号斐庵，东乙圩人，寄籍入桐乡学。督学秦苍霖赏其文，擢第一，遂食饩。康熙庚午，贡至京师，授□□教谕。琮天性孝友，喜怒不形于色。幼时，母病甚，医药罔效，乃割股和粥以进，遂愈，人皆称孝感云。

黄世荣，性友爱，好施与，昆弟无间言，里中共称之。

葛永祥、裴连城、邹大儒、徐文炳，皆平望人。康熙间，并以割股疗亲疾。又有天长陈立震，寓居平望，亲疾，亦割股以疗之。《震泽县志》。

吴蔡贤，耕织养亲。母疾，以刀割胸，有物突出，作糜以进而愈。

程逢源，字恺元，号崑泉，县学生。康熙丙子例贡，任常州府训导。耽吟咏，善丹青，以理学训诸生。曾奉委马迹山振饥，民咸沾实惠。性至孝，母疾，割股和药以进，愈。母没，匍匐奔丧，以哀毁卒。

潘其炳，字文虎，一字著公，检讨耒子，乾隆丙辰恩贡生。事亲孝，曾割臂以疗亲疾。友于弟，视诸侄犹己子，分授田产，教养备至。城南华严塔关系两邑风水，年久倾圮，其炳力为倡举，遂得重新。著有《地学正书》。

管鸿，字大业，一镇地人。父病，割左臂以疗之。母病，割右臂以疗之。年八十四卒。

程润六，声字圩人。父病，割股入药疗之。

戚士皋，小名才官，其先平望人。少孤，偕母赁居韭溪。母嗜笼炊，士皋遂以卖笼炊为业。每笼炊熟，先取二枚奉母，然后历诸村叫卖。卖毕，必营甘旨以邀母欢。年三十馀，人劝之娶。士皋曰："谚曰'讨新妇，卖儿子'，吾忍以是间吾母子哉？"竟鳏居奉母以终。

杨永文，字茂春，三镇地人。母病，割肱和药以进，遂愈。乾隆四十二年，震泽学徐□□给额曰"人伦天爵"。

李正明，虚字圩人。母病，割股作糜以进，遂愈。乾隆五十三年，震泽令张曾太给额曰"笃行纯孝"。

朱良法，亲疾，割肱和药以进，即愈。

吴锡祚，字润含，流隆元孙。弱冠补吴江县学生，循例贡入成均，谨悫媚学。乾隆五十九年，母杨氏病笃，药石罔效。锡祚具谍于神，愿以己代。时值酷暑，长跪庭中，感暍致疾，遂不起，年仅三十二。闻者伤之。著有《春林集》。

渔者周圣传，性至孝。母为某家事佣作，亟遣其子迎还。未即归，乃自往迎之。见辄投母怀，曰："自母离家，夜卧目不交睫。"言讫，泫然涕下。俟母登舟，遂摇橹踏歌归。

翁三祝，字瑞徵。天性孝友，曾割肱以疗母疾。少从学于沈在菽，喜作诗。其弟巨川早卒，三祝一恸几绝，有《哭弟诗》十绝。张栋读之，谓其"字字皆血泪也"。年

八十馀卒。两子，长本宗，次竟成，孝友如其父。

顾君祥、圣祥，同母兄弟也。以贩米为业，事母尽孝。母疾，医祷无效。圣祥潜入暗室，割肱和药以进，旋愈。未几，君祥目盲，其妻某氏恸曰："吾夫目盲，不能仰事俯育矣。"每朝以舌舐夫目，五十馀日而目明。后母与子媳俱享大寿。

袁儒，字道庵，号西邨，祖居赵田，了凡先生其世父也。父名澣，赘于韭溪张氏，遂家焉。儒生而颖敏，读书过目成诵。十一岁，父病，值严寒，忽思食蟹。儒遍搜岸穴得二蟹，奉父，父遂愈。弱冠补诸生。会岁凶，盗劫其家，将执其母张氏投之火。儒叩头哀告曰："宁杀我，勿伤我母。"乃取己之衣服奁资悉与之，盗释母。然母由是惊悸成疾，百药罔效。忽一日思冰，曰："我得冰可无恙。"儒徒跣，从八坼塘至郡。时冰窖未开，价重难购，乃典衣偿之，戴星而返。母啜之，神气清爽，霍然愈。儒喜曰："我今得永事二人矣。"月馀，母疾复作，竟卒。儒哀毁骨立，三年未尝见齿。父有所欲，竭力承之。每夜祷北斗，以益父算。路拾遗金，寻失主还之。租税务恤乡农，戒子孙勿取盈。亲族嫁娶、丧葬，力有未赡者，靡弗仰给。其立品敦行如此。节录周爰访传。

凌国泰，落苏兜人。父母疾亟，凡两割其股，疾皆愈。及父没，哀毁致疾，年仅三十卒。

庄万年，璧字圩人，世业农，性行谨悫。里中桥梁之倾圮者，为诵经拓钵募之。道光七年秋，母氏疾，医者云惟人参可疗。万年贫不能购，乃长跽吁天，割胁肉和药以

进，寻愈。

赵世煦，六镇地人。母患目盲，世煦晨夕舐之，得复明。年仅十九卒，闻者伤之。

苏惠高，矫字圩人。母徐氏病剧，割胁肉以进，寻愈。道光六年事也。

秦兰墀，字芬馀，韭溪人。母顾氏病笃，刲肱肉和药以进，寻愈。

平望志卷八

文苑

明

钱卿，字廷佐，岁贡生，瀛子，家后溪，自号后溪居士。生不胜冠即操笔，缀文多奇语，亹亹数千言，然意气旁溢，不一一就绳约。同业以程文规之，不为改。既而得苏文，读之跃然喜，遂执以为业。正德己卯，举应天乡试。初，卿学既成，年且少，谓指日高第，可建事业。顾为诸生二十年，人咸惜其遇之晚。卿不为意，居常远自期许，不肯龌龊事生理。轻予好施，家无赢资。士大夫道出平望者辄投刺，具酒食谽乐，极论世务，继以篇什相属和，或至累日不厌。其诗多大言，若不屑于优柔者。年五十四卒。所著有《后溪集》。本周恭肃用撰《墓志》。

王忠，字子良，号坦庵，声字圩人，处士玑《县志》作盐运司，误。今据王氏《墓志铭》更正。六世孙。资敏好学，由县学生入国子监，历仕河南磁州通判，升四川成都府经历。时弟孝亦宦游京师，母老无人奉养，遂归。定省之馀，惟林泉是适，尝曰："吾今而莺湖为吾有矣，其材可诗，其水可酒。"乃于舍傍构郊居，内有悬榻斋、挹翠轩诸胜。时与

亲知顾提学道行、沈佥事瓒、王布衣叔承相唱和。所著有《枪榆集》、《梁蜀吟》、《湖上稿》、《馀生草》若干卷，得宋元风韵。邑宰刘时俊以邑当孔道，向属泥塘，欲易以石，自长洲邑界至浙境，迤逦绵亘，工价不资，不动公帑，忠实赞成之。邑宰霍维华欲亲丈合邑田亩，商于忠。忠曰："善政也，惟赋不增额为主。"霍遂锐意举行，至今以霍册为准，民甚利焉。季子克谐，字季和，县学生。工诗，有遗稿一卷。

潘凯，字岂凡，号仲和。父锡祚，见"别录"。凯敦内行，工诗文，究心经世之略。为诸生，连试第一。与于复社，娄东张受先亟称之。明亡，弃诸生，不出以终。所著有《平望志》、《本草类方》、《贻令集》。本朱彝尊撰《墓志》。

杨桢，字贞木，号湘云。博学，工古文词，常自言平望一隅之地，川原风物皆堪纪载。前辈如陈克礼、曹孚相继辑志，惜乎不传，于是奋志纂辑，设局于悟珠庵。综核故实则潘凯任之，采访则史册、赵秉彝，订补则沈潜，校书则李云。取裁则王鏊《姑苏志》，莫旦、徐师曾《吴江志》，以至图经子史、断碣残碑，靡不孜孜搜剔，檃括无遗。凡再阅寒暑而成，识者往往称善焉。

国朝

戚勋，字元功，号勒斋，桑磐村人。少有隽才，弱冠补县学生，专精制举。四十以后，刻苦为诗，规模陶、杜，得清真闲淡之趣。曾祖廉，号守溪，立品端谨。大府重其德，加冠带。乡耆每朔望日集殊胜寺，深衣南面，宣讲圣谕六条，多所感动。祖成固，号雪樵山人。能诗善琴，与潘参

政志伊、王仪部孝交厚。二人怜其贫，尝讽以游谒当为先容，谢不可，其介如此。勋晚年亦自韬晦，足迹不入市廛，惟日事吟咏，自比逸民遗老。著有《町庐集》、《挈菴词》、《平望志》，皆不传。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凯次子。幼孤，资禀颖异，尝阅时宪书，一过即能背诵。及长，于群经诸史九流之书无不读，诗赋古文词无不能。而性好山水，遂往来燕赵，与同时名人纵游，相讨论题咏。康熙己未，以博学鸿儒征试，除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既受职，谓明更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于考证，分任而一。其义例秉笔严而论平，岁月宽而帙简。因作议以上，总裁然之，令撰《食货志》，兼订记传。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其手定。上平逆藩，耒献《平蜀》、《平滇》二赋，上称赏，公卿传诵。进充日讲官、起居注兼纂修《世祖[宗]实录》、《圣训》，复为会试同考官，得士十二人，皆天下选。而名日益起，忌者日益众，后竟以甄别，议坐浮躁降调，遂归。耒初被征，以母老力辞，不获命乃行。除官后，又牒吏部，以独子终养，请代题者三，卒不得请，乃受职，遂迎母养之。及去职，母没。终三年丧，未尝见齿。后乃遍游罗浮、天台、雁宕、武彝、黄、庐、中岳诸名山，尽穷其胜，各为诗若文记之。癸未，上南巡，复耒原官，赐御书一轴。丙戌，上又南巡，又赐御书。陈廷敬扈驾，欲荐起，耒固辞，乃止。耒于声韵反切有神悟，随所至审辨，遂通其微，著《类音》八卷。晚研究易、象、数，多心得，著论十三篇。所为文甚夥，往往裨治体风教与乡邑之利病。耒少依兄柽章，避地韭溪，以

庄史事连诛，嫂沈氏与二子俱北徙。时嫂有身，耒从行数千里。至广宁，嫂生子不育，即饮药自杀，耒乃收嫂遗骨归。耒笃于师门之谊。昆山顾炎武学贯天人，所著《日知录》及遗书数种，多经世大业。耒次第刻之，始传于世。长洲徐枋苦节数十年，临没，举孀妇孤孙以托。耒为谋其衣食、田庐，纤悉具备。中更事故，复身自捍御，丛怨不恤，人咸多之。天下漕粮皆官收官兑，吴江独否。于是有白粮加耗估折之苦，有仓夫侵盗、粮户代赔之苦。耒乃力请行画一法，而额外诛求悉去。耒史学得诸兄桎章，赋学则耒自得也。所著诗文共三十卷，名《遂初堂集》。自京师归，凡二十馀年，年六十三卒。本《沈志》，参《钱志》。

王维翰，字缵文，号约庵，鼎谟嗣孙。年十四，补青浦县学生，文名日起，乡先辈咸愿识之。康熙壬戌，以例贡入京，廷试第一。按钱霑《吴江县志》，康熙十四年，廪生捐银，准作岁贡起送廷试，续奉不拘廪、增、附生，一体捐银准贡。乙丑，授舒城县训导，一切陋规悉汰除之，学使李振裕称为清廉。癸酉，丁嗣母艰。丙子，补望江县教谕。望江自明季遭流寇，文庙、学舍悉颓废，因捐修大成殿、启圣祠、尊经阁，与祭祀之簠簋笾豆毕具，而后及栖止之所。时巡抚高承爵特举卓异，列监司前，而维翰竟卒。著有《学圃赡稿》，所选刻有《东华集》、《尺牍兰言》。

陈金篆，字青书。博学工诗，骨格清超，丰神绮丽。与同邑顾樵、徐崧、黄容辈相赓和。著有《晚翠斋诗稿》。

张世炜，字焕文，号雪窗，唐湖人。四岁失恃，就养于外家。八岁始归，就外傅。十五，咏雪诗有警句，为老宿

所赏，自是遂肆力于诗。诗凡三变，少时喜骈丽之体，力摹六朝三唐，而形迹未化；中年好宋元之作，诗格一变；晚年发抒情性，疏瀹灵腑，涉笔所之，自然成趣。其为文，初好作齐梁小赋，每脍炙人口。既而悔其少作，揣摩史汉八家，悟升沉消长之机，明治乱兴亡之理，而为古人之文。家酷贫，三十习岐黄家言，洞见底里，远近延之者无虚日。与之钱，贫者不受也。叔建瓴客死于淮，世炜经纪其丧，抚其孤。有始祖墓在盛墩，世炜独输其税，并置田以供祭祀。外大父范某家贫，世炜感其鞠育恩，为之营葬。世炜神清貌古，颀而长，步屧如飞。晚遘痰疾，薄于滋味，而力学益勤。卒年七十二。著有《杜诗正义》、《历朝诗约选》、《松陵诗约》、《唐人真赏集辑注》、《读素问钞》、《秀野山房》初、二集。

潘耘，字御云，一字娱云。祖应元，父有忠，世负重望，所交顾炎武、吴炎、戴笠诸人皆三吴名士。耘少颖异，发疑问难，必造精微，咸以圣童目之。比长，肄举子业，心鄙之，弗屑为，肆力于古文辞，根柢《左》、《史》，旁及韩、欧诸大家。每振社课，辄冠军，然以此不为俗目所赏。尝入都，见重于仁和卢侍读琦。旋游辽左，所历山川名胜辄见之诗歌，辽左人谓为李白后身云。及归，遇盗，行囊尽失，泊如也。与人交，一以至诚。旧友有客死者无力归榇，倾囊助之。不足，则募诸同志。弱冠时，有邻女夜至，耘峻拒之，作《寡欲篇》以见志。一夕，梦叶世南来谒，问奚自，曰："自京师，上帝启宏文苑，举隐逸为博士，备顾问。因命余来，速驾。"及寤，诧曰："吾其不永年矣。"阅

八月卒，年五十八。著有《燕台偶草》、《辽左吟》、《东山小草》、《渔山草堂文集》、《诗馀》、《唐诗正》、《读鉴随笔》共如干卷。

秦凤苞，字铁皋，号孟村。少以读书修行自勖，补湖州府学生，应乡举，累荐不售。丁父忧，号泣不出门三载。服阕，有招以就京兆试。凤苞以老母在，乃曰："与其远离子舍，博一第以荣亲，不如承欢朝夕也。"遂奉母以终。著有《闲窗杂录》，秀水朱彝尊为之序；《四书讲录篇》毁于火。

潘其灿，字景瞻，号朗君，耒季子。颖敏过人，九岁作制义，即滔滔数百言，师辄奇之。康熙丁酉举于乡。幼禀庭训，即以通经学古为务，诗古文辞并传家法。赴礼闱时，会世宗举临雍之礼，献诗十二章，钦取第一，公卿无不拭目。然平生外和内介，不肯稍事干谒，居都下四载，未尝一为贵人门下士。旋即南归，一载卒，年仅三十六。有遗稿三卷。本《诗征》。

顾施祯，字林奇，号适园，东乙圩人。博学好古，以诗酒为乐，与族叔有孝唱和。精于选理，由诸生入太学，居都中。援例谒选，得浙江昌化县知县，未赴任，卒于都中。著有《文选疏解》、《古文兹程》、《杜律疏解》、《岁邮草》、《我贞集》、《歙醨集》、《盛朝诗选》，长兴臧眉锡、同邑董二酉、叔有孝为之序。

黄徕松，字声岩，号仙寿，西乙圩人。父为锦，字采仪，由府学生入国子监。季父德泓，字龙文，吴江县学生。徕松承其家学，博览群书，性恬退，不慕荣利。家贫，以训

蒙自给。工诗古文辞，为邑中诸宿儒所赏。著有《经史考异》、《年号考》、《救贫方略》、《诗文丛集》各若干卷。

汪栋，字峻堂，娄字圩人。颖敏绝人，年十四，补浙江海盐县学生。师邑中周振业，尽得其晚年所深造，自是学益邃，议益崇。与相对，纤眉白皙，弱不胜衣。至其论，儒者学术醇疵、文字渊源派别，摘注疏中纰缪及古今事变得失、兴坏、升降之理，犁然耆然，坚强不夺。尤喜以昔贤自期。居父忧，苫块尽毁。于财无所吝，以急请，靡不应。多蓄书，虽秘笈必购求之，流连穷日夜。为诗文，清秀拔俗，其佳什似中晚唐人。间画小山水，图章篆刻俱精好，而书法尤工。尝游京师，为名卿大夫李绂、徐用锡所器重。后以乡试赴杭，卒于寓，年二十九，闻者泣下焉。著有《澹虑堂遗稿》。本《震泽县志》。

沈祖惠，字屺望，号虹舟。世居浙江乌程之马要[腰]村，父诸生世莪，赘于平望室字圩李氏，祖惠复为李氏婿，李又无子，遂冒姓李氏。通籍后，始复姓。祖惠生逾月，母卒，育于外王父母。幼奇慧，受业于同邑周振业，日诵数千言，读书善寻闲。振业于经义最深，制举业为邑中祭酒。祖惠承其指授，遂卓然名家。年十九，寄籍为嘉兴诸生，文日有名。时交河王兰生视学浙江，三试皆第一。雍正己酉，拔贡至京师，廷试亦第一，引见未得用。当入监读书，以亲老假还。下帷于乡，从游者日众。既而兰生视学陕西，即引祖惠主幕事，改定试牍。兰生为李文贞光地高弟，邃于理学。祖惠日亲讲论，悉得其传。兰生没，祖惠哭之哀，常自言平生知己无逾交河者。而兰生亦以

生平所得士，无逾李生也。祖惠凡三人关，前后八年，周历秦中，自黄河、华岳之高深，雪山、青海、黑水、祁连之荒远，靡不至，著《西征赋》、《三秦游草》，以纪所历。既归，汇平生制义厘订之。祖惠之文贯穿六经，浸淫《左》、《国》、《骚》、《选》，义多创获而高古奇丽，为自有制义来未有之境，夙为长洲沈德潜、金坛王步青所推重，顾久负文望而屡踬棘闱，抑郁不自得。壬申春，逢万寿恩科，始举于乡，名第一，时年五十三矣。典试为李阁学因培、秦编修镛，二公深重其学。秋试礼部，名第二。时主试嵩阁学寿得祖惠卷，欲以作元，而陈文勤世倌浙人，以元属浙为嫌，至拆号，见祖惠名，始惋惜。至殿试，置第三甲，遂不得与馆选，士论惜之。嗣后讲学于姚江书院，从游益盛，著述益富。立教约，刻《课士录》及《四书讲义》、此书收入《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卷二“经部·四书类”。《馀姚县志》。丁丑至京师谒选，得江西高安县知县。巡抚胡宝瑔雅重祖惠，不以属吏礼相接。祖惠为吏，尤尽心于庶狱，时有所平反，曾委理上高县囚，出死罪三人。宝瑔深韪之，拟题荐，会去任不果。居高安三年，一聘人闱，称得士，以递送本章迟延，议降调。奉旨引见，以例当得府教授。祖惠既以文名重当世，此职尤得用其所长，人士皆喜。未之任，得中风疾，家居二年卒，年六十有八。祖惠尝有子荣河，好读书，善属文，未冠而殇。又妾生二子皆殇，遂无子，乃立从孙为荣河后。

潘昶，字景昶，号涤汀，明参议道有功族孙。颖悟过人，读书通大义。攻举业，不肯从俗骫骳。弱冠，补县学

生。后学为诗，就正于计默、钱云二人，尝作《历朝宫词》一千首。又学为古文词，与沈彤、沈閤相商搉。二人长于古学者也，而閤持论尤严，谓八家自韩、柳以下无完作。昶初以文谒之，尚龂龂不可。既而虚心质正，不数年大获许可。昶虽究心于文词，而与前辈琢磨道义者，未尝一日忘也。中年后，读杨园张氏《五十自警》诗，益奋志于学。摘其集中格言，并《近思录》中切中己病者，时省而力行之。又录汉以来大儒自董仲舒至陆清献等传，共二十四篇，志向学之意。乾隆甲子，吴江令陈葛纕聘修邑志，所撰名宦、文学、艺能、列女诸传，风俗、御寇诸志，悉有体要。尝作《自警》诗，有“天地有否泰，生养资严冬。病夫虽苦寒，曷敢忘岁功”之句。卒前一月，得李文贞光地理学书，大喜，每坐起阅至日晡方止。盖昶锐志于学，虽老病犹然。向学之始也，尝恨世俗丧礼诸仪不合《礼》，因居丧反覆《朱子家礼》，录其切要，并附载《礼》所当补与俗礼所当去者，名曰《家礼居行录》。又有《求生录》、《志学编》、《四书质疑》及诗古文若干卷。卒年五十五。长子维经，县学生，先八年卒。次子维纶，府廪生；孙敬，皆以文学世其家。

王藻，字载扬，号梅汴，二镇地人，国子生。少颖悟，喜读古今诗古文词。家贫，以贩米为业，暇则矢口成吟，无他好也。康熙丁酉，吴兴沈编修树本阻风莺脰湖，见藻《题桃源图》，有“不知何物同尘世，只有秦时月在天”之句，为之叫绝，遂造其庐与坐谈，叹为异才。即招藻主其家，共相讲论，由是学益进，诗益富，名亦益起矣。雍正癸

卯，游京师，每名流会合，分题角韵，藻辄压倒侪辈。时吴文恪士玉为学士，闻藻名，以宾礼延致之。藻青鞋布袜，长揖就坐，大为士玉所赏。已而士玉领《一统志》书局总裁官，专委藻检阅。藻殚精著录，七阅寒暑，《志》遂成。而士玉卒于位，藻独留京师，无所遇，乃归，往哭士玉墓。乙卯，复至京师，王公大人都为假手于藻，尤为李少司农绂所器重。乾隆丙辰，诏开博学宏词科。绂已荐六人，格于例限，因取所知名姓于朝房中，广托九卿。以藻托门下士孙副宪国玺荐之，有难色。绂大怒，国玺长跪允所荐。次日，上闻之，以绂浮躁，失大臣体，镌二级。时以绂为爱才若命云。藻与廷试，不用。归与里中潘昶、王樑、张栋共辑《平望志》。晚客维扬，维扬人士奉为坛坫。没后，为板行其《莺脰湖庄集》云。

王樑，字绍曾，号茧庭，国子生。其先有名秀，字东溪，居郡之削筋墩，学行纯笃。嘉靖中，徙居平望虚字圩。裔孙维翰为望江县教谕。樑，维翰子，少豪迈不羁。及壮，始折节读书，又痛自砥砺，遂以诗名于时。其五言古、五言律精微淡远，时具妙理，由其胸无渣滓故也。少孤，事母尽孝。卒，卜葬于月湖滨，筑丙舍于墓旁，相依不忍去。秀水张庚、嘉定张鹏翀皆绘《月湖丙舍图》以赠，长洲沈德潜为之记。又好客，凡文人墨客至月湖者，必诗酒流连，夜以继日。其友张栋曰："茧庭没，吾里风雅绝矣。"著有《月湖赓稿》、《读画录》。《赓稿》收入《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卷九"集部·别集类"，《读画录》收入卷五"子部·艺术类"。

张栋，字鸿勋，一字玉川，号看云，璧字圩人，国子生。

父锦，字禹文，好吟咏，有《南村诗草》。栋家贫好学，弱冠游京师，即以诗画重公卿间。兼工制义，凡六应乡试不中，遂弃去，专肆力于诗画。其诗初学少陵，后仿香山，故不事雕饰，自饶风趣。其画远宗大痴，近守麓台，故气韵生动，笔墨遒劲。乾隆辛未，浙江雅中丞聘纂《南巡盛典》，多所撰述。晚寓维扬，诸巨族争购其笔迹焉。著有《看云吟稿》。子纫茝，见“别录”。

陆亦隽，字蟾光，一字横秋，县学生，由同里迁平望。工诗、乐府、五古，直追汉魏。曾游中州，鄂中丞观风得亦隽卷，延入署，旋为周南、召南两书院山长。其所成就，如李敬堂、许福辈，皆以文学功名显。何方伯雅重亦隽，使其二子受业焉。后方伯设饮，观察张公林在座，赠亦隽诗，有“豪杀座中桑苎叟，又濡残酒赋新诗”之句。时亦隽少子卒，遂归，乃以游囊葬父母于同里祖茔。家居三四年，囊罄，复欲之中州。或以年老阻之，亦隽曰：“中州诸当事遇我厚，我虽老，尚能一往。”令长子随行。及至鄂，已人都何方伯已卒，前文酒燕会诸人亦皆风流云散，惟雒阳令某与亦隽有旧，投之留数月，卒于署，年七十九。长子不能扶柩归，遂藁葬于雒阳。著有《中州集》二十卷。

卢志周，字宣城，号拙庵，浙江仁和县人。祖琦，举顺天乡试，仕至内阁学士。父崇，太史潘耒婿。志周遂依外祖家，居五年。强记过人，长于史学。凡治乱得失及郡邑属国地名、沿革如指诸掌。平生无他嗜好，手一编，寒暑不释也。著《读史窥豹》二十五篇，秀水盛百二为之序。子锦，字组云，苏州府学生，工制举业，以游幕终。

潘鹤，字玉堂，号雪巢。父学博，见“别录”。居东乙圩，后迁耽字圩。鹤少孤，事后母尽孝。久之，母亦感动，加慈惠焉。鹤弱冠补邑诸生，工诗古文词，篆隶真行草书，山水图画、摹印镌刻，皆入能品。弹琴围棋、击剑手角、风角壬遁、青囊青乌之术，以至木工圬者、黼绣冶锻之事，无不通晓。鹤为沈祖惠入室弟子。江西督学周煌与祖惠交，问其门下士之能文者，以鹤对。煌遂聘入文幕，所甄拔多允当。性耿介，脩脯外，不私毫末，人亦不敢以私干也。既归，邑中旧族争延为弟子师。晚年境颇困，诗益工。有密友于岁暮索画，鹤为写古松一枝，题曰：“与君同是岁寒姿，呵冻抽毫写一枝。桃李莫夸颜色丽，向荣回首几多时？”题毕曰：“虽沈启南复生，不是过也。”年六十三病噎隔，卒之日，强起沐浴更衣，谓子弟曰：“我来得干净，去得干净。”遂欠伸而逝。著有《雪巢遗稿》。

陆厥成，字铁亭，号绰庵，一镇地人。生而颖异，年十七应县试，吴江令赵轩临拔置首。院试见遗，旋寄籍归安，受知于文宗师[帅]念祖，补弟子员，累试优等。乾隆辛酉，以五经荐，及填榜，忽失所在。丙子、戊子又荐，皆不售，乃绝意科场，以授徒讲学为事，及门多知名士。平生锐志于学，于书无不窥。《十三经注疏》、朱彝尊《经义考》尤为精熟。厥成虽以制义名，而诗古文亦清超拔俗。沈祖惠见其试古学诸篇，谓专门名家不能过也。性宽厚。有农夫以田券质钱，子本相侔不能赎。厥成知其穷窘，还其券，并不索其本，农夫感激去。著有《绰庵赠稿》。子麟趾，字戴仁，吴江增广生，以能文名。

秦景昌，字曦芬，号阆史，韭溪人。博学惇孝弟。乾隆间，尝聘修县志，采访详慎，乡僻幽隐多所阐发。著有《禹贡考略》一卷，《杂文》二卷。

秦篁，字在六，一字潜菉，韭溪人。读书过目成诵。少时，随其舅氏嘉兴李氏至广西，寄籍太平府，补诸生，贡入成均。李氏兄弟三人皆以官显，势甚薰灼。篁微谏之，不从，遂拂衣归。遍游大江南北诸名山，所赋诗有豪迈气，得江山之助多也。精于医，得云间何嗣宗正传，所治多奇效。年七十馀卒。著有《粤游草》、《燕市歌》、《淮扬杂咏》、《卷帆集》。其论医有《一字千金》一卷，长洲沈德潜为之序。

徐赋，字凌云，号蘅香，六里舍人，震泽县学廪膳生。乾隆丁酉拔贡，廷试一等，充《四库全书》馆誊录官。期满议叙，授清河县教谕。少从里中沈明府祖惠学，诗文颇淹雅，书法工小楷。凡督学江苏者，咸以国士目之。洎游刘文清墉、周尚书煌、谢侍郎墉文幕，共相器重。煌曾恭进《迎銮》十二章，属赋缮书。适大学士于敏中见之，极为称赏。工画墨兰，间作山水。刘文清题其《疏林烟霭图》二绝句，有“一林修竹三楹屋，想见晴窗泼墨时”之句。赋校课严明，手定时文，名《敬业编》，为多士式，谢墉序之。他如奉委振荒、捕蝗诸事，俱实力奉行，为大府所倚重。欲保举之，以年老力辞。年六十七，卒于官。著有《蘅香赓稿》。子履中，字恭寿，震泽县学生。著有《红树山庄遗稿》、《袁江寓草》。

翁纯礼，字嘉会，号素风。祖兰芳，见“孝义传”。少

读四子书，日不能尽十行。年十四五，能日诵数千言。为制义，如风飞水涌，援笔立就，卒合先正法程。弱冠补县学生，文名籍甚。后屡困场屋，遂弃帖括而肆力于诗古。尝受业于里中沈祖惠、陆厥成，嘉定王鸣盛之门，故所著悉有可观。其诗不宗一家，五古如陶、谢，七言歌行如李太白、苏子瞻，五七言律绝则出入元、白、温、李间。至其登临吊古、咏怀读史诸作，必以激昂慷慨沉郁顿挫出之，知瓣香自在浣花也。明于医理，自《灵枢》、《素问》与历代良医之书无不读，每能医人所不能医者。伯兄纯仁，邑诸生，年老家居。一子病咯血，不能力养，纯礼乃减己膳养之。伯兄卒，典质为之棺敛。著有《爱古堂集》、《平望志》、《医学金针》。节录平湖伊朴撰传。

吴士坚，字中确，号少谷，又号二涪，明全孝翁璋十世孙。父照，本生父文煜。士坚少颖悟，工制举业。文煜举文社于通济禅院，与同社诸人相切劘，又从学于族伯燮，讲根柢之学。年二十，补吴江县学生，旋食饩。乾隆甲午，遵例捐训导。巡抚杨魁檄委紫阳书院书局校勘，为院长彭尚书启丰所赏。暇则偕书院肄业之有文行者，尊酒论文，所造益深矣。己亥，纯皇帝万寿开科中式，谒见学政刘文清墉，促其赴礼闱。士坚以父疾辞。旋丁父忧，服阕，选授江阴县学训导。十馀年中，所造就者，如王太守苏、张进士锲、章经元世绳、胡检讨椿，其最著者。嘉庆壬戌，以本生母钱氏年高乞养归，偕弟士堡寝门视膳，怡怡如也。母卒，不复出山。前曾摄沛县、靖江县两学事，士论咸翕然。任江阴时，委查赈。及召试事，为大僚所倚重。

性嗜学，至老不倦。群从子弟承其教者，为文章皆有法度可观。卒年七十七。著有《秋笳集笺注》、《汉书蠡说》、《四书总字分韵类编》、《列史蒙拾》、《塔影轩笔谈》、诗文集各若干卷。子鸣铜，见“别录”。

程勋，字懋哉。父国栋，见“名臣传”。勋年十岁，遍诵诸经，十六补邑诸生，屡试高等。论文以理精法密为主，每构一艺，稍不惬意，则毁其稿。于古人最喜柳子厚、王安石二家，故所作亦有相似者。藏书数万卷，多宋元旧本。闻有前辈评本，必借阅校雠，丹黄并下。尝购古今名人书画，尤好金石文字，积二千馀卷，至定武、兰亭、陶弘景旧馆坛碑，则以数十百金得之。貌清癯，与人相对，或终日不发一言，及论文词之纯，驳亥豕之谬讹，则雄辨高谈，不能稍屈云。晚病咯血，颇厌尘俗，乃筑别业于舍旁，以资游息，土木未竟而卒。

汪鸣珂，字纶宣，号瑶圃，同知琥子。由例贡生，仕广西上思州知州。工于诗，时同里张栋以诗名吴中，鸣珂与之角逐，未肯多让。曾两寓维扬，与诸名士文酒留连，交益广，诗益富。嘉定王鸣盛题其游草云：“绿杨城郭嬉春句，解唱旗亭近百年。司李风流今尚在，后生何必让前贤。”其激赏如此。其任上思也，遇有差务案塘派夫，头塘殷富，贿吏胥上下其手。鸣珂察知其弊，酌定章程，吏不敢奸，民大感悦。又以边地少书籍，自南中购文史数十种，置三台书院，俾肄业诸生传钞。学宫圮坏，捐俸修葺，自作记勒石于学。庚戌，奉檄委办安南阮藩入觐差务，跋涉烟瘴，以劳瘁卒于官。著有《春雨楼诗集》。

顾涛，字觐文，号韵林，府学廪生，娄字圩人。性淡泊，无利禄之慕，专壹于诗，清真雅正，为后学津梁。里中自王樑、王藻后，诗教浸靡，涛为振兴之。尝举诗社于艺英书屋，从学者甚众。谭学博书论其诗品云：骨气清澈，譬之半亩方塘，澄泓可鉴。工书，得赵、董神韵。年五十馀，无疾而逝。著有《友砚斋赠稿》。

汪良绪，字缵武，号六逊。颖悟绝人，读书两目有光，数行俱下。家贫少藏书，乃典衣购之，有讹字，必以旧本校雠。其《十三经注疏》、《史》、《汉》、《南北史》俱能背诵。工时文，每县府试必前列，而屈于院试。援例为国子生，又屈于省试，乃绝意进取，肆力于古文。崇论宏议，澜翻浩瀚，见者皆为之目瞠也。性至孝，母疾，奉侍药饵，衣不解带者数月。及卒，寝苫枕块于柩侧，旋得寒疾，两月而没，年三十八。著有《退庵赠稿》二卷。

潘廷埙，字雅奏，号珠溪，太史耒孙，吴江增广生。廷埙承祖父之学，湛深经术，纵笔所如，千言立就。书法宗欧、颜二家，尤擅怀素草书。为人直谅，朋辈有过，必正言相规。楚中黄观察某聘修志乘，卒于客馆。著有《诎斋诗稿》。子大庚，字申之，县学生，亦工诗。

沈岐，字元凤，号支山。工诗，似晚唐人，李太史重华极赏之。常婴痼疾，终身不娶。著有《支山吟稿》。

吴家基，字槐庭，号敬轩。弱冠补震泽县学生，旋食饩。师同里沈祖惠，得其指授，文笔雄特精奇，自开户牖。遇制抚使观风，辄冠军，声誉日起。壮年抱病，遇当事者属耳目，必以病告。性沉敏，少时终日默坐，其疾也。闭

阎独卧，此心湛然。日与义理相涵泳，故病起而文益进。卒年三十一。

范君义，字元孚，号耨斋。耽吟咏。尝游楚中，历潇湘岳麓之胜，莫不纪之以诗。笃于友谊，有吴某将远行，以妻子托君义。越十年归，妻子无冻馁也。吴以百金为寿，君义辞曰："子三世未葬，曷不以此营窀穸乎？"吴从之，凡十有五棺皆得入土。著有《耨斋遗稿》。

陆得楩，字禹川，号畏庭。县学生。工诗古文，善医，著有《痘学钩元》。家贫多故，几不能餬口。尝谋葬其先人而未逮，乃终身布衣蔬食。亲友哀其志，为敛钱以助葬。

周锦，字御李，号杜洲，明恭肃用裔孙，耽字圩人。县学生。以经义名于时，尝作《经义论》，略曰："王荆公之改诗赋策论而为经义者，欲以取通经之士也。元仁宗定乡会试为三场者，亦欲取博通古今者，以为世用也。为士子者，当先通诸经注疏，及历代史鉴与诗古文辞，然后作为经义，不求工而自工矣。不此之求，而仅以经义读之，即侥幸得科第，其能名世乎？"此论大为钜公所赏。所著有《类林续纂》。子琪，字阶玉，县学生，以诗文世其家。

陆俊，字智千，号猗竹，晚号鹤癯道人。国子生，诸生麟趾子。少颖悟，读四子书与九经，三年而毕。读三史八家文，亦三年而毕。既冠，作经义，一日能成数艺。然非性所喜，旋弃其稿。忽得咯血疾，医者曰："能静养则愈矣。"其祖父多藏书，乃精洁一室，尽发其书遍阅之，掩卷茫然也。后读《朱子全书》，至"心之虚灵无有限量，如六

合之外，思之即至”，遂静坐数月，恍然有悟。纵笔为文，顷刻数千言，不加点窜，自成章法。其所读之书了了于心，其未读之书而知其书名者，亦如过目成诵，人颇讶之。有摘隐僻书中句问者，即背诵其上下文，实其家无是书也。忽一日，有人言某某病难治。俊曰：“当用《圣济总录》中某卷某方治之。”试之果愈。由是求医者无虚日，俱有神效。所作诗文不存稿。其弟诸生念祖拾其数十篇刻之，曰《骈拇赘墨》二卷。年五十三卒。其《武林游草》题画诗，其中年所刻也。长洲顾侍讲元熙、吴李孝廉福评其文，谓：“原本庄、列，而以韩、苏之机格出之，方之宋元，其杨万里、杨维祯之匹乎？”其书法似赵、董，有《文乐堂墨刻》二卷。其画山水，如吴历、查士标。子纫兰，国子生。能传其医学，兼工画，蚤卒。

殷增，字乐庭，号东溪，国子生。少颖悟，年十四，咏蝉有警句，为前辈所赏。弱冠，父兄俱卒，遂弃举业，专理家政。喜作诗古文辞，收拾邑中遗稿。前邑人袁景辂曾选刻《国朝松陵诗征》，增乃自魏晋以迄明季，搜罗遗佚，为《松陵诗征前编》，镂板行世。又自景辂所选以后数十年诗为《后编》。购得里人潘太史耒《遂初堂集》板，补其残阙者数十页，亲自校讎，遂为完书。所著有《孤鸿编》、《武林游草》、《纪元考》、《人参谱》。

隐逸

宋

孙锐，字颖叔，号耕闲。祖炳，有隐君子行。父斑，以

布衣与讨虏功，授秉义郎，世居平望桑磐村。锐幼颖悟，博学能文。年十六，领乡贡，以诖误不第，勒归。益励志修行，不求闻达。居父母丧，以孝闻。嘉定九年，诏举天下知名俊彦贤良文学之士。锐应荐对策，冠多士。凡五上春官，登咸淳十年黄龙泽榜进士，佥判庐州。将行，会元兵南下，枢臣、相国皆以怠缓惑上意，锐矍然起曰："时事尚可为邪？"即谢命归里。间与一二亲识托迹洞庭之西林，渔人牧竖皆呼为孙先生。居久之，有诏起集贤院学士，承旨，以疾辞。德祐二年五月□日，卒于洞庭，葬桑磐祖茔旁，年七十九。子灏，习儒业。锐居桑磐，有林泉之胜，时时赋诗寓意。诗文多散佚，其同里友人赵时远为裒录数十首，名《耕闲集》，门人沈义甫志其墓。

元

赵时远，字无近，一作无逸。隐居桑磐村，号渐磐野老。工诗，兼善小画，与孙锐倡和，为莫逆交。诗见顾嗣立《元诗选》。

明

陈克礼，逸其名，号雪轩。硕德清修，下帷教授，从游者翕然。云间陶育、桂林屠允时造其庐相倡和。著有《莺湖八景志》。潘凯《平望志》有"陈旻工诗善书"，疑即克礼。然按景泰五年《重修殊胜寺碑记》款"陈旻用文书丹"，知非一人也。

曹孚，字颙若，训导谨六世孙。为人朴厚端谨。工诗文，兼精楷书，善摹写景物。隐居不仕。有劝以改图者，弗听。自号枫江布衣，颜其楼曰"声佳"。与同邑史鑑、尹宽，练塘凌震为诗酒交，时有四大布衣之名。尤娴礼仪，

人有婚丧，质之而后行，无不允当。著有《枫江集》、《平望镇志》。本《莫志》，参《献集》。按：枫江著作既不传，他书亦罕见。其姓氏，惟朱存理《铁网珊瑚》载，弘治四年人日，吴江曹孚同吴郡李应桢、朱存理，同邑史鑑、汝泰、崔澈，观《钟繇荐焦季直表》于沈启南家。观其所游，可以知其概矣。

国朝

潘柽章，字圣木，号力田。父凯，见“文苑传”。柽章生有异禀，九岁从父受文，裁过目，烬于镫，责令覆写，不讹一字。年十五，补桐乡县学生。乙酉后，隐居韭溪，肆力于学。综贯百家，天文、地理、皇极、太乙之书，无不通晓。已乃专精史事，谓诸史惟司马迁书最有条理，后人多失其意。欲仿作《明史记》，友人吴炎所见略同，遂与共事。柽章分撰本纪及诸志，炎分撰世家、列传，其年表历法则属之王锡阐，流冠志则属之戴笠。私家最难得者《实录》，柽章鬻产购得之。而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长洲陈济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书，并出以助佐。柽章长于考核，炎长于叙事，互相讨论。间出其稿，质之常熟钱谦益。谦益善之，叹曰：“老夫耄矣，不图今日复见二君。”悉畀以绛云楼焚馀诸书。谦益先有《实录辨证》，柽章作《国史考异》，颇加驳正。数遗书往来，谦益不能夺也。撰述数年，其书已成十之六七。会南浔庄氏史狱起，参阅有柽章及炎名，俱及于难。庄氏书，以故阁臣朱国桢《史概》为粉本，自与其乡人足成之。两人未尝寓目，徒以名重为所摭引，遂罹惨祸。天下既惜两人之才，又惜其书之不就，并所撰者亦不传也。柽章被逮，阳阳如平时，在狱赋诗不辍。

康熙二年六月，死于杭，年三十八。柽章广颡秀眉，目光炯炯射人，论事须髯戟张。事亲孝，与人忠，好义若渴，疾恶如仇。所著自史稿外，有《今乐府》、《国史考异》、《松陵文献》、《杜诗博议》、《星名考》、《壬林韭溪集》凡若干卷。《发潜录》。

叶继武，字桓奏，归安诸生。为人温厚靖深，笃于气谊。乙酉后，隐居唐湖之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胜。与吴宗潜辈结惊隐社，每过从唱酬，旬日不倦。家故饶，以好事破其产。图史萧然，兴趣弥远，诗警切无浮声。有《带五散人诗集》。本《献集》。

叶敷夏，字苍霖，一字康哉，自号唐湖渔隐。诸生，继武子。工诗，笔力矫健，胜其父。父爱交游，与诸同志结惊隐诗社。敷夏杜门嗜古，不妄交一人，有《答慎交诸子》七古一篇，句云"矢盟金石非空文，不为醴甘宁水淡"，其志趣可知矣。著有《南阳草庐诗稿》。弟敷棻，字兰操，亦工诗，《过武铭斋》句云，"庭竹翠浓新雨后，江枫红艳夕阳时"，以工整胜也。著有《环碧堂稿》。

秦时昌，字枚谔，号雪龛，韭溪人。淡泊明志，不撄世网。尝置一舫，笔床茶灶，往来于太湖之滨。士论高之，谓有天随遗风。著有《韭溪渔唱集》、《咏梅集》。

朱明德，字不远。少治经义有声。乙酉后，隐居烂溪，潜心学道，中有实得养充神王，至老不衰。弟子著录者数百人，明德教授有方，即俗学而引之理学，颇有成就。时同隐诸人多轻世肆志，或以语言文字贾祸。明德内介外和，不为矫激崖异之行，故患难不及。著有《广宋遗民录》，

顾炎武为之序。本《献集》。

尤本钦，字伯谐，一字上官。与同邑浦龙渊平章善，才亦相埒，时号浦尤。平诗才清丽，尤长于词曲，善草书，仿祝允明笔法，能乱真。少游周忠毅之门。乙酉后，隐居韭溪，与徐枋、徐白以诗筒互相往来云。本《秀野山房集》。

艺能

明

潘子和善医，孙孟文，能世其业。吴骥为作《杏林清隐记》。其略曰：松陵之平望潘君子和，精于医，其先世之传绪也久，其隐功之及人也远，人感其德者，比美晋之董仙，由是扁其所居之室曰"杏林清隐"。往年，莆田二守朱公尤德之，尝托丹青写图持赠。儒绅士夫歌颂继作，遂以"杏林"名其卷，示不忘所自也。子和仙游，斯卷亦就毁。今其孙孟文号守恒者，克绍家声，医名愈振。慨前人之手泽，辑遗墨以重新。图画诗章，光彩焕发。吴中才士复咏歌之，于是见孟文之善继述，虽一事之微，亦拳拳而勿敢忘焉。《潘志》。

国朝

周以载，字叔轮，下塘人。精医，能决死生，兼工书画。

杨光益，六镇地人，工书画。

李云章，字昭纬。善医，工篆书。能诗，有《茝兰集》。

徐芝田，以字行，衄塘人。性嗜古，好吟咏，尤栖心内典。

金文星，字太华，娄字圩人。精小儿痘科。子南皋、孙来益，皆能世其家。

马天闲，字犹龙，号菊窗，翁家浜人，后迁三镇地。读书过目成诵，善医，工诗，著有《菊窗集纪略》一卷。参徐汝璞《怀友诗集》。

史赓南，字照音，号叠山，下塘人。工画山水。

张国甫，字祖槐。其先俱以医名，国甫亦潜心《灵》、《素》诸书，治病辄神效。一家男女九人，七人患疫，治之未全愈，其二人亦病。国甫命仆调护其汤药，无一死者。崇祯十三年，岁大祲，死者相枕籍。国甫谒吴江令叶敬甫，募设粥糜饲之，复捐钱二百馀千，散给里中之贫者。有数渔户共贷其百馀金，贫不能偿，焚其券。其亲族之待以举火者，终其身无所吝。他如除道成梁，创修祠庙，必先捐以为劝。年四十九卒。

沈昌宗，字裕昆，号拙斋。其先由吴兴迁吴江之赛神港。幼通诸经，邃于易理，旁及谶纬星命之学，尤好金石文字，所藏碑版有数十百种。简村农夫于太湖底得钱武肃王银龙简文，重二十两。昌宗欲倍银易之，不可，乃假拓数十纸藏之。旋闻其镕为锭，为不怡者累日。山阴大瓢山人杨宾，书法妙天下，寓平望王氏，一见如旧相识。时王氏适建贞节坊，请榜书，杨宾让昌宗，乃书之。杨宾曰："虽赵、董复生，不是过也。"推人生造，多奇中。侍讲吴舒帷为诸生时，请其推算，曰必主文柄，后果验。晚年辑录邑中耆旧残稿，曰《松陵遗诗》四卷。年八十四卒。

叶珮卿，忘其名。靖藩耿逆将谋乱，闻珮卿精六壬观枚之术，聘之往。取案头笔一枝问之曰："能成大事否？"

珮卿曰："笔小安能成大字？"盖字、事同音也。耿愠，遣之归。

李绶，字紫臣，虚字圩人。善医。康熙己巳，入都任太医院御医，曾受赐内帑二十两，克食一器。卒于官。

张士奇，字其醇，号醒庵。娄字圩人。精于医。

雍正中，平望有四画家，张、凌、范、董也。张鼎锡，字文徵，号鹤山，士奇子。嗜酒，好吟咏，尤工画芦雁。其雁不过寸馀，每画大幅，则千百成群，或飞或宿于黄芦白苇间，真奇笔也。金坛王太史澍曰："边寿民芦雁愈大愈妙，张鼎锡芦雁愈小愈妙。大者不能为之小，小者不能为之大，各有所短，乃各见其长也。"其为名流赏识如此。凌右王工山水，尤长于画柳；范玉山工翎毛，尤长于画鹊，时人以凌杨柳、范喜鹊称之。董之铭工松鼠。又有费崧，字岳高，号牧园，亦画芦雁，亚于鼎锡，兼画吕纯阳像。

吴植恂，字鸣谦，三镇地人。工画山水。曾游京师，士大夫咸重之。后迁郡中。

凌爵，字用王，号驾山。三镇地人。善画山水，人物传神，为吕海山学高弟。子云，字朝宫，亦能画。

李鹤千，字眉年，编修重华兄。善医工书，喜吟咏，有《焚馀稿》。

秦彬，字衷皇，号筠亭。韭溪人，岁贡生。好学，勤于纂录。工草书，为大学士忠勇公傅恩所赏。尝仿朱迦陵《草圣汇辨》例，书《草书备考》四卷，积至数百卷，人多购而藏之。所著有《事物别名类纂》十六册、《诗经纂注》三册、《巴人诗集》三册、《八行录》二册。

张灏，字元士。工画山水、人物，兼通音律。

张铭，字启生，府学生。善医，工铁笔。

王乾，字学成。工书，喜作诗。仗义疏财。年未三十卒。

包日锦，字咸章，乌程县学生。草书学怀素，晚年颇能神似。兼工诗，著有《拙村偶草》。子渊，字震飞，亦能草书，有遗稿。

陆翔麟，字书令，府学廪生。工书、举业，兼擅诗赋。谢墉视学江苏，拔取第一，即以试作汇刻入《江南风雅集》中。楷书法大小欧阳，而得其神。

黄宫桂，字馥亭。兄徕松，见"文苑传"。能画山水、界画，传神亦肖。

程锦，字元舒，虚字圩人。善书宋板体，曾充写《康熙字典》样本。弟锜，字元龙，亦善书。子南溟，字轶青，号水香，国子生。善篆书，兼喜作诗，有集。从子道源，字溯川，号素园，县学生。性狷介，工小楷。孙森、一桂，俱县学生，工书。

潘肇封，字山表，号梦茄，太史耒孙，吴江县学生。精于医，历代医书无不研究，故治疾十不失一二。

王岳，字轶凡，六里舍人。县学生。性孝友，家仅中人产，而勇于为善。弟死，抚遗孤成立。乾隆乙亥，岁大祲，为粥以食饿者。又视村中极贫者，给米一石、钱一千，次者半，共给米百馀石、钱百馀千，无德色也。尝潜心堪舆之学，纵观江浙形胜，凡富贵墓宅，悉纪录成编，积二十年，著《堪舆直解》五卷行世。周尚书煌为之序。

潘尊尧，字莹中，太史耒孙，吴江学增广生。精堪舆，所讲龙脉不袭三元之说。

朱汝贤，字懋修，太通坊人。国子生。精堪舆，得三元正传，又购得蒋大鸿诸秘书，故所相地与核旧墓都有奇验。

张成，字素涵，号秀谷，娄字圩人。书法学董其昌，颇秀逸。工诗，时有佳句。年未四十卒。嘉善许侍御宝善曰："张秀谷诗、字皆秀逸，然怯弱，恐不永年。"卒应其言，惜哉。

宋熊，字汝霖，驿地人。能左手书，兼能以指作书画，皆入能品。受业于阁学许王猷，王猷书"笔墨超凡"四大字赠之。乾隆三十年，暹罗国贡使过平望，曾求其书。故沈廉访廷芳赠诗有"名传海外暹罗国"之句。其弟景洙、经明皆能书画篆刻。

王丹山，逸其名，三镇地人。貌古朴，有真意。业医，为薛徵君雪入室弟子，视疾治方似甚平易，而病辄应手愈。晚年业益进，诊候色泽，洞见隐微，佥以为得师法云。

戚星源，字起崙。性伉爽，状貌瑰伟。习手角，恒自抑不肯示人。兼习形家言，其相宅卜兆有奇验，知者谓其邃于数学云。

赵思敬，字鸿文，号挹峰。父士奇，见"孝义传"。思敬孝友性成，慷慨尚义，平生善行不胜书。至其所写山水，清疏致密，自有一往醇厚之气溢于缣墨，识者谓不能以艺事目之也。年六十七卒。子丕承，字职方，号晚亭，夙禀颖敏，湔习义方。比长，乡党即以老成称之。其所行事，

尤能广先人之志未逮者。兼精翰墨，楷法圆劲深稳，虽擘窠书，结构严整，颇壮丽可观，故所书祠庙扁额为多。尤喜写墨梅，得清远之致，人谓魏公娀媚，可想见风度。年六十五卒。疾革时，异香满室，隐然有旌幢麾盖导引，事若近诞然。亲戚见之者，咸乐道其事也。

赵雄，字慕莲，号瑶舟，士奇子，思敬弟也。嗜学，谨言行。弱冠为诸生，喜与老师、宿儒游，湛深经史之学，尤喜法书碑帖，刻意临摹，寒暑无间，论者谓得晋人古拙之趣。雄韬晦自守，凡所书卷幅雅不署名，故流传甚少。子丕省，字周藩，一字西林。其书得家学，兼工绘事，山水花鸟具臻神妙。年仅四十馀卒。病亟时，自言冥司索画，家人遂以平生所写卷幅悉焚之，而病卒不起，人皆惋惜之。其没后，得其一鳞片羽者尤珍视云。

徐锦，字组云，号勉斋，太通坊人。喜作诗，尤善丹青，从学于张栋之门。栋以其笔致超逸，加意引诱，锦亦深自刻苦，卒以成家。家贫，卖画自给，非其人不易得也。每橐笔出游，遇佳山水辄图之，故其画苍秀高雅，无时流甜俗之气。著有《勉斋诗稿》。

程大基，字起宇，号鲁山。家素裕，性嗜翰墨，兼习绘事。所写山水、人物、花鸟之属，俱以骨力胜，而神韵不逮也。家中落，其所嗜益甚。心得所好，尝典衣称贷购之，弗靳焉。尤善艺花，有鬻牡丹、兰草、丛菊者，必重值购其种，以自娱穷老云。子廷铨，字荐斑，号眉桥。所好图书碑帖，能承父志。工诗，有遗稿如干卷。

唐雨时，字沛霖，号江峰，三镇地人。性至孝，母病，

抑搔浣漱，晨夕不稍懈。长习六法，为吴兴沈宗骞、同里张栋入室弟子。尤喜写真，得明曾鲸遗意。家中落，尝与二三知交跌荡山水，平章翰墨，若忘其在困境也。中年后，喜写兰竹，远近争购之。年五十馀卒。子坤生，甫髫龀，里中诸父执为敛金赙之。比长，亦习绘事，运笔颇清逸。方冀克承家学，年二十五，遽以羸疾卒，无嗣。

程坎孚，字习之，号敦亭，三镇地人。含山教谕程誌孙。少颖敏，长习绘事，山水人物，初专工院体。后以娶秀水钱侍郎载从孙女，其点染花草颇得载笔意。性放浪不检，尝薄游荆湘，垂橐归。有购其画者，匪待炊弗得也。年四十卒。

张璇，字润苍，平字圩人。精轩岐术，有异证求治，辄应手愈，且不责报。年七十，自视其脉，克日乃逝。

徐鼎铨，字调元。性恬淡，有林泉癖。善葑花木，凡盆池小景，一树一石，经其翦裁，识者以为于倪、黄有默契。年八十，将葬其三世，众皆惑形家言，鼎铨独毅然曰："如有殃咎，当身任之。"遂焚疏以告。葬后卒无恙，越三年卒。

钟圻，字敬和，号午峰。工画山水。初专学北苑，晚年业益勤，随意所造，不名一家。所居一楼，积所写缣素甚夥。有爱之者，辄与之，弗靳焉。父鹏享大寿，圻与弟揆岳先意承志，孝养如一日。乾隆甲寅，遘水患，饿殍相望，里中谋创掩埋之举。圻为捐市屋以益之，曰："可岁取赁值以久也。"年七十四卒。尝荟萃题画诗，曰《凝香阁画赘》。

戚汉源，字雍来，号星槎。工画墨菊，以前明米万钟为宗。其得意处，直可与沈周、姚公绶抗衡。晚年喜画鸡犬猫蝶等物，勃勃有生气。孝事老母，长斋数年而终。

沈兴毅，字仲伦，号竹亭。业贾而好弈，邑中无与敌者，乃弃贾寓郡城。有淮安运粮旗弁马九者，弈品亚于兴毅，同其运艘入都，寓江震会馆。名籍甚，公卿交币延致邸第。兴毅每论国初善弈者，有林符卿、过百龄二人，然其谱较范西屏、施湘夏之谱，尚逊一二子也。尝欲采林、过与范、施诸谱，参以自运之局，作《竹亭弈谱》，属稿未竟而卒。

李祖舜，字溟南，号砚耘，东乙圩人。性静穆好古，工写山水人物，乞画者必经营惨淡，以应其请。凡有里中先哲遗墨，不吝值购之，什袭珍藏云。

周恭，字敬持，号松陽，城濠人。工写山水，为陆俊弟子。长笺矮纸，日临摹无间，识者谓其学力有馀，而神韵未逮云。年五十卒。

周岱，字鲁伯，号荜衫。初习刮劂业，比长学史籀书，兼工篆刻。间为小诗，单词俪句，秀出侪辈。著有《青琼阁遗稿》二卷。

皇甫泰，字潜庵。资禀颖敏，雅擅绘事，凡写翎毛花草，无不精妙。年二十馀，未竟其业卒。

周乾，字立三，号石樵，又号惕庵。工画山水，笔致颇苍秀。旁及医经、星家诸书，无不研究。性孤冷寡谐，故里党罕知其能。年五十卒。

吴思聪，号筠庵。嗜古好学，精于赏鉴，所藏名人遗

墨甚富。能诗，颇清隽。其弟思温，号寄云。工画山水，笔致秀润，有士夫气。其季思忠，号蒹伊。工书，得赵、董神韵。惜皆不永年，未竟其业。

平望志卷九

列女

明

沈氏，国学生嘉谟女，归烂溪周甸。甸亡，守节三十馀年。万历二十三年旌。《邹志》。

金氏，韭溪秦之簧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八年。万历四十八年卒，年二十九。

周氏，吕敦厚妻。嫁五月，夫亡，氏年十八。家贫，舅姑欲嫁之，氏绝粒求死。寻归母家，勤纺绩，以馀资奉舅姑。舅姑没，丧葬成礼。父母相继没。兄子贫，不能从师，氏为延师教育，得人秀水学。万历十六年，知县赵梦麟察其操尚，岁给布四匹，米三石。三十一年，知县刘时俊表其闾。《潘志》。

沈氏，烂溪顾诰妻。年二十馀，夫亡，守节五十年。崇祯十三年旌。《钱志》。

朱氏，周谿妻。年未三十，夫亡，守节至八十六岁。长子守臣夭，妻史氏亦守节。崇祯间，县令旌之。《沈志》，下同。

钱氏，沈存恺沈《县志》作存悌。妻。年十九，夫亡，守节

四十馀年。崇祯十五年，知县叶翼云以完节表其闾。

沈氏。其父与仲姓并居，有王四者往来仲所，窥沈貌美，谋娶之。沈断一指以誓。四拉悍少年群篡沈，沈窘伤四耳，脱去即自缢。崇祯末，推官倪长玕断四抵罪。

顾廷伦有二女，长桂姐，沈木公妻；次十姐，未字。弘光元年五月，二女随母避乱梅堰，为游骑所获。以刃胁次女曰："不从我者死。"次女大骂。割其一耳，骂益厉，曰："死且不惧，遑恤一耳。"遂遇害。挟桂姐以行。桂姐亦大骂，被杀。兵携其首行二里许，悬之树杪乃去。居民过者，环其树拜之，曰双烈。《潘志》。

金氏，东乙圩潘有本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五十六年。

汪氏，东乙圩潘有仁妻。成婚一年，夫亡，守节五十年。

萧氏，潘家兜潘有芳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吴氏，潘家兜潘士楚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五十一年。

张氏，二镇地潘士麒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五十二年。

张氏，东乙圩潘世炎妻。年十六，夫亡。事舅姑孝谨，而姑性暴戾，氏难堪之，自缢。

国朝

王氏，韭溪吴钧妻，女元姐。顺治乙酉，湖盗窃发，王氏与元姐避居唐湖。遇盗逼之，不从，与元姐同被害。《公

辑志》。

范烈妇，耕读村人，嫁同里沈三阳。顺治初，嘉兴某弁招三阳至家。三阳为人放诞不羁，弁疑三阳与其妾有私，诱三阳醉而杀之，乃沉于河，而以失足溺水告。未几，事露，妇乃大恸曰："杀吾之夫，勿与共天日矣。"时妇年未三十，舅姑俱没，无子，孑然一身，书"为夫报仇"四字于衣之背，而诉之嘉兴府县。府县以弁故，且利其贿，不为理。御史秦世桢按江南，有廉声，妇奔控之。秦移文提弁赴讯，得其实，论死系狱。妇与讦讼三年，凡道途口食之费，皆出于缝纫，竟以忍饥致疾而死。死之日，弁闻之，方酌酒自庆，明日部檄下，弁斩矣。《秀野山房集》。

沈氏，中书自炳女，潘柽章妻。康熙二年，柽章以史事牵连，家属北徙。沈方有身，赍药自随。既免身至广宁，子不育，即饮药自杀。《发潜录》。

计氏，烂溪人，生员陈中素继妻。年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一年，康熙十四年卒。《钱志》。

马氏，烂溪人，许字丁伯仁子某。丁死，讣至，马方食，投箸入室自缢。丁将敛，忽醒，谓母曰："勿悲。儿死，命也。今马氏女已自缢矣。苟念儿，幸赐合厝。"遂瞑。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事。《沈志》。

金氏，虚字圩王全士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七年卒。时当盛暑，五日始敛，异香闻远近。康熙三十九年事。《震泽县志》。

黄氏，二镇地王次岩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二年。邑令朱国梓给额曰"清节可风"。康熙三十六

年卒。

张氏，娄字圩葛体仁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四年，康熙四十年卒。《震泽县志》。

沈氏，杨素常养女，吴芳妻。年十九，夫亡，守节抚孤。素常亦早亡，妾王氏年少，妻张氏劝其改嫁，不从。与沈勤纺织，以供张。后年皆七十馀。康熙四十九年，建平令陆士渭赠额曰“三节维风”。《邹志》。

张氏，后徐村农家女，归陆晋阶。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五十六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知府赠额曰“柏节凌霜”。

萧氏，东乙圩庞尚质继妻。年二十七而寡，抚夫前妻子嗣元，媳杨氏。二年，杨卒，孙士荣生甫六月。氏辛苦备至，教养成立。嗣元事继母孝谨，青年丧偶，鳏居终身。士荣妻沈氏，年十九归士荣，孝祖姑及舅。十载，而士荣没，荼苦拮据，抚孤文枢。今年六十，里称孝义贞节之门。沈八十八岁卒。

黄氏，庞殿培妻。年二十四，夫亡，抚幼孤明扬、遗腹子式九，茹荼拮据。至六十岁，康熙壬辰，吴江令张寿崮奖曰“贞操淑范”。以上《钱志》。

赵姓一婢，年甚少，夫主死，正室改嫁。家甚窘，婢乃抚正室子成立，备尝荼苦，邻里称为新碧莲。费士璟《桂森斋杂录》。按：《双官诰》传奇有婢曰碧莲，抚正室子成立。

俞氏，陆蘋湖继妻。年二十归蘋湖，时蘋湖年八十。后二年生子，半年蘋湖亡。守节四十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卒。《钱志》。

李氏，三镇地赵殿文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四年，康熙六十年卒。《震泽县志》。

王氏，潘桢吴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五年，康熙六十年卒。《沈志》。

陆氏，三镇地范弥荣妻。年二十九，夫亡，抚孤永安，娶媳郁氏。永安亡，郁年二十八，养姑抚四子成立。季子君智仕长沙府通判。守节六十三年，寿九十一。盐院张给额曰“柏舟共矢”，苏州府梁给额曰“双节流芳”，时康熙某年。《邹志》。

唐氏，六镇地张人儒妻。年十六，《县志》作十九。夫亡，无子。养瞽姑不离左右，苦节三十年，《县志》作二十七。雍正元年卒。《沈志》。

陈氏，杨大光妻。年二十四，夫、舅相继亡，抚遗腹叔成立。苦节三十馀年，雍正元年卒。《邹志》。

王氏，璧字圩王潜夫妾。年二十四，潜夫亡，与嫡周氏抚二孤成立。苦守五十年，雍正初年卒。

李氏，教谕王维翰妾。年三十，维翰亡，守节二十一年，雍正二年卒。《震泽县志》。

烈妇张氏，玩字圩萧宪章妻。雍正六年，夫亡即自缢。

潘氏，西乙圩《震泽县志》误作五都。施尔英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二年，雍正六年旌。

黄氏，张天有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九年，雍正六年卒。《震泽县志》。

钱氏，六镇地徐孔嘉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一年，雍正五年旌。《沈志》，下同。

周氏，桑磐村杨有成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四年，雍正六年卒。

张氏，施凤来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五年，雍正八年旌。《震泽县志》。

赵氏，烂溪吴士阳《县志》作易宇。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二年，雍正八年旌。

陆氏，声字圩王元玑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年，雍正十年旌。《沈志》。

张氏，徐鼎爵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一年，雍正八年旌。乾隆五年，入节孝祠。

王氏，六镇地邹逢吉妻。年二十五，夫亡，抚逢吉弟逢年子焕为嗣。未几，逢年亡，乃偕逢年妻张氏、妾许氏苦守，年皆七十馀。雍正九年旌，邑令彭镕给额曰“节寿双高”。

烈女杨氏，许字运字圩周骏发。婚有期，骏发没于塘栖。杨闻赴，闭门自缢，遂合葬焉。震泽令邓圭给额曰“节绍丹阳”，时雍正十年。

姚氏，李君选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馀年。震泽令王宸僎给额曰“节孝齐芳”。雍正十年卒。

曹氏，王有明妻。年二十二，夫为盗杀。曹刺血书状诉公庭。获盗十九人，皆正法。守节四十八年，雍正十一年旌。

唐氏，范思轮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一年。

沈氏，徐恒山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王氏，徐宁侯妻。嫁二载，夫亡，守节三十馀年，雍正

十一年卒。

陈氏，娄字圩沈文隽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五年，雍正十一年卒。

施氏，室字圩李六观妻。年十八，嫁三月，夫亡，抚遗腹子苦守三十年，雍正十一年卒。

李氏，范君礼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五年，雍正十二年旌。

马氏，金子英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三年，雍正十三年旌。

赵氏，虚字圩人，生员王楷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七年。《王氏家乘》。

翁氏，赵式庄妻。幼孤贫，随其母育于外大父家。氏既归，竭力佐夫以养姑。既而姑老多病，氏坐卧与之偕，凡二十馀年而姑卒。时氏连丧其子若媳，而惟姑之哀。当姑未卒时，氏冀其寿，树长竿于庭，悬镫拜之，风雨不灭。里人自远归，昏夜迷道，恒望而识之，乃相与呼为孝妇镫。乾隆元年卒。子孙承其事，至今不废。《沈志》。

王氏，耕读村张奕甸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馀年，乾隆初年卒。

吴氏，陆宾王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一年，乾隆三年旌。

蒋氏，罗文涛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六年，乾隆三年旌。

王氏，朱佐簧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九年，乾隆三年旌。《沈志》。

高氏，南骸圩顾舜文妻。年□□□，夫亡，守节□□□年，乾隆三年旌。

陆氏，王敬湖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六十二年，乾隆三年卒。下至程氏皆《震泽县志》。

胡氏，吴文昭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年，乾隆四年旌。

赵氏，六镇地张人仪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八年，乾隆六年卒。

施氏，吴文晖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八年，乾隆七年卒，二十四年旌。

金氏，顾惠群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七年，乾隆七年旌。

唐氏，吴德贞继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二年，乾隆七年旌。

程氏，六镇地马之璜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乾隆九年卒，□□□年旌。

潘氏，声字圩王襄《王氏谱》作甸服。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六年，乾隆九年旌。

赵氏，沈宏如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张氏，室字圩陈佑国妻。年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一年。海宁教谕沈瓒功赠额曰“筠节松操”。

沈氏，李昌善妻。昌善因母丧哀恸呕血而亡，沈时年二十九。未半载，舅生员浩又没。家贫，鬻钗钏以治丧。藉针黹以抚二子，长上台，次上奎。台娶宋氏，台人泮时为乡贯所阻，抑郁成疾而卒。宋时年二十八，亦藉女红以

养姑抚二子。长维，次绥，俱入学。沈守节五十馀年，宋守节三十馀年。

周氏，张人望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

吴氏，范康侯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马氏，六镇地翁夔龙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

盛氏，六镇地王廷秀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周氏，张鼎臣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馀年。

吴氏，陆祇德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二十四年。

孙氏，璧字圩叶禹臣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烈女徐氏，许字沈姓子。沈亡讣至，徐自溺于河。

郁氏，东乙圩朱圣林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钱氏，六镇地赵大龄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年。

姚氏，六镇地陆孔传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施氏，室字圩张顺之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八年。自潘氏至施氏十六人，见《邹志》、《公辑志》。

范氏，六镇地张光承妻。年二十八，夫亡。家奇贫，抚孤守节三十八年，乾隆十三年卒。

朱氏，东乙圩潘学熹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乾隆三年，海防道程梦瑛给额曰“冰霜茶蘗”。十三年，按察使司叶存仁给额曰“节劲松筠”。

陈氏，东乙圩潘学程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五年。

李氏，潘家兜潘思顺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五年。

吴氏，潘家兜潘嘉宾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二十四年。

萧氏，东乙圩潘维岳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九年。

张氏，潘家兜潘寿祺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八年。布政使司贺长龄给额曰“心盟金石”。

吴氏，潘家兜潘维允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王氏，潘家兜潘寿敦妻。年十九，夫亡，守节十二年。

唐氏，东乙圩潘世和妻。夫亡守节，乾隆十三年旌。

潘氏，烂溪人，木渎朱某妻，赘于潘氏。潘年十九，夫亡，守节□□□年，乾隆二十五年旌。

汤氏，州同知王祉锡继妻。嫁三月，夫亡，时年二十九，守节三十五年。

沈氏，六镇地人，监生张人传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四年，乾隆二十五年卒。

贞女张氏，许字大育圩沈耀昌。沈卒，张时年二十，抱木主成婚，苦守二十三年，乾隆二十七年卒。

张氏，东乙圩人，生员潘维经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年，乾隆二十八年卒。

徐氏，张琦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八年，乾隆二十九年卒。

许氏，声字圩王容端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一年，乾隆三十七年卒。

周氏，璧字圩张民瞻妻。年二十八，夫亡。家奇贫，有五子，连丧其四。抚一子成立，苦节五十二年，乾隆三十七年卒。

龚氏，东乙圩潘其诚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四十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卒。

徐氏，六镇地朱兆彩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三年，乾隆四十年卒。

杨氏，赵鲁璋妾。年二十一，鲁璋亡，守节五十四年。

赵氏，六镇地姚枝发妻。年二十二，夫亡，舅姑年迈，叔幼。夫本以漆工为业，赵乃习夫业，以养舅姑，抚叔成立。以叔子为嗣，苦节三十年。乾隆四十五年旌。

管氏，城濠马凌苍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六年。乾隆四十七年旌。祔节孝祠。

徐氏，邵遇霖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乾隆四十七年旌。

烈妇钮氏，南泗港范翼云妻。夫亡，一恸遂绝，人言其饮药也。

李氏，声字圩王润寰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五年，乾隆四十七年卒。

冯氏，烂溪潘埰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年。乾隆四十八年旌。

吴氏，翁象纬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九年，乾隆四十八年卒。

烈妇陆氏，六镇地姚宗彝妻。年二十，嫁三月，夫亡，遂自缢，时乾隆五十二年。

张氏，唐济臣妻。年二十一，夫亡，无子，以夫从兄子为嗣。家故纷更，绝甘茹苦，五十年如一日。乾隆五十三年旌。

沈氏，一镇地人，县学生翁纯礼妻。家贫，藉脩脯以养母。沈乃勤纺绩，具甘旨以养姑。虽隆冬寒甚，指掌皆裂勿顾也。姑年七十馀，常在床褥，沈夙夜必偕。后病脾泄，夜必数起，沈为洗涤其秽臭，扶持其起卧，数年不稍懈。姑欲以他妇代其劳，沈不可。姑于病革时，谓沈曰："汝他人子也，何亦如吾子之事吾也？吾无以报汝，愿汝娶媳如汝者以事汝，吾目瞑矣。"沈年五十一卒，时乾隆五十四年。节录钱大培《孝妇传》。

贞女黄氏，翁家浜人。年十五，归六里舍张氏为养媳。后五年，夫士珍亡，父母欲嫁之，女不可，遂奉士珍木主成婚。抚夫兄子为嗣，苦守二十年，乾隆五十四年卒。

王氏，三镇地陈绍贤妻。年十八，夫亡，抚遗腹子成立，守节二十八年，乾隆五十五年卒。

金氏，三镇地杨正元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七年，乾隆五十五年卒。

杨氏，三镇地戚道明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旌。

徐氏，东乙圩庞朝邻妻。年二十，夫客死，榇归，徐求死不得，乃孝养孀姑，抚育从子，未几殇，姑亦卒。后以纺绩所积，营夫以上三世葬，并自为生圹。立族子为夫后，

苦节三十六年。乾隆五十七年旌。

詹氏，徐文魁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年，乾隆五十九年卒。

何氏，虚字圩程其瑛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五十馀年。乾隆六十年旌。

袁氏，三镇地黄在中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四年。乾隆六十年旌。陈殿撰初哲撰序征诗，张上舍栋立传。

汤氏，东乙圩李英发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六十一年，乾隆六十年卒。

叶氏，韭溪秦毓虚名思谦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九年，乾隆四十四年卒。

张氏，二镇地沈渭辛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三年。

张氏，下塘沈立诚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五年。

金氏，三镇地吴国华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范氏，六镇地凌美周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潘氏，三镇地张振序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七年。

周氏，韭溪李阶陞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顾氏，二镇地吴禹江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现年

六十八。

宋氏，南骸圩王圣功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现年六十八。

沈氏，孙碧山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五。

沈氏，虚字圩顾万荣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现年八十二。

何氏，韭溪秦用升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嘉庆九年卒。

钟氏，室字圩陆士珍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七十二。

吴氏，六镇地宋曜庭妻。年十七，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九。

谢氏，六镇地宋建业妻。年十八，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七。

邵氏，沈云昭妻。年十九，嫁两月夫亡，守节，现年五十六。

曹氏，朱含怀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一。

冯氏，声字圩王宾路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现年五十馀。嘉庆二十二年旌。

汤氏，一镇地沈景阳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二。

蒋氏，南遐圩沈玉林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七。

厉氏，施家溇孙洪相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九。

沈氏，声字圩王希曾妻。年二十，夫亡守节，现年八十二。

丁氏，室字圩人，进士沈祖惠妾。年二十九，祖惠亡，守节，现年六十。

赵氏，五渡港许超宗妻。年二十，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三。

李氏，韭溪秦象清继妻。年二十六，夫亡。家綦贫，馆粥不给，氏纺织以佐朝夕，门以内清规肃然。尝提瓮行汲，冰滑堕水。家在市廛，为号救者盈两岸，或引手来援，氏视非人，叱去之。适族子某至，得救。虽死生呼吸，炯然不乱。抚两孤成立，年七十一卒。

贞女顾氏，许字二镇地袁守仁。年十九将嫁，夫亡，誓不再字，遂归袁氏。守节三十五年，嘉庆四年卒。

贞女周氏，韭溪秦德溶聘妻，十岁归秦为养媳。姑钱氏曾适他姓，被逐，再醮于秦，悍而嚣，日诟谇于子妇。德溶难堪，钱竟逐之，并欲逐女。女以死守。后舅姑相继没，德溶始归，已祝发于木渎某庵茹素受戒矣，谓女曰："汝年少，宜早自为计。分汝田三亩为行资耳。"女大恸，德溶拂衣遂去。越十年，德溶病亟，女往省。德溶大悔曰："汝诚为我守，生则异室，死则同穴，何如？"德溶死，女扶榇归告于秦之族曰："夫绝我于生前，不绝我于死后，忍使舅姑无冢嗣乎？"遂抱木主成婚，立从子为后。年九十三乃卒。

施氏，周世烈妻。嫁三年，夫亡，子未周岁。仰事孀姑，俯育遗孤，备尝艰苦。守节五十六年，嘉庆三年旌。

朱氏，三都西人，监生徐禹元妻。年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三年，嘉庆二年卒。

吴氏，三都西凤字圩吴继所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三年，嘉庆二年卒。

王氏，张宗源妻。年二十九，夫亡，姑衰子幼，备尝茶苦。守节三十六年，嘉庆二年旌。

陆氏，金家潭王御苍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馀年。

管氏，金家潭人，县学生王起妻。年二十二，成婚半载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沈氏，金家潭钱成明妻。年二十六，夫亡，抚孤守节三十年。

赵氏，金家潭钱德明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年。

烈妇金家潭马氏女，乳名能姑。归白龙桥施氏三载，夫亡，寻自缢。

周氏，六里舍王汇初妻。年三十，夫亡，事姑抚孤，守节二十九年。

烈妇吴氏，五渡港沈振瀛妻。年二十一，夫病革，谓妻曰："家贫无子，期同死以绝悬念。"妻许诺，视含敛毕，寻缢。

徐氏，西汇朱凤翔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五十二年。

徐氏，城濠冯配岩妻。嫁十月，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倪氏，娄字圩翁重文妻，沧州吏目倪云路女。年

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二年。

史氏，桐字圩马天申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

钟氏，南骸圩张勉庭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五十馀年。

吴氏，城濠冯锦如继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馀年。

贞女稠字圩张振名女，许字重字圩杨廷标。杨病卒，越二日，张闻赴，寻自缢，时嘉庆十六年二月十四日。里人为诗记其事。

烈妇范氏，战河浜潘树琪妻。夫亡，含敛毕，寻自缢。

董氏，王韵嘉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金氏，王赓唐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

陆氏，东乙圩庞万成妻。年三十一，夫亡，守节四十四年。

庞氏，东乙圩钟以群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七年。

马氏，大育圩张照寰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九年。

孙氏，娄字圩周夏珍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五。

陈氏，东乙圩庞玉照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现年七十七。

陈氏，一镇地管双佩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五年。

陈氏，六镇地沈廷璋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五十二年。

叶氏，娄字圩人，漳州府海防同知汪琥再继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五十三年。嘉庆九年旌。

张氏，伏字圩沈登英妻。年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四年。

查氏，六镇地吴济美妻。嫁八月，夫亡，年二十一守节，现年五十一。

吴氏，南骸圩人，监生吴礼伦女，适娄字圩徐廷贤。年二十一，夫亡守节，现年五十馀。

吴氏，娄字圩人，监生贻赠江阴县训导吴文煜女，适震泽镇庄世镜。年三十，夫亡守节，现年六十。

贞孝女唐氏，本姓仲。盛墩唐子宇次女。孝养父母，至老不嫁。嘉庆八年，年六十一卒。

谭氏，一镇地沈宗翰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五十年，道光七年卒。

平望志卷十

列女

烈妇徐氏，娄字圩人，监生天禄女，六镇地汪镕继妻。年二十九，夫亡。越四十九日，朝奠毕，麻裙绖带手线密纫，家人不之闲，从容自缢。时五月盛暑，濒敛，颜色如生。道光元年旌。

毛氏，三镇地人，监生程晋墀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一。

吕氏，江苏抚标经制外委唐雍相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馀年。

吴氏，邝字圩唐尚勤妻。年三十，夫亡守节，现年七十一。

黄氏，六镇地谭松年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现年六十馀。

张氏，虚字圩人，监生廷敕女，南骸圩李琴南妻。年三十一，夫亡，守节□□□年。

褚氏，奎字圩范靖之妻。年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八年。

王氏，三镇地范胜龙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

年。

陈氏，赵维贤继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一年。

孙氏，黄印川 名文鎰。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现年五十馀。

钟氏，南骸圩唐峻岳妻。年十七，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朱氏，三镇地钟威远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现年六十馀。

钟氏，三镇地钟鹏女，西降圩王以诚妻。夫亡守节，现年八十馀。

吴氏，东乙圩吴絃文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五十馀。

张氏，六镇地锦江女，朱士岐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现年八十五。

孙氏，奎字圩黄荫凤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现年五十馀。

庞氏，东乙圩玉照女，黎里陆东华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现年五十。

庞氏，娄字圩人，监生周树声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八十八。

张氏，六镇地赵奉璋妻。嫁一月夫亡，年二十一，守节，现年五十。

张氏，二镇地王瑶泉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七。

袁氏，三镇地张振乾妻。年二十二，夫亡无子，以夫

兄子钟兼祧。守节二十四年，道光六年卒。

某氏，向赁居陆家扇，夫张姓，为农家佣。氏年少夫亡，夫弟逼其再嫁，不从。抚子长成，积纺织资为娶媳。俄而子亡媳去，飘泊无所依，为人浣濯衣裳以自给。年八十馀卒。

周氏，桑磐村人，薙发匠魏相顺妻。魏丹阳人，娶氏十年，生二子，卒。氏纺绩种作以育子。其父欲令其改适，氏曰："宁寒饿死，不负所天也。"守节十三年卒，子能自立矣。

王氏，唐掌云妻。年二十，夫亡无子，以夫从兄子元恺为嗣。家贫指众，迭遭死亡，氏执女红以资朝夕。子既成立，服贾，不幸旋卒。道光二年，氏年七十，孙寿萼乞昭文蒋宝龄作《贞松慈竹图》为寿，同邑周梦台记。现年七十五。节录《贞松慈竹图记》。

叶氏，璧字圩人，候选布政司理问吴天璨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五年。教养二子读书成立，年六十四卒。

贞女周氏，年十二归磨字港张氏为养媳。年十七，未婚夫富元死，誓不改适。孝事舅姑，守贞五十馀年。

马氏，翫字圩吴君恩妻。年二十三，夫亡。家极贫，纺织以供舅姑。夏夜则坐蚊幮就镫光针黹，守节三十三年。

金氏，东乙圩赵凝臺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张氏，虚字圩赵怀德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

四十九年。

殷氏，璧字圩人，监生孙韶成妻。年二十九，夫亡，抚孤守节。好施与，贫苦亲邻尤加惠焉。有邻某无业，将为偷儿，氏知，反覆晓喻，某感悔，因赠资令其谋生。现年□□□。

韩氏，东乙圩庞镇廷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八年。

朱氏，东乙圩庞伦表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

陈氏，声字圩王济世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一。

程氏，监生南溟女，六镇地吴蕙圃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张氏，莲花兜王邦达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贞女夏氏，盛墩张景立聘妻。夫亡，誓不再字，抱木主成婚，守节六十二年。

王氏，三镇地吴应源妻。年二十七，夫亡。抚子天伦成立，备尝艰苦。娶妇徐氏。徐年二十三，而天伦卒，子二俱幼。迨长子尚志成立，娶妇张氏，事祖姑及姑甚谨。张年二十七，尚志又没，无子，张以夫弟子士基为嗣。三世苦节，王守节四十九年，徐四十三年，张三十八年。

史氏，东乙圩潘祚醇妻。潘佐幕秦中，氏往从之。不数年潘卒，无子，贫不能归。时氏之从弟亦客西安，乃荐氏县署课女弟子。流离转徙，氏已年老。道光四年，会潘之执友饶耘由秦返江右，为氏函潘之骨，舟车五千里，护

氏以归。以夫兄子某为嗣，某又病瘵卒。氏现年七十。

孙氏，南骸圩李毓崧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

秦氏，三镇地人，监生赵任远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沈氏，羌字圩徐世臣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六十五年。

杨氏，羌字圩徐龙章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六十六年。

程氏，尾字圩陈大年妻。夫亡守节，年七十卒。

夏氏，平字圩郁永宁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六十年。

钱氏，平字圩张耀宗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五年。

张氏，莲花兜张富荣妻。年二十三，夫亡，抚孤成立，守节三十七年。

王氏，周懋桢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张氏，六镇地人，生员奎光女，六里舍尤尧天妻。年三十二，夫亡守节。家奇贫，以针黹自给。现年四十四。

吴氏，六镇地张绳其妻。年三十一，夫亡守节，现年七十六。

卫氏，璧字圩顾孝移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张氏，声字圩裴体仁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十三年。

孝女宋氏，其父佣负贩，曰宋驼子者。嘉庆二十二

年病剧，百药罔效。女年十七，割肱煮汤以饮之，即愈。二十三年，宋之邻居俞 嫡姓庞。昌言之妻病革，长女年十八，感宋女事，亦割肱以进，亦愈。

杨氏，平字圩张祖秀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现年七十。

王氏，平字圩张治圻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六年。嘉庆二年旌，入节孝祠。

唐氏淑英，尧勋女，监生周侠君妻。幼涉经史，颇有元解。年二十九，夫亡，旋弃词翰，潜心易理。尝为村塾句读师。间有求筮六壬课者，辄奇验。子妇娶生员翁纯仁女，克传妇道。翁遽以疡卒，氏有过情之哀，遂病肿胀，力奉《太上感应篇》十馀年。年八十二卒。遗稿散佚，今仅传《读汉书题》、《梦中吟》诸作。

吴氏，韭溪秦苍珠妻。年十七归秦，十九夫亡，遂绝粒死，时顺治三年。

黄氏，韭溪人，附生秦琮妻。年二十，夫亡，力事纺绩，抚孤成立，守节十四年。顺治十四年卒，年三十三。

怀氏，韭溪秦佩继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十六年。

赵氏，韭溪秦子威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卒。

顾氏，韭溪秦之箴继妻。年二十八，夫亡，遗孤襁褓，抚养成立。守节五十年，康熙十八年卒。

庞氏，韭溪人，生员秦闇生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抚孤，哀毁成疾，年二十八卒。

范氏，三都西人，监生陈济衢妻。年十八，夫亡，守节

六十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卒。

陈氏，韭溪秦渊妻。年十七，夫亡，力事纺织，营葬三世，置产以授嗣子。守节三十二年，康熙四十四年卒。

陈氏，韭溪赵允章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七年，康熙五十年卒。

皇甫氏，韭溪秦子厚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一年，康熙二十九年卒。

庄氏，韭溪秦夏声继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卒。乾隆元年旌。

倪氏，韭溪秦铠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一年，雍正八年卒。娣氏黄，秦镳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四年，雍正二年卒。妯娌双节，乾隆七年，同建坊于鸣字圩。

钱氏，韭溪秦科原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黄氏，韭溪人，例贡生秦鸣琳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五年。

陆氏，三都西吴珙枝妻。年十九，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陆氏，韭溪秦肇湘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五十三年。

蒋氏，韭溪秦学湖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七年，乾隆七年卒。沈《县志》误。

严氏，三都西杨德佩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年。

龚氏，韭溪秦跂范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八年，乾隆七年卒。

袁氏，韭溪秦佐臣妻。年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三年，乾隆七年卒，乾隆八年旌。

丁氏，韭溪秦一英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二年，乾隆八年卒。

黄氏，韭溪秦岚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六年，乾隆七年卒，是年旌。沈《县志》误。

沈氏，韭溪秦天来妻。年二十四，夫亡。自课遗孤，积纺织资葬夫及舅姑。守节五十一年，乾隆三十四年卒。

孙氏，三都西陶公绣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四十二年，乾隆十一年卒。

李氏，韭溪秦瞻澜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二年，乾隆三十七年卒。

张氏，三都西范兴国妻。年十八，夫亡，守节七十四年。

陈氏，三都西袁之沂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费氏，韭溪秦世奇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七年，乾隆三十九年卒。

沈氏，韭溪秦梦莲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卒。

陆氏，韭溪秦性存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四年，嘉庆二年卒。

陈氏，韭溪秦确如妻。年三十，夫亡，一恸欲绝，家人

劝勉之。遗孤甫弥月，抚养成立。事姑以孝，凡丧葬婚嫁事，经营尽礼。后子妇俱卒，哀伤致疾卒。守节二十六年，嘉庆七年卒。

朱氏，韭溪人，生员秦耘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一年，嘉庆七年卒。

徐氏，韭溪秦新传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九年，嘉庆九年卒。

王氏，韭溪秦馥庭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五十七年，嘉庆九年卒。

陈氏，韭溪秦汉云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六十三年，嘉庆二十四年卒。

宋氏，韭溪秦绎如继妻。年二十九，夫亡，抚三岁孤。年二十夭，继抚嗣孙尚贤。甫婚又卒，氏经营丧葬，备极艰苦。与寡孙妇徐氏饮冰茹蘖，守节五十馀年。

赵氏，韭溪秦仲商妻。年三十，夫亡，抚孤成人。葬夫及舅姑三丧。守节五十二年。

徐氏，韭溪秦敬衡妻。年二十八，夫亡。日事纺织，抚孤成人，守节已三十一年。

秦氏，茂才港李藻庭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年。

唐氏，玉佩女，邝字圩程洪儒妻。洪儒业操舟，值风浪溺死。氏年二十四，无嗣。养张姓子为己子，守节四十六年，道光五年卒。

徐氏，张玉文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三年。

范氏，监生光浩女，耽字圩翁铸妻。年二十三，夫亡，

抚遗腹子涛成立，补武生。现年七十五。

王氏，怀集县武城司锡麟女，耽字圩翁鑑妻。成婚五月，夫亡。现年六十九。

毛氏，黎里人，明监察御史寿南裔孙女，荒字圩王敏堂妻。年二十五，夫亡。孝养舅姑，婚嫁子女。后二子又卒，与寡媳抚遗孙成立。年七十三卒。

顾氏，璧字圩张中孚妻。年二十二，夫亡，抚遗腹女成。现年七十三，以夫弟子为后。

张氏，虚字圩人，监生名正女，盛泽仲怀礼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周氏，南骸圩王友豪妻。年二十馀，夫亡，守节十五年。

范氏，六镇地何学潜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二十七年。

孝女程氏，东乙圩大含女，乳名桂红。父患疡疾数载，女年及笄，祈祷罔效，乃阴截其无名指一节，和药以进，旋愈。适苏州行春桥邵荦夫。年二十二，夫亡，无子，守节。

汤氏，东乙圩李芳三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六十二年。

钱氏，程其焕妻。年十八，夫亡，守节□□年。

吴氏，程洪妻。年二十一，婚甫三月，夫亡。矢志守节五年卒。

程氏，允厚长女，桐乡戴元光妻。年二十，夫亡。上事孀姑，下抚遗腹子肇基，年二十补学生。姑没，尝自语曰："事姑抚子，吾事已毕，今后可见吾夫地下。"一夕自

经,年四十七。请旌如制。

周氏,程镐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十四年卒。

蔡氏,程璞妻。孝事舅姑。夫病,割肱和药,饮之愈。

王氏,候选州同知吴廷伟妻。年二十□,夫亡,守节□年。乾隆□年旌,坊建烂溪旧第。

沈氏,拜字圩张文茵聘妻。年十四,适张为养媳,事姑循谨。未几,姑没。文茵年甫二十,未婚,旋卒,时氏年十五。母欲令其改适,氏曰:“女既适张,则终身张氏矣。且舅老而瞽,小叔幼稚,又何忍抛弃?”乃绝甘茹苦,纺布结网而养舅抚叔。数载,积纺织资,为小叔娶妇。氏自为加笄,行庙见礼。不数年,其娣妇又亡,所遗子女则氏又为抚养长成。氏年七十八卒,侄怀邦兼祧为后。

金氏,荒字圩王凤岐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七年。乾隆八年旌,祔节孝祠。

金氏,鸣字圩陶载华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现年四十八。

李氏,三都西沈景山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四十八。

张氏,平字圩璇女,梅墩柳瞻淇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五年。

庞氏,盛墩沈凤仪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五。

陆氏,落苏兜凌国泰妻。年二十八,夫亡,抚育嗣子灏成立,补县学生。乾隆元年,邑令给额曰“松筠劲节”,二十三年题旌。

沈氏，沈世华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三十九年。

包氏，凌士成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年。

包氏，凌焕生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三。

吴氏，元和人，室字圩翁秉忠继妻。性凝重，寡言笑，抚前室女有恩，家人贤之。秉忠有痼疾，不能治生，氏针黹佐食，无怨色。嘉庆二十二年秋，秉忠卒，以从子松龄为嗣。时母家以母病，迎氏去。至则其母无恙，氏心疑之，即欲归。母为坚留之，潜使其姊若妹讽以异志。氏大恸曰："我命不辰，痛失所天。今既有子有媳，行将抱孙，复望何哉？"遂绝粒。母家不得已，乃送归，病三日死。

沈氏，护僧埂干润寰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范氏，螽斯港张伦高妻。年二十九，夫亡，抚遗腹子中立成婚。娶吴氏八月，中立卒。范氏守节三十一年，吴氏亦守节终。

唐氏，潘家兜潘士选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十三年。

计氏，烂溪潘之鑑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吴氏，字字圩陈大奎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年，现年五十九。

陈氏，室字圩人，监生葛翰周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二。

章氏，张佑廷妻。年三十，夫亡，终年茹素。家贫，以针黹自给，足未尝越户限。濒没，预知死日，自制衣履。道光七年卒，年四十四。

赵氏，六镇地吴秉礼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家贫，纺织孝养舅姑，现年五十六。

孝妇王氏，盛泽人，生员彦昇女，监生烂溪吴廷伟妻。姑唐氏以疾失明，医药无效。王氏以舌舐之数月，目明如故，时人皆以为孝感云。十馀年后，舅姑相继卒，停棺于家，卜葬有日。形家谓不吉，王氏曰："有祸我一身当之。"乃葬。明年，屋宇尽毁于火，或仍咎葬不吉。王氏曰："火灾，数也。舅姑之柩不毁于火，乃大吉也。"年六十五卒。长子天琪早卒，子妇冯氏苦节自守。

贞女陆氏，一镇地九逵女。年及笄，或劝之嫁，女曰："我父母在堂，适人谁为奉侍？"于是屏除膏沐，奉养无方，年七十三卒。

冯氏，韭溪秦玉山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年，乾隆五十八年卒。

吕氏，心角圩陈宪章妻。嫁三日，夫亡。家极贫，茹荼纺绩，以事舅姑。舅姑卒，丧葬如礼。守节六十五年，道光六年卒，年八十七。

张氏，茂才港李承乾继妻。年二十四，婚一月夫亡。抚前妻女，遣嫁，葬舅姑如礼。守节二十七年。

沈氏，孙朴庵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五十年。

庄氏，韭溪秦麟徵继妻。年二十七，夫亡。抚孤映思读书，入吴江学。营葬舅姑及夫三丧。守节四十六年，嘉庆十八年卒。

金氏，声字圩王肯堂妻。年二十三，夫亡，无子。家贫，以纺织度日。守节四十一年，嘉庆十一年卒，年

六十四。

赵氏宛珠，国学生丕承女，候选布政司理问梅堰王盛烈妻。娴于内政，夫亡，教子读书敦行。道光三年水灾，道殣相望。氏命子之佐捐资众善堂，收捞浮棺，置地掩埋，出资助赈。后督抚题奏，奉旨给与“乐善好施”字样，准其建坊。氏卒年五十九，里人援旌表例，请于有司，祔节孝祠。

吴氏椀桃，烂溪人，梅堰王之孚妻。年二十八，夫亡，遽以哀毁卒。著有《金海楼诗合稿》，元和朱绶为之序。

翁氏，室字圩人，监生纯诚女，同邑仲志曾妻。年二十五，夫亡。纺织自给，抚育遗孤。虽饘飧不支，族党周之，不受。嘉庆六年，年五十三卒。

尤氏，尾字圩倓女，同邑徐肇业妻。年二十一，夫亡，遗孤三龄。氏晨夜操作，不辞困瘁。道光二年，年五十二卒。

翁氏，一镇地纯义女，适同邑陈应琪。年二十八，夫亡，遗孤七龄，教养成立，娶妇。后子又没，氏与妇织绢度日，抚育孤孙。道光六年，年七十三卒。

附 后妃闺秀

宋宁宗恭圣仁烈杨皇后，杨懿女，世居平望里，流徙临安。懿妻张氏隶德寿乐部，诞女仙韶后院。后膺宁庙贵，进位正宫，懿封郡王。著有《宫词》一百首。女弟杨妹子，著有《题画诗》一卷。

瞿观至，虞山相国式耜孙女，一镇地祠部员外郎杨菘

子、县学生一宁妻。工诗书画，时称三绝。有遗稿。

潘畹芳，太史耒妹，秀水学生陈铉妻，刑部主事王谟母。工诗。

王梦兰，字素芬，教谕维翰女，娄东祭酒吴伟业孙、生员德怡妻。工诗善书，著有《绣馀集》。

汪瑶，字云上，生员书绅女，监生朱昂妻。工诗，有《拾翠轩稿》。

姚汭，字宗娥，处士、私谥孝贞先生紫书女，潘耘妻。汭生而敏慧，五岁受《毛诗》，过目成诵。性至孝。八岁，母病，汭吁天请代，疾得瘳。紫书为张杨园高弟，邃于理学。汭从帷后窃听其讨论，于朱陆之同异瞭如指掌。暇涉诗歌，得唐贤三昧。汭既孝且才，而远近求婚者，紫书皆弗许。及见耘文，乃大叹赏曰："此真佳婿也。"遂许之。嗣耘入京师，旋游辽左，有为流言者曰："耘婿某贵室矣。"汭闻之，赋诗有"茂陵纵有佳人在，未敢轻疑逐彩毬"之句。又六年，耘还，乃娶汭。汭黾勉中馈，晨夕不稍懈。暇则讲论濂洛、关闽之书，靡不穷源浚流，折衷至当。间作诗，辄削其稿曰："儿女子言，弗存可也。"今所存《香奁遗稿》二卷。康熙七年卒，年三十四。

吴启湘，明刑部尚书洪六世孙女，县学生锵女。敏慧工诗。许字翰林院检讨潘耒，未嫁卒。

颜佩芳，字芳在，号柔仙，桐乡人，崇祯戊辰进士松江府推官俊彦女，生员烂溪周二酉妻。工诗。其卒也，潘太史耒悼之以诗，有"清言良可味，佳咏少人知"之句。著有《藕叶诗钞》。

沈氏，吴兴沈编修树本女，三镇地吴霖妻。工诗善书，有遗稿。

张畹英，城濠马某妻。性贞静，厌近尘市，卜居村落中。纸阁芦帘，烟火时绝，晏如也。著有《迎霞楼稿》。

潘氏文淑，声字圩人，监生王钺妻。氏生士族，幼闻诗礼。比长适王，娴于内政，性友爱。弟某以逋欠系讼，逾限将责。氏闻，乃怀奁中资，徒跣赴城为缴其款，事得直。工诗。氏不欲以诗名，不存稿。

吴德韫，字恒卿，明刑部尚书洪九世孙女，监生文燮女，乌程县廪贡生、处州府训导温纯继妻。姿性端慧，读《孝经》、《列女传》诸书，辄憬然有悟。比长学琴，上手即协律，尤善画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母病亟，祷于神，愿减己算以益母寿。迨辛亥，母卒，恰符所祷，咸谓诚孝所感。年三十五卒，卢学士文弨为传。

程瑶华，字娥娥，生员兰言女，长洲生员潘世萱妻。著有《绮霞阁绣馀小草》。

吴琼仙，字子佩，号珊珊，六镇地人，翰林院待诏黎里徐达源妻。著有《写韵楼集》。

陈氏，名诗，生员韭溪秦寅继妻。工诗，著有《延绿阁诗钞》。《松陵诗征·撷芳集》。

徐慧，字子静，号默卿，江西按察使司知事赵筠妻。筠家素裕，氏执女红若贫家妇。资性贞洁，以哭母致疾。疾革，谓筠曰："里中义学日久且圮，君其营而新之。奁中金可用也，毋为儿女妄费。"年三十五卒，郭麐志墓。

汪蕙芬，字畹亭，广西上思州知州鸣珂女，肃州嘉峪

关巡检程凤坡妻。幼奉庭训，长娴诗礼。既随任塞垣，边霜朔雪之感，一托诸吟咏。兼擅绘事，所写翎毛花卉具臻神妙。年三十九，卒于凤坡官舍。著有《西凉游草》。

吴氏素莲，螽斯港闵念恭妻。性俭约，能尽妇道。工诗，尝谓"女子不以词藻重"，属稿即弃去。病革，有《与念恭永诀》诗，悲凉婉笃，具见性情。年三十二卒。

平望志卷十一

寓贤

元

杨岚，字子山，江浦人，避兵临安。至正中，张士诚兵起，迫典书记，不就，遁迹平望，后隐黎里，号黎村逸叟。著有《清白亭集》行世，杨维桢为撰墓志。

顾阿瑛，字仲英，一名德辉，昆山县人。至正丙申，奉母避乱，曾寓居同里，又居平望。有《寄卢熊书》曰："遁迹异乡，甘与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倦，老态顿加。因陪雪坡 姓沈，善画竹，魏塘人。舟中数日，得入城一见。然风景非前，诸公散落，独与学古、彦文周旋两日，不胜慨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驾。辰下暑隆，善加调摄。不具。五月二日，顾阿瑛启公武先生文契。"《太平清话》云，此顾阿英[瑛]手迹也，字如龙眼大，结构严紧有致。平望疑公所居。

明

邹世光，字奉云，句容县人。为人乐善好施，寓居耕读村，灌花种竹以自娱。又爱莺湖之胜，筑室岘塘，颜曰"德逸"。遨游数年，仍归故里。

余君復，忘其名，休宁县人。负奇气雅，不屑以经生

见。明末，见天下乱，习韬略骑射，游江楚吴越间，破产结客，以节侠自许。天文地形、风角壬遁之术无所不谙。喜言济时大略，思有以试之，乃作《治盗策》六篇。又上书于史总漕、李抚军，皆不用。退而修计然之业，屡致千金辄散去。垂老贫困不支，喜事如故。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泉涌风发。分题赋诗，叉手立就。长身鹄立，意气伟然，真湖海之士。晚年移家平望。子翀子，与潘太史耒同学。翀子乃裒集君復遗稿，属耒为序。君復卒，翀子仍归休宁云。本《遂初堂集》。

国朝

殳丹生，字山夫，号贯斋，浙江嘉善县人。崇祯己巳，年二十一，补邑诸生。甲申后弃去，入闽。乙未，移居吴江之震泽。壬寅，寓平望，与沈觉交。癸卯，游九峰三泖间。诸进士嗣郢筑雪堂招之，遂居辰山。甲辰，复寓殊胜寺空明阁，与徐璞、吴震、杨秋交，多唱和之作。没后，吴江周廷谔荟萃遗稿，得三十卷，为《贯斋遗集》。其配陆观莲，子讷，女默，皆工诗。本《贯斋集·年谱》。

吴龙，号潜庵，安徽歙县人。负笈来吴，执经周安期之门，与徐介白共事。工五言律。避乱隐于白足，后遂返初服，筑居平望雪湖间。见徐汝璞《怀友》诗。

李大纬，字心织，浙江鄞县人。寓平望之河西，教授生徒，不事交接，日以诗酒自娱。著有《莺湖集》、《华阳游草》。《公辑志》。

张令，字次亭，华亭县人。少落魄嗜酒，工书，喜作诗。乾隆丙辰，吴中大饥，令贫不自存，乞食至平望。遇

纸笔辄涂抹，人皆厌恶之，不与食。里中翁敏政见其书，惊曰："此非今人所能为也，当于古求之。"遂留至家饮食之，给纸笔以供挥洒。又为延誉，远近求书无虚日。时令同郡张司寇照以书名海内，既致仕，酬应日繁，欲倩代笔。其门下士以令书示之，大加激赏，遂延令至家。与谈古今字学源流，照大悦。是时长笺短纸，堆案盈几，令挥毫落纸，顷刻数十幅。书毕，左右请题款，令大署其尾曰"华亭张令"。左右曰："请题司寇公名。"令曰："欲题司寇公名，当请司寇公自书之，何必我？"遂投笔而去。

郑梁，字奕韩，华亭县学生。性狂放，能诗工书，其沉著似颜平原，间出入黄、米二家。乾隆初，流落平望，以卖字馆口。既而为识者所赏，名日起，从学者日众。里中徐夔成室，延梁书堂额，令其婿陆翔麟磨墨以待。翔麟亦能书者。梁至，举笔蘸墨，问曰："墨谁人所磨？"夔曰："我婿陆翔麟。"梁曰："磨尚不会磨，孰谓陆子能书？"其狂如此。

张怀仁，宜兴县人，以卖字寓平望二年。字颇怪异，其草法似解缙，而笔力遒劲。兼工诗。

沈宗骞，字熙远，号芥舟，浙江乌程县学生。以书画名江浙间数十年，然未尝从师，皆由天授，而学力又足。其书自章草、钟、王及唐宋诸家，无不深造自得。其画，十三科俱工，识者谓其传神，曾鲸后一人而已。数寓平望，里中俊彦多乐与之游，文酒倡酬，殆无虚日。其书刻石者，有《临阁帖》；全部镂版者，有《阁帖考证》、王澍题跋《学画编》等，皆后学津梁也。

严煜，字敬安，号戊庵，嘉定人。煜为周浩弟子。浩从学于王翬也。煜守翬格法，笔亦苍老，论者谓其少酝酿耳。兼工铁笔，能雕刻竹器，亦得浩法。尝寓平望，而求艺者接踵云。所作题画诗亦清稳。

严其焜，字藻庭，号鸾坡，浙江湖州府人。工书，凡篆隶真草无不研习。诗专学唐人，俱能得其体貌。先后寓平望几二十年，求书者无虚日。年八十馀，卒于家。著有《鸾坡诗草》、《金石题跋》。

莘开，字秀张，号芹圃，浙江乌程县武生。寻弃去，专志读书。工八分、缪篆，兼善写真及花卉，尤精墨竹，为沈宗骞入室弟子。沈有女弟子南浔徐菡，长六法，绝去脂粉习。沈为牵丝作配，倡随之雅，人争羡之。后以游倦，得其先世莲花庄旧业，遂隐居焉。求书画者，日踵其门。年未五十，须发皓然，竟以劳卒。菡犹以画自给云。

林復，字元復，号梅薮，河南卫辉府人。性孝友，幼时尝割臂肉以愈母疾。天姿颖敏，读书过目成诵。六书、篆刻、弹琴、舞剑，与夫岐黄、堪舆、卜筮之书，无不流览。幼曾聘王氏女。王，吴人，未几返吴，相隔几三十年。乾隆甲午，復至吴，踪迹得之。吴中士人仿阮修故事，相与敛钱为婚。谭学博书赋诗，有“良姻妙缔三千里，上寿同登八十年”之句，一时传为佳话。寓居平望，尤与汪刺史鸣珂善，尝主其家。

许袭夔，字心樵，安徽合肥县人，乾隆丁酉拔贡。工诗文书法，兼工花草，画蟹尤妙。己亥寓平望，与士人相唱和，求书画者踵相接。积润笔百馀金，欲入都。至苏州

买舟，有局骗者诡云“我亦欲入都”，遂同舟。将发，又诡云“且至酒楼小饮”。局骗者先下楼，袭夔久待不至，觅舟不知所往矣。困而归，旋卒。

盛世美，号有堂，浙江秀水县学生。少习贾，会计之暇，读书自励。性嗜金石文字，凡秦汉碑碣无不临模，苍劲古质，迥出侪辈。嘉庆中，寓平望三四年，求书者无虚日。归后数年卒于家，有遗稿。

孙晋灏，字恭穆，号补云，长洲县举人。性卓荦，尚风义。数应礼部试不第，家中落，乃橐笔游江乡间。流寓平望艺英书屋及赵筠之瓶隐庵，迭兴文社，从学者甚夥。兼工八分、缪篆，苍老圆劲，足与汀州伊秉绶、钱塘陈鸿寿相抗衡。嗣以庆尚书保总制两湖，聘为记室。会黔苗乱，尚书移镇大姚营。晋灏实从计议，军书旁午，竟以劳卒。玉方伯辂为经纪其丧，俾榇得归，并赙其遗孤云。著有《曼陀罗盦集》。

别录

元

张渊，字清夫。博学有诗名，尤工书法。皇庆中，以荐为东省提举。有《心远堂集》，虞集为序。乾隆甲子修辑邑志，秦景昌任采访，屡至三都西访渊丘陇后嗣，终不得，因作《游唐塔庙记》。

明

曹谨，字勉之，一字仲和，号溪南，西汇人。洪武辛亥，以明经举授本学训导，以学行称于时。家有水竹居，

倪瓒、徐贲皆为绘图，俞焯作记，题咏者皆名士。六世孙孚藏此图，请同邑莫震题，略曰："吾苏胜国时，豪门右族，崇台峣榭，比比而是，今皆莽为烟草，独水竹居百年如一日，岂非源深者流长，本固者末茂邪？孚其勉之。"

陈旻，字用文，工诗善书。《潘志》曰："即陈克礼。"然观景泰五年《重建殊胜寺碑记》款"陈旻用文书丹"，知非一人也。

王嵓，字峻夫，号东安处士，《县志》作盐运司，误。今据《王嵓墓志铭》更正。玑曾孙。通经史，弱冠入县学，与诸名士饮酒论文，日无闲也。正德中，由国学生荐举人材，授中书舍人，以扈从武宗巡幸赐五品服。嘉靖改元，免官。优游林下，捐逋焚券，出粟振粥，殆所称乐善好施者。

施清，西乙圩人。嘉靖三年，助修吴江县城，邑令杨一龄书"向义"二字旌之。

潘云，字用望，号水东居士，下塘人。性卓荦，博通载籍，工近体诗。中岁遘疾，因治医屡有奇效，曾为费氏赘婿。迨妻弟长，乃还所受田于外家，不私毫末。初未有子，教其从子登人学，又抚从侄孙女而嫁之。后侧室生子，督课綦严，至屏旧好，以示义方。及子志伊成进士，以建储恩赠父母如制。本徐思曾《湖上集》。

范善缘，字邻仙，吴县人，文正裔孙。天才奇隽，简傲自寄，筑别业于平望，吴溥额曰"竹溪野墅"。弗与人通，故旧有贵显者，招之不往。常鼓棹遍游洞庭诸山，自以诗有石湖风致，晚号湖滨小隐。年□十四，卒于平望。著有《两湖吟集》。

王孝，字子顺，号二峰处士，玑六世孙。万历己丑进

士，官行人司。立意廉洁，不敢有私。王事告竣，晋秩礼部祠祭司主事，深为大宗伯所推重。卒于京邸。先是，有术士言人祸福多奇中，孝亦询之，术士曰："长桥浅水月明中"，殊为莫解。后扶榇归里，舟次垂虹桥，正值水浅月明，其言始验。

潘锡祚，字永甫，参政志伊子。为诸生时甚有名，既游南雍六馆，士罔不心折，顾困顿久之。后谒选得抚宁卫经历，九载考绩得如制封，以辨其父官刑部时周世臣一案，为有司所格，遂不受封，迁湖广布政司理问。甫受任，即转饷黔中。天方炎暑，竭蹶箐峭岗溪间，两越月返署，疽发背卒。锡祚好古博识，兼善地理、星家之学，在抚宁署著《南阳问答策》，边事如指掌焉。

潘有权，字仲衡，号南阳，县学生，参议有功弟。兄贵后，杜门著述，未尝有所干谒，识者高之。康熙七年，举乡饮介宾。

秦楷，字文宇，韭溪人，硕德惇行。天启间，邑令刘时俊荐举乡饮宾。同里陶元亭以族人朗先赃款被累，尝以田屋质楷三千金。贫莫能偿，楷即焚其契券，而以原产与之。

凌肇登，字开先，诸生。少颖悟，一目数行，工属文。鼎革后，坐卧一楼，人罕见其面。少与张隽、潘柽章友善。时南浔庄氏私作明史，欲聘江浙名士为参订。肇登夫妇同梦盘盛西瓜十枚，共相嗟异。明日，隽等九人至，欲肇登列名，力却之。后祸发，不及于难。

徐周遇，字隆生，进士忱裔孙，县学生。家贫，以训蒙

为业。与同里潘凯友善，喜作诗，著有《古稽斋集》，桐水颜彦、同邑叶继武、潘耒为之序。

胡梅，字白叔。白皙，美丰姿，曾隶梨园，以狐旦登场，四座叫绝。少警敏能诗，徐通政维岳俾掌书记，取通政友人赤牍畀之火，为通政诵之不遗一字。晚而目眵，家贫无子，卖药于吴门市，自号瞽医。以馀资买石，建二幢于天池、华山。梅尝游闽中，寓曹学佺石仓园，学佺为序其诗，莱州姜埰刻之。著有《清壑道人诗集》、《玉台后咏》。本《列朝诗》，参《松陵诗约》。

国朝

王有四，字亦行，奎字圩人，秀水籍附贡生。工诗，后迁于城。亦行集不传，仅于《寒山集》中见其二诗。

范芷，字叔操，娄字圩人，康熙辛酉浙籍武举人。其父自歙迁平望而生芷。及父没，其二兄之留歙者以产耗告，芷析己产之半与之。平生周给贫乏无虚日，遂倾其资。临终出一箧，封识甚固，命遗三子一孙。发之，砚四方而已。《震泽县志》。

秦均卿，为同里镇任德成家仆。康熙壬寅，德成子思谦四岁，偶以举绠堕井，家人莫之知也。已而起视井中，则见二鱼负思谦立水上。秦奋不顾身，遽揭井阑石，缘竹而下，背负思谦出。里人闻之，俱称义仆云。秦素有操尚，道遇遗金，俟其人还之，年七十卒。《同里志》。

赵扬，榜姓沈，字二陶，号鸿轩，娄字圩人，雍正癸卯浙籍武举人。习韬略，善骑射，其枪棍得少林真传，又与新城朱光夏讲论，故击刺妙一时。喜作诗词，曾问诗法于

潘太史耒，其七言歌行颇有豪气。兼工小楷书。著有《枪棍源流》、《弃馀草》，沈祖惠为之序。

潘学博，字若思，号耐庵，东乙圩人。乾隆戊午岁贡，以文名诸生间四十年。喜读史，凡古今成败、人物臧否，辄以韵语写之。其读史杂著，能发前人所未发。著有《耐庵集》、《读左管见》。门下生徒数百，经其指授者俱有可观，掇科第者亦多。《耆旧集》，参《诗征》。

徐夔，字大成，号达斋，娄字圩人，监生。以货殖起家，尝筑丙舍于朱家铺，张栋为绘图，长洲沈德潜题诗，有“泪尽思亲期鹤返”之句。未几，果有鹤至，夔因作来鹤亭，以表其异。年近五十，始学为诗，喜与骚人墨客往来，有诗稿四卷。

翁敏政，字进周，号勉亭。父芝芳，见“孝义传”。敏政为人诚朴，喜读书，虽货殖，手未尝释卷也。见后辈有读书者，必举先儒格言相勉励。其藏书多至数万卷，有《培风堂藏书目录》，吴兴沈在莪为之序。

庞介眉，字若南，东乙圩人，监生。年十四丧父，哀毁骨立。有邻某将鬻妻，喻以大义，与之银，夫妇感泣。苏城有某商欲娶妻，媒妁欲以某氏女为配。女年逾三十，时随父至河南，曾许闽人林氏子。久无音耗，故媒妁欲以更字人。介眉闻以告某商，商遂止。平望流寓有闽人林復，自言在河南曾结婚于某氏，庚帖尚存。介眉以庚帖至苏质之，皆符合。于是同人敛钱，与林復为婚。长子鸣冈，字来仪，县学生，孝友如介眉。

施正公，逸其名，娄字圩人。野朴古茂，为人平曲直，

无袒护。估银铺熊廷光者失银十两，疑其习业童子。正公适在，曰："我取之，姑缓容完璧。"乃取其妻之簪珥典质，归银如数。会惜字僧名仁舟，过其铺检字纸，得前银。廷光大骇，持银诣正公谢罪。正公曰："我不认，童子无人信用之矣。"闻之莫不诧叹称善云。年八十一，跏趺以逝。

翁纯仁，字体元，号晴川。其祖、父皆读书，兼营货殖，以资日用。后值凶岁，数致空匮。又涉讼端，纯仁奋身捍御，纷纠之难，悉为排解，时年仅弱冠也。至是发愤读书，补县学生，应乡试，屡荐不售，乃绝意科场，下帷教授。同母弟四人互相友爱。仲弟纯义夫妇早卒，遗二孤女，抚养长成，俱嫁士族。晚年，次子死，抑郁不自得，年七十五卒。著有《晴川遗稿》。

徐诗，字倬云，号剑门，六里舍人，县学生。工于文，为沈祖惠入室弟子。壮岁足迹半天下，与白门秦学士大士为莫逆交。大士子承恩历仕闽、陕巡抚，聘作记室二十馀年。性慷慨，尝以馆谷所入资亲友之贫乏者。岁辛亥，卒于长安官舍，承恩为经纪其丧，归葬故里。

程兰言，字明之，一字铭芝。父国栋，见"名臣传"。兰言刻苦读书，补县学生，以文行称于时。国栋致仕，年近八十，起居饮食倚赖于人，兰言能先意承志。居父丧，哀感路人。与同母弟勋尤友爱，前卒，每忆及必为泪下。工经义，尚深刻，诗出入唐宋之间。著有《鳖音馀录》、《尺牍记事》。次子以均，字节若。读书上口即能背诵。性爱莲，辑《芙蕖小谱》一卷。得咯血疾卒，年二十二。

有遗诗一卷。

吴照，字景纯，号宛琴，娄字圩人。夙负异禀，读书数行俱下，幼即工诗。性喜栖寄禅寺，啸歌永日，与晨钟午磬声相答应，故其诗清幽冲淡，洒然出尘。年未壮卒，著有《宛琴诗草》。本《诗征》。以嗣子士坚仕，乾隆乙巳，覃恩赠江阴县训导。

张霖，字雨方，号望亭。性落拓，好吟咏，从学于王藻、张栋。晚客沛县署，因得登戏马台、歌风台诸胜迹，成《偪阳游草》一卷。年六十馀，子若孙相继卒，霖亦抑郁成疾。卒前一日，取平生诗稿焚之。其友庞鸣冈搜得其数十篇云。

沈宗藩，字价人。少失怙，事母以孝闻。平生义举甚多。有外戚某负债系狱，宗藩倾资代偿之，家渐落不悔也。故交俞某，徽人也，死，宗藩为具棺敛。招其二子至，给资归其柩。又为二子谋生计，以养母。尝贾于震泽里，主于汪秀才右尊家。汪以其诚，悉以簿书券契委之。汪外游，邻家失火，延及汪屋，宗藩尽挟所委，并诸重器以出，而己物尽毁。宗藩曾师事松陵吴苍九，贫无子，而亲未葬，谋诸宗藩，宗藩竭力图成，并为师营生圹。又葬同宗之无后者，而祔祭于家。

张廷衡，字任之，监生。慷慨尚义，里中凡有善举，力为振兴之。其所行事，皆有裨于人伦风教，为后学兴感。其弟廷敕，字保之，监生。笃行好善，如捞浮棺，拓义冢。亲戚之有急难相告，不避怨嫌，甚至称贷典质以济之。事有不可，辄面折其过，不稍假借；其可者，不难降心以从

之也。年八十六卒。

赵泰，字用宾，号一琴，县学生。能诗，兼习书画，著有《停舫吟》。与里中张纫茝、施仁、张纫荪交，号莺湖四子。张纫茝，字芬扬。工画山水，笔致疏秀，著有《少川诗钞》。施仁，字敬夫，号兰村，府学廪生，著有《兰村诗钞》。张纫荪，字藻抒，县学生，有《咏狮子林》诗，为人所赏。

吕国祚，字申嘉，号玉溪。世以贩蟛蚏为业。家邻问莺馆，蓬蒿一径，萧然意远。里中无人知其能诗者，间有知者，又鄙其业微而贫窭也。著有《暇日吟》一卷，皆清真有法。其《闻收巴里坤私以志喜》诸作，直有盛唐气节云。

翁纯华，字南金，号霞亭，敏正从子，监生，迁居耽字圩。工书法，自唐晋以下数十家，无不研习。工尺牍，名隽如苏、黄。家多藏善本书，每阅一过，则以丹黄分句读，兼著评语。所收元、明及国朝人书画数十百幅，无赝本，由其精于赏鉴也。性宽厚，人有急，周济无吝色。尝得奇疾，饮酒不醉，或夏衣裘，冬衣葛，与客谈时多隐语。复病咯血，年馀卒，年四十九。子四人。其次钟，字蔚千，号春岩，雅尚有父风，精轩岐术，工诗善书，年六十七卒。兄子涵，字容若，工书，早夭。

闵阊如，字与上，号守愚。幼有至性，居父母丧，哭泣尽哀。家贫，营货殖于市。家稍裕，邻里亲友之贫窘者，周之无吝。举乡饮介宾，年七十三卒。子文涛，字锦川，号涵虚，监生。性沉静，筑精庐于屋旁，曰樱桃湖舍，与知交觞咏其间。年五十三卒。

顾耀曾，少依张汉鼎家负贩。后汉鼎父子相继亡，惟存孤寡，家亦落。耀曾服贾以给日用，教育遗孤。人有言及张氏者，辄唏嘘流涕。年六十馀卒。

庞永□，字溶川，东乙圩人。家仅中人产，恒解囊以排解纷纠，而自隐其名，里中以好人称之。后家落，轻财如故。年六十二病笃时，忽谓家人曰："我今夜逝矣。"至夜半，有异香满室，鸡初鸣卒，时嘉庆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也。

潘丰庚，字翔青，号稔斋，太史耒曾孙。耒曾孙十八人，各以能文著，而丰庚为最。嗜酒，贫不能具，十七人醵金醉之，一门群从，怡怡如也。屡试辄抑于有司，家人诮之曰："何家居之文胜，而场屋之文退邪？"丰庚曰："若曾见稼堂公以布衣入词垣乎？"盖其自命一以古文为法，而应制文非其所志。资性敏捷，凡骈词俪语、榜之文，信口获佳句。晚年自号遯翁。

殷焕，字润谟，一字竹楼，奎字圩人。性醇厚，湛然沉静，居恒喜读柳柳州小记及陶靖节田园诗。督课三子，敦延名师。搜求古书，不计值。先是，因亲老不能一刻离几杖，乃叹曰："是非人子读书时也。"遂援例贡入成均，然读书之志，未尝一日怠。年五十卒。

殷大埙，字恺庭，号棣香，县学生。嗜古好学。汪抚军志伊甄别紫阳，内课试辄高等。时掌教钱宫詹大昕尝曰："读大埙文，令人湛然。"深经术，性至孝。父病亟哀号，刺臂血作疏，祷于神明，愿减己算以益亲寿。会岁饥，里有钱姓者鬻其妻与子，以膳其母，埙曰："是孝子也。"

乃代偿其身价，而焚其券。其行事类如此。年三十六卒。

管窥豹，字星海，号霞江，一镇地人。少习举子业，屡抑于有司，侘傺不得志。纵酒耽诗，多体物之作，以自抒胸抱。其《咏病蝶》诗四首，清新婉丽，尤脍炙人口。年二十九卒。著有《霞江诗钞》。

李玨，字扶九，号葭湄，县学生，由梅堰迁韭溪。性嗜学，于声韵、方言、六书之类，辨析精当。搜罗金石文字甚富，尝论金石书舛讹最多者，莫如都穆《金薤琳琅》，乃尽心校雠，手抄数十部。诗不多作，而持论有卓识。著《葭湄偶存诗》，为郡中吴明经翼凤、王学博芑孙所赏。《江村诗话》。

潘维鏊，字名杓，号二束，前明参议道有功裔孙。和易正直，蔼然可亲，有侮之者亦不较也。家贫，以训蒙自给。尝游幕代北，主人颇信任之。有请托者，力却之。三年，垂橐而归，仍为蒙师。喜作诗，不甚经营，殊有意趣。年五十八，无疾而逝。

秦清锡，字镜湖，号海门，韭溪人，恩贡生。工制举业，一日能成数艺，卒合先正法程。行事动必以礼，其授徒所立条规颇有可法。里中殷增纂《松陵诗征前编》，清锡为之参校。其先世居洞庭山，山中之族颇盛，以清锡明谱牒之学，延修《秦氏族谱》，其体例严谨有法。谱成遘疾，归数日而卒。著有《匪莪集》、《恥恥山房诗集》、《历代纪年类编》。

吴鸣铜，字韵伯，号诗庭，江阴训导士坚子，附贡生。工制举业，有先正法程。性孝友，侍父母疾，衣不解带。

与两弟同居共爨，一钱寸帛不入私橐。嘉庆甲子，邑中大水，米价腾贵，鸣铜承父命，首先捐米平粜，米价遂平。年六十卒。所辑有《平望志稿》。

孙上珍，字钟扬，号璞山，二镇地人。监生，捐职布政使司经历。喜读史鉴，论古今事有卓识。家多藏善本书。师事同邑诸生陆廷楷，为刻其遗稿；又刻其外祖沈廷瑜诸生遗稿。上珍长于声韵之学，购得里人潘太史耒所著《类音》板，颇多漫漶，乃补残阙，亲自校雠，遂为善本。尤明医理，好施与，里中凡有善举无不与，乡里称善人焉。

唐君振，字燮廷，娄字圩人，监生。少失父母，事嗣母以孝闻，事兄以悌闻。弃儒为贾，家稍裕。好施与，凡亲友以急告，必有以周之。道光癸未，邑遭水灾，乃纠同志给饭馹粥，施棺木，拓义冢地，捞收浮棺以数千百计，皆得入土。其没也，同里刑部主事沈彦芳为之传。

孙鹭，字羽白，号西群。父兆成，字庆怀，监生，精堪舆术，兼能诗。鹭倜傥任侠，多长者交，事有不可，辄见于眉睫。同里徐涯为其家子弟师，言及先世有权厝棺无考，鹭即为雇船，相与披荆榛，冒风雨，凡三阅月，竟迹得之，并为赙金，葬其三世。其于朋友生死之际尤笃，人以巨卿目之。年仅三十卒。

秦毓华，字连城，韭溪人，以训蒙为业。偶至螽斯港，拾一篋，启视之，金银珠翠也，迟失主还之。又于韭溪东林桥侧拾遗珠数粒，亦迟失主还之，俱无德色。卒于道光七年三月。

翁广岳，字江琛，号江邨。父纯礼，见“文苑传”。幼

颖悟，喜作诗，宗徐昌穀、高子业二家。书法以赵子昂、文徵明为宗。尝应县试，吴江知县李汝栋拔取第一，语人曰："翁生不仅工于文，即小楷亦当冠一邑也。"至院试被斥，后得劳怯疾，卒年三十七。著有《江邨诗草》二卷、《江邨诗话》二卷。其从孙承恩，字沐甫，号子雨。工行楷书，得欧、褚法。喜作诗，有《省梦庵吟稿》。卒年二十九。

陆浩，字贡扬；潘立方，字悔堂，皆一镇地人。浩少工诗文，屈于小试。入都无所遇，归为童子师，脩脯之外不取毫末也。曾主于待诏徐达源家，时达源妻吴琼仙卒，浩作挽诗四绝，卒章云："香熏宝鸭篆烟微，拈韵分题事事非；紫禁他年重入直，五更谁唤著朝衣。"立方读书颇颖悟，亦屈于小试，不得于父。后乞食于吴门，闻父病归。及卒，其两弟卖所居，得值四百金，亲族议分八十金与立方，辞曰："我能自给，我两弟俱未婚，一妹未嫁，留此金以助婚嫁。"遂去。及妹嫁，立方作四绝以赠，卒章云："骨肉分离剧惨伤，荆钗裙布女儿箱。阿兄相送无他物，只有穷途泪两行。"后浩卒于家，立方卒于吴门，皆有遗稿。

释道

明

宗式，字用中。元至顺初，出家于殊胜寺之圆通房。性爱竹，尝种筜竹数百，名莺湖竹所，与诸名士吟咏其中，元儒徐一夔为之记。明正统改元，殿宇倾圮。宗式乃出瓶钵所积，并募众缘，殚精瘁虑，越二年而落成。其大殿

高七十有五尺，东西廊庑、庖湢、库庾之属毕具。时年已百有馀岁矣。成化中，寺前望仙亭圮，宗式复募缘重建，其寿而勤励如此。弘治初寂，年一百四十岁。

宏道，号竺隐，澄源里人，姓沈氏。父亨，母徐氏。尝有梵僧过其居，曰："此宅当出名僧。"后生道。道幼颖悟，读书日数千言。父命出家，年十九，薙发受满分戒。闻雷峰鲁山文讲授有规矩，往从之游，于是教典罔不通贯。谒我庵于天竺，我庵示以教观权实之旨，且曰："我宗解、行二途，缺一不可，苟非依解进行，空言无补。"由是师有深省，所学大服伦辈。未几，我庵示寂，与大璞玘、大彻昱，考核益精。重修教苑清规，命道秉笔。洪武初，筑室澄源溪上，为终老计。寻住持天竺十年，有旨笺注《楞伽》等经，道与徒同撰，颁行《御制竺隐说》赐之。十五年，召入京，为僧录司左善世，赐敕奖焉。二十四年春，以年老告闲，上优许之，遂退处长干方丈之西，筑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跏趺而逝。道四坐道场，上待之每以殊礼。王公大臣接遇甚优，道不以为荣。至于庸人孺子顶礼者，必煦妪垂诱，勉其为善。生平所著诗文，见者无不叹服。孝慈皇后崩岐阳，王请道建佛事于灵谷。道开示鬼神感镫火数千炬，照耀林表。上为征南阵亡将士设广荐法会，驾亲临，有光如虹，五色云冠钟山顶。道没后焚之，舍利无数。世寿七十有八，僧腊五十有九。塔于天竺双桧峰。参《文征》。

读彻，字白汉，住殊胜寺方丈。精通禅理，所为诗雅淡，书法宗智永。明末有两读彻，一为中峰雪苍。

际可，字昙英，广东孝廉。甲申后出家来吴，住平望之祥福庵。嗜酒，诗画俱超绝，自署曰岭南际可。示寂时有偈。

超慧，字喜林，一字霞允，弁山天水禅师法嗣。住粟隐庵。徐崧之云："霞公与余昔同笔砚，中夜悲歌，恒有出世之想。迄丙戌岁，幡然入山，苦行遍参，历有省悟。其诗字字苍秀，俱从性海流出，非徒以文字见长者。"

国朝

照音，字溯闻，一字雪岸，山阴人，居草荡滨蒹葭庵。工诗及画，吴江沈彤曰："同时方外能诗者，如照影、照音、广缘辈，皆上乘也。"

济殊，字岸广，俗姓李，麻源人。年十岁，随父至殊胜寺听讲《楞严经》，至"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之句，便折沤没水存之义，父叱之不得辨，因求出家。其师知是法器，而佯难之，殊乃燃臂恳信。年十八，忽于友晏饮，酒尽，取其坛扑碎，戛然行脚。诣武陵[林]，依具德和尚二十年，一旦失足悬崖而悟。时主席灵岩谛辉，殊之法兄也，以位让，不受，仍归殊胜寺。众请说法，语云："我有大卷经，微尘中剖出。觌面自现成，何用寻行墨？无路可飞花，明明而历历。两眼对两眼，不信问弥勒。"后匿迹双径及青山瑞隆寺。康熙壬子，端坐说偈而逝。寿八十一。著有《瑞隆语录》。

穹窿扩南宏大师，通州人，俗姓吴氏。父守之，母顾法，字月华，素好善。既怀娠，梦一僧庞眉皓首，入其寝室，叱之弗去，遂诞师。师生而嶷重端伟，甫六岁即有出

尘之思，志慕禅悦，其所嬉戏皆佛事也。父母异之，不欲拂其志，九岁遂出家于州之西寺。寺故以法事应世俗之请，吹螺唱呗，日纷如也。师年虽稚，而厕其间，郁郁不得志，慨然曰："吾闻如来大法以明心性，出生死，顾尔作剧邪？吾其行矣。"时三峰老人主苏州虞山之三峰法席，师遂决计渡海，径入三峰，时年仅十九耳。居三年，有省老人伟之，因与授具足戒为大僧，乃字之扩南，名曰能宏，盖悬记其扩宏吾道于南也。尝主平望通济庵法席。平望为吴越之冲，通济以饭众为事，而师之授事适当崇祯庚辛之岁，岁大祲，道殣蔽野。名山大刹不能宿饱，而师发广大愿，誓济生死。凡缁素来者，咸留宿食，不以日限。其饥踣于路者，则四出徒众收瘗，水陆以千计焉，而储力裕如也。既归穹窿，名蓝大老，问讯供养，江浙之间奔走香币无虚日。年七十一，示寂。罄其瓶盎，散之四众，遗言谆谆谆，以道法励其后人，欢喜而逝。《居易堂集·宏大师塔铭》。

海溯，号敏流，俗姓朱氏。本儒家子，自盐官迁居黄溪。少敏悟，通经史，为文奇险，不合时尚。屡试不售，欲徒步仗剑，以策干史阁部道林于军门。将渡江，闻扬州破而返，与同邑戴笠、会稽刘肇兹相往来。后母妻相继死，遂薙发为僧，结茅于唐湖滨，吟哦其间。晚年禅学精进，参天谷和尚得契而归，寻寂。

文彬，浙人也。云游至平望，憩通济庵三年。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将逝之十日前，语众曰："我将往天台。"尽以衣物散于大众。至期，焚香沐浴，说偈曰："归去了，归去了，西方自有释迦老。何须苦苦恋红尘，不如及早归

来好。”端坐而逝。

化机，忙字圩回龙庵僧。学行甚高，尝云游之京师，会内廷建华严道场，化机亦与焉。圣祖召对，大悦，赐内府香炉一具，宋纸《华严经》全部。嘉庆九年，岁饥，其孙徒指月以炉质米于永安寺，赐经得无恙。

性炳，字焕若，住殊胜寺潮音房。学法于读彻，字雪苍，下同。学诗于毛莹，与潘禹瞻、周叔伦、陆崖诸人为诗文友。著有《观西楼诗集》，黄容为之序。其师祖渐庵、师石香皆能诗。徒寂朗，字尔明，亦能诗。徒孙又有、又元，住殊胜寺寂初堂，从学于固如，游于读彻之门，亦工诗，兼晓医理。本徐汝璞《怀友诗》。

上英，字胜幢，化城房僧。工诗。

普闻，字云声，住殊胜寺。工诗，有集。元昂，字晓轮。性好游，所至之处必纪以诗。有《雪斋诗集》，钱汝砺[励]为之序。

果圆，耕读村崔氏子。年二十，出家于小云台。时台为风雨所破，神像暴露。果圆甚悯之，乃殚精极诚，鸠集功用，数年而殿宇焕然，香火日盛。年四十八寂，藏于自造木龛内。后六十六年，其徒若孙将以瓦缶盛其骨，卜葬于积庆寺后。既启龛，则趺坐巍然，神色不变，而囊中牒文印色逾明。于是徒众即以真身送于葬处，定向西南。既正位，忽转向南三寸馀，徒众以役人误向也，复正之，仍转向南。如是者三，徒众曰：“大师欲南向，曷不从之乎？”遂葬。时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也。果圆在日，无他异，维日诵《法华经》不辍。寂前二日，谓徒众曰：

“我明日欲回首矣，毋他出。”告行于常所往来，晨则毕至，乃沐浴更衣坐龛中，合掌别众曰：“我去。”遂寂。

明永，字智远，号丹崖，兴化人，周姓。既出家，遍参名刹。受法于牧庵密禅师，语下开悟，复闭关三年。既而通彻禅理，诗文字学无不深造。先卓锡于京口招隐寺，后主席通济庵。庵为四达之处，云水毕集，禅宗颇盛。永为重建，禅堂客座，轮奂一新。又甃崄塘道路，行人便之。年六十二，说偈示寂。有语录行世。

辉堂，住定德庵，性诚朴。无他能，日以诵经为事，然能驱逐鬼魅，为人敬信。里人李某请辉堂施食，即闻有鬼声，施毕声息。有乞人缘高树上伪为鬼声，辉堂取锉刀向空一指，丐即坠。有患疫者请辉堂，辉堂闭门诵经，闻鬼声自门限而出，遂愈。忽一日，谓其徒曰：“我于某月日时转凡也，即生此里中。”示寂之日，有翁氏生子，不啼哭，即能趺坐，旋殇。

等信，字雪鸿，号草亭，郡城人，姓杨氏。幼好内典，即出家参诸禅宿，依通济庵密中禅师。讲论元微，即任事监院。后游京师，世宗宪皇帝闻其名，召见称旨，敕封文觉禅师。雍正十一年五月，奉命南旋。江邑令赵轩临、震邑令邓圭遵旨迎禅师至通济，设斋供众。遂终于通济。

惜字僧仁舟，失其名。少任侠，中岁祝发于通济禅院，苦志清修，日荷担沿门收拾字纸，寒暑无间。年八十馀，自知寂期。其还金事，见施正公传。

际峻，字隐樵，殊胜寺北山房僧。能诗，工小楷。尝主湖州道场讲席，著有《隐樵偈馀稿》。

王和尚，逸其名。尝礼经于通济大悲殿，寒暑赤脚。其所立殿砖，至今有足迹云。

实裕，字葆光，号槜庵，住殊胜寺潮音房。书学赵子昂，画兰师香谷。喜作诗，有集。同时圆通房有实达，字畅怀，精严戒律，喜画墨菜，得意处颇似吴仲圭。

智前，住韭溪庵。年甫壮，即厌尘俗。尝自言欲入空门，当去淫心；欲去淫心，当去淫具，于是割其势，髡其发，刈其须，遂出家为僧。日诵《金刚经》不辍。诵经所得钱储一瓮，窘迫者借之，不索也。尝使酒骂人，人不能堪。知之者每原之，不以为忤焉。

圆照法，字朗山，殊胜寺僧，墨名儒行。工诗善书，为同里陆俊诗弟子。其笔致清隽有法度，为士林所珍赏。年仅三十卒，著有《白云窝诗钞》。

道宏，字理周，殊胜寺僧。工绘事，尤善山水，清矫有士夫气。其于心性之学，亦有真实义。士论高之，谓具夙慧云。

以上释。

宋

汪炼师，闽人，寓真武祠。善黄白术，能知人休咎，多奇中。号为炼焦野老，寻还山。孙锐以诗送之。本孙《耕闲集》。

国朝

黄鹤鸣，字九皋，号啸庵。幼多疾，遂为清真道院道士。修炼七年无所得，乃谒穹窿山铁竹道人施亮生，炼五雷之术，尽通其法，驱邪治病，应验如响。为人端方醇朴，

工诗善画，凡历律、度数诸书无不研究。年七十馀，无疾赋诗而逝。

唐汉元，字凤彩，自号铁镜道人。少从其师沈晋铨学法，继住关帝庙，复从汪应元授五雷诀，能驱役百神，时为人除祟魅。凡郡邑祈晴祷雨诸醮法，汉元与焉，感应立至，有司屡给额奖之。年八十四，预知化期，时嘉庆三年七月二日也。

巴纯一，字敬扬，号怀庄，新安人，出家于清真道院。其师杨春芳，号云林，深于经醮丹法。纯一虽得其传，皆谢绝弗为。素工刀圭之术，颇有效。其贫病来就治者，不取资也。晚年喜为诗，时有佳句，而于根本之事尤笃。父母与其师没，先后为之营葬，规制尽善。乾隆己未，院中大殿毁。纯一竭力修复，规模宏敞，所费甚钜，乃募众缘，并出己资。重建斗姆阁及厨寝所，复于上沈观旁建精舍数椽，以供游览，此真黄冠中之矫矫者。著有《咽喉司命集》、《可笑斋学吟稿》。年七十馀卒。

以上道。

平望志卷十二

崇尚

旧《吴江县志》曰，吴江僻处东南，视郡城稍近质，而吾里为尤质。明以前不可知。国初以来，衣服尚布帛，馔具无珍错。康熙中，有欲制皮服者，里中衣工不能制，乃使郡中衣工制之。乾隆初，有衣狐裘者，众皆指为华饰。以后渐染奢侈，衣食、居室、器用之类，必求精美。然视他处，为近质云。

《县志》曰，宋时民不知教，簿笔健讼，为他邑最。潘凯《平望志》引沈棨《水考》曰：其民尚刁健讼，今此风固未尽革也。然有因御外侮而控告者，犹有守望相助之义，不得为健讼也。

吾里自唐至南宋，居民数十百家，鲜有习诗书者。咸淳十年，始有孙耕闲一人举进士，其所作诗文，亦范、陆后劲也。有明三百年中，实多文行之士。（成）化（弘）治时，徐清、徐忱以科名显。自嘉靖至天启，若王忠、王孝之词翰，潘志伊、潘有功文章政事，俱足为士林生色。至于布衣韦带之流，或平章书史，希慕前贤，或啸傲林泉，敦尚名节，非仅沾沾于笔墨间也。我国家列圣相承，诞敷文德。

康熙己未开博学鸿儒科，乾隆丙辰开博学宏词科，于里中得二人焉，斯亦极一时之盛矣。今上御极以来，尤多实学。每能以伦常为学问，以经术为文章，是岂揣摩时艺弋取青紫者所可同语哉？至若闺闼之中，自宋至今，有杨皇后之宫词、杨妹子之题咏，真堪艳绝千古。其他士女，或于纺织之馀怡情词苑，或于针黹之外寓意文房，亦能采六代之菁英，挹三唐之清丽，则虽编玉台之咏，登午梦之堂，亦未必有愧也。

乾隆《平望志》曰，国初风尚诚朴，嗣后踵事增华，不免有越分之举。近因物价腾贵，生计艰难，民颇循分，而惰游者亦渐少矣。至于男子不植党，妇人不市游，里巷闻弦诵之声，闺闱有贞节之操，此风俗之美者也。

生业

里中多以贩米为业，其籴粜之所曰米行。其市集于后溪，其各坊储米之所曰栈，栈之中有砻坊，有碓坊。里人翁广平著《杵臼经》，言栈中治米之器甚详。其序曰：《易》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后之人易之以石，仍以木为杵，以手舂。我乡烧土为臼，以床为杵，以足舂。夫杵臼所以成米也，成米不独杵臼也。而曰杵臼者，犹之陆龟蒙之序田器而曰“耒耜”也，因仿其意，作《杵臼经》。经曰：凡储米之所，曰栈。栈之中有砻坊，有碓坊。砻以脱米甲，俗名砻糠。碓，以杵臼去米糠也。砻以木为之，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大者，断九寸之木数十，缚以竹而两之，广八尺。下者为雄砻，上者为雌砻。雄砻中立铁茎八寸，雌砻中空尺有二寸，中贯坚木。木中凿一窍，以铁垫窍底，以当雄砻之茎。旁以坚木为砻耳，以木之歧者为砻枋，歧处横

以八尺之柚。中空之上束以无底之筲，以受谷枋之首缀。以径寸之铁以贯耳，然后执其枋而旋转之，而米甲脱矣。其小者，杀大者三之二，制与大者同。大者五六人执之，其力齐，米不损。小者一人执之，力不均，则米损。米既脱甲，而米与甲未分也，且尚有谷也，分之者有风车。风车以木为之，有四尺，前二足长五尺，后二足长六尺有六寸。前束板为方箱，形四方，从各三尺，横二尺。而空其前。后束板为圆形，径四尺有八寸，与方箱通。圆之中设机如车轮，屈铁为枋，著于机而穿于左后足方之上。有缝，以楗木启闭之。架无底之斗以受米，下有漏斗以写[泻]米。旋其枋而风发，启其楗木，谷自漏斗写[泻]，而甲随风去也。甲既去，而米与谷未分也，分之者曰绷筛。绷筛，以竹为之。析竹编如布，而疏其孔以漏米。破大竹环为边，广五尺。横以木而悬于梁，以簸荡之，而米谷分矣。去糠者，有杵臼。臼烧土而成，形如盘，实五斗而羸，曰窑臼。杵以木为之，曰臼床，臼床有四足。以六尺有六寸之屈木析为二，如两股相背，连以二楗，相去尺有六寸。斜立为前足，前足之后立尺有八寸为后足。股上立两柱，三尺有五寸。人长七尺，而柱半之，故三尺有五寸也。上横尺有二寸以为式，股之后以三尺有三寸之板平之，著于柱。柱与板之凹，以坚木为两枢。以坚木为尺有六寸之机以联之，机贯于踏板之中。臼夹于两股之前，踏板夹于两股之中，长六尺有六寸。前半三尺有三寸，上于臼。前之端，下垂尺有六寸，是为杵。杵之端裹以铁，重三十有二两，曰臼嘴。上镇以石，曰臼脑，重三十斤。增之一斤，则损米。减之一斤，则不去糠也。杵入于臼，臼中有小板，三面隔米而夹杵，曰撩。后半三尺有三寸，与平板平。舂者一足立平板，一足踏于后之端，以起石而舂之，而糠去矣。糠既去，而糠与米未分也，分之者曰簸匾。簸匾之制与绷筛同，而小三之二。以两手簸荡之，而糠与米分矣。米之碎者，曰粞，仍与糠未分也，则非风车不能分也。如是而米可以食矣。若夫蒸米以为冬舂者，则有甑。甑以木为之，实一石而缩。甑上于灶，扬沸汤以热米，甑中

气上升而米热矣。若米百石，则以十石蒸之，而杂其中。或储于仓，或储于囤。仓围以笆帘，衬以芦席，囤或以篾织如席，曰栈条而围之，或缚稻草而围之，上覆以稻草与米甲。百日后，气上升，而色则变为浅绛也，香则变为沉檀也，味则变为甘美也，如是而冬舂成矣。冬舂也者，言冬日舂之，故名冬舂也。其他器用，如盛米而倾于臼者，曰踔。恐臼米溢而阻之者，曰拨米棒。验仓囤之米色者，曰样筒。量米者，曰升，曰斗，曰斛。运米者，曰笆斗，曰三笆，曰栲栳。箩从俗字篮，所以凉米也。地衣，亦曰脚被，篾织者，曰囤底。所以晒米也。耨，俗作搬，曰翻扒，所以翻米也。叉袋，所以囊米也。至于扫米之帚，畚米之箕，平米之撵，看米之团匾，其类不可悉数也。其大者略备于斯焉。

冬舂，吾邑所产米也。有贩湖广、江西等处之籼米，蒸如冬舂，入囤数日而出者，曰黄籼。蒸而不入囤者，曰蒸籼。不蒸者，曰白籼。以吾邑所产米，蒸如冬舂，如米五十石，入水一石，入囤数日而出者，曰法及。冬舂蒸而不入囤者，曰蒸白。不蒸者，曰店白。

吾里南北通衢，商贾辐凑，故自贩米而外颇多生业。沿乡村落多习耕渔，终岁勤动，颇为劳苦，而耕尤甚。然既安其业，亦不敢怨咨也。

邑中陶者甚少，惟吾里有石灰窑四。旧有五窑，今窑汇之窑毁。既以便民，又可获利也。

女工以木棉花织布者，十家有八九，虽殷实者亦习之。沿乡妇女兼有耕种者，以蚕丝织绸及刺绣者，间有之。

礼仪

妇人妊子，亲戚以糖、蛋、核桃、龙眼等物馈者，曰送

汤。其母家以粽馈，曰解缚粽，寓易产意也。子生三日，具汤饼燕亲友，曰三朝面。亲友以银钱及他物在一月内馈者，亦曰送汤。至戚馈鱼肉等物，曰送熟汤。满一月薙发，曰薙满月头。复具酒肴燕亲友，曰满月酒。子生一岁，设寿星、神马，具果蔬、酒食拜神，又设盘具、笔砚、权衡、印剑等物，使子自取之，曰拏周岁盘。

冠。旧志曰：童子十一二或十四岁，始养发。发长为总角。十六以上，始冠。女子将嫁而后笄。冠笄之日，蒸糕以馈亲邻，名上头糕。今男子满月薙发，即可戴帽。留枕骨下少许发，曰米囤。三四岁去米囤，始留辫发。至成婚之日，北面坐，傧相赞礼，父母或尊长加冠于首，曰上头。女子三四岁亦如留辫发，至十三四岁，始尽留发。如受聘，夫家以蒸糕及他物贺，即以馈亲友。将嫁而加笄于首，如男子礼。

婚既议定，初聘或用银钱，或加币帛，曰定亲。嗣后，有缠红礼，用彩币数端，首饰、羹果、银钱之类。又有谢允礼及行正聘礼，视缠红加倍，或二三倍。又有堂上尊太、外太、叔伯、舅翁等礼，又有羊酒、茶枣等。其茶枣，即以馈亲友。以上诸礼，女家皆有报礼。婚期数日前，有催妆礼。亲迎有六礼，曰登龙，曰请新，曰请舅，曰请送，曰抱嫁亦曰扶鸾，曰酒米近更曰祈启。女家有三答礼，曰迎龙以抱嫁答，曰坐筵以请新答，曰登龙以登龙答。亲友以银钱礼物贺娶妇之家，曰送婚；贺嫁女之家，曰送花粉。婿入门，有奠雁、见外舅姑诸仪。若女家奁具盛者，先一日使亲友送于夫家，夫家设席，曰待行官。妇入门，有拜舅姑、庙见、

拜灶、踏袋、坐床、撒帐、坐筵、花烛等仪。亲族以银钱等物见，曰相见礼。礼毕，妇以币帛、冠履、茶果等献舅姑、亲族及媒妁，曰上见礼。此后有望朝、归宁等礼。

丧。有丧之家，始死赴于亲友。亲友往拜，曰探丧。有以布或帛或绵者，曰上襄。未敛之夕，用僧道或尼姑诵经者，曰记念。及敛，有用奠礼送敛者。敛后，有所谓神回者，亦曰接杀。俗称接煞。至五七日，用僧人作佛事。是日，死者之婿或以木，或以纸布为瓦屋状，设于灵座，奉神位于其中，曰上座亭。若无婿，则亲戚之卑者上之。敛后即受吊，或择日受吊。必先刊送死者之履历、年寿与受吊之期于亲友，曰发赴。吊礼，银钱者多，备物者少，丧家具酒食待之。殷实之家，有请贵显题神主者。葬时，有祠后土者，先期告于亲友，曰告窆。送葬者备礼物，曰绋仪。服阕，亦必作佛事，以座亭同纸锭毁于火。亲友具礼物至者，曰送座。

祭岁时祭先，虽极贫贱者亦不废。然乡风尚鬼，如岁终及婚，则列数十神马，鼓乐祝赞而祭之。疾病，则问卜者，所祭之鬼，有曰司，曰杀，曰土者；有八大王、陈姑娘者，不经之甚也。

节序

正月一日清晨，悬祖先画像拜之，次拜尊长。以隔年所制之糖糕曰年糕，煮汤食之。

二日至五日，各投刺贺岁，曰拜年。不用刺者，各家门内设簿，拜者自书名其上。

三日，设灶君神马祀之，曰接灶。如隔年送灶故事，特不用粉团。

五日，东方未明，祀财神，曰接路头。

十三日，相传刘王诞辰，各坊及各乡村迎神赛会。

十四日至十六日，昭灵侯庙（俗称城隍庙）悬镫演剧。平望二十四坊，每一坊掌庙中一年事，曰当坊。二十四年而遍，周而复始。当者至是日各出书画骨董陈于庙，以供赏玩。若各坊悬镫，则迎神行各坊。刘王庙亦如之，惟震泽县界七坊当之。

十五日夜，以米粉丸如龙眼祀灶，谓之镫圆。

二月二日，以年糕煎熬食之，谓之撑腰。

自正月至二月，各坊及各乡村祠庙俱迎神，投刺贺岁，亦有演剧设席者。既毕，城隍复演剧设席，遍请各神，名曰团席，推贤圣神首座。相传神为蘧伯玉，以其孔庙中人，而时代又最高也。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帝诞辰。各乡村男妇至小九华焚香，绕塘而行，曰走菩提。

四月八日，相传城隍神诞辰。各坊拜祝演剧于庙，曰太平会。僧尼庵院建浴佛会。

五月一日至五日，各坊驾龙舟集莺脰湖。

十三日，关帝诞辰。各坊拜祝演剧于庙。

二十日，俗谓分龙日，以救火之水龙至莺湖滨试之，且祭之。

六月六日，俗名猫狗生日，浴猫狗于河，各家食馄饨。

七月中，各乡以大小船一二十具，金鼓歌曲，迎刘王

神。又以小船二三十，两橹六桨，船头一人，弄军器或他技，杂以金鼓，凡三日，曰青苗会。

三十日，地藏诞辰，各家门前沿地燃烛。村妇于小九华地藏殿焚香，间有终夜坐殿中者，曰坐蒲团。小九华香市详"祠庙篇"。

八月二日，俗传城隍夫人诞辰，各坊拜祝者如祝城隍焉。

十四日至十六日，城隍、刘王两庙悬镫如正月中故事。

九月九日，以糯米、赤豆合炊，祀灶，曰慈团。谚曰：九月九，新米有；糖慈团，擂石臼。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饧糖、粉团、蔬果祀灶于炉中，以咫尺细木数十层累如井字，井中置竹镫檠，曰坐轿。以二箸横镫檠中，曰轿杠。外植松柏、冬青、豆箕等，奉灶君神马，于轿焚之，曰送灶。

三十日，祭城隍、刘王诸神马，亦有祭于其庙者，曰过年。亦有仅祭祖先者。是夕，阖家环坐欢饮，曰合家欢。亦有坐以待旦者，曰守岁。

平望志卷十三

祯祥

明永乐五年，大有年。

宣德七年、八年，大有年。

正统二年、六年，大有年。

隆庆元年，大有年，米石银三钱。时谣曰："隆庆元年，米价三钱，铜杓不用，铲刀上前。"按王穉登《尺牍》曰：银十两，买米百石。

万历十二年至十四年，皆大有年，米石银三钱馀。

国朝康熙十年，大有年。

三十二年春，大旱。是秋大有年，米石银五钱。

三十五年，大有年，米石银七钱。

四十年，米石银八钱。

四十二年春，大水。秋大有年，米石银五钱。

雍正五年，大有年。

八年，六里舍民田嘉禾一本生百穗。士大夫为诗文记瑞，知县陈兆翱刊行之，名《嘉禾集》。是岁，大有年。

乾隆八年，大有年。

嘉庆四年，大有年。

灾变

明洪武元年，灾。《太祖本纪》：是年免吴江被灾田租。

三年，饥。六月，振之。

六年，饥，发仓谷贷民。八月，蠲之。

七年，饥。四月，免夏税，丝、麦、菜子、秋粮钞及荒田正耗水脚米。五月，振之。

八年，大旱，免租。

九年秋，大水，蠲田租。十年春，振之。

十一年五月，水。存问灾民，户赐米一石，蠲其逋赋。

十七年，大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俱大水。

永乐元年，大旱，蝗。

二年五月，大雨，低田尽没。饥民力竭不能行乞，自投于河。六月，振之，少苏。十一月，蠲其田租。明年六月，再振之。

三年六月朔至十日，淫雨大水，田禾尽没，房舍中可捕鱼。是岁，大饥，蠲田租。明年振，复业民户。

六年七月，大水。

九年，水，田半淹。十年、十四年，亦如之。

十二年、十三年，大水，并蠲租。

十六年，大水。

二十年，大水，蠲田租。二十一年，亦如之。

洪熙元年，水。

宣德元年，大雨，水，无秋。遣官覆视灾伤，蠲其租。

二年、三年，水。五年，大水。六年，水。

九年，大旱，田荒，发济农仓振贷之。

正统三年夏，大水。冬，大雪四十日。

四年，雨，水，免灾田税粮。十二月，大雪三旬，积五尺有馀。

五年春正月，大雪二旬，积丈馀。夏，大水。秋，亢旱，苗槁，斗米千钱。大疫，饿殍载道。十二月，免水灾田税粮。按唐荆川与李龙冈邑令书，嘉靖中遇灾不免税，而以银折色兑，运米每石七钱，改运米每石六钱。

万历六年正月，大雨雪。冬，严寒，冰坚五尺。

七年五月，久雨，大水，禾苗尽淹。八年夏，亦如之。

十年七月五日，大风雨，拔木覆舟。十三日，又大风。

十五年夏，淫雨。七月二十一日，大风雨，水淹禾苗。

十六年夏，恒雨。大饥，米石银一两八钱。

十七年六月，大旱，河涸。米石银一两六钱。冬，莺湖冰合，有牵羊负担而过者。

十八年八月，地震。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戌时，地震。自西北至东南，庐舍岌动有声。

二十九年春夏，淫雨。本《明史》。改折本年漕粮十之七。本《续文献通考》。

三十二年十一月，地震有声。

三十六年春，地震。三月至五月，淫雨，水浮岸丈许。

四十六年十月四日，大雷电，雨。

四十八年正月五日，大雷雨。二月，连雨。米石银一

两四钱。

泰昌元年十月二十日，雷雨竟日。二十一日夜，大雷电。

天启三年三月十三日，地震，生白毛。十二月二十四日戌时，地大震。

四年三月，连雨。五月，又连雨，田没。十八日，大雨五昼夜，水大溢，田与河无辨。秋禾不登。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子时，地震。闰四月十二日亥时，地震。十二月十四日巳时，地震。岁大祲。

六年二月七日，雨雹。六月二十五日寅时起，烈风。至午，愈烈。怪雨倾注，水骤盈丈，坏庐舍。

七年三月十五日卯时，地震，声如雷，从西南至东北。四月七日酉时，大雨雹。

八年，大水，田半淹。

九年，大旱。夏酷热，人多触暑僵死。

十一年六月，大旱。有蝗自西北来，损禾稼。米石银二两。

十三年，大旱，蝗。大饥，米腾贵。富室闭籴，饥民白日攘劫，一邑骚动。署篆杜同知劝富户减价平粜，邑中稍安。

十四年，大旱，飞蝗蔽天，米石银四两，饿殍载道。各处设厂施粥。

十五年春，大饥。疫民多自投于河，哭声遍野。

十七年春，大疫，民呕血即死。

国朝顺治三年正二月夜间，乡村人闻有声如吹角，不

知何物。

四年，大饥，米石银四两，设粥振之。

六年，大水，淹禾。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子时，地震。夏，大水。大寒，大饥。米石银四两二钱。

九年，大旱。米石银二两七钱。

十一年冬，大寒。太湖冰厚二尺，连二十日。

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未时，地震。九月，大水。

十六年正月，龙见，淫雨六十日，大水害稼。

十八年，大旱。米石银一两七钱。

康熙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雷电大雨。六月十七日戌时，地震有声，生白毛。二十二日，地又震。十二月十二日，地又震。

九年五月，连雨。六月三日，微雪。十二日子时，西北风大作，平地水深三四尺，浮棺蔽河。半日水渐平。七月五日申时，地震有声。是秋无禾。先是有蛙鸣桃树颠，又小鱼腹下生足，皆水兆也。

十一年八月朔日夜，红光满天，如火沙。飞蝗自北来，数日而灭。生细虫，有足有翼，蚀苗根，苗尽死。二十一日夜，地震。是年秋收仅十之一二。

十五年六月，大水。十一月二十八日卯时，地震有声。

十九年七月，恒雨八十日，水大至乡田尽没。邑令郭琇设法振济。

二十二年春，久雨，菜麦无收。麦石银一两八钱。

二十六年，大水。夏六月，雷击殊胜寺天王殿东南石

柱。

三十二年，大旱，港涸如平地。

三十四年，大水高于岸三尺许。督抚以积谷振饥，吏胥作弊，民无实惠。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后，狂风陡发，雨如悬瀑，平地涌水数尺，莺湖坏舟无数。夜半，反风而南，势益猛，篝灯密室，无不尽灭，屋瓦交飞，颓垣覆屋十家而九。太通桥石栏倾至水，殊胜寺屋兽高丈馀，带铁束吹过唐家湖，陨于吴姓庭。里人有卫姓者，自持其勇，擎雨伞过南渡桥，人与伞吹上数丈，堕入万家池中。独不伤禾，大有年，米石银七钱。

四十六年，大旱，河港俱涸。十月四日，湖荡之水自相冲激，忽高三四尺，逾时如常。人家积水之器亦汩汩有声。

四十七年五月，大雨，水浮岸三尺馀。七月十二日，大风潮，米石银二两四钱。饥民白日攘掠，太守陈鹏年禁止之。明年，邑令张寿崮、教谕夏声设厂殊胜寺，先振粥，后振米。

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夜，黑虹起自寅卯方，环至酉戌方。凡二十二夜。是秋，大疫，惟西塘、后溪无恙。巡检童青选劝捐资，令医生制辟瘟丹给之。

四十九年五六月，恒雨，水浮岸。

五十一年八月，恒雨，水浮岸。十五日，大风。

五十三年，大旱。

五十四年六月，恒雨。六月十八日，大风，水平岸。

七月朔日，又大风。明年，邑令石拱极设厂殊胜寺振济。

五十五年四五月，恒雨，水浮岸。九日，大风潮，禾尽淹。

六十一年夏，恒雨，豆麦无收。

雍正元年春，恒雨。夏秋旱。七月朔，雷震殊胜寺大殿东鸱吻，脊柱皆裂。知县徐永祐奉布政使鄂尔泰檄，设厂关帝庙振粥。

二年七月十九日，大风，稻始花，吹折大半。

四年秋冬，雨，大水积潦，不能刈禾，豆麦无种。至明春，犹有未及获者。

五年七月，大水。十二月，大寒。

八年五月，大水。十一月二十八日戌时，地震，自北而南。

十年闰五月，恒雨，水平岸。七月十六日，大风覆舟摧屋。

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大风。

乾隆三年三月，河西许姓买一鸡三足。六月，城隍庙中产一羊两首。是月，旱，蝗起，未伤稼。

四年，米贵。邑令刘士观运常平仓米至殊胜寺，委属平粜。

五年十二月，湖冰坚厚，舟楫不通，人履冰如平地。

十三年六月，米腾贵，每石银三两。里中盈实之家各出米，于殊胜寺平粜。

十六年六月，米腾贵，每石银三两一钱。邑令劝殷户设局平粜。

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时，地震。

十九年六月，大雨，水骤逾岸，禾半淹。

二十年五月，大热，蚕死，丝一两银一钱。又恒雨，麦伤，每石银二两五钱。六月，大雨，水浮岸。八月，禾生虫，米石银三两一钱。知县王铭锡募米振济。十二月朔申时，地震。

三十一年，大饥，米石银三两八钱，麦石三两，菉豆石二两九钱。饥民食树皮草根，甚有食山中滑石者，俗称观音粉。饿殍枕藉，盗贼蜂起。奉旨，放无息米。三月，邑中各处振粥。平望设厂于殊胜寺、东岳庙。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雨，至六月八日止，凡十六昼夜。水浮岸三尺，至七月中始退。明年，麦大熟。

五十年，大旱。低区有收，高处多被灾。

五十一年，米腾贵，每石钱五千。各乡盗贼蜂起，浮棍结党，白日抢夺。太守胡世铨驻东岳庙弹压，饬江震两邑分往查办。太守亲提奸棍，严刑惩治，遂定。

五十六年正月，连雨，水浮岸一尺。秋有收。

嘉庆元年正月九日至十一日，大雪。

九年五月，淫雨三旬，水浮岸三尺馀，圩田俱淹没，米石银四两。

十年，菜麦、蚕丝俱歉收。里中殷户平粜。

十九年，大旱。米石钱五千，殷户平粜。

道光三年正月，淫雨。三月三日至五月二十日，连雨，水浮岸，禾苗尽淹。六月七日，大雨雹。七月二日昧爽，大风发屋拔木，田围尽圮。八日，又大风雨，覆舟坏庐舍，

浮棺蔽河。时众善堂暨仁善局董事雇船四出捞收。米石五千钱，民饥。九月，抚恤之。十二月，振之，免被灾田租。

四年春，道殣相望。大府示谕，激劝殷户助振。

平望志卷十四

集诗

夜泊平望送别　唐 颜真卿

百里西吴道，两人共此舟。月明天不夜，湖阔水常秋。知己难分手，忧时易白头。萧萧芦荻里，双宿有沙鸥。

平望蚊子　吴　融

天下有蚊子，候夜嗜人肤。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屠。不避风与雨，群飞出菰蒲。扰扰蔽天黑，雷声随舳舻。利嘴入人肉，微形红且濡。振篷亦不惧，至此贪膏腴。舟人敢停棹，陆者亦疾趋。南北百馀里，畏之如虎貙。噫嘘天地间，万物各有殊。阳者阳为任，阴者阴为徒。蚊蚋是阴物，夜从喧墙隅。如何正曦赫，吞噬当通衢。人筋为尔断，人血为尔枯。衣巾秽且甚，盘馔腥有馀。岂是阴德衰，不能使消除。岂是有主者，此乡宜毒荼。吾闻蛇能螯，避之则无虞。吾闻蛊有毒，见之可疾驱。惟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萧疏。此中震泽路，风月弥清虚。前后几来往，襟怀曾未舒。朝几蒙褰积，夜仍跲簟篨。虽然好吟啸，其奈难踟蹰。人生有不便，天意当何如。谁

当假羽翼，直上言红炉。

邂逅刘公尤于平望之西，联句夜话叙意　宋苏舜钦

昔别蘋初生，离讴发清商。契阔几何时，遗峙犹在梁。我亦宦游者，吴会非我乡。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语，弭棹水中央。淡影月照户，遥音雁南翔。摅意良未尽，讵及罗酒浆。子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长。崄山慎所历，无令马元黄。

平望夜景　杨万里

三鼕鼕，三当当。夜泊平望更点长，新月无光湖有光。昨宵一雪今宵霜，犬吠两岸归人忙。夜深人静无一事，画烛泣残人欲睡。忽有渔船外水来，一棹波声风雨至。半生堕在红尘中，浮家东吴东复东。楼船夜宿琉璃国，谁言别有水晶宫。

过平望　范成大

寸碧闯高浪，孤墟明夕阳。水柳摇病绿，霜蒲醮新黄。孤屿乍举网，苍烟忽鸣榔。波明荇叶颤，风热蘋花香。鸡犬各村落，莼鲈近江乡。野寺对客起，楼阴濯沧浪。古来离别地，清诗断人肠。亭前旧时水，还照双鸳鸯。

平望驿道　元萨都剌下同

左带吴淞右五湖，人家笑语隔菰蒲。风涛不动鱼龙国，烟雨翻成水墨图。越客卧吹船上笛，吴姬多倚水边垆。鉴湖道士如招隐，一曲他年得赐无。

复题平望驿

秋雨黄华下九天，又随归雁过吴川。荒村有火夜投宿，野渡无人秋放船。中酒不堪连夜饮，思家无奈五更前。归来恰被青山笑，万丈黄尘两鬓烟。

烂溪　宋伯仁

几家篱落傍溪居，只有青山尽自如。隔岸有桥多卖酒，小篮无处不提鱼。何时茅屋人同住，旋买瓜田雨自锄。寄语牧童休笑我，都缘错读半生书。

泛莺脰湖　吴　亿

树色烟光两岸分，棹歌声里散鸥群。船浮春水天疑近，人在东风酒易醺。翠袖不须花下舞，洞箫还待月中闻。游仙钓客今何在，湖上年年自白云。

过平望　明 张　观

唤醒江鸥梦，舟行认洞庭。石桥浮半月，渔火点殘星。驿路三千客，春风十里萍。逢山青未了，回首又长亭。

胜墩歌　沈　啓

天王之守在四夷，列国封疆各崄巇。圣人贵德不贵险，愿言万古常雍熙。顾犹设险以守国，蚤图豫审防流离。因天继地为保障，巍巍陈迹皆蓍龟。漠漠龙沙城朔方，朔方一城狉狉狉襄。龟蒙奄据弹丸地，大东遂荒及海邦。玉关小闭聊谢客，西域群番交辟易。渡泸五月驻南中，南夷心服终无敎。丈夫胸中富甲兵，随方靖难树勋名。汉日千年屹铜柱，唐廷万里雄长城。猗与王国多英雄，卓见我

侯杨令公。楩楠杞梓楚国美，明堂待用梁栋隆。吴江小试水为国，惠流政衍治化融。海飙忽作翻天浪，鲸奔鲵噬扬腥风。丧乱果谁胎国衅，海舶交征惟利浚。阴树巨室盘根株，明倩倭奴恣蹂躏。官执王章一禁之，立见诛夷及捐摈。持锋颠倒国是棼，恁握机权莫敢问。酿成大祸首江东，肝脑衅草杼柚空。万灵碎骨长平积，三月一火咸阳红。孙恩虎啖地以拆，国珍狙诈天为朦。发纵由来皆汉儿，匿名夷狄谁暴之。反称狗监薄其罪，桓桓亵我伐叛师。乍浦新城蛮落张，乙卯之夏尤猖狂。枭心直欲窥南省，督府束手徒徬徨。我侯身将水上兵，险据胜墩扼其吭。命士直冲射其首，翻身正堕马上强。三千逆徒气尽夺，乘胜斩馘盈吴艎。凯歌浩荡三吴舞，胜阁嵯峨万里扬。保全吴郡御储足，奠安周镐寝殿光。自后诸凶分道寇，惴惴无复觊我疆。吴民倚戴真父母，天曹遽以司徒授。南官清雅称神仙，扳卧安能符再剖。琴堂两春花满坰，公车出入常带星。轻裘缓带挥三军，袯革横戈讲六经。诸生群将相先后，揆文奋武孰能右。胜墩何日标麒麟，穹碑岂得民无口。君不见，张巡许远守睢阳，蔽全天下存大唐，立我华夏敦纲常。又不见，叔子之守岘山岑，泪刻在碑碑已沉。浸淫恩德在人心，泪与长江相浅深。

盛墩　杨　芷

三载烽烟扣小舷，盛墩时伴水云眠。湖光一览浮空日，楼影孤峰傍远天。南海共欣千舰集，北辰遥指五星联。即今馀孽终宵遁，万里升平奏凯还。

烂溪采珠歌 并序　王叔承

隆庆戊辰夏秋时，江南大旱，又毒热，人多暍死。吾乡烂溪产蚌珠焉，有径寸夜光者，有五色圆走盘者，农渔杂采，日数十百人，卖之可累千金，为作是歌。

松陵江东双烂溪，日南合浦不足奇。采来溪蚌大于斗，明珠历历开光辉。炯如银河堕片月，晨星错落流璿玑。绿珠含笑胡僧叹，走盘五色西摩尼。遂令长溪作宝市，竞抛禾黍穿沙泥。老渔泅波如野獭，儿童出没犹鸬鹚。岂无一人二人死，藏珠剖腹心相宜。粒珠可换米百斛，朝耕夕耨良苦为。是岁山西大雨粟，陇西地震山崩移。江南大旱珠岂瑞，金多谷少难充饥。愚民易愚哲人惧，啸倚斜阳坐溪树。莫得良农半化渔，明年蚬蛤皆堪虑。

唐家湖敌楼次杨明府次泉韵，并示周孝廉禹川　陈　椿

湖上楼船闻扣舷，仙凫恰对水鸥眠。三千组练明沧海，百万旌旗拂远天。地势近随兵势胜，郎星遥接帝星联。何当直捣天狼穴，斩得楼兰振旅还。

饮白川山亭　王　云

尊酒曾期十日宽，布衣何意接鹓鸾。楼台错绮烟霞锁，岛屿浮清水国寒。飞阁寒泉仙籁响，卧云苍桧老龙蟠。遥瞻北极台光动，知是东山起谢安。

溪上　周应仪

明月溪边路，秋风溪上船。船头何所有，满把水中莲。

我家烂溪边，出门即溪水。秋来溪水深，处处菱歌起。

赠戚守溪　潘志伊 下同

干戈多事日，仁者爱苍生。危坐宣乡约，劳心问水耕。和风梳鹤羽，冷月度琴声。野外春莺啭，缁流亦动情。

白下怀守溪

为忆故人好，悠悠动远思。鸿归乡梦乱，花绽旅魂知。白社遥存我，青尊近对谁。愿言豺虎靖，相与问山芝。

赠潘伯衡先生　戚成固

卜得幽居不甚宽，也能促膝一盘桓。春云罗翠移山采，秋树笼烟下雪团。湖上未闻小鸟唤，窗前先有老梅看。此情聊寄青云客，近日荒园好挂冠。

庵居　王克谐

断机空愧乐羊妻，逃影番为巢许栖。蕉鹿梦中都是幻，风幡动处总成迷。折磨夜诵三更漏，消受晨餐一品藜。此水上流真胜地，要将来历问曹溪。

烂溪　周　用

我屋城南隅，密近清溪流。日薄野树乱，沙细群鱼游。时时问亲戚，泛泛行虚舟。平地望一雨，深竹鸣双鸠。农事贵及时，实与公私谋。长官尚平恕，缓征待兹秋。

秋夜归自苕水泛月莺脰湖，寄怀沈子勺　李应徵

朝辞若下城，暮驱笠泽艑。景物忽已故，川原亦邈缅。娱目惟清晖，百里同一眄。月出梅堰高，水落松陵浅。曲渚屡萦纡，环洲溯回转。淡淡波生烟，遥遥云没岘。枫林

霜欲丹，蒹葭露初泫。境会心自恬，神旷理逾显。同怀寄秋水，离念得所遣。

平望蚊子　周永年

尝读吴融诗，疑其或作恶。蚊阵何处无，独云平望路。今夕一宿此，始知真足怖。岂其蚊母草，偏向前溪聚。帷似有人开，满中皆彼趣。扇驱手已疲，烟辟火难厝。耐热引被蒙，针刺忽穿度。既饱微若醉，喧呶又复据。将飞辄乱鸣，翕集类相慕。客枕无以当，起坐不敢怒。一身为射的，众喙自奔赴。我血饫尔腹，幸不受刀锯。尔血殷人掌，杀亦分故误。可饮不可言，指口人知惧。嚼肤复聒耳，尔恶在多助。何由共歼除，忍令作露布。

平望阻风　程嘉燧

驿路连吴近，乡音带越稀。寒流捎宿舸，夕浪急风扉。旁市求鱼入，邻舟得酒归。微微掩明烛，伏枕叹无衣。

莺湖巫　潘柽章 下同

神昼降，舞倭倭。砰雷鼓，怒睢盱。步婵媛，怖聋愚。折蔓茅，占所须。惟大赛，神曰俞。树翠旄，相召呼。酿金帛，空里闾。张百戏，鱼龙趋。冠神山，吐蟾蜍。玉作埒，钱为铺。道羽盖，垂流苏。饰妖童，扬素娥。纷歌舞，骄长衢。观者谁，吴越姝。咽箫笙，骈绮罗。舳尾衔，人肩摩。波为埃，日模糊。神之来，骑青凫。肃回风，吹鸣枹。蒸兰蕙，酌醍醐。巫既醉，朱颜酡。锡百祥，乐且都。有客来，久嗟呼。岁阒逢，神忆无。小臣泣，万方痛。社

鼓散,不须臾。今见此,何为乎?劳费殚,哀乐殊。神奚歙,矫者巫。愿投之,嫁莺湖。

卜居韭溪

物情欣解冻,我意在寒冰。三径霜前菊,扁舟雪夜镫。流离存卷帙,贫病倚良朋。喜得南村伴,相携醉石藤。

沈烈女 并序　吴有涯

氏为莺脰湖民家女,有殊色。越人欲强得之,不从,就缢。予闻而哀之。

莫簇鹍之羽,斗死不为双。翟雉惜柔尾,雨雪甘饿僵。贫女栖卑巷,不解绣鸳鸯。皎洁莺湖水,贞心清且长。湖水越溪至,越溪人不良。羞将此水浴,沾体减容光。永别何所倚,睠兹父母旁。父母诚善顾,明月凉空床。

袁孝子儒　秦　嵴

贫家孝行养为先,此事推袁众口传。冰效卧河疗暑病,蟹同跃鲤探深渊。体亲岂患荒难救,负母应知盗亦怜。蒙奖扪心偏下泪,儿曹莫废蓼莪篇。

平望志卷十五

集诗

秋日过潘力田村居　国朝 顾　樵

频年著述掩柴关，接岸芦花水一湾。燕欲窥梁嫌帙满，鸥常到户为人闲。独传史笔推西汉，已有移文效北山。世事等看朝槿改，相逢尊酒暂开颜。

晚渡莺脰湖　周抚辰

暝色愁归客，孤舟不敢停。水兼天际白，山会晚来青。特兀前朝寺，凄凉旧驿亭。伤心今日事，身世一浮萍。

刘公塘　沈自铤

地势东南下，清流绕县城。筑塘兼泻水，导海复留泓。禹力终难继，神功自此成。刘公馀治绩，还识旧时名。

答慎交诸子　叶敷夏 下同

君子择交如择君，矢盟金石非空文。不为醴甘宁水淡，党社何事争纷纷。七贤六逸不足多，远公亦且严其群。萧朱隙末古用戒，始合不慎终必分。何况攻错得朋助，于今此道等尘土。置酒高会日叫号，旦夕浮名非所取。我

有丹心皎如日，留之上以呈明主。我有发肤亲所生，他人宁敢轻相许。君不见，汉季党祸兴，累叶磐石因之倾。从来意气酿国乱，苟合往往寻寒盟。志士立身重实行，腐儒空自争虚名。请为持谢慎交子，努力前修各自砥。

茅舍

茅舍斜阳里，荒扉绿竹边。水云过影白，谷鸟弄声圆。违俗悲青眼，潜名惜壮年。不才深自愧，低首读残编。

寄杨祠部菘

悠悠平望水，淼淼万家池。每到花时节，闻君自泛卮。

题杨仪部斋壁　毛　莹

衡门昼掩即山林，梦境依稀尚可寻。万里从行师谊重，一官特授主恩深。金书玉轴当年宝，白石青松此日心。漫托诸姬将进酒，酒酣长自泪沾襟。

通济庵赠密中讲师　潘　耒 下同

多年不到湖西寺，为访深公破浪来。龙听法时云幂殿，鸟衔花处水平台。如归僧众饭千钵，似绣烟村渡一杯。愿得法轮穷劫转，优昙长傍讲筵开。

宿蒹葭庵赠石邻上人

落日在渔网，扁舟临钓矶。故人九载别，草舍一镫微。有道禅难缚，无家遁始肥。桔槔终夜响，听者自忘机。

赠李兹佩

扶风弟子几人存，独有康成德望尊。兹佩为先子门人。

谈笑每惊锋破的，传经常见履盈门。天将晚获酬良耜，春作高花覆古根。薄俗不知稽古贵，凭君大雅与扶轮。

徐健庵司寇以一叶舟见访溪南感而有作

授简飞觞记往年，碧山无日不留连。云霄久绝攀嵇望，萝薜仍馀访戴船。世上纷纭蕉鹿梦，林间空阔海鸥天。五湖倘遂扁舟兴，一笠相将云水边。

赠稼堂　黄　容

烂溪卜筑水云宽，采得莼丝佐夕餐。身著儒冠长奉佛，才高玉署早辞官。九州历遍游方壮，万卷钞成兴未阑。窗外梅花庭内竹，梦魂清绝也应安。

胜墩 并序　吴时森

胜墩旧名盛墩，三国时吴总管盛斌葬此，故名。明嘉靖中，邑令杨芷与孝廉周大章破倭于此，改名胜墩。朝廷以大章御寇有功，锡金币欲官之，不受，乃授其子崇仁为苏州卫正千户世袭。

古墩红树锁斜曛，此地曾传净海氛。赤壁独收公瑾略，黄金空赏鲁连勋。萧条野戍新移柳，零落残碑旧勒文。多少行人谈往事，鸿名不数盛将军。

题白川尚书画牛　朱彝尊

白川画龙兼画牛，绕村急为菰蒲秋。百年纸墨黯无色，云气冥濛犹未收。

牧童横笛吹不得，背面恰看溪上山。记得烂溪西去路，荻花枫叶浅沙湾。

前题　周　筼

吴江少保周恭肃，画出耕牛似戴嵩。留与虹亭徐太史，高堂素壁想遗风。

牛力应过丁郭椒，牧童不带蓑笠瓢。菰芦夹岸雨中去，直到烟波第四桥。

前题　徐元文

荻风凄凄秋雨急，晚渡青溪牛背湿。牧童不识风雨愁，转面闲吟覆青笠。尚书清峻称人宗，笔墨曾师白石翁。何异贞元韩仆射，规橅戴氏留遗踪。

丙寅冬杪祝戚元翁夫子八十寿　李　琮

文章经世只闲居，沦落林泉自卷舒。刘向青藜千载业，马融绛帐五车书。纷华久谢云中鹤，我乐还同濠上鱼。八十孜孜卷不释，名山大业有町庐。

舟次平望送弟之楚兼致程枢仲　吴　龙 下同

天涯相砥砺，此日贵能贫。月照家山远，舟分水驿频。四方从尔志，一衲老吾身。珍重秋江上，襄阳有酒民。

同嵩之过访霞允粟隐庵

高卧禅居傍水村，扁舟薄暮到衡门。黄花开遍霜林下，宾主相看两不言。

怀马犹龙　徐汝璞 下同

三载一回别，惊余鬓染霜。雪湖重泛棹，红杏遍栽塘。交以久而笃，情因淡愈长。相逢欲饮醉，资每出青囊。

怀唤石上人

风雨迟孤棹，禅宫静夜投。榻虚疑早下，酒美预为谋。佳句盈筒帙，青镫细校雠。只嫌严选佛，不得絮绸缪。

田家秋兴十首　马天闲

居贫耽野趣，最好是清秋。竹里凉飔动，庭前溽暑收。轻衫刚适体，短杖恰平头。放眼观天地，羲皇今在不？

顿觉茅檐爽，旋知病骨苏。临风惊络纬，对雨惜蜘蛛。岁月堂堂去，筋骸暗暗殊。衰残无计挽，何处觅悬壶。

野迥浮烟净，天高夜气清。参差园树影，幽咽草虫声。既得衔杯兴，难忘坐月情。何人惊吠犬，一棹划空明。

幽兴无由写，新情看稻花。乌犍衔白草，黄鼠捕青蛙。柳下童垂钓，桑阴妇擘麻。懒云停水曲，簇簇闪飞鸦。

凉雨正萧萧，锄畦破寂寥。食瓜嗟抱蔓，莳菜喜抽苗。有圃堪终老，无山肯见招。不须愁岁晚，旨蓄佐昏朝。

江乡连井脉，野色逐时新。露白飞黄叶，葭苍漾绿萍。人勤忘岁俭，稻熟失家贫。燕雁知来去，谋生自苦辛。

乘兴清朝出，来归趁落晖。村鸦忙绕树，家犬远衔衣。新月一痕上，残霞数片飞。秋声何处急，蟋蟀闹渔矶。

扁舟从放浪，荡桨信西东。蟹断[簖]明秋水，鱼罾障竹风。雨滋莎草碧，霜折蓼枝红。一径萧疏色，悠然坐钓翁。

地老支离叟，秋荒萝薜园。残花隐石畔，野菊绽篱根。果腹蹲鸱软，扶衰绿蚁温。贫家稀过客，未晚掩柴门。

夜月清如水，晨风吹薄寒。筑场差喜湿，获稻恰宜干。

处处刀镰动，家家碓臼安。无田虽似我，也得暂忧宽。

自题秀野山房呈诸君子索和　张世炜

桑麻深处有蜗庐，秀色堪餐野景馀。地不近山惟觅画，家无长物只藏书。就阴树绿眠黄犊，戏水渠清跳白鱼。自昔曾多高卧者，古今相较定谁如。

吾知吾亦爱吾庐，有粟盈瓶不愿馀。客至惯赊邻舍酒，地偏转借古人书。昂藏眼热冲霄鹤，憔悴心怜涸辙鱼。十亩稻花三径菊，未妨作赋拟相如。

寂寞村庄一草庐，吟风弄月兴多馀。姓名不入山公启，交友多归叔夜书。笑向桑榆观斥鷃，羞从溟海识鲲鱼。近来更得安心法，日炷清香诵六如。

和雪窗秀野山房韵　张鼎锡 下同

湖山佳处有茅庐，秀拱奇峰七十馀。扫径不惊栖鹤梦，临池惟仿换鹅书。花源雨过听啼鸟，柳岸风腥叫卖鱼。倘得一椽营隙地，弟兄邻近乐何如。

题自画芦雁

吴江秋色渺无边，雁阵迎风落暮烟。七十二湾明月夜，芦花万点接长天。

祝元翁戚夫子八十　陈金篆

东南称泽国，众水发有源。一脉自天目，千古盛潺湲。汇聚曰莺脰，势将具区吞。涛声若雷殷，浪花如雪喷。奇气钟奇士，功业铭国门。而乃志高蹈，韬光隐丘园。陶情耽著述，摇笔堆珠琳。夜火青箱列，春风绛帐翻。饭牛鄙

宁戚，策马嗤王尊。热矣长安道，何如栗里村。亲戚悦情话，白首鼓篪埙。齐眉并德曜，服彩同贤昆。聚星占太史，荀淑夸龙孙。奚必渭滨钓，非熊载后辕。不须拜黄石，赤松手自扪。篮舆偶乘兴，前溪日正暾。锦囊得佳句，压倒白与元。即以介眉寿，万年何足论。莺脰视星宿，天目乃昆仑。

张禹文迁居　沈在莪

咫尺分居弟与昆，避喧卜宅到乡村。夕阳三径远离市，流水一湾直到门。小院尽堪挥翰墨，高堂原不隔晨昏。为余花径今应扫，恰恐莓苔破屐痕。

莺湖席上送朱仁可北游　赵　扬

我亦曾为客，翻令送客愁。离筵黄叶渡，帆影白蘋秋。野店多新曲，良朋忆旧游。昔同吟眺处，一一记能不？

平望无蚊子 有序　翁敏慧 朱钟填讳

余前读唐吴融《平望蚊子》诗，甚言蚊之害人。而明周永年亦极言之。大约未成市廛时，诚有之也。今则绝无而仅有，可为平望解嘲。因成二十韵以继吴、周二公之后，即呈沈鹤田先生以博一粲。

壬辰季夏初，天气殊炎热。纳凉坐檐前，挥扇不能歇。差喜无蚊子，不假帷帐设。转展难成寐，忽然忆前哲。昔读吴融诗，平望蚊成窟。帷帐不能蔽，利嘴甘人血。复有周永年，作诗踵其说。读之疑信参，此言非妄发。平望在前朝，有水皆蒲泽。芦苇复丛生，蚊子为巢穴。后来居民蕃，市廛相比栉。蒲芦尽斩乂，不使复萌蘖。蚊子无藏身，

种类皆屏迹。至于莺湖滨，风景殊清绝。近村景幽旷，远山青巉巖。莺燕互飞翔，鸥凫同出没。卜筑居其旁，恍入清凉国。热气旺与衰，天心遵时节。蚊子有与无，地运殊今昔。作诗溯其源，知非吾饶舌。莫因吴融诗，不肯造吾室。

送梅沂北游　王　樑 下同

悠悠天边云，淅淅川上雨。游子侵晓行，栖乌带秋语。栖乌带秋语，游子侵晓行。既行难为心，不行难为生。文章不得力，兰根委榛棘。西风满天地，何处低颜色。朱门多管弦，远道多风波。管弦谅可喜，风波奈若何。栖乌声渐高，游子逐前侣。悠悠天边云，淅淅川上雨。

爻田有怀张瓜田

茫茫云气拥层楼，对酒如何转得愁。十里波涛侵短鬓，一天风雨入高秋。绿萝门外无过辙，红树村西独下鸥。传语莼鲈漫登馔，天涯犹有未归舟。

莺脰湖嬉春词二首，效杨铁崖体　王　藻

东风三月暖宁馨，酒伴招邀上画舲。苦爱水如莺脰绿，最怜山学佛头青。海棠树树猩猬血，江柳丝丝翡翠翎。谁似嬉春杨铁史，凤琶自拨恣人听。

芳洲宛在水中央，一棹延缘泛羽觞。夕照浓逾虎魄酒，野薇清敌龙涎香。鹭鸶翘立若迎桨，蛺蝶团飞不离樯。自去烟波钓徒后，何人占断水云乡。

怀王梅沚　厉　鹗

平望亭前落照红，十年几度系孤篷。湖田芋熟连朝雨，水国鲈香大段风。泊宅荒村无钓叟，耕闲旧里有吟翁。六街尘土流连处，曾否吴歈入梦中。

赠别吴砥亭归里分赋绚庭梅花　潘　昶下同

昨梦卧铜井，暗香生巾舄。今朝慰相思，疏影对浮白。主人贮群芳，之子字清客。十枝五枝闲，可以娱晨夕。洗妆雨乍干，饷暖日初炙。淡月窥窗櫺，馀酣闲[闻]香泽。春风吹百卉，先后分标格。苟非历岁寒，曷以冠甲坼。持赠素心人，临歧殊脉脉。

挽张雪窗

高卧年来见几人，如君恬淡称闲身。术能寿世真经济，学不沽名竟隐沦。竹里题诗时避客，枕中注易晚通神。少微星暗龙蛇岁，遗范空留折角巾。

岁暮寄故山诸子四首　沈祖惠

牢落风尘客鬓侵，关山岁晚滞鸿音。酒痕袂上三年别，霜馆镫明万里心。故我依然空嘍嘻，新知满眼独沉吟。可堪旧事还重省，庾亮楼高月共襟。

京华故国两相违，迢递河山怆落晖。大宛蒲萄仍远贡，二崤风雨尚争飞。高台曲馆恩如昨，宿草荒原人未归。身世即今随转烛，沧桑回首一歔欷。

半生落拓愧妻孥，有母持家心独枯。敢以小人嫌菽水，得容三径任荒芜。冰天欲尽春回塞，水潦初深信隔吴。

愁绝依人长不返，六年尊酒醉屠苏。

河声岳色迴含愁，及尔江南胜事幽。梧落院封千树雪，寺高钟动五湖秋。衣尘面土嗟非昔，蟹舍渔村可自由。为报维摩兼瘦沈，相于同上木兰舟。末兼柬王茧庭家元凤。

村居九首　吴孝标

小筑宜乡曲，家家花木幽。柴门时共叩，浊酒互相酬。好鸟闲中听，尘氛天外浮。自惭衰朽质，只合老林丘。

休嫌余性僻，爱作野人家。境阔多容月，庭宽广种花。不犹人好恶，别自有生涯。试茗书窗晚，凭阑数去鸦。

沦落风尘外，都因经济疏。惟知抱瓮汲，更学带经锄。建业时难必，谋生力有馀。此间非郑圃，不是硕人居。

生计何须问，田园味不同。种蔬充客膳，煮笋醉春风。鼠量非难满，猿林是处通。俗营本有限，到此万缘空。

稍怯年逾壮，寻常寄草莱。百花开更落，群鸟去还来。旧读书难记，新题句欠裁。林间并水涘，一味独徘徊。

数椽茅屋静，逸趣逐时新。积雨苔添翠，经风竹拂尘。窗虚堪读画，园隘可藏春。谁领其中妙，乾坤一散人。

晓睡由人懒，檐前日已高。鸟翻花弄影，茶熟釜鸣涛。宁淡何妨逸，甘贫不惯劳。优游脱检束，踪迹似逋逃。

鹪鹩巢易得，独有买邻难。俗美风诚古，乡穷分各安。牧童眠绿野，钓叟坐鸣湍。流憩蓬门侧，寻常作画看。

静极还思动，壮游不出村。云封花暗午，烟锁竹深门。天日流无际，吴山翠有痕。兹生俯仰适，行止复谁论。

邑侯彭明府约往平川，余迫于赴乡馆不及偕陪，赋此代柬

莺湖奥处是吾庐，好共幽人约钓鱼。千首新诗还供客，一封关约胜徵书。久饥病鹤无心调，忍冻枯梅不易舒。回首江城云隔断，空劳魂梦逐征舆。

东吴棹歌　陆翔麟

平波台前水似酥，棹舟来往酒堪沽。东南佳味尝不尽，莺湖银鱼天下无。

莺湖银鱼天下无，黄金为眼玉为肤。贫家请客称美馔，富家自奉尚嫌粗。

满头鲜花鲜更时，阿娘教我逞娇姿。灵岩山上酬香愿，只求游客唤西施。

洞庭山高湖水长，烟波何处可寻郎。湖上白鸥双双浴，愿郎见此梳红妆。

舱里官人醉几巡，村醪那得湿侬唇。月中摇橹霜中宿，薄命嫁得棹舟人。

前溪野眺　汪　栋

散步循溪曲，天空豁远眸。乱云低野树，独鸟下平畴。身以投闲静，诗难著意求。奚囊惭李贺，佳景倩谁收。

莺湖竞渡　陆得楩

海榴吐艳天中序，湖上凫车竞豪举。旌旆扬光画桨飞，蜿蜒游龙戏岛屿。谁与创制惊天吴，千载忠魂屈与伍。迎神泪滴湘江波，泝潮风卷钱塘弩。吴山楚水路迢迢，惟此两人堪比数。芳躅于今不可寻，谁向苍茫更怀古。但

闻箫鼓杂众嬉，画舫珠帘满湖浦。鸾翔凤翥互腾骞，电掣风驰尽雄武。凌空幻作金银台，云际仙人天尺五。秋千杨柳斗腰支，丝管桃根案词谱。吾曹乘兴共泳游，棹转波光日将午。旗亭画壁相辉映，上河清明杂簪组。东坡随俗试高吟，贾谊忧时目亲睹。君不见，前年米价贵如珠，频烦睿虑周穷户。去岁有秋今麦登，争奇角胜歌且舞。升平盛事虽足乐，去奢崇俭庶有补。

观张玉川画山水　陆厥成

画山不厌淡，画水不厌深。淡能得真意，深可祛尘襟。张子性高旷，泼墨供幽寻。短幅具远势，突兀还萧森。长风笔下起，烟岚眉际侵。天趣俨摩诘，超妙追云林。移山苦无术，入山徒有心。遗我真丘壑，省我买山金。安得此间住，茅屋环清阴。

题赵胜龙丈照　潘　鹤

曾闻赤松子，饵柏成飞仙。先生岂其人，不解烹汞铅。譬彼后凋质，不敝惟天全。割股啖生我，至性何拳拳。还金感路隅，宁必轻刀钱。肫然方寸地，薄俗区天渊。因之宜晚成，兰玉森后贤。闲傍洞庭石，清啜虎山泉。如意一指挥，俯仰何悠然。

吴孝妇王氏舐姑唐氏瞽目复明，因纪以诗　潘廷埙

东邻有孝妇，妇孝亦如何。姑唐婴目疾，双曜俱模糊。求医医弗治，吁天天徒呼。沉绵卧床第，肌体随凋枯。饮食妇载哺，起坐妇将扶。妇力虽已竭，疗姑无良图。或云

空青水，一滴能还珠。或云元熊胆，老膜能消渝。或云瓦羊肝，能令水气苏。或云饵蒺藜，渐久回清瞩。诸药靡弗致，姑目翳如初。姑目日以积，妇心日以悒。精诚生奇思，以舌代洗刷。一舐姑目爽，再舐姑心悦。积障荡华津，鲜瞳润甘泽。旦暮舐益虔，舌枯目乃活。梦中神降言，还汝双日月。何须金篦刮，岂藉灵针抉。瞶瞽一旦开，异事惊传说。嗟余同里闬，感激生目击。有母桑榆年，十载怜同疾。承风曾是效，毫发竟无益。岂非真忱亏，神明不我格。乃知孝妇奇，至性有独绝。顾我何须眉，抚躬惭巾帼。歌之以流芳，彤管垂辉赫。

上巳湖楼谯集　赵　雄

元巳春光好，登临俯激湍。樯帆云外出，台榭镜中看。乐意花千树，窥吟竹数竿。筵开引满酌，风雨莫辞寒。

三春杂咏二首　吕国祚 下同

绝尘柳市径犹存，雨湿苍苔破屐痕。数顷若兰都向岸，几家篱落自成村。龙孙影长云侵牖，凤字题留客到门。已课儿曹供夜读，纸窗篝火欲黄昏。

欲成小隐住湖滨，野老逢迎意独真。未许功名留一简，且随花鸟过三春。寻芳雨后青鞋湿，览镜风前白发新。更与东皇重订约，落英时节再相亲。

次和徐勉斋闲居韵

相向衡茅久结庐，论交已是十年馀。新图常谱云林画，古帖闲临逸少书。每赏好花邀共醉，忆寻名迹载同车。

感君不弃余衰拙，几度题诗慰索居。

哭陆恳庭先生二首　徐　锦

故老惟公在，凋残倍怆神。况当崇道义，不独重姻亲。著述拯流俗，艰危仗一身。三丧仍未葬，地下尚含辛。公著有《经学钩元》，尝以三丧未葬为忧，亲故因为经纪其事。

逝矣张元伯谓看云师，伤哉陆士龙。生原同砚席，死合接堂封。时议择地于看云墓旁，后不果。泉路交仍密，人间愿未从。寄言当事者，结草定重重。

题徐蘅香疏林烟霭图　刘　墉

官邮到处也停骖，好景分明画意酣。倩尔毫端春露湿，助余心月印秋潭。

家在吴江江上住，离家几日故园思。一林修竹三楹屋，想见晴窗泼墨时。

喜平望安德桥落成　赵德基

舆梁工合孟冬鸠，计日观成便众由。一缕彩虹连断岸，半轮明月挂中流。仰高且可容桅过，宋杨诚斋有"高桥过得桅"之句，即指此桥。履坦无须絷辔留。多士同心宏利济，嘉名安德足千秋。

平望望月　唐仲冕

风人蒹葭露气凉，高空雁叫水茫茫。但怜夜色皆秋色，不辨湖光与月光。影照篷窗拌[伴]烛烬，波摇津树夺星芒。沙汀似有人垂钓，想见荷衣蕙带长。

杰，巾帼须眉著奇节。汝南袁氏归黄郎，凤钗鸾镜芙蓉裳。五载相庄如一日，同心愿比双鸳鸯。岂知婉丽情偏促，陶婴年少歌黄鹄。可怜椿树萎灵枝，可怜萱草生寒绿。灵枝寒绿弹凝愁，衰草残烟总泪流。孤鸿秋老清风岭，旧燕春归明月楼。孤鸿旧燕年年度，寂寞空闺向谁诉。梧桐冷落梨花云，梦中不见珊瑚树。三十年来历苦辛，卓哉至行全其真。贞风直上淮阳守，伫看乌头绰楔新。

归家感赋　史善源

儿年镫火伴三更，岂料亲亡我独生。此去依人原下策，向来待兔亦无成。风吹古木根先拔，雨歇空江浪未平。一段殷忧何处诉，竹鸡啼罢又清明。

根生弟归　程与坚下同

白日眠空忆，今朝一棹归。无言同下拜，有泪各沾衣。讶尔巃嵸满，怜余种种稀。相看俱老大，应息汉阴机。

殷东溪招集平波台修禊集禊帖字

禊事年年此日修，虚亭一带引长流。曾因觞咏同天趣，得托山林感昔游。世外有人殊放诞，坐闲无地不清幽。相于日暮犹临水，俯仰欣然信自由。

九日同人集小云台　翁广岳下同

秋高天气肃，风冷欲侵衣。木落雁初度，稻香蟹正肥。偶然挈朋侣，随意叩禅扉。萧瑟增人感，狂歌送夕晖。

哭冯霞亭有序

霞亭，海盐人，随父母来居平望。读经书，上口能成韵语。弱冠聘某

氏女，未娶而夭。哭以四韵。

才闻寒谷挽春回，昨夜俄惊恶耗来。小别三秋难会面，空期九日共登台。但存骸骨归乡里，无复妻孥酹酒杯。白首慈亲年七十，抚棺长恸倍堪哀。

送人诗 以下闺秀。 徐月英

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

忆家 瞿观至

何时一苇趁东风，莺水虞山百里中。第宅于今芜秽甚，古槐犹映夕阳红。

梦随先母至平川故居 潘畹芳

四十年前事已非，朱门华屋泪空挥。梦中不忆家园废，犹傍慈亲入旧闱。

莺湖竹枝词 王梦兰

风吹莺水送郎船，郎去盈盈水一川。恼杀晓钟殊胜寺，搅侬鸳梦未能圆。

望仙亭外雨萧萧，雨后思君倍寂寥。远浦布帆何日到，凝妆空对画眉桥。

题翁海邨悼亡三十律诗后 唐淑瑛

离合原如梦，无能参破何。悼亡千点泪，孰与未亡多。

倚楼 张畹瑛

多病复多愁，江乡独倚楼。淡云迷古寺，新月映荒洲。

隐隐村伴急，凄凄虫语幽。自怜生计薄，延伫望归舟。

春夜怀潘淑英五嫂　王琴香

月满帘笼花满枝，隔溪难与话相思。几回欲把舟来放，也学子猷访戴时。

忆昔谈心到画楼，无端分袂动离愁。今宵独对前窗月，若个筱笼事唱酬。

莺脰湖词　吴琼仙

湖光十里碧粼粼，盘舍渔庄自在身。细雨斜风归亦好，平波台上问仙人。

近水人家先得月，垂杨时节未闻莺。徐忱旧馆分明是，何处东风第一声。

水融肌理雪融肤，珠网抛残出水初。村里家家惯炊玉，金鱼不卖卖银鱼。

画楼近傍画眉桥，无限烟波未易描。自度新词成水调，也应明月教吹箫。

平望志卷十六

集文

《孙耕闲诗集》序　赵时远

天下有豪隽自喜之士，不龌龊于世故，而肯与笔墨为缘。虽锄云原外，春雨当犁，皆能以跌宕风雅鼓吹元韵，其人必落寞蕴藉，相忘于箕颍之天者也；其文亦必清明温粟，自达于汉晋之前者也。平湖里畔有隐君子焉，息锄南亩，肩挂杖，杖挂瓢，瓢中诗卷，喈嘎有声。或高歌野外，自比再世接舆、汉阴老人。闲尝欠躬访之，居然有道气象，为耕闲先生。当宋末造，兵荒淘淘然。应诏贡誉髦，上亲临轩，对策卓然，为多士冠冕。久之，成进士，佥判庐州。会胡骑长驱，吴越望风纳款。斗蟋狂吠之徒，犹惑宸听。先生矍然起曰："时事尚可为哉？"即日谢命归里，与一二渔父、农夫往来湖上，兴到辄对酒啸咏不倦，盖古渊明、摩诘者流，不以富贵动人，而所得全于五七言者多也。先生名锐，字颖叔，别号耕闲老人。祖炳，有潜德。父珽，以布衣与讨虏功擢秉义郎。文集累若干卷，多散佚不传。予忝世谊，知之深，因搜辑其遗稿，或扇头，或壁上，或瓮简鼠穴，裒而成编，得数十首。后之人览斯集，而先生之

梗概从可知矣。至元十八年辛巳七月。

《水竹居图》跋　莫　震

水竹居在苏城中，胜国时曹仲和先生隐居之所也。遭时多故，复迁居松陵之平望镇，面莺湖而居，仍扁“水竹”，自号溪南居士。当时士夫于先生歌艳而有言者，江阴高士倪云林为之图，泰定进士俞仙居为之记。其馀知名，若都昌知县俞立庵辈，词清墨秀，森然珠玉满卷，何其佳哉！时张士诚据两浙，士之欲苟于富贵者无不为用。而先生犹超然高遁，虽聘之，不出，则其所养可知矣。迨有元革命，真人开天，内外一统，始以当道者荐，出为吴江校官。位不称德而没，时论惜之。今六世孙孚珍藏此卷，于百年之后出以示观，求余言为识。嗟夫，吾苏当胜国时，习俗以奢靡相高，豪门右族，甲第相望。若沈葛之徒驰名天下，其崇台峻榭、珍木异石，所以侈春妍而藏鼓舞者，比比而是，下视“水竹”为何物者哉！今皆迹灭响沉，莽为烟草，过者为之浩叹。而曹氏之居，所谓“水竹”者，百年如一日，名贤墨迹，且有贤子孙世守之。其故何也？吾于是有感于水竹之义焉，源深者流长，本固者末茂。曹氏德善之征，其有类于是乎？继自今益培其本，益浚其源，使流愈长而末愈茂，吾有望于孚焉，孚其勉之。

倪云林《水竹居图》跋　李日华

倪云林《水竹居图》卷，两树夹坡，有平屋两间，上方低峦，馀俱细竹碎石，笔极萧散。后有俞焯作记，以赠仲和处士者。倪题句云“吴下人多水竹居”云云，又题云：

"仲和兄吴城中有水竹居，闻甚清邃。兵后，以其地处军卒，因迁居松陵南湖湖上，亦种竹疏渠，婆娑其间，比之城中尤清旷也。俞君作记，澜翻浩汗，虽白首暮年，犹不除少年举子习气耳。题燕适之所，曰水竹居。吴人多用之，类皆凿池种竹，以夸深静也。余至吴中士人家，每见如此，故篇中悉及之。至正廿二年岁壬寅九月廿六日，倪瓒。"后又题云：俞焯作记，发挥水竹之义，引《洪范》五行与《易》乾、兑，又阴用《楞严》金火曜光生水之说，故迂。翁又评之曰：此一篇金水讲义，虽不脱科举习套，亦自老成。竹懒曰：云林子孱然，山泽癯耳。其画端著语取办仓猝，备一时疏逸之兴，乃其评量人所作，居然作登坛语，无所逊避。乃知胜国之季，士流所尚不独多闻，又崇直谅，可贵也。

送平望驿丞史泰序　李梦阳

驿有舟有马，兼水陆者兼舟马，其最著。自京师陆行，南皆大驿。大驿有舟马，其丞与州县长吏埒富。次则自京师水行，然不逮陆驿甚。陆邑非阁大臣及权力所役使，不得除。即除，不购不得以为，常人亦不之怪也。史泰以陕西承差至京师，不得为阁大臣及权力者使。及除，贫又不得购，于是除平望驿丞。平望水乡偏僻，较之自京师水行，不逮又甚。临行，意忽忽不乐。予谓之曰："子闻周官乎？周官虽卑末，如遽传、牧厩，各镇厥职。惟厥职贤，故天下大治。昔单襄公假道于陈，以聘于楚。谓其候不在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占其国，有大咎。曹之候人，

何戈与祓，能称厥职，诗人歌之。今之驿，即古传遽，寄寓施舍，丞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非齐民邪？以承奉在官之力，天子录之，俾列在末官，岂谓思与州县长吏埒富邪？何为忽忽至此？”史泰曰：“今号明经，居尊官职，宜助教化，乃日务富厚，蓄金帛为子孙计。夫驿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职易称，子何望之过邪？”予诏之曰：“人之美劣，不系官之崇卑。古之人歌之咎之，独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慎且贤则已，诚慎且贤，孰谓无助于治哉？法驿丞得捕逻境内，录其绩。夫平望盗薮也，轻舠利刃，出没云涛烟浪间，至横也。子西北人也，壮膂力，精骑射。即其所事，岂直奔走承奉间邪？”史泰曰：“然。微子，无所闻教。”史仲成者，永乐间御史也，有风裁，庆阳安化人。泰，其裔孙也。与予有瓜葛，故于行为之言。

吞海楼记　徐师曾

吴江环水以为邑，故虽无高山大陵，平沙旷野，以为用武之地，而江湖溪渎，所在森弥，亦可倚以为固。其人习水善舟，能操戈弩与贼战于舻舰之上。贼入境，辄失利去。自用兵以来，未有如我邑之强者也。邑当西北孔道，循王江泾而北，可四十里，有地曰盛墩。左襟运河，右带唐家湖，湖水汹涌，视他处特甚。于时安陆杨侯来知县事，相厥形胜，曰：“是可控扼倭夷矣。”乃议建敌楼于官塘哀腰桥之北，以命太学生沈畴中。畴中欣然承命，度材鸠工，经始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二月八日。基方一丈七尺，崇一丈九尺有奇，扃以铁门，掖以扶栏，橧

堞、旗帜莫不悉备。凡费己资七十两有奇，扁曰“吞海楼”。其年四月，贼果至。侯又命畴中凿楼南之堤，横运河而筑之，屯水军于河中，列陆兵于楼上。贼不得渡，侯复邀击，俘斩三千馀人，贼大败南遁，于是更名其地为胜墩。余闻之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向微侯蚤见之明，先事之备，仓卒贼至，孰克成此功哉？侯既去，当事者佥议建新楼于运河之东，高广经费视此倍蓰，其殆闻侯之风而兴起者欤？然余谓胜墩之险在唐家一湖。湖中屯兵，横绝贼道，而楼中兵复南面而临之，故贼不敢渡。若楼在东，则矢石西下，我兵不得屯湖中，而失其所以为险矣。窃惟诸公建置之意，非余所敢与知。然鄙见如此，因遂言之，犹幸他日无试其说，则大愿也。侯名芷，字文植，余同年进士，今为南京兵部主事。畴中名敷言，畴中其字云。

潘氏家谱　序　勋

吕伯恭云，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简而知之者反少，盖由谱牒之明与废而已。由是言之，谱牒之攸系亦綦郑重矣哉。故左氏有世本，周有小史，唐有氏族志，皆所以定世系，敦族属，使不至于散乱无纪。沿及晚近，谱学不讲，涣若鸟雁。子孙有觌面而不识其谁支所出，谁氏所分。甚至祖宗之讳，子孙冒之而不知。噫！良可慨也。平川潘氏，自宋南渡徙居兹地，盖亦有年。其子姓蕃衍，不下数十百人，代有闻人而未显。洎藩参金城公始掇巍科，振其家声。藩参没，而谱牒仍紊。其从弟宗禹暴仲惻然惧焉，恐再世而后子孙荡析，支派不明，深蒙责备

之条，于是始修而集之。质诸故老，访诸传闻，仅得十有一世，自崇、荣二公以前世次莫考，不敢妄列，以谩后人。第据其信而有征，确而不诬者，断自德昂公始，因为之录；主言以扬休，绘坐阡以纪地，作系图以别派，征列传以考实，详状志以垂远，罗杂文以阐幽，庶几一氏之内犁然可考，百禩之后炳焉可垂，令潘氏四百馀年之世泽，永永不替。宗禹弟弟之功，讵浅鲜哉。昔刘子元撰刘氏家史及谱考；欧阳永叔依汉年表例，作世谱；苏明允以礼大小宗为次，作族谱，古来贤人君子怀敬宗收族之思者，蔑弗留心谱牒，今宗禹弟仲亦犹行古之道也夫。

家乘小引　潘有忠

先民有言，家之谱，犹国之史也。而世之人，史则大之，谱则小之，往往置谱于不问。殊不知谱之所系，未尝不与史同。史以正统系、昭法戒，后世莫敢紊焉；谱以辨宗支、序昭穆，后人莫敢溷焉。其关化理均非浅鲜，是故谱之不可无，犹史之不可不修也。有谱则水源木本之义触目警心，万人一体，千里一堂，百世一脉，疏者可亲，涣者可萃。人皆敬宗收族，谁非孝子顺孙。无谱则源本不明，亲疏莫辨。问其支世则惛惛然，生不知何年，葬不知何地，娶不知何氏，甚至并其名号而失之。于是情谊乖违，休戚不相关，庆吊不相及，为涂人者有矣。涂人不已，或仇雠焉；仇雠不已，或冒他姓以相婚姻焉，其弊可胜道哉？龙门子云："三世不修谱，比于不慈不孝。"若向来无谱，而不留心辑录，则敬宗收族之谓何，其为不慈不孝更

何如也。然则谱之所由作，岂惟焜耀后先以饰观听云尔乎？唐宋而下，荐绅学士有意修谱者不鲜，然要之得于躬亲不离其事实为当。不然，后嗣何观？今人多不尚实，于是鄙者安于挂漏，夸者骛于张饰，贫穷则推而远之，富贵则援而附之。此其人良由不以祖宗睦族之心为心，徒知务名好，侈大家世，遂至妄为附会，不啻援儒入墨之讥，甚且拜他人墓为祖，犹谓“王侯将相，果有种焉”，鲜耻甚矣。呜呼！此谱学不讲之过也。《传》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狄武襄不愿附梁公谱，介也。范文正公推祖宗之心，不问亲疏远近，一体相视，仁也。昔大司寇立斋吴公有云：“不如狄，则失之妄；不如范，则失之忍。不妄不忍，乃作谱以贻后世之法。”诚哉，是言也。余家世隶平川，不知始自何年，唯曾大父龙谿公摽拨序则，素奉为家珍，班班可考。有云“宋讳美者，实予始祖。其后南渡护从，遂择平川而奠居焉”，其言固可述而志也，然崆峒李子有言：“欧氏谱盖有远胄之谬，则虽赵宋勋臣，而世远难稽。”余安敢以曾大父之遗训，遂附会其说欤？又云：“有讳荣与崇者，雅好诗章，彬彬乡望也。”此必奠居平川，著声族党，龙谿公之所信而有征者也。然世次无考，余亦未敢谱入。又云：“厥后复以医道相传，活人无算。”则意其间以似以续，必更有人焉，而讳号罔闻。则第一世祖，断从德昂公始，自德昂公而下，凡五世为一提者，五服之义也。伯之子孙，乃宗子，虽幼，例先书。仲之子孙，乃支子，虽长，例后书，仿先王立宗法之遗也。其在本支无贵贱富贫，而备录无遗者，推祖宗笃亲亲之意也。凡我后人览斯谱者，

触于目，惊于心，敬所尊，爱所亲，实嘉赖之。将来继志述事之善，能无深望于后之兴者哉？

与潘生次耕书　徐　枋

次耕足下：自古文章名世，立言不朽者多矣。而惊才天纵，横绝古今，当成童之时，擅国士之誉，而卒能有以自立。其文辞不少概见，可指而数也。于此见天之生才实难，非所谓千里比肩，百世接踵者乎？次耕足下今年始十八耳，而落笔千言，汪洋自恣，辞赋悬于日月，才调惊于风雨，骚人词伯见而敛手。此不特今人之所绝无，即求之古人，亦所仅有。昔人谓文章风气关乎世运，如足下之挺生以几成立，不将大振风雅，起衰扶敝，足为世道庆乎？而仆则尚有惓惓之愚，欲进之于足下也。

昨四月十二日，得读足下《登华山》诗，问知足下年甚少，便已惊绝，心中时时有足下。及儿子持足下《还山吟韩蕲王墓碑歌》来再读之，则益惊喜过当，叹息绝倒，而复不能不为周详忧念于足下也。嗟乎，天之生才实难，而耗才甚易。物之尤者，忌必集之，故富极贵溢，灾祸横生，况天之忌才倍甚于富贵乎？贾谊年十八诵诗属文，名振洛阳。终军年十八，上书天子，发策汉廷。陆云年十六，为《芍药赋》，辞义并美。王勃年未冠，射策高第，献颂阙下。之数子者，莫不抱不世之才，骛天纵之姿，以游于不朽之林，则其所成就宁有量哉？而夷考其实，卒未有雠其才者。独贾谊辞赋之盛比于风骚，治安之书聿称王佐，可谓裒然有成矣。而乃以锐于制作，纷更无序，以

致卒绌于时。识者犹不能不致憾于谊之不能用孝文，非孝文之不能用谊。由兹以谈，生才既难，成才尤难，而处才益更难也。有奇才者，必有奇厄；得之太奢，失之亦太剧。盈虚消息，物理固然。所以古来贤才奇杰之士，大都死生契阔，颠沛流离，家道坎坷，身婴沉痼。其所遭遇，必极人世之所不能堪，有不可一朝居者。然而或成或废，所立迥殊，则所以处其才者异也。故才一也，善处之，则日月争光；不善处之，则草木同腐，湮没不传。可胜悼哉！可胜悼哉！

夫桃李之花，非不秾丽也；蒲柳之生，非不郁怒也，而风雨以零之，霜雪以藉之，而扫地尽矣。无他，彼固徇其华，而未徇其实，有其外而未有其内也。若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则不然矣。所以贤才奇杰之士，其所为死生契阔，颠沛流离，家道坎坷，身婴沉痼者，固天之所以厄之，亦正天之所以成之也。第为松柏、竹箭则成，为桃李、蒲柳则废耳。虽然，其所以为松柏、竹箭者，又岂异人任哉？

次耕足下，仆固未深知足下，然就一二所闻，及往往见足下诗歌中所称述，则足下之遭遇亦良苦矣。仆甚为足下痛之，而又为足下幸也。足下既抱不世出之奇才，擅穷人益工之绝艺，而天复以忧患坎坷玉汝于成，则天之所以与足下者甚厚。而足下其可轻用其才，而轻视其所遭乎？忧患以动其心，穷愁以坚其骨。而益静其居处，简其出入，严其师友，收敛其才华，充拓其器识，藏其锋以需大试，养其气以期大成，则异日所成就，又岂古今一才人能

尽足下哉？足下才不患不奇，名不患不闻，而仆之所以惓惓不能已于足下者，其有才而善成之，成之而善处之也。

高密侯邓禹光佐中兴，功流天壤。元宰通侯年二十四，则其才亦甚奇矣。然未尝以年之太少，才之太奇，而嬰造物之忌。来人世之尤富贵寿考，以功名终，无他，其所以处才者善也。昔阮籍见张华《鹪鹩》之赋，而识为王佐之才。王适读陈子昂《感遇》之诗，而知其为海内文宗。以今观昔，去人不远。以足下之才，何难诣此。然藏之不固，则发之不长；试之屡罢，则千里一蹶。故仆所愿于足下者，旂常钟鼎之勒铭，清庙明堂之雅颂，成一代之制作，为词林之盛事。立言不朽，与德功齐，岂徒龌龊铅椠，月露风云而已哉？《语》云："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又云："冲风之末，曾不能飘鸿毛。"盖谓大器之不可轻试，而力殚者不可复振也。是亦望足下之善处其才也。举世横流，知音者希。次耕足下，幸勉自爱。

《嘉兴府志》序　吴源起

古者列国皆有史，各载其山川、封域之所，自建国受姓之所由，以及赋役之烦简，风俗之淳漓，靡不毕纪。三代以上，远不可得而考也。《史记》以世家、纪、传明其等，而天官、河渠、平准、货殖诸书纂取郡国所上，以昭一代之钜典。孟坚十志，效而行之。盖汉时计吏先上太史，其副白丞相，故考核为独详。后世浸失其制，无所依凭。成一史者，则必网罗天下，考据郡邑，而参伍错综，始无漏失。则志之为功于史者重矣。皇上御极十有一载，诏天下纂

辑通志。先有成书者，厥惟山左、陕右，馀则渐次告成，迄今未竟。然第胪列故明旧志，至于本朝定鼎垂四十年，所为因革损益，兴教化而厚人纪者，概乎未之录也。如是而不亟为搜辑，后有作者，不几虑其湮灭而无据乎？府君袁若遗先生敭历三郡，留心文献。莅禾之始，上筹兵食，下抚穷黎，拮据靡暇矣。值四方大定，退食从客，爰取前守卢公所修郡志未竟之绪，删繁举要，去伪存真，续旧志以启来兹，定为若干卷，传之梨枣。予惟郡故有志，其宋元者不可得见，今所称者，惟赵志为最优。其书据事直书，足以信今而传后。是故观夫户口之登耗，则知生聚之未周；观夫水旱之啼号，则知蓄积之无备；观夫赋役之洊更，则知国用之日诎；观夫风俗之递变，则知起化之尚淆；观夫士品之纯疵，则知学宫之宜厉；观夫居官之难易，则知文法之未宽。览斯志而职司郡邑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正己率属，而乡之大夫士庶亦罔不靡然向风，如文翁之化蜀，常衮之易闽，卓然为天下称首。斯则重修郡志之意，而数千百年以后，如见我侯之振衰而济溺也。不然，而徒取前志所未备者，裒艺文，载家世，其孝弟不必见称于族党，其节行不必表著于乡曲，缘饰观美，以为成书，又岂我侯之意，而亦岂异日史官征信于是，以昭一代之钜典者哉？康熙壬戌夏季。

《杨硕甫诗》序　陆陇其

唐颜鲁公，千载伟人，好神仙浮屠之说。儒者曰，是其天姿高，故学虽杂，不能汩其忠义之性。仙者曰，是幸

得我术，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说者，世莫能定也。虞山瞿公稼轩殉难粤西，其节最烈。而雪湖杨君硕甫讳秋，出入于锋镝之间，负其遗骸归而殡之，义声动三军，武夫悍卒，皆为感泣，无拦阻者。杨君自言曾遇异人，能知未来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说，与之周旋，艰难中尝奉其言为金鉴。我不知君与瞿公果得力于其术乎？抑其禀于性者厚，赋于天者粹，故所操虽不必尽儒者之学，而忠义之发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遇杨君于虞山，望其貌浑厚真朴，出诗一编示我，潇洒自得，无纤毫俗氛。呜呼！此其所以临危难而不苟者欤？其得于天性无疑也。我因君而知瞿公矣。世之人禀姿不如君，而徒学其术，虽遇赤松、洪厓面命耳提，尽得其秘旨妙道，使之当变故，其不视君友如秦越人，掉臂不顾者几希矣。使君早年不遇所谓异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姿，切磋而肆力焉，其所成就岂但如今所称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谓奇男子矣。天下滔滔，使尽如君之险夷一节，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

《古稽斋稿》序　潘　耒

耒自髫龆时，侧闻里中能诗者有徐君，盖徐君之治诗久矣。当崇祯末年，海内独知有所谓时文之学，五尺童子粗通帖义，便可出取世资。徐君意弗屑也，顾独好诗。家故贫，弃绝百事而为之。当其苦吟湛思，精神寂寞，如据槁梧之枝，如抽独茧之丝。蝉鸣鹤唳，不足为其凄清也。崩云断壁，不足为其幽峭也。偏至侧出，往往参会于古人，而世方以科举速化之学相夸诩，无能引重徐君者。见其

淳淳闷闷，故笑以为迂愚。比遭世变，草泽之士寝习为歌诗，而徐君屏居荒村，授徒自给，绝不与啖名之士驰骋上下，以故声名不出里巷间，而其自喜，为诗益甚。老病无聊，流离转徙之状，一一见之于诗，诗亦益工，事亦益困。嗟乎！古之穷士若卢同、贾岛之徒，其时方以诗赋取士，彼工其业而不遇，故以为奇。近代既不用诗，而徐君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求穷而得，穷又何足怪？惟是昔之不为诗者，既不能因君之人以知其诗，今人稍稍为诗，复不能因君之诗以知其人，斯可愧耳。君少与先人游处，先人亟称之。兵后移居，先兄数相闻问，而颜雪臞、叶桓奏两先生尝序其诗，自外无知君者。耒北游归，即寓书索序。耒逡巡未就，迄今三年。君不罪其稽缓，而索之不已，岂以愚陋如耒，犹能不忘先友而取之也欤？君诗古体，学陶、韦闲淡之味，律体刻深，五言尤老健。其佳句如“美人南国尽，宝剑北风鸣”、“双鸿一箭落，孤骑九边游”、“月色不上树，水光常在天”之类。作者或未能过。夫士腐心含毫，竭生平之力以求工，篇章亦欲有闻于世，诚不意阒寂如此。凡物精气所注，理难磨灭。君诗虽不著于今，庶几有传于后。钱虞山集列朝诗，不尽满人意，而搜举废坠，无所失遗，樵人钓叟，断句残章，皆得附以垂名汗简，有功于文苑不细。君老矣，力不能自振。后之君子得君之诗，有能芟除冗率，标举隽永，登于箧中之集，毋使与时文之士同湮没而无传，是通人之责也夫。

《町庐集》序　潘　耒

鉴湖纳若耶五溪之水，圆澄湛碧，涵浸万象。云帆烟鸟，明灭天际。渔庄蟹舍，稀微林落间。极目之所触，无非诗境，宜乎居人多能为诗。前辈若曹颙若有《枫江集》，钱廷佐有《后溪集》，王坦庵有《湖上集》，惜多散佚不传。先曾大父参滹公不以诗名，而赠戚翁守溪三诗，载在《戚氏家乘》，饶有风格。翁之子雪樵山人亦善诗，赠先参滹一章，清逸绝伦。昔人不好名，故流传绝少，如今人则梨枣盈架矣。元公先生山人之孙，少有隽才，专精制举。四十以后乃刻苦为诗，规模陶、杜，得清真闲淡之趣。抒写胸怀如田父话桑麻，不假雕饰，自足精味，令读者躁心以平，浮气以静，有存乎言句之外者矣。今人侈口风雅，乡里儿童粗学声律，便欲掉鞅词坛，长笺短帙，纷然羔雁。先生半生苦吟，不轻刻一字，亦未尝妄示人，曰："吾自喻适志而已，非以求名也。"既老，手勘一编，得古今体若干首，为《町庐集》以遗子孙。盖戚氏之诗学至先生而愈昌，其韬晦亦愈甚，是真能得山水之性情，有以自足而无求乎外者也。嗟乎，士之怀文抱质，隐约田里，不屑与世驰骛者，何可胜数。世人论次诗律，大率以虚名为去取，顾有声望烜赫著作等身者，按其实或无足取。而穷乡下士残编断简，乃有不可得而磨灭者。后之君子苟无耳食而啖名，必将有取于先生之诗，并因诗以求其为人。桑磐之东，环堵一区，町庐在焉。鹿裘带索，倚树而吟，千载下犹可想其风致也。

《松陵献集》序　潘　耒

吴江始立县，在钱氏有国时，志书昉于朱长文之《图经》。窦德远、吴本、史鑑、陈理、周永年皆有作，并佚不传。唯莫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详而体裁未备，徐志简而疏漏甚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馀年，旷无纪述。亡兄力田乃为《松陵文献》一书。“献”以纪先贤之事迹，“文”以录邑人之诗文。文集未成，而遭浔溪之祸。《献集》得诸烬馀后三十年，耒乃克校而梓之。呜呼！史学之废，文人为之也。史以载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即不胜无害。事未核而缘饰之以文，失实乱真，贻误千载，弊孰甚焉。昔人以旷世之才作一书，尝三四十年而后成，岂其文词之难邪？罔罗事迹，博考而精裁之，是为难耳。今之自命为文人者，方其读史，专求文章之波澜，意度用以资其为文。一旦操史笔，亦惟求工于文词，而事迹之虚实，纪载之牴牾，有所不暇计。若然，则苟据一家之书，稍加润色，即可成史。班、马氏何须父子世为之，温公何用集天下博达之士，十九年而后成《通鉴》邪？亡兄与吴先生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画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其详且慎如此，庶几不失古人著书之意。若《松陵文献》，一邑之书耳，亦用此法为之。凡阅前代之史，明朝之实录，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字涉于吾邑者，即钩摘疏记，积累成编，非直嘉靖以后自撰百二十馀传而已也。于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馀传，增立者又六十馀传。订讹补阙，确有根柢，文

辞简质，不事浮华，无溢美，无支辞。呜呼！良史如马迁而班固，称之不过。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毕矣。自欧阳公后知此义者盖寡。耒尝备员史馆，博观近代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书，深痛其史之散佚。而幸此书犹存，谨刻之以行世，盖吾邑之文献得此而后足征，且使人因此书，以想见亡兄史书之大略与其结撰之苦心，则虽不传犹传也已。

《募建斗姥阁疏》序　黄　容

夫祀，国之大节也。圣王之制祀也，所祀不一典。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天之三光，民所以瞻仰也，祀之宜也。而礼严，逆祀行于朝廷，不得行于里巷，祀之非礼也。自儒术之教衰，泽宫鞠为茂草，而聃、昙二氏，祠宇遍天下，金碧辉映，且驾我先师孔子之上。然考当年孔子作《孝经》，告成北斗，故至今斗中有孝弟王。若是乎北斗之尊，为我夫子之所瞻而仰，礼而敬者也。以孔子之圣神而瞻仰敬礼如此，则凡天下后世之人，欲为孝子悌弟，志孔子之志，行《孝经》之行，以求告无罪于明神者，宜何如其钦承而仰质乎？莺湖之有昭灵侯祠，由来久矣。所谓有功烈于民，则祀之者乎？住持羽士金晓钟者，整饬侯祠，聿新庙貌。兹复于其地之隙，谋建斗姥宝阁，予愿四方君子共襄而速成之，使异日登斯阁者，以孔子《孝经》之事告之，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则斯阁之建，未必非敦修伦纪之一助。故因晓钟之请，题诸册首，以为乐施诸同志劝：行脚半生，少不得要归歇。一把茅盖了头，歇不

得处也，便歇一歇。三间茅屋，好个静室，竹几、蒲团安闲自适。这个安闲全仗檀那之力，请为智果禅师欢喜开手。十方善信，莫紧悭囊。众篑成山，勿谓黄生饶舌。

《东华集》自序　王维翰

诗至绝句，难之甚者矣。东谷之操论曰："序缀无法则冗，转换无力则散，易之则格卑，深之则气郁，直致之则味短。不抑扬，不开合，不足以感动千古，则不可以风。"绝句之蕴尽于是矣。故绝句为乐府之遗，必其造诣精深，性情发越。虽单词片语，或纪时标地，或缀景抒情，令人读之，往往讽咏流连无穷，隐跃之理，浮动言外。如是而欲歌欲泣，卓然可传。以此而论，绝句之工，不诚戛戛乎难言之哉？在昔，唐人选唐诗，若《万首绝句》，惟务博而不精。宋之刘后邨，以及章泉、涧泉，或合唐宋两朝，止采四百馀首；或统全唐诸家，仅录百馀首，则又严而未当。作者固难，选者亦非易易也。予与表兄黄子圭庵，叹本朝三十馀年以来，能诗之家远出前代以上，以为风雅之兴莫隆于今日矣。黄子志在遐搜，采辑诸体，雅有成编，深虑流传无力。予虽不敢自附作者之林，然扬抐有怀，窃愿引为同志，因先梓七绝以问世。读是编者，知绝句一体，已足见当世贤士大夫搢绅先生导扬盛化，鼓吹休风，泱泱乎尽一代之大观，鸣国家之盛事矣。又况古体、近体种种具备。家汉魏而入盛唐，风雅之兴其在今日，岂不推为极盛矣哉？康熙十八年岁次己未端阳后二日漫书。

《学圃胜稿》序　张尚瑗

吴江东十里而近，有湖曰庞山，周永年诗"平地呼山乃姓庞"也。里人庞姓者甚夥，余所自出即庞也。其族谱则曰"湖之名因族而起"，盖有自来。我之长姑，亦适于庞，我王父之僚婿亦庞，于是我父之姨兄曰庞襄臣翁者，难兄邻曰翁即我之姑婿，擅诗名。襄臣艰嗣，为爱女择良婿，必以能诗善属文者，得平望里王氏之子，诸生维翰，字缵文，才而嗜学，学圃其自号也。屡赴举不售。既而贡于乡，廷试居上等，得就教职于舒蓼江鄼之间。初任及补官，皆庐、皖二郡地，山则潜山、天柱，望祀之配岳；水则大江入海之第一关，大小山门阀之清标，大小乔林下之风致，往往搜岩剔壑，命酒携宾，所得古律诗篇凡若干首，都为一集。盖广文一席，多属冬烘老生，觅廛盐、拥短褐者居之。迨近岁输粟之途开，则又为无字碑、不负腹者之争趋而横骛。若学圃之胜情高举，殆文坛中所亟为推许，不愧斯名者矣。予昔晤君斋居，扬风榷雅，相得甚欢。自作令江右北归，而更以他事牵，复殆二十年所。今兹炎夏，君令子云构以甥礼殷勤请谒曰："先子之生棣在中岁，甫六龄而见弃于官斋，故乡亲旧皆未之识，惟先子之遗稿无多，仅仅裒集散亡之馀，冀得一言以为元晏，非吾舅而谁？"昔杜陵赠重表侄王砅诗曰："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元微之亦有《赠姨兄胡灵之》长律，无论辈行长幼，于异姓之党诗句唱酬，缠绵追叙，以无忘葛藟本根之指。予序学圃诗，而远溯内外姻戚源流，亦《卫风·硕人》篇详称齐卫邢谭，不嫌觕缕。云构之惓惓问序于予也，尤与

《渭阳》之篇"悠悠我思"情谊谆挚,殆相符合。诗本性情,其以是也夫。

祭潘太师母许太孺人文　李　琮

猗欤孺人,赋质名门。四岳华胄,甫许姜姓。大家淑范,玉映风清。于归乎潘,内则严明。维孝与敬,中外夙闻。相厥夫子,截发刈薪。咄嗟而办,中馈无声。朝蔺暮盐,蚕织躬亲。诞吾夫子,岳降生申。母仪坤顺,熊胆助勤。文章气节,国士成名。青毡绛幄,桃李成阴。仲也英迈,著作绝伦。季也黾勉,力学渊醇。揆厥所由,孰非德贞。兰茁其芽,济济诸孙。文坛一鼓,拔帜先登。含饴以老,莱彩恒新。楚南冥灵,膝下曾闵。承欢高堂,冬温夏清,定省黾皇。胡彼二竖,辄复为殃。巫医莫效,夜台长往。初闻讣音,遐迩哀伤。旻天不吊,太任太姜。妇道女道,赖以表扬。嗟吾夫子,茕茕在疚。栝棬饮恤,慈帏线缕。襁哺深恩,欲报罔酬。蓼莪诗篇,门人废久。束刍瓣香,有泪盈襟。陈词进酒,仿佛徽音。灵兮非渺,来格来歆。呜呼哀哉,尚飨。

《遂初堂集》序　许汝霖

吴江潘夫子,道航圣渎,材栋儒林。孝弟根心,树五常之轨范;文章报国,萃六籍之菁英。张茂先之洽闻,三十馀乘;郑夹漈之博物,五十八签。莫不原始要终,望表知里。加以吟鞭吊古,蜡屐寻幽。登泰岱而涉黄河,眼高四海;上会稽而探禹穴,胸著千年。波起洞庭,遥闻广乐;月明太华,独听清钟。求笙吹于伊川,仙人宛在;想

箫声于汾水，古韵依然。五岭逢人，梅花如雪；三泷放棹，荔子初丹。访李白之弟昆，淹留庐阜；问箴铿之孙子，踯躅幔亭。舟车穷宇宙之奇，笔墨擅江山之秀。况乃支郎今日，摩诘前身。心会真如，义闻第一；光生湛寂，语契前三。清众筵边，曾阐羊车之教；净名席上，咸谘龙树之禅。故凡九章三统之书，得其原本；四声五音之学，辨至毫厘。而平生得力，尤在十翼之中。精义入神，不袭九师之说。管公明服其旨远，王辅嗣让厥辞文。固已秦肆金轻，周京纸贵者也。于时赋传黄案，恨不同时；诗入丹霞，惊为才子。下弓旌于高密，给笔札于尚书。游岛上之三神，厌人间之千佛。露门造膝，非仁义不陈帝前；广厦说经，有语言必妙天下。编华林之七录，近领邹、枚；擅史局之三长，远同迁、固。龙鳞不世，则鱼鲔皆惊；虬干有年，则蚍蜉难撼。闻枕中之秘，借读盈门；索亭上之元，求观如堵。洪澜巨派，尽号文雄；大手名人，交推独步。夫摛文以传世，道隆则尊；养气以立言，德成者上。方朔三千之牍，徒骋才情；康成百万之言，有功经传。夫子胸吞云梦，心湛秋阳。感物造端，括囊乎道艺；模山范水，涵永乎性灵，诗本风骚，文兼崔蔡，可以呵磨皲瘃，可以澡雪精神。元酒太羹，蕴古今之至味；黄钟大吕，寓天地之元音。岂犹岳浅机芜，元轻白俗，所能望其万一也哉？霖帘下传衣，座中授简，虽当前数仞，从入无门，而畴昔瓣香，依归有日。讵意斯文寂寂，吾道茫茫，思北面其何年，入南柯兮无路。所幸杜陵诗在，喜家法之有传；顾涕情深，辑遗经而复觏。呜呼！重游海上，钟期授写怨之琴；

藏在山中，李汉制编年之序。天无意于后死，人有感于前型。敬附詹言，泪零末简。谨序。

《松陵诗约》原序　张世炜

康熙戊辰以来，亡友周子一峰馆于唐湖者数年，得晨夕过从，切劘千古之事。周子于制举之暇，辑江邑文粹，盖本钱穀《续吴都文粹》、钱受之《中吴文献》、周安期《吴郡艺文志》，损益以成书也。谓余曰："余之为此书也，凡四方名贤赠遗吾邑之人，与夫湖山胜概、祠庙宅居、林圃桥梁，见诸诗文，有关于吾邑者则录之。若夫吾邑之人自相酬唱，及赠遗四方者，未暇录也。然吾邑自元明至今，文人墨士前后接踵，其篇章流播人间，则当汇辑一书，以备一邑风雅。合之则双美，子其任之。"余唯唯谢不敏。因思吾邑诗人自皮、陆唱和，而后有明一代最为全盛。其表表于世者，自谢彦铭、陶子昌而下，以至晚季吴东湖、史弱翁辈，凡数十家。如史明古鑑、王子幻叔承、俞羡长安期、潘木公一桂，皆名动海内，有专集行世，以布衣而交卿相，抗中原旗鼓。其馀或仕或隐，咸有盛名。然数十君子而外，有吟咏虽工而不能举其姓名者抑多也。前此未闻有裒集之者，虽周安节有《诗乘》一书，然亦未得见也。则周子之为书也仍，仍则易。今之为书也创，创则难。且沧桑兵燹之后，家鲜储书，又僻处荒江寂寞之滨，转借未易，事姑已。无何，周子别去，其书虽存，其人已古人已。更思本朝七十年来，群贤继起，能诗者多。顺治间，邑人董诵孙氏辑同社诸人之诗，凡数卷，自顺治乙酉以至己

亥，为《吴江诗略》。寻以浔溪史案之祸，其板毁而不存，藏者亦因此而灭其迹矣。余尝购得其书，已残缺坏乱。续以康熙五十馀年之诗，于诸家刻集而外，凡诸名家选本，有吾邑姓氏者则录之。或壁上新笺、扇头佳咏，亦并搜辑。自明季至今，人若干人，诗若干首，就其所有，名曰《松陵诗约》。将由启、祯而上，以至皮、陆，以是为前茅可也。呜呼！吾邑风雅见推于世久矣，其得志于时者，固足鼓吹休明，以扬朝廷之盛。其或荒林蔀屋之下，风窗破砚之间，被褐怀瑾，穷愁著书，自谓可以不朽。而无人表章之，则烟消灰灭，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可胜叹哉！即如少时交游，其人负才磊落，凌厉一时。曾几何时，大半已登鬼录，遗文散轶，非后死者之责欤？姑为此，以答亡友之意。若以管窥诮我，则不敢辞。康熙丙申春杪，识于秀野山房。

《续松陵诗约》序　张世炜

余于康熙丙申春，辑吾邑诗人诗，自前明启祯以暨近日，为《松陵诗约》，已有成稿。明年，我友周笠川氏与其友人吴子立三，于有明三百年间，兴朝八十年来，凡吾邑之诗搜而录之，为《吴江诗粹》，将并其兄一峰氏所辑《文粹》以为一邑典故，于是两朝邑人之诗灿然备矣。而余于明人诗蓝本而损益之，得藉手以告厥成。呜呼！古今立言之家，莫不以不朽自命。然其间传不传，则有幸不幸，其中若有天焉，未可以人力胜也。吾邑立邑始于吴越钱氏，自宋元而至有明，四百馀年之间，其姓氏可举者不

一二见，其故何欤？缘无人以表章之，故其人湮灭不传者多。人且不传，而况其文乎？故其传不传，则存乎后之人，不可尽归之天也。夫天下之事成于专，而怠于忽。初，一峰欲余为是役也，意有明邑人之诗，其表表者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止耳。其人其诗，湮灭不传者多，未可以人力胜也。笠川精力既专，又得吴子以为之助，博稽广询，不遗馀力，其人其诗殆有天幸焉。余虽创于始，而笠川集其成。笠川任其劳，而余享其逸。然吾两三人者，欲为前人未为之事，存一邑之风雅，延数百人之慧命。其传或不传，虽系之天，后之人有能为我辈之所为者，天也，而人力存焉，此人定能胜天也。或曰：周氏《诗粹》既大备矣，而子之《诗约》不雷同而蛇足乎？余曰："唯唯，否否。《诗粹》采其芳，《诗约》撷其英。《诗约》之始，余裨谌而笠川游吉。《诗约》之成，笠川游吉，而余公孙挥也。其同不同如是，惜不能起亡友一峰于九京，而睹两书之成，徒增宿草之感，悲夫。"康熙戊戌仲冬二十有四日，书于唐湖老屋之秀野山房。

《文选疏解》序　郑　重

梁昭明太子辑周秦汉晋七代之文，为《文选》三十卷，传于学者久矣。其文自赋颂、诗骚，以逮帝王之制册、令教，臣庶之表奏、笺启、记序、赞说、碑铭、哀诔，诸体备具。梁陈而后，学士专家传习当时，有文选之学，音释训诂与六经三史等。唐李善受业于乡人曹宪，因为之注。善博综经史，于诸子百家靡不周览，其注是书最为精赡。后工

部侍郎吕延祚又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之注为一书，开元进于朝，世谓之五臣注。二书互有短长，然善之注视五臣为优，东坡亦谓五臣荒陋，固定论也。迄明张凤翼有《纂注评林》，闵齐伋有《瀹注》，并为世所称。然虽分章按节，但意义未尽融贯，犹夫前人之见也。夫文至选体，闳博奥衍，类非俭腹可办，亦非俭腹能读。训释未详，字义未彻，读者固有所窒而难通。徒字为之训，句为之析，而无以阐明其旨。学者亦将郁而不畅，授简之士所以往往有二者之憾也。

松陵适园顾子，熟精选理有年。因取善及五臣注义之长者，章分句断，经之纬之，疏辞明悉。二家未当者，则旁引他书以归于是，名曰《汇注》。又因其行文段落自为起止者，通解其义，使全篇一节之脉络贯通，不使有隔截难晓之处，名曰《疏解》，是诚汲古之长绠而问学之津梁也。予公馀之暇，读一二通，喜其持择精而举义合，备众家之美。思公诸世，犹恐或有遗义，复与二三友人取诸书，重加参订。复者去之，芜者删之，缺者补之，音之未当者正之，研核尽善，名曰《文选六臣汇注疏解》，仍六十卷。将欲尽付梨枣，而全帙颇多。因念是书赋为首类，又居十之三，如三都、两京、长杨、羽猎、宫殿、江海、卉木、禽鱼，缘情体物，典章制度，实繁且夥。适园钩索精微，解义明晰，尤为学者最切要，不可不亟览者，因先举以属梓。其他诗骚、杂文，方图嗣举以成合璧。

嗟乎！选学之废，自唐迄今已千年。有适园是书出，旧学复行，于以羽翼经史，鼓吹百家，其为裨益良非浅鲜。

况今圣皇御宇，崇文重道，渊云司马之才，方有待于后起。俾人得是书而研究之，将见家握灵蛇，人吐白凤，以佐我圣代休明之治，即上跻姬刘之盛，复睹彬雅之风不难矣。岂徒配青俪白，繁丽秾蔚之流所可语哉？因乐为抽毫序之。

《学吟编》序　周振业

潘生其灿没后之一年，生兄文虎痛惜其少年赍志，不忍没其生平所学业，因集生诗文稿若干篇，俾余稍为去取，以附诸尊先公《遂初堂集》后。呜呼！生之没，多可惜者。诗文之止此，特其一耳，然不胜太息焉。犹忆其童子时，甫学操觚，便无只字之不顺，昌黎所谓"文从字顺"者，殆其天授然欤！年几三十，发解虽不云早，然前此于诗古文辞，已靡不贯通。盖其家学渊源，自幼薰炙，又加之天资学力，宜其升堂易易耳。迨四人礼闱不第，遂郁郁以亡。今其所存，大半京邸幽忧之作。其间一至怀柔，与吴子旭初相倡和，吟情益放，辞旨益高，从此以入古人阃奥不难。乃天忌多才，邦家不幸，殒坠斯人，诚可惜也。生赋性淳谨，恂恂怡怡，有金玉君子之器，而不俟其大成。以视诗文之止此，其所系之轻重大小何如？呜呼！又可胜太息乎哉？

《范耨斋遗集》序　钱陈群

平川范子勗堂，手其从祖《耨斋遗稿》谒吾徒请序。范子之言曰："昔五代之际，先文正公曾祖、祖父世仕吴越。所传铁券、谢表为冠代绝作，论者谓非徐国、唐国莫

能提刀也。忠懿王之朝京师，周国实从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及文正贵义田，赵维书记于石，其文出武进钱君倚之手。是则世之称文字世契者，莫如钱与范矣。从祖为文正二十一世孙，少孤力学，其行谊为宗党所推。事母郁安人痼疾以愈，获享大耋。叔弟君礼早世，养娣妇李孺人，赞成其节，鞠其嗣成立。执友某托妻远游燕赵间，为教其子，嫁其女，资给衣食，逾十六年不惰。友归，复侑之窆十五棺。既窆，复资之游。其他轻财任恤皆类此。”予闻而异之曰：“审如是，即其人固不必诗重也。”因受而读之，则和平乐易，于敦论怀古，一往情深，溢于楮墨，要为不忝其家贤子孙者。噫！可以为范氏模范矣。予嘉范子之能数典也，遂次其语于卷端。

《韭溪渔唱集》序　李重华

陶公言：“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而杜老亦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复长吟。”固知古人不朽之作，原不必动与世故相关。其涵养身心，优柔而厌饫者，正大有当于虞廷永言之文，宣圣无邪之旨矣。昔吾友雪厂秦先生，早岁即工于诗，顾深自敛抑，不欲出以问世。自余出门远游，相隔垂三十年。余归，而先生已没，无缘良晤唱酬，一窥其平日美制也。今岁夏，令子图南携其所刊《韭溪渔唱集》示余，兼属为叙。余受卒业，慨然以把臂日少，未罄先生雅抱为恨。继又爽然于是集之传，使人人如睹先生之高躅为快。盖先生品至高，其作诗专藉调摄心志，故其词雅正明洁，舒愉自得，去外间纤丽诡僻之

作远甚。予尝谓琴者禁也，诗者持也。能诗而荡佚其志，犹抚琴而入淫哇之响也。今先生善持如是，谓足远绍曩哲，俯视流辈何疑焉。余既论先生诗，俾知诗者爱而专之，兼喜令子能珍护是编，将流徽殊未可量也。因书以酬其请云。时乾隆辛未仲冬。

《月湖赓稿》序　李重华

诗能陶冶性灵。性灵非假合而然，即诗不能强为之辞。何者？仿像形似，神弗属，意弗惬也。余尝论：读苏、李，思其笃于友朋，读曹集，思其危于君臣，感于兄弟。乃至少陵则无刻不系心朝廷，眉山则无适不感慨时事。若阮之忧谗畏讥，犹陶之遗世高蹈也。谢之放意山水，犹李之寄情神仙也。数子者，郁乎其中，而发乎其诗，宁独辞之云尔哉。余初读绶庭诗，嘉其苍翠颖发，脱绝尘俗，谓蕴抱固有异者。洎得月湖丙舍长短诸篇，属而和之。然后叹诗之佳，在挚性过人，非若世之剪藻揣称，切切与时辈斗工拙也。壬戌冬，绶庭同余乘雪泛月湖，开白华堂，登瞻云阁，因得遍历诸胜。于时重云涯涵，万象莹洁，慨然念古昔庐墓，往往灵物表异，良由挚性凝结，天人交通，气类咸应。以此扬芬当时，流耀千古，宜乎哉。今绶庭以山水田园自娱，俨附陶、谢后尘，而平生明发慕思，不觉时露篇什，诚非仿像形似所得逮者。其感触岂意象所得量乎？绶庭辑前后作如干卷，属余严选。余携随行装，览读久之，喜性灵之吟弥浃洽也。至甲子初夏，爰书余畴昔品论，序而还之。

《莺脰湖竞渡诗》跋　李重华

平望阛阓之地，为闽浙要冲，仕宦商贾之往来于此者，衔尾相逐，昼夜无息，最称繁杂。居于此者，亦奢靡相尚。每于春夏秋三时，罗列百戏，金钱玉帛，川委云输。昔太原王棣登《吴社编》之作，所以慨吴中风俗也。其言朱门缨绥之士，白首皓耋之老，草莽锄笠之夫，建牙黑虎之客，红颜纺窕之媛，无不惊心夺志，移声动色。所由来旧矣，平望其甚焉者也。岁甲戌五月五日，为竞渡之戏，杂以鱼龙百戏。水上驾台阁，俱回翔莺脰湖中，画舫青帘，观者以千万计。诸君皆平望之秀，怀古之馀，各分体赋诗，而挽回颓俗之意，隐然见于言外。盖风俗之靡，长民者之责。今如未之有闻，岂太原所言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之意欤？士君子有志世道，寄诸吟咏之间，未必于一时无所裨益尔。乾隆甲戌岁七月二十四日。

平望志卷十七

集文

《重校汪钝翁先生传家集》序　汪　栋

国初，人文蔚起。当时声名播天下，尤群尊为文章宗匠者，北有新城王阮亭先生，南有尧峰汪钝翁先生。二公俱长于诗，为骚坛诸贤之领袖。新城诗延衍博大，有纯粹以精之境；尧峰诗清新俊逸，得宋人风流自在之遗。至于留心经学，根深实茂，发为古文，浩瀚雄肆，巍然有儒者气象，则新城往往敛衽于尧峰云。窃见《渔洋诗集》风行宇内，几于家传户诵。《尧峰文钞》购读者不过十之一二，岂世之习诗者多，而习古文者少邪？抑诗较易于古文，人每就简避繁，畏难趋易也。今《类稿》、《续稿》凡一百十八卷，及门之士刻藏于尧峰之皆山阁，卷帙繁重，故行世尤绝少。偶于宗人斋头，见板架丛然委于尘网中，骇而讯之，知此集为书肆所弃，数十年未及整理。栋因取而重加雠校，增其残阙，由是卷帙厘然。呜呼！尝读南宋史书，尤、萧、陆、范四君子，同负文章重名，而后世之传不传有异，使此板再稽岁月，归于剥蚀，后之有志之士，以不得读尧峰全集为恨，求所谓根深实茂、浩瀚雄肆者而不可见，几

使尧峰之与新城，如尤、萧之与范、陆，令人于此掩卷徘徊，而重有感也。《类稿》计六十二卷，《续稿》、《别稿》计五十四卷，外附《寸碧堂遗稿》三卷，《伯子箐庵遗稿》一卷，《姑苏杨柳枝词》一卷，读者当自得之。栋特述重整此书之由，以告来者。雍正壬子季春月，谨序。

银鱼赋有序　汪　栋

吴江县南六十里，有莺脰湖，产银鱼，色白而小，其味鲜美，尤宜于羹，然惟春则滋生独盛。余寓居湖畔，抱疴无聊，时当秋暮，感鱼兴怀，遂为之赋

粤稽鳞族，其类有万，以水为府，转化滋蔓。鲸鲵排流于大海，豚豨呼吸于江汉。繁川渎之孕奇，羡濠梁之泮涣。若夫地各不同，繁生异属。别针细以千头，剖脍残于比目。桃花流水，村路鳜肥，莼菜秋风，江东鲈美。被裨雅之佳名，极吴歈之夸拟。尔惟莺脰，松陵巨湖，清波绵森，实生银鱼。其为状也，漂撇渺小，长不逾寸，莹腴晶皎。微滓不沾，游延波表，与水同色，形潜目杳。维时仲春气候，景物咸熙，湖平似镜，轻风涟漪。千百成队，乍聚乍离，鳞鳞戢戢，波纹差池。于是网罟难施，渔舟罢钓，裁匹素为张弛，遂沿流而停棹。惊珠贝之出渊，光凌乱而腾耀；讵银刀之可拟，难比类而求肖。于是碎玉登盘，太羹在案。羡柔条之无骨，岂纵横之遭砭。动馋涎于贪夫，笑充肠如填堑。若乃具体虽微，中含至味，非甘非肥，离羶绝腻，乍出清流，芳鲜特异。苟烹饪之失时，亦名存而实弃，故取之而迂途，虽有王公之势力，而难为致也。然而

滨湖居民漫不加珍，椒盐错杂，或亡其真。惟知味者，美其绝伦。是鱼也，亦随乎气化，以生以育，而悠然与鳞类相忘于水滨。

《培风堂藏书目录》序　沈在荄

近代藏书家，于我越首推天一阁范氏、曝书亭朱氏、天台齐氏、武林杭氏，于吴中首推传是楼徐氏、尧峰汪氏、义门何氏、遂初堂潘氏，皆有目录流传。后五六十年，潘氏之同里、平望翁君进周之培风堂藏书，实可继潘氏而起也。翁氏世居洞庭东山，君之六世祖明经孝思公始迁平望，师事徐鲁庵先生，邃于理学，有遗稿。君之考祥发公，兄弟三人，皆孝友。同邑诸生周今图为作《翁氏三孝子传》，志乘详载之矣。君为祥发公之长子，少颖悟，读书过目成诵，而又多才干，凡郡县中大兴作、大徭役，必就君商榷，无不允当。性好书，自《十三经》、《二十一史》、诸子百家，与夫象纬、舆地、医卜、树艺之类，靡不收罗，乃筑培风堂以藏之。玉轴牙签，缥缃重袭，登其堂者不啻邺侯之插架，张氏之墨庄也。余昔曾下榻君家，时君年未三十，积书已数千百卷。同此好者踵接其门，每论及历代人物之贤否，国家政治之得失，检书以核，则指架上某事在某卷，不差毫发。余于是不特嘉君之善藏，且嘉君之善读也。嗣后别去数年，余亦迁居平望，与君家甚迩。余之孙女又为君之子妇，以故过从益密。是时，君所藏书积数万卷，手编目录，请余为序。余览之而不禁有所感也。夫人之有所藏，将以遗子孙也。其所置田园庐舍、象犀金玉、

珊瑚珠宝之类，欲子孙之长富厚也。乃不此之遗，而独以书遗之者，何欤？盖君承诗书之馀泽，孝友之家风。又尝于史册中，熟悉古今兴衰成败之故，则以书遗之子孙者，所谓子孙读之知圣教也。然则此培风堂书目，直与天一阁诸家之书目并传不朽，必然无疑也。

《年号考》序　黄徕松

帝王御极，首称元年。元者，善之长也。乾元资始，坤元资生。人君参天地而立极，故其纪年之始，不曰一，而曰元。唐、虞二帝不称年，而称载。禹受舜禅，而称岁。成汤伐桀，而称祀。曰载、曰岁、曰祀，名异而义同，皆年之意也，而其首亦称元。周有天下，始以年纪。一王践祚，以元更始，未闻有所谓年号也。年之有号，自汉武帝始。夫年之有号也，昭其别也。建元一号，已创一王之制度，开万世之规模。猗欤休哉，来享来王，咸奉正朔之尊矣。所不可解者，其后屡次改元，数易年号。行夏时也，以元朔纪；获白麟也，以元狩更。封岱岳，而改元封；得泗鼎，而称元鼎。纷纷五十四年之间，改元十一，抑又何所取义哉？自此以后，莫不以建号为人君之首政。天王正朔所归，自宜建立嘉名。堂皇冠冕，以正一王之体统，可以称当时，可以传后世。乃至蕞尔偏隅，割据盗贼，亦公然攘窃名号，妄自称尊。嗟嗟，年号如是，年号亦何足重轻哉？况阅《二十一史》，中或以正统而同窃据之号，或以草窃而重正朔之名，雷同剿说，至再至三。即如建元一号，号之始也，谁不知之。乃一见于汉武，再见于晋康，三见于刘

聪,四见于苻坚,五见于萧齐高祖,其他可知矣。此宋祖所以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叹也。余阅史之际,取其年号汇为一编,名曰《年号考》。始于汉武建元,讫于明末永明王伪号永历,正闰窃据悉胪列焉。其中或有遗漏,不过盗贼之徒。至于正统,已约略尽之矣。余也问学疏浅,不敢自谓读书人,聊以供读书人之一助云尔。

《莺脰湖庄集》序　杜　诏

同年沈编修艑翁,与余相遇吴门,为言吴江有才子曰王生载扬,年未三十,已克婞群雅,横绝一时,因出《莺脰湖庄诗》如干卷示余。余读之惊叹,已而叩其所处境地,又为之欷歔太息而不能已。载扬家故贫,幼而失怙,茕茕孑身,杂处于江村墟市渔人芦子间。屑屑求餬石之储,朝夕以将母。惟耽书好学,每得一编,辄宝爱之,摩挲不忍释手,于是含英咀华,沉浸百籍。甫就童子试,意若夷然不屑,遂舍帖括而独肆力乎诗。欧阳子云:“诗穷而后工。”载扬之诗不患不工,而其穷顾将安底哉?虽然,才如载扬,岂终于沦落者?先是朱先生竹垞、潘先生稼堂并以布衣召试,官翰林,入史馆,著作满家,名重海内。载扬生长稼堂之乡莺湖,去鸳湖甚迩,与竹垞居址相望,平日耳濡目染,实深得两先生之传。设当路钜公有能怜才如我艑翁者,力足以振之,俾之抽思骋词,异日安知不与两先生方轨并迹也。载扬方少年,学有根柢。其诗瑰丽夺目,而又好人掎摭利病,殆将日锻月炼成一家言,慎毋以偃蹇穷愁,挫其气而隳其业,则庶乎其可矣。

《测杜稿》自序　王　樑

樑好读少陵先生诗，于五律尤好，然未有入处。乾隆戊辰，逃暑交川，爰集诸家注杜本熟玩之。其反之愚心，以为与诗义符合者，固默识之矣。心有未安，而不敢以为非。及不能解、不必解者，不赘一语，或钩深索隐，傅会时事，词意虽新，而于诗意未甚融洽者，则以海蠡之知，妄为之说。日月既积，纸墨遂多，因汇书于简，非敢与前贤分道也。壬申中秋自志。

徐氏墓庐记　沈祖惠

徐于江南为著姓，其始迁震泽之平望者，谱系弗详，靡得而考与。余外大父及外父两世同里居，交最厚为达斋翁父子。而余生晚，仅得识达斋，三十年间交欢无间。翁年垂七十，孺慕纯笃，君子人也。曾见其事母婉容愉色，旦夕奉甘旨惟谨。既免丧，遇祭祀辄泫然涕下，以是服其至行。岁壬申，距其母夫人合窆之岁逾二十年，距其祖若父之葬将数十年。近墓之田畴日以扩，思一新规制。慨然以为古不墓祭，而汉唐以下特重拜扫。斟酌今古之宜，使灵爽与体魄相附近，则莫如建祠于墓所为宜。余按之，盖墓在运字之圩西向，其南有荡，水势渟蓄而不甚大，亘以頓塘骅骝之所驰骤。塘之外有重湖，鱼鸟于是出没，烟帆于是下上。东望平田，斜连墟落，嫩秧初插出，和风翠浪，自远而至。有遥山掩映天末者，北直洞庭之缥缈也。构屋一区适当之。经始于壬申之定中，越明年，而门楹、堂槛、级砖、户牖，丹漆黝垩之功毕备。其制内外各五楹

以为祠，祠之西别结三楹，树以竹木。祠以南，墓以西，新筑地一方，将谋为生圹。割田十六亩，永以为坟产。自此，堂斧之旁，灵爽有栖，子姓燕集有所。春秋祭扫，岁时修葺，松楸之栽培，守者之饔飧，其费皆有出。余素服达斋规制井井，既大建厥家，又经纪先人之丘墓。此近今有位于朝者，或有志而力不得为，而君克为之，是可羡也。其仁孝之意，尤可书也。达斋子侄皆从余游，文物衣冠日隆隆起，异时为宗法以鸠其族氏，遂以树乡邦雅望，将于是乎始。乃为之记。

湖广总制前吴江令郭华野琇先生祝文　沈祖惠

维大清乾隆四年岁次己未九月乙巳朔，越二十三日丁卯，江震两邑绅衿苏宏遇等六十七人，平望镇绅衿范君智、吴植慎、徐夔、潘治、沈景熹、程国栋、张锦、姚重英、赵扬、李祖惠、邹焕、沈龙骧、汪愈、吴安民、程誌、陆翔麟、王樑、翁敏政、徐卓、程逢迟、李机、王大化、吴贤、包日锦、史濂、张世珍、张藻、吴家基、钱渼、吴文靖、潘昶、陆得楩、徐谐、张人标、张栋、徐永宁、沈绪、汪钤、韩显祖、沈楷等，谨以刚鬣柔毛、寸香束帛、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湖广总制、前任吴江邑侯郭老大人之神位曰：维公苞符之气，乔狱之英。登莱牙错，日月所生。千流万派，吞吐光晶。润及寰宇，蔚为国桢。自昔岐嶷，器宇特异。既补诸生，廓然大志。钜谷深林，山精木魅。读书其中，篝镫深喟。始登乡荐，遂捷南宫。飘然单舸，来令吴淞。吴淞泽国，繁剧疲冲。其赋百万，蠹处

奸容。爬梳厘剔，人和政通。其吏舞文，其民健讼。烛照屡燃，所中必洞。教而后惩，疑以之痛。曰我神君，祷张焉用。境有巨憝，逋逃实主。探丸挟刃，莫余敢侮。悉穷根株，负之斧钺。豺虎窟藏，烝黎舞蹈。如荼如火，为鹤为鹅。龈牙其间，梃责则那。乌台白简，锋颖淬磨。绛驺赤棒，风采孰过。始至受事，簿书孔棘。质明而起，废盥辍栉。秉烛宵分，传餐日昃。数月稍简，酉入寅出。三载而后，威行爱立。击鼓放衙，讼庭草积。睢州疏荐，帝曰汝贤。亲民之官，言路其专。十旬远至，一岁九迁。岂伊中秘，纶阁经筵。清华逾格，风宪司焉。前后三疏，炳炳麟麟。帝曰俞哉，维我有臣。维我有臣，惟臣忘其身。民曰休哉，尝抚我以仁，抚我以仁。今维帝之亲，翠华东幸，笠泽生春。传语内侍，询尔万民。前任郭令，果何如人。黄童白叟，万口同声。是实生我，功施到今。回銮手诏，节制全楚。敝车羸马，观者若堵。墨吏专城，望风解组。呜呼！公之内擢，江民遮鞚。公之再起，帝采舆颂。公于江民，无尔饥冻。江民报公，于义亦重。桐乡尸祝，俎豆所由。霖雨天下，肤寸崇丘。垂虹钓雪，中有贤侯。异政发轫，魂魄应留。钦于世世，永答侯麻。

《四书讲义》序　李因培

壬申春，余奉命典试浙闱，首得李生屺望。生之名重大江南北，三十年矣。至是始得隽，一时搢绅人士无不额手，庆予之得人。至今典浙闱者，在闱中辄举以命其同考，谓必得如若人者，而竟已寥寥。故论者谓，人本朝

来，浙元之有名者，陈介眉、邵学址及是三人耳。南宫居第二，海昌至顿足惋惜。而嵩侍郎临没时，尚引为一生恨事。然观生于得第后，犹需次将十年方谒选，则是隐有造物者主之，不可强也。夫士人立身，首道德，次功名，次学问文章。生之行已端慎，久见信于所知，独晚遇勋名不可见。若其学问文章，则尤彰彰昭著于海内矣。盖其湛于经，邃于史，旁及于魏晋六朝之腴润，唐宋八家之纵横驰骋，殆不名一格，又不劳而得之，居然天下士也。自壬申阅今，凡八载，余又从江苏再奉命视学两浙。生固侨居江苏之震泽，四年来颇悉其家居近况。今莅浙，而生出所为《四书讲义》，请予为之序。是书也，出其平日所讲画以教及门者。盖生自二十岁即以教授生徒为事，教学相长，不自知其所进。至是，而中年私淑安溪之门人，曰王坦斋先生，尝莅学浙中三四载者，生之发闻由是也。成进士归家，为山长姚江，姚江之弟子从而梓之。今考其言，盖皆出于其胸中所独得，而又无丝毫穿凿附会，以涉于险诐怪异之习。贯穿六经，上下今古，以发明四子之书至详且学者，熟此，其有空疏剿袭，与读书而症结不化者，盖亦鲜矣。子久许淑姚江之人者，淑一世也。而自此勋名生，当更有所树立。其不可以生之学问文章，再一为顺风之呼，以无负当年黄茅白苇中，一加激赏之盛心也。于是乎言。

《雍肃堂全集》序　曹　森

虹舟沈先生既没后三年，森始得其平生诗古文遗稿之藏于家者。读之卒业，慨然叹曰："嗟乎！何虹舟有文

如此，不自见于生前，乃有待于身后也？”虹舟久以经义为海内钜公所推服，学者所宗仰。顾蹉场屋，晚始一第，又弗与承明著作之选，落拓一官以终，论者深惜之。然世所见者，独其制义耳。岂知其精气光怪，郁积蕴蓄，常自发见于诗古文辞。间而埋没而未出者，世固未之见也。盖虹舟之于学甚勤，其才与气甚盛。方其江乡教授，抗颜为师，与其徒讲明乎六经仁义之原，博观乎风骚以降汉魏六朝之流派，所以厚其学也。及其羁旅远游，纵横万里。北过涿鹿，西极流沙，所见神京之壮丽，黄河岱华之高深，黑水祁连之荒远，雄关危栈、穷边古戍、荒陵废寝，苍莽而悲壮，皆得周览以自广。又自以为生逢圣朝，百馀年重熙累洽，仰见稽古礼文、时巡肆觐，殊荒内附、升中告功之盛，不禁奋激忭跃，思开口一吐其胸中之奇，所以助其气而发其才者也。以学之勤如彼，才与气之盛又如此，则使其幸而得志于时，与当代文学儒臣歌咏盛德，润色鸿业，发挥其所蓄，以震耀于无穷，煌煌乎奏之朝廷清庙追雅颂之作，岂不壮哉？乃终不得志，徒以寒儒下吏，聊托笔墨以寄其志，所谓自适己事，不足为外人道也。此虹舟之文虽能自信，而其心固有所不自足者也。宜其终身韬藏纡郁，伏而不显，以有待于身后者欤。抑吾闻金玉之埋没粪土而不出者，其精气光怪之发见，终不能销蚀而掩蔽。然则虹舟之文，虽晦于生前，终当传于身后也，虹舟可以无憾。虹舟高弟王翠曾与诸同人谋梓之以行世，因掇其尤者赋颂及诗篇，次为若干卷，而属余序之。愧余无能序虹舟之文，既辞不获已，则聊述其生平不自足之志，以有待

于身后者如此。若其所待以传者，当自有知言之君子论定云。

《重校圣济总录》序　沈　初

粤自轩岐出而医义昭，厥后方技诸书，遂遍海内。顾或简而不赅，非所以广闻见也；繁而多舛，非所以备参稽也。汪子瑶圃，从邗江黄氏购得宋政和《圣济总录》板片，于其所未锓入者，复借钞于郑、鲍两藏书家，因偕其弟兰圃、程生懋斋悉心校勘，以付剞劂。书成，问序于余。余惟天地有阴阳、风雨、晦明，以宣其气。而以貌焉中处之身，一有不谨，则灾沴中之。故必因五方以辨禀质之强弱，按四序以定营卫之常变。人非一类，疾非一端，苟非精求《丹符》、《金匮》之微，博采《素问》、《灵枢》之旨，由脉及证，由证及方，将择术既疏，而罹害不少。恶在其能探先圣之绪馀，而有康济之极功也。前人如仲景、叔和、东垣、丹溪诸家之说，或详于论脉，或详于论证，或载方而未备其用，或引术而未晰其宗。异同离合，传述之家疑益多，难以尽信。是编凡二百馀卷，二百万言，逐病分门，因方命药，盖隩括古今医经之会要矣。夫政和为徽宗年号，徽宗自作圣济经，汇其书为《圣济总录》，而自序之者也。当是时，中原将失，戎马蹂躏，国家岌岌然，日在忧危惴惧之中，自顾不暇，而其言犹念及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其意不可谓不善矣。抑徽宗极土木之侈，娱玩好之物，以致任用匪人，置理乱于弗问。若能推此医人济世之心，以治其国家，亦何至有倾覆奔亡之祸也哉？余不能不为是书

深致惜也。是书重刊于金，再校于元，洎今数百年，篇残卷轶，得三子汇订而梓行之。其以公诸同好，救病扶危，厥功不鲜，而其意亦无憾于古圣人作之以急世用焉。是为序。

《读史窥豹》序　盛百二

仁和卢抱经先生，讳志周，字宣城。考讳崇照，为潘稼堂太史婿。先生依外祖家，居吴江之五牛。强记过人，长于史学，凡治乱得失及郡邑属国、地名沿革，如指诸掌。生平无他好，手一编寒暑不释也。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二。遗命以其史论二十五篇，寄余于任城，意有在也。虽然，余何足以传先生哉？先生大父阁学公，讳琦，与先曾王父同举顺天乡试。余与先生复为姻娅，然相聚之日少，而先生遽已千古。读其书，不啻人琴之感云。急令胥钞存其副，而以原书归卢氏。先生子锦，苏州府学生。孙浩，年十六矣，笃实沉潜，已抗颜为人师，生徒敬惮。则表扬其先人之书，以垂不朽，可计日而待矣。丁酉六月一日书。

乡里考　秦景昌

松陵之名，始见于《吴越春秋》，所谓“越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是也。平望之名，始于“汉钱林弃官，隐于平望乡”是也。自秦至唐初，松陵地属吴，平望地属乌程。开元末，吴乃割太湖洞庭三乡，易乌程之平望。盖自平望驿西至南浔，五十馀里皆易之，而平望亦属吴矣。吴江县之置，见于《吴越备史》，梁开平三年，从吴越王钱镠请，

割吴县南地，置吴江县。《嘉兴府志》亦云，梁开平间置吴江县，又分嘉兴之北境与焉。潘柽章《松陵献集》：严墓旧属秀州，则严墓以南地，当即嘉兴北境分入吴江者也。韭溪之名，见于吴江旧志，“越伐吴，方会食，谍知吴杀子胥，即进兵，弃韭于溪”，始名。晋虞仲翔云：“太湖东通常州，松江南通乌程，霅溪西通义真，荆溪北通晋陵，滆湖东南连嘉兴韭溪。”是韭溪列在五湖之内，不与七十二港并论矣。又考徐、屈二志，载“韭溪八景”云耕读夜泊、莺湖秋月，可见韭溪直至平望之南数十里，而平望西南旧属乌程，平望之东南旧属嘉兴。雍正四年，又分吴江县之西偏置震泽县，广八十一里，周三百六十八里。今观新志，仅以溪港里许之地为韭溪，于旧志所载在韭溪者，不曰无考，则曰旧误，不亦疏乎？余恐久而无稽，故备录之，俾后之君子得有考焉。

游唐塔庙记　秦景昌

岁甲子，江、震两邑侯奉旨修辑邑志，余亦附采访之末。三都西地方旧有张清夫者，讳渊，元皇庆中荐举，欲考其丘陇，访其后嗣，而不可得，往来者数矣。乙丑新正，复往焉。拜字圩姓张颇多，皆务农桑，习工贾，即问其高、曾，已茫然不省其何若，况四五百年以前者乎？返而憩于近之唐塔庙。唐塔庙者，“韭溪八景”之一，载在邑乘，乡之父老往往游息于中，讲说故实之所也。时薄午，遇一钱姓及庙祝，皆负暄于牖下，见余入，皆起，延余偕坐，问余姓氏，今所以至止之故。余以实告，钱曰：“此地未闻有

姓张而居高官者。有之，则子孙必乐为扬厉，而故老亦时有传闻。虽然，是不可不就姓张者访之也。”余颔之，因询此庙之建始，及称唐名塔之故。钱曰：“幼尝闻之吾祖，昔有姓唐而位巡漕者，实居邻圩，田连阡陌，亭堂遍圩，建塔于此，而构庙于傍，两圩之浒复建石梁以往来。今田中培塿，塔之址也。庙外巨石，桥之迹也。邻圩之上中田有井，瓦砾载途，屋宇广大之验也。昔庙几颓，有求得其正梁而重新庙貌者，造作瑰丽之证也。”余曰：“有碑碣可稽乎？”钱曰：“闻有大小二碑，小碑上载庙后为坛基，其田若干。里人久矣毁而有之矣，好事者据碑而鸣于官，于是恐，而二碑俱毙于墙下。”噫！因之有感矣。邑有唐家湖、唐家田、唐家港，而此庙又以唐传，唐固大有人矣。若巡漕者丘陇何在？后嗣何存？徒令人流连往事，感慨唏嘘。欲考其名氏，几等诸循蜚葛天之渺。向之鸟革翚飞，未云而龙，一变而为黍离稷实，凭而吊之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岂不痛哉？向使巡漕当日苟能敦礼教，崇仁让，砥砺廉隅，不自侈其富有以傲物，则虽岁月云遥，未必寂寂若斯之甚也。彼张清夫者，虽不得其丘陇、后嗣，犹有里居、年代以自见，不可谓不幸矣。然又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乎？斯邑志之不可不修，而两侯之为吾邑人虑诚深且远也。故为之记，以俟乡先生之博古者考焉。

清明初祭祠堂记　潘　昶

吾宗祖茔之旁，故屋五楹，岁久将倾。乾隆己未，葺而大之。以中三楹，奉始祖德昂公以下凡八主于其中。

越明年三月清明之节，例祭扫。昶遍告于族之长者，请移向之祭于墓者，而祭于神主之前。或疑之，昶曰："祭墓非古也。墓以藏魄，而主以依神。子孙之祭祀，神则享之，魄不能也。故古者祀主于宗庙，而于墓则但展告而已。自汉人始设祭陵所，君子讥其野祭。然尚有寝殿藏衣冠，略同庙制，其祭亦非于露次。后人沿之，遂即冢前扫地而祭，不屋不坛，神无所依，顾享莫必。或经历远道，羹食沾尘，无有馨香，或时遇风雨，凡席淋漓，拜跪仓卒，不洁不诚，有同嬉戏，墓祭之失如此。今吾子孙既奉祖宗神主于墓旁祠屋，自应设祭于其所，于事为便，而于礼无违，露次之祭，宜若可改矣。"族之长者皆然之，遂如昶之请。祀毕，退次其语以志始事，并以告世之祭墓者。

《看云吟稿》序　周长发

吾友震泽张看云手编辛未讫甲戌四年诗，后又将前后所著汇为一集。予自甲辰通籍，从同年玉洲李先生知看云名，已耳熟矣。丙辰滥厕词科，幸晤长安，恨相见晚。时随玉洲先生诣南华张宫詹接叶亭，读画赋诗无虚日。看云一篇出，众皆舌挢不能下。盖看云胸次高淡，所为诗独具标格，不屑屑规橅唐宋某家也。诗以道性情，未尝不资学，而多摭典实，其失也滞。未尝不尚才气，挥霍而一往，驰骤纵横，不能节制。其失在剽而不留，而于性情均无与焉。有性情以运乎其学，以敛乎其才，则经史百家、稗官野史、仙笈梵音，取之左右裕如也。而所历之境，无论吊古怀人，动得旨趣，即山川草木可喜可愕之事，皆有

以领其妙而触其机，此则性情为之也。无性情而矜学，学果该洽乎哉？无性情而恃才，才果独绝乎哉？王、李、钟、谭强分门户，余谓之数家者，其中总无真性情焉。甲戌夏四月，存云自皖城至白下访予讲席，出吟稿示余。余叹其襟抱冲夷，寄托遐旷，知其性情，即知其诗矣。归以余言质之玉洲先生，想老友亦同此意也夫。

《爱古堂诗集》序　王鸣盛

迩来风雅道昌，诗家列如麻苇，而吾门翁子素风之诗独有异者。其丰格岸然，其骨力矫然，一洗庸音浮思，而清姿高气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又如仙掌之露、玉井之莲，远绝烟埃，迥承沆瀣。吁！翁子之诗，可谓拔出乎流俗，而独追乎古人者矣。然翁子非有意以求异乎人也。翁子盖不薄今人而爱古人者也，因以“爱古”名其集，而乞予为道其所以然。夫稍有蕴负辄薄今人，此褊陋诡激者之为也。同流合污，不爱古人，此庸枵软熟者之为也。翁子内介外和，持身如玉，其心纯纯然，其貌恂恂然，何尝矜己傲物，而轻以薄今人。乃其希高慕寡，抗尘走俗之致，则有不得不以古为归者。其志趣超，故其宗法远也。且古人往矣，而其精灵意气、造谐才锋胥于篇咏留之。遗其糟粕，吸其神明，象外环中，要须善会。翁子之于古人也，其以神遇，不以目视者乎？其尚友千载，而不为尘俗羁靰者乎？我国家景运懿铄，文思光被，士抱一长，咸思跃冶争先。翁子怀抱利器，犹浮湛祭酒、布衣诸生间，特时未至焉。佗日者虎气腾上，能事颖脱，陈芝房宝鼎之歌，

拟白麟奇木之对，直意中事耳，兹刻殆其嚆矢也夫。乾隆三十有九年岁次甲午，大暑节后三日，题于金阊门外澹然居。

《耕砚斋遗稿》序　王鸣盛

吾友汪部郎友苓先生，承其尊甫峻堂家法，自少即以诗文擅场。先是丁亥之春，命令嗣纶宣来从予游。是秋，予过莺脰湖，维舟造访，饮酒谭艺，相视莫逆。今年春，友苓过予桐泾草堂，复揽袪剧论甚欢。何图别去一月，而凶问忽来，嗟讶惊疑，若在梦寐，孰谓友苓而遽止于此邪？纶宣读礼之暇，乃编次友苓之遗诗，谋付剞劂，而问序于予。友苓本以文学名，治博士家言，而干济之略复甚优。既通籍，官闽漳司马，政绩甚茂。乃其诗复甚工，直欲与憔悴专壹之士角其短长。友苓之于文学、吏治，信可谓兼能并美者矣。《记》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夫能赋之士，其于山川、风土、民情、国俗必习而通之，其于贞邪、正变、腴瘠、治忽必辨而察之，此其所以通于政也。友苓家富缥缃，耳濡目染，吟情之妙得诸性，生而才猷练达，出其馀技，足以理剧剸繁，将古所谓诵诗闻政者，兹其选欤。且诗教至今日为极盛，而诗派乃愈歧，或剽拟唐人之形模，或掇拾宋人之膏瀋，言各殊矣。友苓才分既妙，又得薰习之益，故能扬波讨源，佳趣天成，不烦绳削而自合。虽卷帙无多，而实能奄有众长。视彼规规焉祖构一隅者，不大相径庭哉？今者言念喆人遽归道山，池馆萧蓼，音尘寂蔑，人琴之痛，慨乎有馀悲焉。所幸纶宣才华之隽，问

学之勤，诵芬咏德，力振前人遗绪。兹编之刻，夫岂独友琴之诗藉以流传，即汪氏世德之绵永，行于斯卜之矣。爰题其简首而归之。

《听莺居文钞》序　姚　鼐

庚午之秋，吴江翁子海邨来游金陵，携其文数十万言，衣敝衣，芒鞋布袜，见余于钟山书院。貌恂恂然，执礼甚恭。与坐谈，出入经史百子、象纬舆地、六书韵学，与夫山海之经，殊方异域之志，莫不淹贯。余异其人，亟读其文，议论闳肆，反覆驰骋，而不乖于法。记、传、序事诸作，洋洋数千言，自出炉鉎，镕铸伟辞，无剽窃模拟之迹。翁子盖安贫力学之士也。癸酉复来金陵，其贫如故，其文益富，所撰《吾妻镜补》三十卷，《金石集录》、《续松陵文献》各若干卷。《听莺居文钞》三十卷，有《上王西庄先生》二书，与友人论文九则，颇能穷文章之原委。其《万里寻亲记》，刻入鲍渌饮《知不足斋丛书》。《札朴》一序，桂未谷于数千里外，属其冠于集之首者。翁子虽贫穷，其文学辞章未尝不遇知音也。古人云："非穷愁不能著书"，又曰："文章憎命达"。即以吴江一邑论之，如潘稼堂、徐虹亭以博学鸿儒科入词垣，不久落职。吴汉槎以科场事谴戍，计甫草以奏销案被斥。他若朱愚庵、周草亭、王寅旭、陈长发辈，亦皆终老于江乡。然其遗集至今流布人间。盖天地困厄其一身，正所以畀之千古也。今翁子继稼堂诸君而起，著作之富未肯稍让，而其处境有极人世所难堪者。然翁子自著作外，若不以穷困动其心，翁子真安贫力学之

也。翁子羁身馆谷，不获常至金陵。余又年老多病，恐夏与翁子论文。顾翁子两过余，谆谆以《文钞》请序，因未暇属草也。甲戌冬，复取翁子文读之，卷尾录吴兴子雪庐跋语并赠诗，有“虹亭致旖旎，绛云舒秋空。稼轩雄杰，巨刃磨霜锋。君起执金鼓，独出偏师攻。才力不让，造化归陶镕”之句。徐子盖深于文者也，且深于翁子之文者也。余即以徐子诗意，序翁子之文而归之。

《听莺居文钞》跋　汪家禧

别集源于东汉，盛于唐宋，要其成，亦为经、子、史之支。经有笺疏、义理，子有儒道、名法、九流之别，而史则传、编年而外，为别史，为史考，为传记。精其一，均名世。今海邨翁先生，其为别史、史考、传记之学乎？其书，其别著录者有《吾妻镜补》、《续松陵文献》，其诗集又为三十卷。文中间及经术、算数之学，钩贯金石，掌故旧闻，其能足媲甬上全先生。于虖，至矣。虽然，家乡请焉松陵先生之里也。松陵计、顾、潘、吴四子，以文炜烁一时。其他朴学自喜，独究始终，要推朱愚庵、陈倬、王寅旭、沈果堂诸公。家禧阅松陵书目，愚庵以朱《诗击诗小序》太过，乃集诸家说，疏《通义》为《毛诗》二十卷；以蔡氏说《书》未精，撰《尚书埤传》十七卷；以胡氏传《春秋》多偏见，乃合唐宋以来诸儒之解，撰《春秋集说》二十卷。长发之《毛诗稽古编》以《小序》为主，其训释句字则采择汉唐宋诸儒之说。至于数典辨物，尤精博。寅旭敏悟超绝，以中西法互有短长，乃自创新

法，以候日月食，颇密于前人诸割圜句股测量之法。果堂于律吕、算数略发明，于文集中尚可征其全乎？先生既具计、顾、潘、吴之文藻，兼朱、陈、王、沈之朴学。家禧以衣食奔走，不得久侍先生，领其绪论，能无抑郁乎？回忆十年前，先生与鲍丈渌饮、松陵李紫纶、选楼两昆季相叙于武林，极登临览观、诗酒流连之乐，此人世所难逢者。不意复相叙于石农中翰斋中，岂非文章有神，交有道乎？今先生将归矣，他日家禧过先生里，当杖舟就访焉。嘉庆二十一年岁在丙子闰月下旬，识于嘉善清风泾之寓斋。

《重修居易堂集》序　吴锡麒

君子之学，贵立乎诚而已。诚立于心，而识乃贞。诚立于身，而进退不能夺。人生当忧乱危疑之顷，日月变其晦冥，生死寄之呼吸。而唯此一息之诚，若往来于天地间，守之为气节，发之为文章。《易》曰："修辞立其诚。"《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即憔悴枯槁，极人生所万难处之境，而要有自得于言语外者，其志洁，其行芳，欲终晦之不得也。以余所闻徐俟斋先生，窃尝企其涧上草堂之风矣。当其抱止水之痛，息影杜门，即睢阳抚吴日，欲一见之亦不可得，其高风盖凛凛焉。吾友山民，其裔孙也。每为余言其遗集仅存，而板已失去，念之辄为怃然。今年山民书来，称其弟子赵生静芗竟获之于故家尘篋中，虽间有残缺，然校雠一过，遂成完书，因寄以示余。余既嘉静芗搜采之功，而并叹先生有灵，没世犹能自为呵护也。夫先生以胜国遗民，值本朝无所忌讳之日，布

衣草屐，来往田间，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独寐寤歌，度亦有以自适矣。然自言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迹其危苦悲哀，其几经磨炼而出之者，惟此完然之诚，可以俯仰千百世而无愧。而后人读先生之文，即可想先生之心，宜乎感人之深，至没世而不能忘也。余愧不足以测先生，敢因山民所请而缕述之，知先生固自有不朽者在。若静芗者能感师之一言，而俾其先代遗文流传不坠，岂不可谓笃信好学之君子哉？

《松陵诗征前编》序　吴锡麒

康熙间，潘力田先生曾辑《松陵文献》一书。其于前代之史，胜朝之实录，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凡有涉松陵者，莫不钩摘疏记，积累成编，故质而能详，该而不溢，世皆以精于史法称之。惜其书不甚传，仅见于其弟次耕先生之一序而已。余每过其地，爱其桑麻鱼蚬之利甲乎水乡，讴歌弦诵之声不绝于四境。度必有人焉雕刻物理，绀绎性灵，专以诗为职业者，继乃获交于徐子山民。山民擅文章，广交游，送抱推襟，名满一世。尝出其友殷东谿所撰《松陵诗征》前后集示余，信乎能以诗传人，以人传诗者，殆可与力田先生《文献》一书相发明也乎？先是袁君朴邨有《国朝松陵诗征》之选，其表扬当代，扬抑盛时，亦既粗有端绪矣。乃观东谿此编，能踵其名，而益广其体，参酌乎古今之大，而采摭乎人物之遗。远而推，若面承乎前哲矣；显而揭，亦心慰乎后贤矣。故稽之昔，则吴江始建于朱梁，其先不得有松陵人，即不得有松陵诗

也。然步兵以来，里居宛在，论其踪迹，足可凭依。推之小隐之岩，桑磐之村，麻溪之故径，步屧所到，人代之怃息系焉。《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在希风前，古者以求。宏此远谟，道固宜焉。若证之今，则襟江带海，连络远近，其间硕彦秀民，项背相望。有矫而起者，如朗夫、芝房诸先生，扬芳树轨，垂光虹霓，自可不朽。即居蓬衣白之士，世风愈淡，道力愈深。非太平之幸人，即乡邦之名德，孰不当尊为文苑之总揆哉？大抵山水之区，灵心激荡，抽妍骋秘，意韵自呈，不比郡国广轮时有变易。故今古虽易，而欷歔叹息，馀情宛然。而况垂虹、莼脰之流连，莼菜鲈鱼之寄托，烟云郁起，陈迹履綦，固宜骚人与为平章，过客以为津逮也。仆衰病侵颓，徒往来于文献之乡，不能亲接先民矩矱，而犹幸朴村之发凡起例，克树其先声。然后得东谿起而任之，使此一缕幽光以并传于千百世而下，典型具在，神物护持。今古诗人皆如来会，特仆者萍踪一老，亦得于菱讴渔唱之馀，时闻流水高山遥相唱和，不可谓非风雅之因缘也已。

《友砚斋赓稿》序　谭　书

人有清品，诗亦有清品，古诗人之称曰"穆如清风"。东晋人得其意者为陶，三唐人得其意者为王、孟、韦诸公。陶公乐天知命，其诗皆有道之言。王为人渊雅，其诗亦渊雅。孟为人冲淡，韦为人高洁，其诗亦冲淡高洁。皆学于陶，而不失古诗人穆如清风之旨。亡友顾子韵林，渊雅冲淡，高洁人也，能文工书，食饩于庠，不违时，不躁进，惟

以笔墨自娱。所居莺湖之滨，与汪兰圃参军淡虑园邻，韵林读书其中，课其子若侄。予交韵林久，兼与参军善。自前年从海上罢官归，往来淡虑园弹琴咏风，此唱彼和，泠泠然，寥寥然，与松风竹籁相应答。而深知其诗之渊雅冲淡高洁，实如其为人。江浙多能诗士，莺湖界其中，过是地者无不乐与韵林交。当春秋佳日，侪辈结诗社，掎裳连襼，敦槃交错。豪于诗者，或捋须叉手，挥翰风飞；雄于诗者，或睥目高吟，声出如虎；刻苦于诗者，或俯首攒眉，终日构思。韵林则从容就坐，喜愠不形，若无意于诗。然一篇出，侪辈靡不膺服，以其渊雅冲淡高洁，与古诗人穆如清风之旨相近也。虽然，韵林工于诗，雅不自重其诗，生平所作随手散失。没后，赖其门下士搜罗纂辑，得百五十馀首，醵金相助，将付剞劂氏，而问序于予。予尝读《宋史·林逋传》，言处士就稿辄焚，好事者记之，尚传三百馀首。今韵林诗仅逮林处士之半，重其诗者，不无惋惜。然此百五十馀篇，皆渊雅冲淡高洁之作。后之人因其诗之渊雅冲淡高洁，想见其为人之渊雅冲淡高洁，并知其同于古诗人之渊雅冲淡高洁，即韵林不亡矣，即韵林可传矣，复奚取多乎哉？忆癸亥暮春，予过淡虑园，与韵林话旧。酒阑烛跋时，忽语及禅家革囊解脱之法，予心讶之。是夕，无疾化去。韵林其深于道者欤，宜不自重其诗，而诗之存止于此也。呜呼！

《节孝袁孺人征诗》序　陈初哲

《斯干》之诗言女子“无非无仪”，传者以为女子无非

足矣，有养亦非吉祥可愿之事也。若乃事遭屯蹇，艰难辛苦，仅而获济，斯非高节奇行不可没者乎？迁、固之书，无列女传。至刘向始编辑前代贤女事以示劝。范史因之。而哲妇隆家人之道，贞女矢明白之志，其徽美并有传于后。然则世家大族及闾阎之妇女，耳目所及，苟有可采，岂可任其湮没，不急表以为风化之助哉？松陵节孝袁孺人，余甥黄陛燮讳在中之室也。年十八归余甥，甫五载而甥没。无子女，且翁姑年老，小姑与诸叔俱幼。孺人哀号不辍，誓不独生，愿从夫于地下。翁姑恻然劝之曰："尔殉夫，独不念二老人邪？"孺人幡然曰："殉夫分也，为夫养亲亦分也。"于是长斋自矢，纺绩缝纫，奉事舅姑，甘旨无缺。阅一载姑病，呻吟床褥，孺人侍奉汤药，衣不解带，历岁馀如一日。姑谢世，复代姑提携诸叔、小姑，无饥无寒，体恤备至。更三载，翁又没。家故贫，且频年多故，一无积储。孺人多方措置，罄其赀妆，凡医药、祈祷、丧葬，悉出其经营，尽哀尽礼，里闾共称其贤。三年丧毕，姑嫁叔婚，俱尽心力，虽甚惫弗顾也。今距余甥没几三十年矣，嗣以叔之长子韶钧立为后。其俭勤不懈，庭除肃然，一如厥初。呜呼！斯不愧节孝之称也已。国家乌头绰楔之设，原欲以励风俗、正伦纪者也。如孺人之守节敦孝，行事卓然，蒙大吏奏闻于朝，得邀恩旨，给帑建坊，固为贤士大夫闻之而乐为歌咏也。余故掇其崖略以为序。

《茹冰纺雪图》记　郭　麐

平望张虞堂钟，九岁而失怙。其母夫人辛勤拮据，以

以教,俾至成立。于是虞堂念母氏之劬劳,而用以自厉,属椒畦王孝廉作图,名曰《茹冰纺雪》,而乞余为之记。虞堂之言曰:“方钟先人弃养,所遗产仅足朝夕,有姊三人俱未嫁,有四世之丧俱未葬。吾母沈夫人攻苦食啖,绝甘份少,日夜纺绩织纴,无间寒暑。凡子女昏嫁,以至卜宅兆、奠居室,皆十指所为,铢积寸累而给者也。吾母归吾家先子培园府君,食贫持廉,馆粥或不给,实赖吾母勤俭助之。以迄今兹,盖数十年如一日。钟无似,不足以称扬母氏之德。是图之作,亦庸以策昏惰而警偷懦。先生何以教之?”余曰:“善,如子之志也。夫黾勉朝夕,勤于妇工,闺门之庸行耳。然休其蚕织,诗人之所以刺也。文伯之母,圣人之所为叹也。家国盛衰之故,风俗厚薄之原,恒必由之。且夫和风甘雨,天地之仁气也;坚冰积雪,天地之义气也。万物莫不长养于雨风,亦莫不坚凝于冰雪。贞松劲柏,藉涸阴沍寒以成其材。子之母氏既具是德,而子又能念母氏之劬劳,以自策厉,束修砥行,以期无负教养之心。吾知偷懦昏惰之为,无自而入矣。吾又何以益子,唯勉之无怠而已。”既复于虞堂,遂书以为记。

《吴安人写韵楼遗诗》序　吴锡麒

夫善清风之穆,信具雅才;状春月之和,实精诗意。是盖本之绮慧,通乎瑶想,故其铿耀犹闷,葩藻已发。而况房中之奏,上继乎二南;盘中之诗,旁周乎四角。珠玑错落,锦段纵横。若今所称写韵楼诗者,小谪仙人,世早传其唐韵;上头夫婿,集宜辑乎玉台也已。安人姓吴氏,

名琼仙，字子佩，一字珊珊，震泽平望镇人，翰林院待诏徐君山氏之配也。明月前身，神仙眷属。禀其玉德，名字灿于锦笺；振此彤华，婉娈遇之操管。故当公宫肄教，德象修诗，有齐季兰之尸，载咏河鲂之美，即可想针神于九张机上，资谈助于十重障中。迨冰既泮，有俟于堂。玉镜之槛蟾窥，女床之山鸾下。明明织女，临文昌之宫；肃肃闺门，启学生之屋。琴瑟合好，松柏相说，宜其称刘纲之伉俪，比高柔之爱玩焉。况复楔湖春暖，合路秋晴，家临古木之桥，人住梨花之里。风来绿人，云过香停。每当鸡枕催晨，鸭炉张夕，豪乍飞而妾和，句甫就而郎笺。沙江之吟，则鱼皆出听；落叶之曲，则蝉亦能哀。清音迭更，胜趣弥远。故山民金门初入，芰制旋返，落落可忘乎黻冕，阳阳有乐乎房敖。此歌彼谣，若将终身矣。无何，淇泉永叹，偏脂卫女之车；蔺曰烦题，遽咽孝娥之水。槿嗟日及，薤感波流，两目愁余，一身殉母。遂使鸳鸯帐里，长簟竟空；翡翠匣中，馀墨犹渍。哀缠怀县，痛绝子荆，缱绻遗簪，流连故剑。未灰之字，仅脱诸蟫化；待辑之编，更劬于萤照。回云中之笙吹，振海上之璈鸣。殷淳妇人集中，莫争钜丽；君房墉城录里，咸逊才名。此所以十索吟传，而不觉九回肠断也。仆偶游吴苑，有访黎川。四围之烟水环周，一路之蒹葭棹人。得逢徐子，共话前悰，怊怅殊多，郁伊斯起。因出是集见示，而命余序之。玩其凤泊鸾飘，金迷纸醉，虽容华之已谢，觉声采之尤茂。惟惜杂珮之赠，徒想其生平；大称之衡，未邀乎月旦。披寻所及，时益惋然。至于微雨丁帘，长谣子夜，若山民者，固宜其

长毋相忘也已。

《观西楼诗钞》序　释海序

呜呼，此我业师焕若夫子生平著述也。夫子著述甚富，当时见魏雪窦、殳山夫诸名公较雠商榷，近日又得圭庵黄先生、士吉金文学叙之矣。诗之蕴奥，几无剩义。至如格调之高旷，辞气之和平，以诗名家者罔不称之，序又何敢赘一辞哉？遥忆辛亥夏，会有疑而谒夫子于观西楼下。是日炎威特炽，夫子呼童曝所藏书，遂胠箧中诗稿命序裒录。自夏徂冬，岁晏阁笔，犹未及半也。越明年，夫子董修殿事，鸠工庀材，与匠石陶人较短量长，无斯须之暇复谭风雅，序亦出就乡塾矣。历十馀稔，而夫子谢世。哲人既萎，又将何所则效乎？世兄尔明师操，行人也，辛卯长至，捧观西楼吟稿，属序编次，并索一言将付剞劂。因得拭几庄诵，绀绎间恍若亲炙光仪于观西楼下时也。怆然深慨，追念曩昔裒录，以不能卒业为憾。今披集中，率多晚年酬唱之作。辛亥手录者，仅得什之一二，且其未经笔受，堆几盈案，诸编皆散逸无遗矣。嗟嗟，人事苍皇，流光若矢，迄今四十馀载，其间种种兴衰得失之事，指不胜屈。何况鼠伤蟫蚀之久，犹完然什袭得如干首。此虽尔公珍藏苦心，抑天寿斯文不容泯没邪？序也恂愁无文，愧不能作典则隽语，以表扬我夫子诗文行力之盛，尚敢沉搁案头以滋罪？勉赘芜辞，亟归其稿，而促之梓。

《咽喉司命集》序　毛丕烈

莺湖煮石山房怀庄道人，望之飘然若仙，即之蔼然可

亲。得其师祖沈虚白秘传，善治喉证，兼邃疡科，远近求治者踵相接。投一刀圭，辄见灵效。而方剂和平，立品端雅，寓道于医。余与交二十馀年，深相契合。一日，以所编《咽喉司命集》见示，详考曾质之松江黄培东鉴定。余读之，皆昔贤至当不易之论，对证应验之方，简而明，约而该。阐发妙旨，分为七法，汇成一集，寿诸梨枣，亦仁者之用心也。夫咽喉，方寸之地，通呼吸，纳水谷，人身紧要之关。苟有证，则生死在于顷刻。览此集者，随证之虚实寒热，轻重缓急而治，无不应手取效者哉。其尤难得者，不秘箧中，公诸同好，此心直与古来仙侣神医相等。俾世之习是科者得其书，而能挽喉证之危急，则所谓司命者洵不诬矣。

平望志卷十八

旧事

元真子姓张，名志和，山阴人。博学能文，擢进士第，善书，饮酒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与湖州刺史颜真卿友善，日与谈笑饮酒，乃唱和为渔父词，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孙锐·和词：**平望千顷浪花飞，春后银鱼霜更肥。菱叶饭，芦花衣，酒酣载月忙呼归。又与陆羽、徐士衡、李成矩共唱二十馀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翦素，夹词写景，须臾五幅，花木、禽鱼、山水穷幽极渺，今古无有。后与鲁公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水面，独坐笑饮，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志和于水上挥手谢真卿，上升而去。《莫志》本《续仙传》。**广列仙传：**张志和，字子同，金华人。以策干，唐肃宗为待诏翰林。后亲丧，不复仕，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又号元真子。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善画，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与陆羽、颜真卿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日相唱和。后与真卿游平望驿，志和酒酣，铺席于水上，独坐而酌，其席来去如舟。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僚佐观者莫不骇异。寻于水上挥手谢真卿，以上升而去。**孙锐·元真子吟：**序云，元真隐

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唐肃宗赐之奴曰渔童，婢曰樵青。元真既离沧波游纱市，与群仙集于平湖。樵青，鄙女也，得随仙迹，暂至尘寰，情动于中而献之歌曰：渔钓有进逸，天子宠元真。赐之奴婢，得随妙艳下神京。几度蘋汀蓼岸，不问金钩无饵，谈笑取冰鳞。珍重主人意，命我作樵青。肩兰桨，紫桂棹，出波津，凌虚上，会群真。卸下绿蓑青笠，付与渔童收管。相与醉，红尘归去，又同赏洞中春。**沈义父**：义甫先世托契耕闲久且厚，特晋拜正坐。久乖岛来平湖，得快夙愿。蒙示元真子吟篇，语工韵险，勉强继和。乞恕不工，进而教之幸甚。按：元真子，唐传序其诗章与渔僮、樵青之事，而不及同日上升一节。《续仙传》特记铺席升天事，而不及西塞游泳之咏。虽若牴牾，然二书盖互相发明也。颜公死后，尸不朽如生，盖亦神仙中人，必有与元真心孚诚合处。盖自然印可，而非凡俗可知者。世人不当以形迹求之。景定改元庚申仲夏望日，书于耕闲诗后。**史炜·风雅丛谈**：元真子升仙后，其兄鹤龄至平望驿，招之以词曰：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桂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李德裕·记**：宪宗尝写真求访元真子渔歌，不能致，后德裕获之，如遇良宝。歌凡五首，一《西塞山》，二《钓台》，三《霅溪》，四《松江》，五《青草湖》。今录《松江》一首附于此，云：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泊渔舟不觉寒。

《吴越备史》，文穆王尝北征，师次平望，蚊蚋尤盛。左右请施帷帐，王曰："三军皆在此，吾独何避？"竟不许。

元丰四年七月，苏州大水。西风驾潮，浸没民居，举家不知所在。南至平望皆如扫，死者万馀人。谣曰：吴江以北，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苏州府志》。

建炎三年二月，金兵次吴江，命朱胜非节制平江府、秀州抗御军马，驻兵平望，儒生史正志进策三篇。《陈克礼

志》。

陈宜中之诛韩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挈妻子与士卒千馀人逃至平望，杀巡检，纵兵焚劫。由小长桥绕出市，降于元。《苏州府志》。

至正十七年，张士诚据平江路，筑城平望，欲窥嘉兴。元以杨完者守之，士诚兵屡败，不敢逾平望，完者之功居多。后以他将易之，嘉兴遂失守。《嘉兴府志》。

至正二十六年，徐达、常遇春帅师攻湖州。张士诚遣兵援之，屯于旧馆。达与遇春分兵营于东迁，以绝其援。士诚婿潘元绍率赤龙船兵屯平望，复别乘小舟潜至乌程，欲援旧馆。遇春由别港追袭之，至平望，纵火焚其赤龙船，军资器械一时俱尽。吴宽《平吴录》。

永乐中，浙江新昌县人卢让、董让，缚其主簿郭让赴京，行至吴江平望镇，夜被盗，杀卢、董等三十馀人，盖郭阴倩人为之也。郭遂脱去，具奏，赖郡守李庆辨其诬，而郭亦死。县人为之语曰："三让不让，一邑祸降。一庆有庆，百里全命。"《莫志》。

嘉靖初，平望殊胜寺有一道人题壁曰："我自蓬莱跨鹤归，山僧不遇意徘徊。时人不解菩提寺，三十馀年化作灰。"至三十三年，倭寇至，寺毁，距题诗日盖三十年。《明诗综》。

三十三年五月，倭众九十二人，由乌镇突入烂溪，趋平望，欲迫县城。知县杨芷令沿塘举火，贼疑有伏兵。六月十四日，复至平望，所过焚掠。芷率哨兵蹑其后，斩首六级。十二月，贼自烂溪至平望，焚掠而返。三十四年正

月，贼自梅堰至六里桥。兵备参政任环伏沙兵将击之，僧兵泄其机，沙兵被害甚众。芷督兵船分列于桥之东西荡中夹攻，斩首十五级，飞炮击死二十馀人。贼所掠财宝，亡失殆尽。四月二十六日，贼复还嘉兴。至唐家湖，水汹涌不能渡。芷引兵阻战，贼骇奔平望，夺舟横渡。芷令泅水者凿其舟，而自屯兵截盛墩，断其堤，并布钉板于水底，贼不敢渡。会幕府调遣宣慰彭荩臣名翼率兵二千来援，我兵势合，与贼战于平望。彭翼为先锋，斩首百馀级。转战至杨家桥，斩首三千馀级，彭被创死。我兵乘之生擒一贼，斩首十八级，远近称快。六月十四日，贼由烂溪至平望。芷督水兵与贼战，斩首三十六级，生擒四人。十五日夜，由黎里分湖遁去。《徐志》。

倭自松江出掠，湖州戒严，佥民兵湖州马勇士与焉。时乌程尹张冕有胆气，步勒东出御倭。至平望登岸，忽有十馀倭突出。张窘甚，勇士奋而前，挥张使去，竟死之。张寻得其尸，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为土人割去得赏，盖皆勇士所杀也。为葬于岘山。《涌幢小品》。

癸丑，贼退入太湖。吴江兵用舢舨邀之，乃弃所获饵我，因得逸由平望去。甲寅正月，贼陷崇德，复由平望入。任公环以沙土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会吴江守已固，遂去。四月，柘林贼复犯县境。按使者周公如斗移檄任公，合幕府调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举、俞大猷等诸军夹击之盛墩，斩三千级，贼始大挫。六月，馀贼二千又自昆山至郡城下，任公以解明道兵与战，败之。又有至平望者，任公急往据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贼遂绝迹去。刘凤《纪

事》。

三十四年六月戊寅，倭犯浙江者还侵吴江。参政任环、副总兵俞大猷邀之莺脰湖，斩首七十九级。《明世宗实录》。

贼自海宁入，则当守之石门。贼自嘉兴入，则当守之皂林、平望。贼自苏州入，则当守之平望及吴江之太湖口。《茅鹿门集》。

郑端简晓论漕道曰：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贼。然必取道平望，则吴江、姑苏之贼尚可虑。嵩漕更无别道，必由嘉兴。今春，贼犯五至苏，漕亦岂能越平望而出霅川乎？时江南有倭寇故也。《皇明经世编》。

湖州东抵南浔。震泽村左右皆有漾，左与太湖接，右迤逦迄于平望。洄旋曲折，有分湖、黎里诸村，衣冠甲第可以自守。馀小聚落，多者百家，少不过数十，皆渔人，盗贼所寄炊且泊者，宛然云梦。彼一棹倏忽百里，其实只隔一堤树。我终日盘旋，不越十里，迷所向。亦如洞蛮在内，视外甚明。我自外而视，丛林密箐甚暗，难以用力。非久习知者，不能得志也。朱国桢《大事记》。

嘉靖中，倭毁殊胜寺。有湖州钜公信形家言，以寺基有龙脉，谋为葬地。赖里人周某计却之，因呼为小周郎。《公辑志》。

甲申之变，三都西刑部郎中陶廷煜与弟应江，同日殉难。嘉兴之金桥、吴江主事赵涣之闻变，即为僧。未几，溺莺脰湖死。

顺治二年，邑令孔允祖勘塘至平望，泊舟黄溪。夜半，

湖寇顾某率船数十而至，连发火炮百声。孔惊走，匿芦苇中得免，从者被伤数人。至十二月十六日，复有湖寇至，伤官兵数骑。吴提督以地方多盗，将论罪。生员史宗成率同庠五人，诣平望舟次，具呈力保，溪民得以无恙。《黄溪杂志》。

杂记

东晋谢遏之守吴兴，帐下给使周览乘樵船，夜至平望亭。风雨，船无所庇。顾见塘下有镫火，往投之。茅屋中见一男子，年可五十岁，方织蒲，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许。览求寄宿，欣然见诺。儿啼不止，览问何意。曰："是儿以母当嫁，悲恋故耳。"将晓览去，回视所在，惟有两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谓此间非人所行，君何故从此出。览以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我故夫亡儿瘗处，我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匍匐至冢，号泣不复嫁。《录异记》。

唐开元间，谏议刘真卿家震泽，妻疾，婢挑镫进糜。镫花坠地，俄作三尺长媪，授以药，饮之立愈。酬以金，不受，自是数数来瞷，家人厌苦之。踪迹所往，直入莺脰湖，求法官断治之，辄死。真卿家所有悉为幻去，后异僧捕得一多年猢狲为怪。真卿为两浙运使时毁淫祠，怪有庙在莺湖滨，尝毁之故也。寻所幻去之物，悉埋莺湖北角芦苇中。按：《镫花婆婆传》出宋人笔。袁石公、俞宛纶皆称赏之，为有为无，俱不可知。今殊胜寺后，尚名猢狲埂云。

宰相于琮从子涛，随琮南迁，过平望驿。有一叟直入舟中，自言曹老，谓涛曰："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必忧

也。”因问京宅，曰：“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及某某廊下有小童某，率一铜龟子驰戏，时一姬在旁。”涛问此人何如，曰：“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讶其妄，不复领略。迨后，涛佐淮南吴王杨行密，为副车。琮寻北归，姬道死山中，无从买棺，以寿器瘞之，颇鲜丽。涛始忆“得好官”语。及访京宅，是日宾客、小童游戏事，一一皆验。曹老即的休魏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隐或显，得神仙之术，遨游江湖，以阴功济人云。《神仙感遇录》。

湖州天宁寺陀罗尼石幢题云：大唐国浙西道湖州乌程县澄源乡宜阳里，居平望驿南弟子芮文琛舍钱五十五贯文造。乾符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郑元庆《湖录》。

宋叶梦得曰：今平望、八坼、震泽之间，水涨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涨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山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禹贡·震泽疏》。

宋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语言颠倒，多言灾异。有成都卒杨恭者助之，号天仙二娘子。苏郡闻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傍，郡人云集。后虚妄事败，此女逃入人家。逾年获，杖之嫁人，收其金帛。《吴郡志》。

毘陵人许叔微，字知可，尝获乡荐，省闱不利而归。舟次平望，夜梦白衣人谓：“汝无阴德，所以不利。”叔微曰：“我家贫，无资可以遗人。”白衣曰：“何不学医，我助汝智慧。”归践其言，果得卢医之神妙。病者无贵贱，诊脉

与药，不受其值，所活不可胜数。绍兴壬子举于乡，许赴作官。舣舟平望，复梦白衣人相见，赠以诗曰："施药功大，陈楼间处。堂上呼卢，换六作五。"不悟其意，姑记于牍后。以第六登科，因上名不禄，遂升第五，其上则陈祖言，其下则楼材，方省前梦。《阴骘录》。

何中立，淮阳书生，避乱南来，寓龙王堂侧。佯狂妄语，久而皆验，卧草中不秽，晨必至吴江溲焉，不逾晷刻。孝宗岁，使珰即其居设千佛道场，一岁偶逾期，众以为言，何起坐摇手瞬目招曰："急来，急来。"珰是日舟至平望，见何在岸浒招呼。踵庐言之何，盖未尝出也。有道士将效其所为，何于大雪中驰至平望亭，敲冰而浴，道士惭而退。《程史》。

成化中，有兴化商人李士昭过平望，忽夜昏黑，见前镫火如市，疾趋，岸右皆酒肆也。问之，一老者绿衣长髯，对曰："我姓柳，此地乃柳家庄也。货酒者，皆我族。"遂命酒对酌。半酣，士昭夤夜别去。明年返，再经其处访之，直见杨柳夹道，未闻柳家庄也。《志怪录》。

弘治戊申二月，黄溪史鑑家火，所藏书画悉被焚，灰飞至平望。钱塽《黄溪志》。

正德中，徽商王志仁寓德清，尝往苏州贸易。年逾三十，未有子。其姑夫某善风鉴，言人祸福无不奇中。见志仁，愀然曰："汝至十月当有大难。"志仁神其术，亟往苏敛资而归。至平望，值梅雨水涨，不可以舟，乃暂寓客邸中。晚霁，出河滨散步，见一少妇抱一孩投水，志仁呼诸渔舟曰："能救者，与二十金。"渔舟竞援出之，遂如数

与金。问其故，曰："夫贫，佣工度日。家畜一豕，将鬻以偿租。有买豕者来，值夫他出，因遂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银也。非惟夫归箠楚，亦无以聊生，故谋死耳。"志仁更加悼恤，问豕价而倍周之。归遇其夫于途，具告其事。夫疑之，乃与妇同诣王寓质焉。至则已阖门就寝矣。其夫命叩门，王问故，曰："我投水妇，特来致谢。"王厉声曰："我孤客，汝少妇，昏夜岂可相见，明日偕尔夫来未迟。"其夫始悚然曰："我夫妇同在此。"王乃披衣起。方启户，闻室中轰然，回视卧榻已齑粉矣。盖墙壁因久雨而颓，若非开门，王不免也。为善之报如此。比归，过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谛审之，讶曰："汝满面阴骘纹现，后福未可量也。"后果连生十一子，寿至九十六尚康健。《见闻训记》。

万历戊午，平望有渔人得大鲢鱼，断为数段鬻于市。王氏仆市其尾烹之，剔肉见骨，有佛像俨然，色如白石，形立顶露，目深鼻塌，唇朱髯长，左手抚其左乳，右手抚其右膝，衣袖宽广，背隐然若隔衣露骨。其承足处若莲花座，则已为刀斫断，不复相属。其像存王氏。《吴都法乘》。

分湖叶元礼，名舒崇。少时从其从兄学山过平望，酒家一女子见而悦之，私询其母曰："适与吴江叶九相公同来者谁邪？"母曰："其弟四郎也。"女自此遂病。且死，告父母曰："儿因叶郎而病，今死矣。叶郎如再经此，须一告之。"如其言，元礼人哭之，如唐崔护桃花人面，特不回生耳。因为赋诗：阮家未卧酒垆旁，荀令桥南惹恨长。莺脰湖边逐春水，化为七十二鸳鸯。《带经堂集》。

平望之北，有子送母至姊家，姊养数年。一日，子至姊家，姊进以斗米，并责令归养。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为暴雷震死，亡其头。其母著水中，从浅处得不死，忽见子头，含乳间而出。《冥报录》，下同。

平望王姓，被营兵诬陷为贼，吊拷至死，而并破其家。其母妻设神位，号冤甚切，寻营兵为暴雷震死。时俱在康熙丁未五月十七日。

徐某月下自南塘步归，遇友人同行。将抵家，友曰："幽明路隔，因塘鬼害人，特来护君。"又属曰："风急有舟，君莫渡。月明无伴，夜休行。"忽不见。明日，访其人，已溺水死矣。《韭溪棹歌·注》。

康熙元年，吴江平望镇，有徽商见一店家缚犬欲烹。商以银四钱买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随舟而行。至僻静处，有盗数人，沉舟子于河，欲杀商。商求全尸，乃以叉袋倒置商在内，结口沉之于水。盗去，犬见后舟来，如泣如诉，啼号不止。犬又入水衔叉袋稍起。舟人群挈之，解开救苏。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盗，即卖犬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随商至公堂，若为质证者然。盗皆枭斩，无一得脱。鄞杨式传《果报闻见录》。

声字圩屠者马某妻，与同巷良家子有私。马固伉爽尚气节，衔之。一日，绐其妻曰远行，阴伺其约，甫荐枕，马手刃逾垣，骈戮于床，以两裨函两首，陈诉邑宰。邑宰鞫其实，义之，得不坐。乾隆五十七年事。

室字圩有权厝棺。一日，群犬环棺吠。一犬以头触棺破，众犬奋力随之，观者咸聩眙不能逐。有顷，争衔脊

骼食尽，无寸节留。后里中廉得其人，盖生前善烹狗者。噫！嗜杀之报，较唐张易之兄弟尤酷矣。嘉庆十年事。

三元阁僧某，方夜笼镫归。路人相值，见有白衣女若新孀者，尾僧而行。俟明，哗传有僧僵立殿庑。众往观，僧如焦木，倚栏楯而毙，镫亦不堕，馀纤毫无火迹云。嘉庆某年事。

翁氏名慧，太学生有仪之女，生而娟秀，许字盛泽王氏子。未及笄而病，忽谓其母曰："今日婿家有人来问。"果遣妪来问疾。未几，母与慧相继卒。婿未续聘，先纳妾生子矣。婿偶昼寝，见一妇率女，自言平望翁氏与尔联姻，不来迎我木主。今控于城隍神前，蒙神差役送我至尔家。婿妾亦见其女，言其衣裳服色，则其敛时所服也。于是婿家备鼓吹，迎其画像、木主，入王氏祠。

莺脰湖迤西为烂溪，其下流俗名野猫口。水势湍悍，舟或不戒，时致覆溺。里人悯之，谋筑墩以杀其势。或窒于议，且艰于资，兴而载寝者屡矣。道光丁亥春，吴兴费少府福柱署篆平望巡检，乃白邑侯孙枝秀，示谕激劝，克成斯举。复得禾中李补味、沈秋湄暨同时善士募资兴工，百日工讫焉。里人名之曰费公墩，并为诗歌记其事。

重刻《平望志》后序

甚矣，著书难，而刻书之亦不易也。吾里翁叔均先生，于道光初刻其尊甫海村徵君《平望志》，顾以仓卒成书，未加厘订，而又无印本行世。咸丰八年，徵君孙稚欧茂才有校勘之议，就旧板修补残缺，粗有端绪。十年夏，粤贼窜陷，板本尽毁，而此议遂寝。于是稚欧挟其家藏孤本出入贼窟中，兢兢保护垂三十年，幸为完书。又恐年久散佚，已贰之将重梓矣。亡何，稚欧物故，而此事又几乎寝，何其难与。余与唐君指莫及家弟甘叔，惧其败于垂成，毅然引为己责，分任校雠，且就所知者为之订讹补漏，周慎详核。爰质同人醵资付刊，始于光绪十二年孟冬，十阅月而工竣。是举也，盖藉以竟翁氏三世未竟之业，且以备异日邑乘之甄采云尔。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朔，里人黄兆柽书。